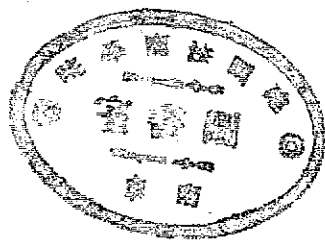


# 蘇俄外交史

泰寧著

陸一遠譯



上海

樂羣書店出版

1930

748.4

171

蘇俄外交史

泰寧著

陸一遠譯

上海樂羣書店出版



3 1764 6557 7

# 蘇俄外交史

## 著者序言

這一個十年，是的，這一個國際風雲極度變化的十年，現已成了歷史中之最重要的一段了。我們所有關於過去（雖然不完備的）對外政策史的書籍，屈指可數者亦不在少數哩。

當我們著手進行這一部工作的時候，我就發生關於劃分時代的問題。我們十年來與資本主義世界所發生的關係的歷史，可得分之為若干的時代呢？當然，在這場合中免不了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在我們看來，在過去發展的階段中，比較適合於政治內容的時代，可劃分之如下：

（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中期是一個為和平而奮鬥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內容是在追求世界和平，簽訂白萊斯特和約，全力避免與德

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雖則她以干戈相待，要挾我們承認“白萊斯特”的追加條件。在這一時代中，協約國帝國主義因其與中歐列強作戰，此時尚未具體地決定對於蘇俄的態度。在協約國方面，甚有願與蘇維埃政府實際結合者，其目的在使雙方共取一致的軍事行動來反對德國的帝國主義。協約國的武裝干涉，此時尚在胚胎的狀態中。

(二)是反對協約國武裝干涉的時代。這是一個蘇維埃政權英勇奮鬥的時代，包括一九一八年中期至一九二〇年末。誠然，在一九一九年末，我們已看出了武裝干涉的全般的破裂，有如逼近莫斯科的但尼金軍的覆滅，與包圍彼得格勒的猶頓涅希軍的崩潰，以及李特維諾夫同志與英代表谷萊琪開始在哥本哈根的談判（不久，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協約國最高理事會在形式上已解除了對於蘇俄的封鎖政策）。但這裏我們可不能不注意到波蘭之反俄的戰爭，這戰爭亦無非是武裝干涉的變相罷了。

(三)第三（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是外

交的勝利時代，在戰勝武裝干涉的基礎上，建築起了政治的上層構造。例如英國在事實上承認俄國社會主義聯邦（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之英俄條約），蘇維埃政府被邀參加日內瓦會議，又與各國發生各種形式的關係。在這一時代中，我們深深地感覺到英國因武裝干涉失敗而產生的和平主義，並利用蘇俄廣大的市場來減輕戰後經濟的危機，同時有以爲因新經濟政策而發生的資本主義各國與蘇俄的經濟交換，必能使蘇俄蛻化起來的（這是路合喬治的理論）。

（四）是英帝國主義進攻的時代（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英國和平主義的情緒因資產階級的突興而低落。路合喬治辭職。保守黨操權。以外交手段進攻蘇聯（如洛桑會議，寇仁的哀的美敦書）。

（五）是“和平主義”和正式承認的時代（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雖則這一時代爲期不久，而又不能充分發展，但她終究是我們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相互關係中的特殊的時代，所以，我們不能

不把她特關一個時代出來的。

(六)是英帝國主義重新進攻的時代(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保守黨之第二次操權。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成立的英俄條約的破裂。洛加諾會議。英俄絕交。進行新的武裝干涉蘇聯的準備。

我們在這一部著作中也是以這一個時代的劃分法為根據的，但歷史的分期未必與各章的篇幅相吻合，因之，我們為免除各章的篇幅不均起見，有幾個時代是分章來敘述的。

本書的最後一章，與其他各章有別。後者依據時代循序發展的原則來敘述我們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之漸次發展的事實，前者是以各國在洛加諾會議後對於英國包圍蘇聯政策的態度為依據的。因為這樣，讀者就易於瞭解目前我們對於各關係國的相互關係了。如果讀者願意追溯比較先期的問題，那末一閱本書的附錄，也就不難一目了然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莫斯科

M·泰寧





	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	37-77
第一節	協約國政治路線的紛歧.....	38-51
第二節	第一次陸戰隊，陰謀，捷克斯拉夫 人.....	51-61
第三節	蘇俄對於危機的征服.....	61-68
第四節	德國革命與蘇俄.....	68-77
第三章	武裝干涉的第二期 (一九一八年十 一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79-145
第一節	兩個過度的估計.....	79-85
第二節	在南方的武裝干涉.....	85-96
第三節	在北方的武裝干涉.....	96-98
第四節	在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	99-114
	1. 日美衝突	
	2. 英法衝突	
	3. 捷克斯拉夫人與哥爾却克	
第五節	協約國內部的衝突與普林基波島... .....	114-128
第六節	協約國對於哥爾却克的依重.....	

.....	128-133
第七節 一九一九年秋季危機的征服.....	133-145
第四章 武裝干涉的重演(一九二〇年).....	147-175
第一節 “向西方開窗戶”.....	147-154
第二節 與佛蘭格爾的爭鬥.....	154-160
第三節 波蘭與蘇俄的戰爭.....	160-175
第五章 和平與實際的承認(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177-228
第一節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的英俄條約 .....	177-182
第二節 在東方的勝利.....	182-198
第三節 武裝干涉的再起.....	198-203
第四節 日內瓦會議.....	203-218
第五節 海牙會議.....	218-228
第六章 英帝國主義的進攻(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229-248
第一節 洛桑會議.....	229-238

第二節	寇仁的哀的美敦書·····	238-248
第七章	“和平主義”時代與正式的承認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	249-286
第一節	英國對於蘇俄的承認·····	250-252
第二節	意大利的承認·····	252-255
第三節	俄法邦交的改善·····	255-259
第四節	中俄協定·····	259-263
第五節	日俄邦交的改善·····	263-294
第六節	一九二四八年八月八日的英俄條約 ·····	265-275
第七節	“季諾維埃夫的信函”·····	275-283
第八章	蘇聯與英帝國主義的新鬥爭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285-359
第一節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英俄條約的破裂 ·····	286-292
第二節	因一九二五年五月事變而產生的危機 ·····	292-295
第三節	“洛加諾會議的精神”·····	295-304
第四節	礦工罷工與新危機·····	304-312

第五節	英俄絕交的醞釀	312-323
第六節	英俄絕交	324-342
第七節	英國反蘇俄的聯合戰綫問題	342-356
第九章	英國包圍政策與其他各國	357-446
第一節	德國	358-370
第二節	法國	370-374
第三節	意大利	374-376
第四節	波蘭	377-387
第五節	波爾的海各國	387-396
1.	立陶宛	
2.	萊多尼亞	
3.	愛沙尼亞	
4.	芬蘭	
第六節	蘇聯在西歐國境的一般情形	396-400
第七節	近東	400-417
1.	土耳其	

2. 波斯

3. 阿富汗

第八節 遠東.....417-424

1. 中國

2. 日本

第九節 美國.....424-446

## 第十章 結論及前途的估測

### 附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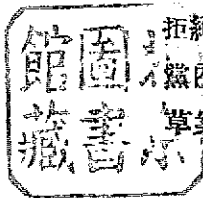
世界十年來大事記.....453-500

# 第一章

## 爲和平而奮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中期〕

關於革命的對外政策的原則的宣言  
——對於世界和平的企圖——協約國的



拒絕白萊斯特 - 立陶夫斯克的談判——  
黨內對於和平問題的鬭爭 —— 列寧的  
草案 —— “恥辱” 和約的簽訂—— 德

(南)

帝國主義者以威脅手段脩增白萊斯特和約

### 第一節 白萊斯特 Brest 和約 的第一期

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誕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第一聲向全世界號召的口號就是“和平”。偉大的十月革命就在這和平的旗幟之下完成了。流連顛苦的兵士羣衆之所以脫營而逃，爲的是和平，若是用列寧的話來形容，那他們對於和平的贊助是以“足來投票”的。但是那與帝國主義結不解緣的米留可夫 Miliukov 與克倫斯基 Kerensky 可不能給人以和平的福音。反之，布爾塞維克不能不走上和平的道路，即在保障呱呱墮地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時候，亦不能不與德帝國主義者訂立可恥的和約，因爲農民在鄉村中已開始爭奪土地的鬭爭，工人在城市中已開始爭奪工廠的激戰，那我們還有力量去阻止兵士不脫營而逃，不離戰地而回歸故鄉麼？



十一月八日(此係新曆,後均仿此),奪取政權的第二天,蘇維埃政府就向全世界各民族和一切政府以和平相號召,不附人,亦不求人之附己。

宣言中說:“蘇維埃政府認為列強對於弱小民族的瓜分是一種反人道的莫大的恥辱,並決心在最短期內簽訂一切廢止戰爭的和平條約……各民族均以平等為原則不得稍有參差……在政府方面願意撤銷秘密的外交手段,公開地與一切民族進行談判,並立刻公佈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二十五日的地主與資本家合組政府所承認的或訂立的一切秘密條約。”

蘇維埃政府對於英法德各國的無產階級的宣言,更為有力:“蘇維埃政府聲請他們的援助,完成徹底的和平,同時使一切勞苦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從奴隸制和剝削關係中解放出來。”

除此項以革命原則為基礎的對外政策的宣言外,又有十月七日人民委員會“對俄與東方回回教民族”的宣言。其對俄國回回教民族的宣言中說“你們的信仰和習慣,你們的民族團體和文化機

關從今日起就宣布解放，任何人不得加以侵犯了。你們儘管發展你們的民族生活。你們儘有這樣的權利。你們要知道，你們的權利和俄國各民族的權利一樣，皆得因革命的和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援助而得到保障了。”

其對俄國以外的回回教民族的宣言說：

“東方的回回教人，波斯人，土耳其人，阿剌伯人，印度人，一切因歐洲野蠻人的壓迫而出賣其髮膚，其財產，其自由，其祖國的人們，一切因以戰爭為手段的掠奪者的壓迫而受瓜分其國的人們！我們向你們聲明，俄皇和你們簽訂的而又為克倫斯基批准的奪取君士坦丁堡的祕密條約，從此就宣布無效了，蘇俄共和國及其政府——人民代表蘇維埃極力反對對於其他領地的奪取，君士坦丁堡必須為回回教人的君士坦丁堡。我們聲明關於瓜分土耳其的條約即刻作為無效。一待軍事行動結束後，軍隊就退出波斯境界，波斯人有權自由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我們聲明取消關於瓜分土耳其奪取亞美尼亞 Armenia 的條約。軍事行動停止以後，

亞美尼亞人就有自由決定其政治運命的權利了。

你們的痛苦不在俄國和牠的革命的政府，而在歐洲帝國主義的掠奪者，在現在進行戰爭瓜分你們國家的暴行者，在使你們祖國成爲殖民地的野心家……你們就應打倒這些瓜分你們國家的掠奪者。”

偉大的十月革命就這樣地向東西各國提出了新的革命的口號，從國際資產階級的眼光看來，這是一種以“破壞”爲職志的口號哩。不久以後，蘇維埃政府又發現了一種使陳腐的資產階級社會根本動搖的發動——這就是取消舊債的命令（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

“一切由俄國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合訂的國債宣布取消了……一切外債，亦無條件地無例外地取消了。”

資本主義國尤其是協約國對此革命政府的行動，不禁爲之心寒胆裂，不勝憤慨。且不願聞俄國有脫離歐戰的行爲。十一月二十三日，協約國置蘇維埃政府於腦後，竟聯名通牒於代理最高軍事

領袖杜和寧 Dokhonin, 反對蘇維埃政府對於和平的主張, 謂和平主張是破壞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俄國政府所共訂的不得單獨媾和的信約, 否則將以嚴重手段對付之說相威脅。蘇維埃政府對於東方民族的宣言, 引起了英國政府界的不安狀態。十二月八日, 英國領事蒲克耐 J. Buckenan 在日記中 (My Mission to Russia) 寫着說: “列寧在他給東方回教人的宣言中, 說我們是貪慾無厭的剝削者和掠奪者, 同時又煽動我們的從屬者印度人暴動起來……這是前所未聞的事實, 不想操縱俄國政策的人竟會向他的友邦和同盟國說出這一類的话兒來。”

取消舊債的命令一發, 就引起了協約國和中立國外交代表人物的聯名的抗議(二月二十六日), 在抗議中說這命令是不生什麼效力的, 並糾合各國政府得在任何時候有權“堅持要求一切損失的賠償”。

以下是蘇維埃政府爲和平而爭鬪的敘述。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托

洛茨基致牒於各國公使，以民族自決的原則作修好及和平的基礎，協約國的軍事參贊對此通牒，提出抗議，十一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向中立國公使提議，請其為和平聲援，以調停地位自居。二十四日托氏在他給協約國代表的通牒中要求他們“對於和平談判的態度，就是說，他們對於和平與修好的談判決定其參加或拒絕的態度，如果是拒絕的話，那他們必須在全人類的面前，明白地，真實地，絲毫不爽地聲明歐洲人民在四年中所流的血，究竟為的是什麼。”

這樣，我們就看得出，蘇維埃政府志在普遍的和平，在戰綫各方面，不至再有帝國主義戰爭的延續，牠絕對不是向德國求得單方面的和平。協約國的帝國主義者欲置德帝國主義於死地，分贓以自肥，故不惜窮兵黷武，荼炭生靈，以至此後事變之發展，與我們所期望者大相逕庭。

在德國方面，欲保持其固有的勝利，不能不認為與蘇俄單獨媾和為上策，故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總司令部名義聲明同意於和平的談判，同盟國

仍堅決要求俄國須履行俄皇政府所手訂的密約，不惜俄國兵士之繼續流血，謂戰事損失得取償之於戰敗國。

這裏，在蘇維埃政府面前的只有一條出路，就是與德國帝國主義者單獨媾和。

十二月二十二日，和平談判開始於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 Brest-Litovsk。這會議地點出自德奧外交官的主意，蘇俄代表所提出的以中立國城市斯特哥爾姆 (Stockholm 瑞典京城) 為會議地點的提議，德奧反對之甚力。他們以為在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進行談判，那蘇聯代表 (主任——越飛 Joffé，書記——加拉罕 Karakhan，此外尚有加米涅夫 Kameniev 與伯克羅夫斯基 Pokrovsky 諸人) 的革命口號不至引起德奧勞苦羣衆的反響。所以他們就在德國軍事佔領地域的範圍以外的城市舉行談判，使蘇聯代表的聲浪不至廣佈起來。這一點，前任奧國外相及奧國白萊斯特會議總代表秋爾寧公爵 Chernin 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地寫着：

“若是會議舉行於斯特哥爾姆的話，那我們就

沒有使全世界的布爾塞維克者不受此次會議的影響的可能了。……”

戰勝國對於布爾塞維克宣傳的恐慌，由此可見一斑了。我們在前任軍政部主任霍夫曼Hofman的回憶錄中，很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布爾塞維克宣傳的恐慌。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這一個會議中止的期間內，托洛茨基以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資格，調任越飛為會議代表主席，霍夫曼確是一個德國軍政界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九一八年一月九日以後的談判情形在回憶錄中寫着說：

“一切參加會議的代表們（德政府及其同盟國的代表）將漸明瞭托洛茨基的最大的目的在宣傳布爾塞維克的學說，他以太會的名義向全世界作布爾塞維克的煽惑，……除他的演說以外，又以無線電通告全世界，以怠工，請願，暗殺軍官相勉勵，我對這種行為是很反對的。”

霍夫曼在另一處地方描述世界革命是布爾塞維克的目的，是他們含有破壞性質的宣傳的影響，

他說他很懷疑於德政府與此類“不純潔的力量”有如布爾塞維克者發生關係，或許是德政府的一種錯誤。“當我和越飛談話的時候——霍夫曼寫着說——我就懷疑我們與布爾塞維克的談判，未必是一種真確的政策罷。”

興登堡 Sindenburg 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比福煦將軍 Foch 的軍隊還要恐慌十倍，他在回憶錄中寫着說：

‘從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那裏，廣佈着以破壞為職志的野蠻的煽惑的演辭。全世界的廣大羣衆都被這一類煽惑者喚醒了，起來推翻壓迫他們的中心勢力，以恐怖來統治天下。俄國的議會主義者，尤其是托洛茨基對於此次的談判……當作有力的宣傳工具看待……據我看來，列寧與托洛茨基進行這一種積極活動的政策，不似一個戰敗者，而是一個戰勝者，因此他們欲以煽動的方法來腐化我們的後方和我們的隊伍。’

德皇自己亦深為不安，要求德國全權代表哥爾曼 von Kühlman 以哀的美敦書致蘇俄代表，決



定在二十四小時內答復，後因內部意見紛馳，未果。

德帝國主義者之怨憤，亦非無根據的：蘇俄代表確以全力耽延雙方的談判，經過德帝國主義代表的頭殼號召德國及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蘇俄代表要求會議的公開，使詳細的議事記錄得有發表的機會。同時又有革命宣傳刊物得自由銷輸德國的要求，再由德國散佈到其他各國。

一月十日，托洛茨基在會議上曾與德國代表爭辯關於宣傳的問題，托氏說：

“至於霍夫曼將軍反對我們刊物中的論文，無線電文件，宣言及其他種種，那我們不能不以下的聲明：講和的條件，和平談判的性質，不論在任何意義上，不論在任何方面，從沒有限制過各關係國的出版和言論的自由”……托洛茨基提及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會議地點時，對於民族自決問題亦有所論及，托氏說：“我們認為這是無置辯餘地的事實，集會於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城壘中，就不啻在敵人軍營中自首，直接受德國軍隊的監

視，這時蘇俄代表不免處在一種不利的孤立無援的狀態。我們不願在這種條件之下繼續談判，我們與各方面的消息和世界民主主義者輿論完全隔絕，甚至不敢斷言我們的宣言能否通達至四同盟國的各民族，我們在此種條件之下何嘗真正在解決各民族的命運哩。”

哥爾曼謂德政府之所以不願在中立國地點談判的原因，在協約國能在那裏發生秘密的作用，給協約國以高壓蘇維埃政府的機會，托洛茨基對此荒謬無稽的宣言會有下面的說明：

“我們敢向你們聲明，我們的政策，絕對不需要有任何勾結的行爲，因爲這種舊時代的外交手段已在十月二十五日的勝利的暴動中根本爲俄國人民所唾棄了。一切關於我們參加英法陰謀的推測，以及倫敦與巴黎對於我們與柏林勾結的臆斷，斷不至使我們的政策有所動搖，須知我們的政策不是爲暫時的苟合而進行，而是爲全世界勞動階級謀利益的。”

但此種明顯的令人折服的論據當然不能使敵

人放棄其固有的目的，就是說，使蘇維埃共和國的聲浪不至透出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城壁以外。誠然，蘇俄代表之所以有此爭辯，並不希望德帝國主義有所讓步，其目的在使全世界的勞苦羣衆得此消息以後能起而響應之。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和妥協派的報紙竭力宣傳，謂布爾塞維克者是德國的偵探，和議僅僅是一種滑稽的把戲，在此場合之中，蘇俄代表對於全世界的宣言，其意義之重大更百倍於前了。同時高慢自傲的敵人得因此而瞭解布爾塞維克者雖屈首於強力之下，並不減輕他們的重担，對於他們的暴力行爲仍大聲加以反抗，此種經常的反抗，使他們在國外充滿着不利的空氣，正在這時候，他們也覺得有脫離戰爭和放鬆西方戰線的必要。

蘇俄代表就在這嚴重的條件之下進行和平的談判。遠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在和議的初期，蘇俄代表曾有宣言發表，提出根本原則作爲和議的共守基礎：

“在戰爭期內所奪得的領地不得以強力併吞。

在此項領地上所有的軍隊須在最短期間內全行撤退。……各民族在此次戰爭時間內所有政治自主權的損失，此後須全行恢復……在戰前未曾享受過政治主權的民族團體，此後得自由決定對於此或彼個國家的從屬或以普選手續決定民族的自由權。此種普選手續須保障全人民有選舉的自由，……交戰國的任何一國，不必向其他國家有所謂‘軍事損失費’的賠償。”

十月革命所號召的關於和平的口號就是這樣，初時，四同盟國（德，奧匈，保加利亞與土耳其）的全權代表，與德國外相哥爾曼在表面上似乎在接受這和平的口號。他用這樣的策略，目的在希望協約各國亦能加緊普遍的和議。但結果是失敗了，所以他就把猙獰的面目顯露出來了。哥爾曼要求蘇俄代表承認德國以武力佔奪的在波蘭的立陶宛，哥爾蘭 Courland 愛沙尼亞 Esthonia 里伏尼亞 Livonia 的傀儡‘政府’，這一類政府的政治自主權已喪失殆盡，在蘇俄宣言中，對此已有明確的聲明。要蘇俄承認這一類政府，就等於承認德國

的割據政策。所以蘇俄代表對於哥爾曼的要求無論如何是不能同意的。和議進到了一個停頓的狀態。蘇俄代表一方面有待於西方革命運動的發展，另一方面，有待於時機的變化，就提議休會十日，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止。

呱呱墮地的蘇維埃共和國在當時的形勢是非常緊張的，兇暴的敵人橫刃於蘇俄之頸；蘇俄又無自衛之力；各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仍無絲毫的動靜；欲得和平，勢非接受嚴重的殘酷的條件不可。此時我們將怎樣呢？我們再無法耽延我們最後的決定了，德人要我們在最短期內作一最後的答復。

一月七日，蘇俄代表仍與對方代表相見於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當時形勢尤較先時為險惡。德帝國主義者既失望於協約國的和議，乃進而與一部份的烏克蘭人狼狽為奸；高羅佛企 Goluvich 為烏克蘭反革命的國民會議的首領，甘心與德人勾結，與一部份在蘇維埃政權影響之下的烏克蘭人作死敵，故高氏進而與德人單獨談判，在後掣

肘蘇俄代表的進行。同時蘇俄的實力至為薄弱。軍隊情形，在列寧提出的和平草案中說得很透澈（見下文）。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亦有同樣的記載。

“我們無力備戰，這對我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當我第一次向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出發順道經過戰壕的時候，我們同志雖幾經催逼，對於德國的橫蠻的要求仍無表示反抗之力；戰壕空設，無人過問。和平，無論如何是要和平的。厥後，自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首途回國的時候，我曾與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代表談及他們應以含有“愛國主義”性質的演說來作代表團的後援。他回答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再沒法回到戰壕中去了；他們是不會瞭解我們的，我們什麼影響都消失了’。”

同時，對方也需要和平的到來。當時奧國的糧食恐慌已臻於極點；革命運動亦隨之以高漲。奧國代表團主席秋爾寧 Chernin 對於因哥爾曼與霍夫曼的強硬態度所引起的和議的擱淺，深滋不安。

他在蘇俄代表回到白萊斯特以前所筆記的記錄中寫着說：“此時我正在翻閱法國革命時代的記事，目前俄國所發生的一切，正和法國革命時代所發生的一樣，或許牠也會在全歐洲同樣發生起來。”哥爾曼從伴送蘇俄代表的軍官那裏所得到的關於俄國軍隊的狀況，他就感覺到“他們（俄人）再沒有第二條出路了”。可是秋爾寧回答說，“我們也和他們一個樣哩。”

德國對於和平的需求甚為迫切，一則可以以全力注視西方的戰線，二則可以以第一聲倡議和平的影響及於協約各國。至於德人在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議時的情緒，我們可以在同一的一月四日的日記錄中看得出來。

“一個晚上，晚膳後接到了自彼得格勒拍來的電報，說蘇俄代表與外交總長托洛茨基氏快就到了。誰都看到他們怎樣地受我們的歡迎；我們僅從這一個偶然的歡呼聲中就看得出羣衆所受的痛苦已到了若是的程度，他們認為俄國人之舊地重來，是他們的一種救星哩。”

此後的事變告訴我們，就是我們對於德帝國主義迫不得已的善意的過度的估量，是很危險的，列寧說得好：“這野東西將會很快地奔躍的。”真的，在德國政界中，皆依重於軍事人物有如霍夫曼者，他慣以恐嚇手段對待蘇俄，若是用秋爾寧的話來說：“這一次又是迎頭痛擊的機會了。”同樣，素以“穩健派”自名的外交家哥爾曼亦揭露其真面目而以割地賠款的條件要挾蘇聯了。一月十八日托洛茨基在他的答詞中，對此慘酷的條件，說得淋漓備至：

“德與奧匈割據舊俄時代的領地多至十五萬平方俄里，其周圍包括波蘭，立陶宛，及烏克蘭人與白俄人居住的各地，同時又伸展至萊多尼亞人居住之區域，劃分之為兩部份，又把愛沙尼亞人居住的島嶼與愛沙尼亞的大陸一部份隔絕起來。德與奧匈在這些區域內，實行軍事霸佔的統治，在德俄和議以後若是，即在共同和約訂立以後亦復若是。……這一類區域的內部生活將為列強所操縱而無窮期。”



徒然揭示德帝國主義者的野心是無濟於事的。我們要以實力與之對峙。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實力。我們只有敷衍和議以待時機之到來，正在這時候，德國民衆因壓迫過甚，糧食恐慌之故，其不滿於現狀的情緒漸呈革命的狀態。國內大罷工和大示威運動，無不以反對戰爭擁護和平爲發動的口號。奧國的革命運動，漸有擴大的形勢，這西方的騷動，對蘇俄不啻是一種最有希望的曙光。“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認爲維也納，奧地利下流與匈牙利對於以割據爲基礎的和平之有力的反抗，以及德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高漲，是反對割地賠款之假面的帝國主義性的和平之最好沒有的保障，”——這是全俄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議決案中的一節，已足證受德帝國主義者威脅的蘇維埃共和國對於德奧兩國的革命運動是抱着無限的偉大的希望的。

但德政府終於把這革命運動鎮壓下去了，奧地利因不得已而讓步，在白萊斯特僅處在次要的地位。蘇俄代表所處的環境一天似一天地險惡，自

烏克蘭反革命代表從中掣肘以後，德帝國主義者得乘單獨媾和之機與蘇俄爲難，哥爾曼與霍夫曼的態度因之更較前爲強硬了。

## 第二節 列寧的“和平草案”。

### 簽訂和約

在這非常的環境中，俄國共產黨自不免有意見的紛馳。有布哈林爲首領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主張與德帝國主義作直接的革命的鬥爭。托洛茨基在此時機亦有態度游移的表現。列寧以銳利的眼光分析當時實力的比衡，若在軍隊潰離，兵心渙散之際，而欲與德國作革命的戰爭，是不啻以革命斷送之於敵人之手。列寧著有有歷史價值的關於“和平的草案”，敘述他對於當時國際形勢的觀點，該草案是在一月二十日寫就的，因當時的環境起見，遲至二月二十四日才行發表於真理報。下面所引據的就是該草案的其中的一段：

“直到現在，即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在白萊斯特 - 立陶夫斯克舉行的和議，已完全告訴了我

們，德政府（與其他四同盟國的政府完全一致的）必無條件地依重於軍界人物，而實際上他們已向俄國提出哀的美敦書來了（日內必有正式的哀的美敦書向我們提出來，我們拭目以待吧）。哀的美敦書的內容大致如下：或是繼續戰爭，或是以割據為實質的和平，這就是說，在和平的條件中，我們必須以佔有的土地讓人；德人得保其一切佔有的土地，並要我們賠款（以贖取俘虜為名）至三千萬盧布，分期償還之。

“此時擺在俄國社會主義政府面前的，有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接受這以割據為實質的和平呢還是立刻就進行革命的戰爭呢？這裏是沒有折衷的辦法的。我們再沒有遷延和議的可能，因為我們什麼方法都試行過了。

“我們一看那主張立刻革命戰爭的意見，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即是說，現在進行單獨的和平，在客觀上就等於與德帝國主義者妥協和勾結，這樣的和平就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根本原則完全背馳了。

“但這意見是不正確的。工人罷工以後，簽訂那不利於工人而有利於資本家的條件，並不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變。以一部份工人的利益與資本家的利益相交換，這才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這樣的妥協在原則上是絕對所不容許的。

“我們對於主張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肯定說，只有花言巧語娓娓動人的人才有這樣的政策，可是他們把現在開始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所有客觀的階級力量與物質元素的比衡置若罔聞了。

“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的軍隊在最近一週內（或須在最近一月內）絕對沒有應付德國進攻的能力了。……同樣無疑義的，目前在我們軍隊中的大部份農民將無條件地贊助以割據為實質的和平，而不主張即刻的革命戰爭，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軍隊和紅軍，現在正在開始組織哩。在民主化的軍隊中，違反多數人的意志而進行戰爭，不啻是一種冒險主義的行爲，我們要組織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軍隊，至少要需幾個月的工夫。如果德國在最近三四月內發生革命，那革命戰爭才有意義，牠亦

不至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斷送於敵人的手裏。如果德國在最近幾月內不發生任何革命，那戰爭的結果，必使俄國將更受不利的和平條件，而這和平不復由社會主義政府來簽訂，而由其他政府（例如烏克蘭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與秋爾諾夫 Chernov 合組的政府或其他相類似的政府）來簽訂了，因為被戰爭蹂躪的農民軍隊，一經戰事失利，就將在一月內，甚至於在一週內推翻社會主義的工人政府了。

“在此種條件之下，僅以德國最近發生革命之臆測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命運於絕境，決非得計之策。此種冒險的策略，我們決不肯輕易嘗試的。”

自白萊斯特和約以後，已十年於茲了。此項草案的根本意義，已瞭若指掌，更無置辯的餘地了。但當時在許多著名的布爾塞維克者的腦筋中仍然有模糊的觀念。在他們看來，喪廉失恥的和約就等於革命的破產。殊不知決定革命的前途，不能不顧慮到革命與反革命力量的比衡，我們之所以讓步，正

所以作乘機進攻的準備，列寧的“和平草案”，就是使我們瞭解當時形勢決定和戰政策的關鍵。

當彼得格勒爭辯和議問題的時候，德人對於蘇俄代表的高壓更較前為嚴重了。繼續爭辯已成為不可能的事實，對方始終不肯有私毫的讓步，對於和議的延期，已提出最後的抗議。蘇俄代表在這環境之下，遂不能不有所表示，其有歷史價值的聲明書的根本主張就是“不和亦不戰”。“俄國不簽訂以割據為實質的和約就表示與德，奧匈，土耳其與保加利亞停戰。同時責令俄軍退出各方面的戰線。”

這步驟形成這樣的一個局面，就是：戰敗的一方面聲明不經和議手段的休戰，而戰勝的一方面準備着進一步的決戰，在砲火的威迫之下要求和議來保障牠的已得的勝利。

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論列寧”中曾講到他的不和不戰的主張：

“誰都知道，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對派中都在傳說布爾塞維克者被德政府收買了，在白萊斯

特-立陶夫斯克不曾在開演先行擺弄的把戲，這在英法各國傳聞更甚。我認為在簽訂和約以前，無論如何須向歐洲工人羣衆證明我們與德國的統治階級有如死敵一般的仇視。我就在這一種臆測的影響之下，感覺到在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有一種表示的必要，這表示的內容就是“不主戰又不簽約。”

這一次出人意料的表示，初時德人頗爲之動容。霍夫曼在他日記錄中寫着說：“自托洛茨基發表宣言以後，在會場中頓呈沉默嚴重的狀態，驚惶失措成爲普遍的現象。”此後他又說到德國首相海特林 Hetling 與哥爾曼是接受托氏的宣言的，而軍人界則反對之。軍人界的主張終於勝利了。二月十八日德國軍政部以無線電通告全世界，謂德國爲維持文明前途計，將出而剿滅布爾塞維克主義爲己任，調兵遣將，向俄國進攻，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無一禦之者。不久，里伏尼亞 Livonia，愛沙尼亞 Esthonia 卽爲所佔。所謂“這野東西將會很快地奔躍”，誠非虛言。

問題日趨於嚴重了。羽翼未豐的蘇維埃共和國鑒於環境的險惡，應否簽訂這次較先時尤為殘酷的和平條約呢？對這問題的答覆，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德帝國主義者就這樣地向革命的俄國威脅着。

在同一日子，即二月十八日，中央委員會召集了兩次緊急會議。在第一次會議，德國進攻的消息尚未完全證實，故列寧主張拍電承認簽約的提議，竟被七票對六票否決了。在第二次會議，蘇俄軍事狀況益形險惡萬分，列寧復以數分鐘的演說，堅持他的主張，期收一言折人之效：

“以戰爭作兒戲是絕對不許的……事已至此，再無期待的可能了。既與人作戰，為什麼又要退兵，民衆對這一點是不會瞭解的；現在，德人能佔取所有的一切……若仍取折衷的態度，則革命的危機，可立而待……越飛自柏林來信，謂德國連革命的端倪都沒有開始；如果是這樣，那德人更能專力向前進展了。現在再沒有期待的可能了。期待即等於以革命斷送於敵人。如果德人欲推翻布



爾塞維克的政權，那我們當然與之決戰；現在再不能用敷衍手段了事了。現在所應注意的不是過去的而是目前的事實。若是我們向德人講求，那就等於一紙空文，這不是政策……我們未始不可以在紙上談兵，但德人將奪我財庫，佔我車輛，我們亦唯束手待斃而已。現在我們固可以自由爭辯，而不知革命將斷送於德人之手了——歷史會告訴我們，斷送革命的正是我們哩。我們儘可以簽訂和約，這對革命未必有多大的危險呢。”

列寧對一般反對他意見的同志們說：

“農民決不肯為革命戰爭而犧牲的，誰主張為革命爭戰的人，誰就被農民所唾棄了。德國革命尚未開其端倪，我們知道，我們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間就成功了的。德人會佔取我們的里伏尼亞與愛沙尼亞，我們是為革命的光榮而斷送的，如果他們要我們搬回芬蘭 Finland 的軍隊，那就最好沒有了，就請他們佔領革命的芬蘭吧。如果我們真的把芬蘭，里伏尼亞與愛沙尼亞斷送了，那我們的革命也就不至因此而喪失哩”……

“就請他們佔領革命的芬蘭吧”，這一個啓人疑竇的“請”字，當然不能僅從字義上去推求，牠只表示列寧措詞的森嚴，藉以挽救革命於垂敗而已。

列寧的提案終於七票對六通過了。

翌日，二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就通電至德政府，同意於和議的恢復。但德國軍人界，意在佔領俄國廣大的領域，故意遷延不覆。形勢日趨於嚴重了。蘇維埃政府在二月二十二日的宣言——“社會主義祖國的危機”——中，曾向全世界的勞苦羣衆大聲疾呼，共同“保護蘇俄，不至流盡熱血不止”……凡易爲敵人所佔取的倉廩和貴重物悉行毀滅，不使爲敵人所佔有。但軍心渙散已臻極點。此項宣言不會發生過多大的作用。

同時，法國軍事代表向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提議，願協助以反德。中央委員會對這提議，以六票對五票通過了，當時列寧因無法參加會議，以短札致中央委員會，謂：“我同意於接受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的主張——列寧條”只要對於革命有利益，我們爲什麼不利用這一敵人來反抗其他的敵

人呢？

當二月二十二日蘇俄發表宣言的這一天，就接到德國的覆電，覆電中所提出的條件，較之初次和議時的條件更為苛酷；現在德人要求蘇俄撤回愛沙尼亞，里伏尼亞，芬蘭與烏克蘭的軍隊，電文語氣，幾與哀的美敦書一樣的嚴重。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即以二月二十四日晨七時為答覆的最後限期。二月二十三日的中央會議以七票對四票，四票默認通過了接受德國最後通牒的決議。同日，此問題又經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會議延久至全夜，直至清晨——即限期終盡之時始通過與中央委員會同樣的決議。贊成的一方面，數亦不多，因為社會革命黨左派也是處在反對的地位的（贊成者計一百二十六席，反對者八十五席，默認者二十六席）。當場選舉和議代表，以索谷爾尼可夫 Sokolnikov 為主席，加拉罕為書記。代表團於二十四日由彼得格勒出發至白萊斯特。與狄文斯克 Drinsk 貫接的鐵路此時已被切斷，所以一部份的路程，代表團是步行的。德代表羅森堡 von-

Luxemberg 與蘇俄代表相見時，即謂後者和議須以三日為期。三月三日五點鐘，索谷爾尼可夫就以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名義簽訂了“喪廉失恥的和約”，即歷史上所謂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是。

此次和約的內容，除包含托洛茨基在一月十八日所聲明的幾項條件以外，又須撤回里伏尼亞與愛沙尼亞的軍隊並承認烏克蘭的國民會議有統治烏克蘭的權力。

和約的另一條說：“俄國在阿爾坦漢 Ardahan，喀斯 Kars，巴統 Batun 一帶的軍隊須立時引退。在上述區域內的政治機關與國際關係，俄國不得有干預之權，該地人民得隣國尤其是土耳其的同意即能決定其新的社會制度”（第四條）。

這一條就等於說土耳其得割據上面所述的幾處區域，誰也不能否認的。第五條說：“俄國須把現政府所組織的軍隊全行遣散”。此外在和約中又有關於俘虜這一條，換句話說，俄國須以相當的賠款，繳付德國作為戰爭的損失費。

蘇維埃共和國與德帝國主義者所訂的“和約”就是如此。

### 第三節 德國和議後向蘇 俄的進攻

白萊斯特 - 立陶夫斯克的和約終於挽救了蘇維埃共和國的顛覆。但蘇俄的危機仍然是存在的，德帝國主義者對於蘇俄的運命，仍不因此而放鬆。德國在西方之所失，無不取償於東方。自白萊斯特和約成立以後，德俄理應恢復親善的邦交，但德帝國主義者則不然，他竟侵入蘇維埃的芬蘭（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得孟耐漢 Mannerheim 將軍之助。芬蘭革命盡被覆滅了。

同時德軍乘烏克蘭國民會議的歡迎，乘機侵入烏克蘭，未幾國民會議亦為德人所解散（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政權遂入於德國走狗斯路伯斯基 Skoropadsky 之手。不久，克里米亞 Crimea，羅斯多弗 Rostov 及古爾斯克 Kursk 南區數縣悉為德軍所佔，蹂躪劫奪，無所不用其極，使無數萬

工農羣衆掙扎於反動勢力之下而莫可如何。

但此種橫蠻的掠奪仍不礙帝國主義者的慾求。在一九一八年夏，德國大使以威脅手段要求蘇維埃政府簽訂在經濟上不利於蘇俄的條約。俄政府因無力制德人之誅求，不得已簽訂了德政府所要求的條約，此條約的內容，就是蘇俄工農羣衆須繳以大宗的賠款，數至六千萬馬克以上。

同時，德帝國主義者深恐布爾塞維克主義之侵入德國國境，乃與蘇俄內部的反革命份子暗中勾結作傾覆蘇維埃政權的準備。他們與米留可夫 Miliukov 進行祕密的談判，預備在莫斯科組織一反革命的保皇黨“政府”，作為與蘇維埃政權爭鬥的中心機關，米留可夫原來是俄國“民主主義者”的代表，在十月革命以後，他就大聲疾呼，謂蘇俄受了同盟國的收買，儼然與德國簽訂白萊斯特和約，但不久他就投入於德皇的懷抱中，只要德皇能在反布爾塞維克的爭鬥中與以物質的助力，那他對於德皇的要求，什麼都承認的了。

蘇俄欲從德帝國主義者的爪牙中解脫出來，

正需要和列寧一般的鎮定，謹慎處事，不為威屈，亦不為利誘。德國一部份的軍人深恐軍力的渙散，主張向莫斯科進攻，藉以消滅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他們在基輔Kiev與海爾森福斯Helsingfors（芬蘭京城）所作的一樣。蘇俄在此環境之下，一不經心，革命前途即受莫大危機。七月六日，德大使米爾伯煦公爵Murbache被社會革命黨左派勃留金Blukin所狙擊而死，這就給了德國的口實，要求德國有派兵駐莫斯科首都保護使館的權利。此時德俄關係之險惡，幾有一髮千鈞之勢。蘇俄政府小心競競，隨機處事，終不為德人之高壓手段所動。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有下列的聲明：

“社會革命黨左派的無意識的自取其咎的冒險行為，使戰爭的爆發，幾有間不容緩之勢。我們對於德政府的關係，無論如何怎樣地期望，終是一天不如一天地緊張起來了。德政府要加力保障德國的使館，我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德政府希望在莫斯科駐兵來保護使館，那他們能在代表工農

利益的蘇維埃政權機關面前，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面前鄭重聲明，我們對於這樣的要求，無論如何是不能承認的，因為這在客觀上就是客軍侵佔俄國的初步行爲。”

我們對此誅求，不能不與以相當的對付……加緊我們的動員，一切成年工農羣衆均須全體武裝，雖死亦不懼，如果有退守的必要時，一切庫藏尤其是食糧，均須付之一炬，免爲敵人所佔有。在那時候，戰爭是非常緊急的，但無論如何，這樣的戰爭是無條件地必要的，俄國工農羣衆對此革命戰爭，必將與蘇維埃政權攜手，共同作戰，非至最後一息不止。”

列寧這一種威武不屈的態度，頗與德帝國主義者以相當的影響，結果，後者遂與俄國妥協——保護使館問題，由俄人與德人共同負責之。蘇俄政府遂因此而不致與德政府斷絕國交，然而雙方關係，仍和以前一樣的緊張。新任德國駐俄公使海爾佛利煦 Helfferich 鑒於前轍之已覆，一唯早日回國之是圖，這在他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得出來。海



氏暗與俄國白黨勾結，在本國政府前，要求與俄國絕交，並與反革命以武力的援助。他在柏林獲得了不少的同情者；當時蘇維埃政府如果沒有精密的策略，那蘇維埃政府的危機，完全是可能的。可是在德政府方面，因西方戰地之失利，亦不敢在東方逕取軍事行動的步驟。八月間，海氏即被召回，繼任者無人，海氏的臨時代理人不久亦移駐於普斯谷夫 Pskov —— 德國佔有地。由是，德俄關係已若一髮千鈞，岌岌而不可終日了。



## 第二章

### 協約國武裝干涉的第一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協約國內部的動搖,糾紛和矛盾——  
協約國聯俄反德的企圖 —— 武裝干涉  
——捷克斯拉夫的陰謀——阿爾漢格爾  
與海參崴的陸戰隊——蘇維埃共和國的  
危機及其武裝力量的減弱——德帝國主

## 義的覆滅

### 第一節 協約國政治路線的紛歧

協約國武裝干涉的第一期，恰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年。是年初，開始發現了武裝干涉的先鋒隊，是年末，德帝國主義已不復猖獗於世了。這樣，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相互關係，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形勢，因為在蘇俄面前的，已經不是兩個敵視的資本主義的營壘，而僅是一個勝利的協約國了。

協約國干涉蘇俄的第一期又可分之為兩小期：第一期自蘇維埃政權成立時起至一九一八年中期止，這時期是協約國對革命政府決定其政治路線的時期，第二期自一九一八年中期起——即自協約國積極干涉蘇俄的初期起，至一九一八年秋季止——即至德帝國主義的破滅時期止。

協約國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態度，不是一開始就破臉的。他們在初期所取的是一種“袖手旁觀坐待時機”的態度。他們以為布爾塞維克者之奪取

政權，僅僅是革命的暫時的階段。他們駐俄的外交公使對於社會鬥爭中的內在意義多係門外漢，他們自信外交才能的高強，以他人為不足齒。若是用列寧的話來說，他們“對於十月革命開始時的布爾塞維克者是當作怪物看待的”。同時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年，協約國的中心問題是在與德帝國主義鬥爭。但是我們又不能忽視協約國內部的衝突，日加益緊，在當時便是一個比較彰明顯著的事實。

在協約國中最先走上武裝干涉蘇俄的路線的就是法國，法帝國主義者當俄國十月革命之際其軍事形勢雖至為險惡，但他們仍以全力作戰，絲毫未減其帝國主義的野心。俄國脫離反德的戰線，對法國的影響，較諸其他各國尤大。此外，法國資產階級在俄國投資最大，十月革命，尤其是取締外債的命令，對他們不啻是一種空前的致命傷。在十月革命前晚，法在俄國股票及證券公司所投的資本為數計七萬三千二百萬盧布，即俄國所有外資總和三分之一，正確點說，即百分之三二又六。再則，

法國在戰前不啻是俄皇政府的銀行家，一切債券，不特散布於法之大資產階級，即法之小資產階級所有俄國的債務為數亦不貲。如果根據法國的統計，那被蘇維埃政府所廢棄的債券所有者幾達三百萬人。所以當法國武裝干涉蘇俄的時候，這一般小資本的有關階級也是非常同情的。

除上述幾種原因以外，我們又不能不提及這一點：就是，法國是歐戰中最受創傷的一個國家；所以她對於布爾塞維克者的戒懼心，較他國為尤大。

十月革命的初期，法國所表示的態度是很動搖的。例如，俄國第一次拒簽和約而受德國進逼的時候，法國將軍名拉佛爾涅 Lavern 者以軍政部名義與托洛茨基氏談判關於接濟軍械共同反德的事宜。但此次談判仍無絲毫結果，因為不久法國就決定以武裝來干涉俄國了。法國干涉蘇俄的第一聲就是駐俄軍事代表倍爾得羅 Bertelo 致杜和寧 Dukhonin 的通牒（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氏在未接法國通牒以前三日，因不受蘇維埃政權的節制，

已被撤職。繼任者爲克利連科 Krilenko。倍爾得羅非不知杜氏之免職，而復以通牒致杜氏者，其用意亦僅在否認蘇維埃政權已耳。

倍爾得羅在其通牒中說：“法國不承認人民代表蘇維埃的政府，對於俄國上級軍官的愛國主義則加以絕對的信任。法國希望俄國上級軍官堅決反對一切無理的談判，使俄國軍隊堅守陣地一致作抗敵的戰爭。法國認爲俄國有信守軍事協定的義務，此次敢說法國決不至不承認俄國與敵人講和的任何政府。”

這樣看來，在協約國干涉蘇俄的第一期，法國對於蘇俄的關係是由革命新政府不願反對那不利於法帝國主義的敵人而使人民流血，因而引起法國不滿意的態度來決定的。當二月十八日德國再舉反攻，俄國準備與之決戰的時候，法國自應鑒於共同利害之所在，給俄國以實際的援助。但在那時候，同時在和議以後德國繼續進攻的時候，法國並沒有與俄國以絲毫的援助。這大概是因爲法國對於無產階級政權的仇視較之對於帝國主義勁敵的

愛國主義的仇視尤形強大的緣故。法國僅在短期間內表現其游移的態度，但不久就傾向於武裝干涉的政策了。二月二十四日，拿蘭斯 Nulanse 從了同情於俄國革命的法國駐俄軍事代表薩杜爾 Sadoul 的勸告，就用電話給托洛茨基說：“你們在反德的鬥爭中儘可以得到法國在軍事上與財政上的援助”。但結果，他們食言背約之不足，且在暗中進行祕密的陰謀和公然的干涉，關於這一點，我們特在下文述及之。

現且研究英國的政策。英國在最短期間內的游移態度，表現得特別明顯。英國的當局者是很昏聩的。他們在急轉直下的事變中可沒有一種應付自如的能力。誰是在革命怒潮中初露頭角的布爾塞維克者呢？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一種怪物，真有這一回事麼？這我們可無需認真去應付的。最好是隨機應變。但我們站在旁觀的地位，不如與布爾塞維克周旋一下，因為這在反德的鬥爭中是有利的。當時英國駐俄公使的態度大抵就是這樣，即倫敦當局諸人在十月革命以後數日，亦同此態度。



駐在彼得格勒的英國公使蒲克耐Buckenen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着說，“前途既若是其黑暗，那我們自無需於再摸索了。”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筆記錄中說：“據我個人所得的結果，我以為我們唯一的出路，就在‘乘機取巧’而已。我在發給外交部的電文中說：‘若我們強欲俄國履行一九一四年協定的義務，那就上了德國的當。若我們強欲俄國繼續掙扎於戰爭中，那我們只增進了俄國人民對於我們的仇視。……’”

蒲克耐根據這一類的推論就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寫着說：“我曾向外交部貢獻過意見，說我們不與布爾塞維克者周旋，即當與之絕交，二者擇其一。與俄絕交，不啻與德以在俄行動的自由，使我們喪失有利於我們的保障。因此，據我的意見，我們只在最後的步驟中才肯和他們絕交起來。”

繼任蒲克耐氏的洛克哈特 Lockhart 氏初時亦反對英國對俄的絕交。三月五日即德俄簽訂和約以後二日，洛克哈特以密電致外交部，反對日本進攻西伯利亞的陰謀，說：

“這裏的形勢仍有一綫的希望……如果協約國企圖在俄國革命以後有所希冀，那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德國以慘酷的和約制俄，她就達到她的期望。現在德國的野心已爲全世界所共知，協約國就想消滅德國的利權，應許日本向西伯利亞進攻。如果英政府不願德國在俄國取得統治的地位，那我敢向你們忠告不許日本有企圖進佔西伯利亞的可能。十二日蘇維埃大會行將開幕了。請你們給我以與列寧談判的全權，謂日本干涉問題業已延期保留，我們勸告華人取締糧食停運俄境的禁律，俄國如肯堅決反德，我們即與以援助，並向布爾塞維克提議援助的完善辦法。我希望我們所應得的代價，就是俄政府在現時不至在英國進行其宣傳工作，這一點我敢深信而無疑義的。”

此電發出後，並沒有接到倫敦的覆電。蓋當時英國當局對於蘇俄政府的態度，尙無堅毅的決定。她與法政府不同，後者拒絕俄國全權代表加米涅夫 Kameniev 入境，而英政府則否，因俄國人民外交委員會的請求，就把俄國臨時全權代表李特維

諾夫 Litvinov 解放出獄，並與之發生半正式的關係。但同時英政府又再三聲明，說她不承認蘇維埃政府。例如，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英外交部長貝爾福 Balfour 在上議院給麥克唐納爾 Macdonald 與金氏 King 的答詞中說：

“我們不能承認彼得格勒政府是俄國真正的合法的政府，但我們得以非正式的手續，經過我們在彼得格勒的公使所指使的代理人的媒介，進行我們實際上所必需的工作。布爾塞維克政府委派李特維諾夫為駐英代表，我們亦只能以同樣非正式的手續與之發生關係。俄國末期政府的全權代表奈巴谷夫 Nabokov 在未被俄國人民召回以前，仍任其留駐於倫敦。”

貝爾福不承認蘇維埃是“俄國人民的政府”，為蘇俄政府所免職的全權代表奈巴谷夫又任其留駐於倫敦，這些事實，只證明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對於俄國的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矛盾亦不會因邦交的維持而有所輕減。

不久，英國野心家漸傾向於橫蠻無情的武裝

干涉的政策。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詳述之。這裏我們只說到英國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初期其態度比法國還要游移不決的這一個歷史的事實。

美國對俄政策的游移尤較各國爲顯著，初時未敢逕取武裝干涉的政策，似願與蘇維埃政府發生或種形式的友邦關係。我們怎樣解釋美帝國主義何以有如此“自由主義”的表現呢？最明顯的事實，就是美國在大戰中不僅無絲毫的犧牲，且因之而富強，故美國之社會條件與他國迥異，對於布爾塞維克思想之散佈，固未嘗有“一夕數驚”之概。美之所以能從容應付俄美合作一致反德的問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此外自由主義者威爾遜之反對干涉政策的表示，對於美國對俄的隱惡揚善的態度亦未嘗沒有一部份的影響。威爾遜知道武裝干涉政策。只加緊布爾塞維克者排外的力量；如果蘇俄內部發生動搖起來，那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破產可屈指以待了。再則，協約國的干涉更與美國敵人——日本以鞏固西伯利亞與遠東的影響的可能。

誠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干涉蘇俄的手段形同劫

掠，甚至將蘇俄領土而佔有之。但她在這裏却冷不防她的“同盟者”美國在積極地掣肘。這日美的衝突，足使列強干涉蘇俄的政策不能伸展，而卒至於失敗。

有了上述種種因素，就產生了下列種種事實，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總統向國會提出的聲明書，及三月十一日發給莫斯科蘇維埃大會的賀電，都在證明威爾遜對俄的好感。

威爾遜在他的向國會提出的聲明書中說：

“這裏有一種以確定此項（軍事的）目的和原則相號召的呼聲，這呼聲在我聽來比較目前充塞於和平空氣中的呼聲還要動人，還要懇切。這就是俄國人民的呼聲。俄國人民在德國橫蠻無情的暴力之前，受盡了流離失所欲訴無從的空前的浩劫，因為德國從來不曉得什麼是寬假，什麼是憐憫的。他們的力量似乎已在最後的掙扎中，然而他們的精神，從不會屈服的，在原則上和行動上也是不會讓步的。”

威爾遜根據白萊斯特蘇維埃代表的要求，繼

續在聲明書中說：

“他們關於爲正義和人道所能容納的意見說得非常懇切，非常透徹，非常善意，又非常同情於全人類的幸福，我認爲這種意見必能引起一般愛好人類的人們的狂喜。……不論現有的俄國領袖是否信任我們，而我們將以全副的精神，願意并希望能求得使我們有援助俄國人民的可能并實現他們的熱烈的期望——自由與和平。”

其次，威爾遜對於蘇維埃政府之一致和平的建議，也同樣提出了有名的十三條件，內中第六條是專爲蘇俄而發的：

“撤退協約國駐俄的軍隊，解決一切關於俄國的問題，足以保障全世界各國的最完善最自由的協作，達到獨立決定本國政治發展和民族政策的目的，同時亦足以使俄國容納於自由民族的隊伍中，任其選擇合於本國國情的國家形式，并與以她所探求的所期望的援助。在最近期內，友好民族對於俄國的關係，必將成爲他們是否善意對待俄國是否瞭解俄國利害關係與其本國利害關係的區別

的試金石——是否真正同情於俄國的試金石。”

威爾遜用着同樣的口吻，願意於第三屆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說：

目前美政府雖不能與以俄國直接的實際的援助，但我敢請大會（蘇維埃大會）轉告俄國民衆說，美政府將利用一切的可能來保障俄國的權威和俄國的獨立，并恢復俄國在歐洲在全世界的偉大的地位。

從美帝國主義的首領的口頭中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確是一件驚人的事實……但，若是我們對於威爾遜不露破綻的假面具及其娓娓動人的說辭，加以精密的觀察，那我們就覺得威爾遜的宣言，僅僅是協約國武裝干涉的變態的行動，因為在威爾遜的心目中，布爾塞維克革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若加以精密的應付和審慎的進迫，就可以消滅了的。因之，美國駐俄公使佛蘭雪斯Francis就一變其昔日的態度，表示出其猙獰的面目來了，他說：

“我勸告協約國此時不必急於從事武裝干涉的活動……希望俄國人民能從噩夢中醒覺過來；

要他們自己來請求我們對於俄國的援助。我又希望蘇維埃政府來請求關於干預俄國內政的問題，我在這一方面，無時不在精密的活動……爲了這原因……我始終保持我們與布爾塞維克者的友誼關係，允許羅平斯 Robbins（美國紅十字會的代表——著者）繼續留駐於莫斯科……我勸告協約國當努力於俄國新軍隊的組織……我深信我在適當的時期內對這軍隊能與以相當的影響。”

但美國帝國主義的處心積慮，不論其若何陰晦。可是她的政策，終於減輕了蘇俄西受德帝國主義威脅東受日帝國主義干涉的嚴重的國際形勢（英法在威爾遜致賀電於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仍在游移的狀態中）。因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接受威爾遜賀電的當兒，無不鼓掌如雷，通過決議致謝於美國人民，尤其是合衆國的勞苦羣衆和被壓迫階級。

即在華盛頓開始進行干涉政策的時候，受佛蘭雪斯 Toche 指揮的羅平斯又企圖在內閣會議中改善俄美的親善關係。在五月間，羅平斯被華盛頓



召回責令報告時，羅氏親携有列寧手書：關於俄美經濟關係的利益，詳為伸說，羅氏對於列寧的提議，在他政府之前擁護甚力。

然而英美之違心的不忠實的與俄親善的企圖，不久就為武裝干涉政策所戰勝了。

## 第二節 第一次陸戰隊陰謀

### 捷克斯拉夫人

在武裝干涉蘇俄的鬭爭中作戎首的就是日本。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日本陸戰隊進迫於海參崴。此次干涉的動機是藉口於二日人的暗殺與德國俘虜行將奪取西伯利亞鐵道的危害的。日人第一種藉口的事實，不難一望而知其底蘊，因為慘案發生於陸戰隊進逼以前一日，同時日政府又沒有與俄政府調解此慘案問題的誠意。至於奪取鐵道問題，俄政府曾向英美公使請求指派全權代表調查此事的真相。

看來，日本的行動是先得了英法的同意的。因為過去的事實告訴了我們：三月十四日，貝爾福藉

政府名義在下議院中說明“援俄以反德”的政策（看嘛，這就是武裝干涉的變相吓！），並再次聲明日本在遠東的作用，對於“日本包藏禍心的傳聞”，加以否認。這一切都是與日本携手的表示。不久以前（二月二十六日），在美國報紙上發表了與法國總司令福煦 Foch 將軍的談話，這談話的內容亦主張日本與美國之在西伯利亞的干涉。

美國對於日本的一舉一動無日不在嚴密的監視中，日人野心勃勃，不與他人以分辯之機會，因之更使美國對於日本的行動反對之不遺餘力。三月一日“每日郵報 Daily Mail 載有日政府的聲明書，謂：“你們要深信得過日本，使日本在軍事行動緊急萬分的時候，不至發生掣肘以致不克收盡全權以資應付之效。如日本欲有所為，她必先得了日本的民意而後進行的，但一致的民意，只有當日本民衆領袖能向民衆伸說，謂協約國將無條件地信任日本的時候才有可能。”

但日本的“同盟者美國從沒有信任過日本。日美兩國表面上是民主主義和國際正義的擁護者，

可是實際上和盜賊一樣，在互相爭鬥，互相猜疑，互相傾軋着。

關於干涉西伯利亞問題，以後再行提及。此時爲顧及事變的歷史進程起見，且把一九一八年四月至八月間帝國主義者進攻俄國西部的國際問題研究一下。

武裝干涉在開始進行了。俄國各區的反革命份子與外國公使尤其是法國公使發生緊密的秘密關係。陰謀與暴動無日不在準備中。四月二十一日蘇維埃政府在海參崴捕獲了“西伯利亞自治政府”的白黨份子，並發現了整批的文件，述及白黨與英法美各國公使的秘密關係。五月二十九日，全俄非常委員會在莫斯科抄獲了白黨偵探機關——“保護祖國與自由同盟”的參謀部，爲首的如蒲利斯 Boris 薩文谷夫 Savinkou 及大佐沛爾荷羅夫 Peikhorov 他們聽從了亞力克謝夫 Alexeiv 的指令，與法國公使和捷克斯拉夫全國理事會的主席馬沙列克 Masaryk（現任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總統）發生緊密的聯繫。拿蘭斯此種不義的行動

已由薩文谷夫來證實了，因為薩氏對於俄國反革命失望以後，就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向莫斯科最高法院自首，把所有一切的陰謀，悉行宣佈。下面就是這個反革命首領薩氏供狀的一部份：

“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們團體成立的時候，我就想利用這團體的力量在莫斯科有所進行。如果沒有法國公使署的格萊奈爾 Grenare 與軍事參贊拉佛爾涅 Lavern 將軍的贊動，那我也就放棄這計劃了。他們是以法國公使拿蘭斯 Nulanse 的名義來活動的，他們向我聲明，說協約國認為在俄國戰綫上有與德繼續作戰的可能，……英法陸戰隊將以全力進取阿爾漢格爾 Arkhangel……，這陸戰隊亦準備以武裝援助內部的活動。計劃大抵是如此：英法陸戰隊佔取伏爾加河下流以後，即行援助暴動者。這樣，伏爾加上流就成為向莫斯科進取的根據地。我們必須佔有耶羅斯拉夫爾 Yaroslavl，里本斯克 Ribinsk，加斯特隆 Kostrom，與摩隆 Murom 至於伏羅格達 Vologda，法人聲明是佔為己有的。”

但欲進行上述的計劃，必需要大宗的款項，下

面就是薩氏關於法公使怎樣以財力援助白黨陰謀所說的事實：

“法人對於我們所有財力的泉源知之甚悉。與法人接洽的爲台蘭達爾 Derental。我個人曾見過法國軍事代表格萊奈爾與拉佛爾涅凡二次，或許是四次。法人助款是由我接受亦由我支配的。一般看來，法人所濟的款項爲數亦不大。我接受過由捷克人克萊山杜 Kleczando 轉來的款項計二十萬盧布。總計二百五十萬盧布。款項的轉受手續大致如下：法人將款寄至我所指定的地方，由我親自領取之。初時法人所接濟的數目甚小，四萬與十萬盧布之間。當暴動成熟的時候，他們就立刻以二百萬盧布接濟了。我們的團體一開始就與法人發生緊密的關係。他們很期望牠的發展並以全力援助之。”

可是不論他們的計劃怎樣地周密，結果終究是失敗了。在耶羅斯拉夫爾，里本斯克與摩隆所舉行的暴動，次第平定了。強有力的陸戰隊並沒有按期上岸。拿蘭斯有意掩塞全世界的耳目，以反蘇俄的原始暴動這一個事實，作爲國外輿論的根據，預

備作干涉的餘地，這是薩氏在供狀中的推想，也不是全無根據的。協約國以這般態度對付他們的“友邦”——俄國，都是他們干涉蘇俄的全般精神。

正在這時候，又發生了範圍比較廣大，手段比較險毒的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即捷克斯拉夫人的暴動是。

俄國在歐戰時期，計有捷克斯拉夫人十萬人，他們原來是奧匈帝國軍隊中的兵士，在歐戰時並沒有表現出他們戰鬥的能力，故卒為協約國所俘獲了。此時捷克斯拉夫人要求獨立的運動，發展甚速，為首的是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者——馬沙列克 Masaryk 與克拉馬爾奇 Kramarge，因之他們就企圖利用俘虜，決定了編制特別隊的計劃。是隊準備遣至法國戰線，以爭取“被壓迫民族的民主主義與自主權”的代價向未來的勝利者購取捷克斯拉夫人獨立的權利。協約國見有利可圖亦願正式承認捷克斯拉夫的全國理事會，並與以物質上的接濟，視為己方的代理機關。該理事會設有俄國支部，其特別隊設立於烏克蘭一帶。

這就是在十月革命時的捷克斯拉夫問題的大概情形。當德人侵入烏克蘭的時候，捷克斯拉夫隊即退入於俄境。此時俄政府曾與之訂約，與他們以退入西伯利亞的機會，惟須以繳械為條件。但當時蘇俄尚無地方蘇維埃政權之組織，故未能執行關於繳械的事件，致捷克斯拉夫仍具有大宗的軍械。武裝的捷克斯拉夫軍的軍官多係捷克與俄國白黨的反動份子，故此時已造成了法國武裝干涉蘇俄的基礎；他們取道於西伯利亞，積極向東方引退。正在這時候，日本軍隊漸集中於海參崴一帶。這樣就形成了日本與捷克斯拉夫互通聲氣的危機，使他們聯成干涉西伯利亞的統一戰線。蘇維埃政府在此種條件之下，鑒於此項陰謀之準備，不得已阻止捷克斯拉夫軍的前進。蘇維埃政府為捷克斯拉夫繼續有引退的可能起見，乃向英法政府提議，願以軍艦和糧食接濟捷克斯拉夫，由阿爾漢格爾 Arkhangai 或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遣至法國。

然而協約國反歸咎於蘇維埃政府，謂後者阻

止捷克斯拉夫人的引退，故對此提議，因循而不置答。協約國的陰謀是很明顯的：他們對於捷克斯拉夫軍的需要不在己方的戰線上而在蘇維埃的俄國，作為軍事干涉的中心力量。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和人道主義的思想家馬沙列克 Masaryk 對此陰謀的實施曾與以莫大的助力，薩文谷夫 Savinkov 在最高法庭的供詞已證明了這個事實，因為薩氏的接收的款項都是由克萊山杜的名義轉發的，且此種接濟，“大部份是為恐怖鬪爭而使用的”。此後的事變告訴我們，當時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具有廣大的規模，內有捷克斯拉夫人，社會革命黨，立憲黨，保皇黨，外有協約國帝國主義的外交代表，相互勾結，共作反蘇俄的陰謀的鬪爭。

五月十七日，捷克斯拉夫人起事於捷略本斯克 Szeliabinsk 同時又有社會革命黨在薩馬拉 Samara 似與捷克斯拉夫人有聯繫的叛變（五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五月二十八九兩日，捷克斯拉夫人佔領了摩爾向斯克 Morshansk, 姆鎮斯克 Mczensk 與爾基謝伏 Rtishchevo；五月二十九日全俄非常



委員會在莫斯科抄獲了薩文谷夫 Savinkov 的“保護祖國與自由同盟”的參謀部，該同盟曾由捷克斯拉夫人與法人與以大宗的接濟；五月三十日，捷克斯拉夫人佔有了奔薩 Penza 與阿士蘭 Cuzran；六月四日，協約國駐莫斯科代表，因蘇俄政府發令解除叛變者捷克斯拉夫人的武裝事，乃向蘇俄當局聲明，謂捷克斯拉夫軍是協約國軍隊的一部份，解除他們的武裝就等於反協約國的敵視的行動。這樣，協約國就不管在脫離戰禍，對帝國主義戰爭取中立態度的蘇俄強認作有駐軍的權利了！

六月八日，捷克斯拉夫人佔有了薩馬拉，薩馬拉在捷克斯拉夫人未侵入以前，已有反革命的中心組織——“立憲議士委員會”與之勾結；六月二十日。十月革命的戰士伏洛達爾斯基 Volodarsky 被刺於彼得格勒；六月二十九日，捷克斯拉夫人，白黨與日人共同佔領了海參崴；七月一日英法陸戰隊侵入於摩爾孟斯克 Murmansk，其目的很明顯的在與捷克斯拉夫人發生直接的聯繫；七月六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勃留金 Blukin 暗殺了德使米

爾伯煦 Murbache；同日，莫斯科爆發了社會革命黨左派的武裝暴動，而白黨則起事於耶羅拉斯夫爾 Yaroslavl；七月十二日，為英國收買的剿捷（捷克斯拉夫人）總司令摩拉維夫 Muraviev 借德軍進逼的口實紛紛由陣地退至莫斯科；七月十七日但尼金 Denikin 撐着“向莫斯科進攻”的旗幟進佔了基荷萊茨克 Tikhoretsk 省；七月三十一日英人以財力，糧食及其他軍需品的實惠收買了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的邊疆蘇維埃，故奧涅格 Onega 遂為英人所佔領；八月二日，英法第二次陸戰隊侵入了阿爾漢格爾 Arkhangel，白黨暴動亦隨乘機而起，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反革命的“北方政府”。

八月六日，喀山 Kazan 為捷克斯拉夫人所佔，使蘇維埃中心——莫斯科受着重大的打擊；八月十五日英人獲得亞美尼亞的妥協份子與社會革命黨之助力佔有了巴古 Baku 的政權。八月二十一日，全俄非常委員會在莫斯科破獲了準備武裝暴動的廣大的白黨陰謀；八月三十日，列寧在莫斯科因受社會革命黨女黨員芳眠；卡碧蘭 Fanny

Kaplan 的暗殺而被傷；同日，非常委員會主席烏里茨基 Uritsky 在彼得格勒慘死於社會革命黨人之手。九月二日全俄非常委員會在莫斯科反革命團體的參謀部，破獲了大批的陰謀份子，英國駐莫代表團首領洛克哈特 Lockhart 亦於是時被捕，並抄獲了以收買一部份萊多尼亞人的手段拘捕列寧及其他政府人員的計畫。

這就是幼稚的蘇維埃共和國前後被攻的一般情形。自米爾伯煦公爵被刺，代理公使格爾佛列煦 Gelferliche 暗施陰謀以後，蘇俄所處形勢更爲險惡，因爲德帝國主義者得有重新改變的機會了。總之，蘇維埃共和國形勢之險惡，當以此時爲最甚。

### 第三節 危機的征服

蘇維埃政府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就表現了牠的鐵似的決心和勇氣。積極活動的反革命都因蘇俄政府的堅決的決心和無情的決斷而受着很重大的打擊，同時使惡意份子感覺到與無產階級專政開玩笑是很危險的一回事。當此革命危機時期，爲

世界資產階級與社會妥協派所疾視的非常委員會却盡了牠最忠實的保護者的責任。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非常會議上，通過了下列的議決案：要承認社會主義祖國的危機……要加緊對於各地反動資產階級的戒懼心。蘇維埃政府必須要保障牠自己的後方，監視資產階級，在行動上以羣衆恐怖手段與之爭鬥……全體爲麵包而出征，全體舉行軍事訓練，全體工人武裝起來，加緊所有一切的力量，在“死還是勝利？”的口號之下向着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全力進攻。

九月四日人民外交委員會所發表的關於人質的命令亦同樣表示其對於反革命的態度，不與以絲毫的寬假：

“在資產階級與軍事官員那裏，取得大批的人質。白黨中一有反抗的動靜，即無條件地以大慘殺手段對付之。……在舉行大慘殺的時候，不得稍有躊躇，亦不得稍有猶豫寡斷的態度。”

但俄國反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是最堅決

的最無情的恐怖手段，也得不到絲毫的結果，如果執行恐怖手段的一方面，沒有內部的團結力，和偉大思想的勃興和統一，那就不免有相反的結果了。蘇維埃政府都具有了這一切的條件。黨的統一的鐵似的領導，做了不少偉大的奇蹟；牠以幾千百的共產黨員置之於最危險的戰地；經過職工會和蘇維埃的組織，使全體工人階級和貧農積極地動員起來，同時又很迅捷地組織了統一的集中的紅軍，實際上，在當日危急萬分的時候，紅軍僅僅是散處的軍隊和游擊隊之自由的結合。

這一切計劃都在活動起來了。國內反革命無日不在恐怖中掙扎；黨在捷克斯拉夫戰地，以最優秀的戰士作戰，至八月末期，形勢就有轉危為安的轉機了。九月十日紅軍由捷克斯拉夫人手裏奪回了喀山 Kazan。托洛茨基氏對此問題，曾有下列的論述。

“我們在革命的鐵砧上鍛鍊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隊。不消說，如果沒有捷克斯拉夫人，那我們就未必能鍛鍊出這樣的軍隊來，因為在和平

時代的環境中，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在短期間內組織有團結力的有紀律的軍隊的。然而現在這軍隊已飛躍於我們的眼前了。”

自戰勝捷克斯拉夫人以後，接着有烏拉爾 Ural 的勝利。九月二十六日，烏拉爾在勃留赫爾 Blukher 指揮之下的工人軍隊，與對捷克斯拉夫人作戰的一部份紅軍，緊密聯合起來。十月八日，伏爾加 Volga 全地的白黨份子旋被掃盪殆盡，大抵在十月革命第一週紀念日，紅軍經過激戰以後佔有了烏發 Ufa，向着白黨的戰綫進展。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在牠英勇的鬪爭中，給革命的僧子手以重大的打擊。革命得了自由呼吸的機會。但僅以無產階級英勇鬪爭的事實，仍不能解釋蘇維埃共和國何以能從危急存亡的境地中解放出來這一個問題。這裏發生重大的作用的，尚有一種國際的政治性的因素。我們首應注意的事實，就是資產階級世界之分裂，兩大營壘的決戰，此時已發展至最高的焦點。德帝國主義者誅求無厭，敵視蘇俄，在當時猶能以一小部份的軍隊向

蘭，波羅的海附近和烏克蘭進攻，但自休戚攸關的西方戰綫失利以後，她就不能再以新的部隊，向蘇俄進展了。

協約國的武力干涉亦因同樣的原因而無從伸展。協約國以陰謀中傷，組織暴動，以比較少數的軍隊與蘇俄作戰，但協約國要再進一步的伸展，却已無能為力了。其原因不在西方戰綫之不利，而在無力驅使工農羣衆向俄國革命之進攻，與協約國內部之衝突，和我們上面所說過的一樣，其中衝突尤甚的為日與美的關係，日本向蘇俄伸展的力量，亦就因之而減弱了。

至於協約國在俄國的有戰鬥力的先鋒隊——捷克斯拉夫人，那他們的期望，正與事實相徑庭。少數受馬沙列克 Masaryk 影響而冒險活動的捷克斯拉夫工農羣衆却很自然地同情於藍維埃政權，他們在經驗中認識了俄國反革命的真相，在武力干涉的最後時期，他們都在積極地活動起來，作紅軍與赤色游擊隊的援助者。這因為反革命隊伍的內部是很矛盾的，捷克全國理事會的協約國的外交。

家及其代理人和捷克斯拉夫軍的白黨軍事指導者置捷克斯拉夫兵士於槍林彈雨之中而又欲保護其反革命的利益，這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各帝國主義集團的戰爭和協約國內部的矛盾，都在俄國反革命的內部表現出來了。一部份立憲民主黨員，克拉斯諾夫 Krasnov，以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當時皆傾向於德帝國主義，對於薩馬拉 Samara 由捷克斯拉夫人所促成的立憲會議議員委員會，並不加以援助。同樣由捷克斯拉夫人所促成的沃木斯克 Omsk 政府中，充滿了明或暗的矛盾，因為英法是他們的保護者。

在反革命內部除因國際利害關係而引起急烈的鬭爭以外，尚有反革命的各社會集團及各黨派的衝突。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高唱民主主義，提出口號，企圖恢復為布爾塞維克者所褫奪的立憲會議的權利。資產階級與軍閥們對於立憲會議的擁護者絲毫無同情的表現，則反要求建立一個“強固的政權”，而反動份子即認此為恢復帝制的全圖。在他們的鬭爭中反革命者必然會依重貴



族和軍人的上層份子，藉白色恐怖的手段和復辟的政策吸收農民，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來作反蘇俄的鬭爭（這裏自然談不到工人——他們在白色恐怖之下——唯俄國共產黨的祕密組織是賴，故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才不至與革命隔膜；有機可乘即與赤衛軍以實力的援助）。

這種種不同的反革命政府，各有其不同的對外的政治方針，在或種階段上，他們就是社會反動各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他們相互間的仇視，在一天似地緊張。西伯利亞政府派員至薩馬拉政府統轄的境地內組織反“立憲會議”的軍隊，甚至以封鎖手段來對付薩馬拉政府。奧蘭堡 Orenburg 與烏拉爾的哥薩克“政府”只肯在薩馬拉政府能與以經濟與軍火的援助的條件之下始克加以承認。“復興同盟”內有保皇黨份子，社會革命黨份子有如阿夫克山基夫 Avksentiev，阿爾貢諾夫 Argunov，及有名的“反革命的祖母”別萊西科夫斯卡耶 Breshikovskaya，他們均在暗中進行反立憲會議議員委員會的陰謀，而同時在這委員會中負重要

責任的仍然是社會革命黨的首要人物。薩文谷夫的“全俄國民同盟”靠着拿爾斯及其他協約國的外交家的接濟在進行獨立的“民族政策”；但尼金的“全俄政府”，提出“大俄羅斯”的口號與哥彭Kuban政府，孟雪維克的喬治亞作戰，綜之，在一九一八年八月間，在俄國境內，互相爭逐的政府，計有十九個之多，

與這反革命集團相對峙的則有共產黨領導下之偉大的革命政府，一切優秀的無產階級份子與農民的聯合，便是當時革命與反革命鬭爭的主要的力量。

蘇維埃共和國在十月革命第一週年紀念日的前晚之所以不至於滅亡者，其原因就在當時反革命內部之互起衝突，致與蘇維埃政府以“漁翁得利”的機會的緣故。

### 第三節 德國革命與蘇俄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年半期，其最大的歷史事變就是德帝國主義的危機與十一月革命。

德國十一月革命引起了蘇俄與高采烈的熱情。俄國無產階級感覺到牠的呼聲遠聞於國外；願與德國蘇維埃共和國共同攜手，為最後的勝利而奮鬥。列寧尚在十月初期德國革命醞釀成熟的時候，已高舉着革命的火焰，認為直接行動的客觀條件在當時已有相當的具備了。一九一八年十月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他蘇維埃與職工會機關的聯席會議，列寧因被刺受傷，不克躬預盛會，乃作書致聯席會議，提議組織三百萬人的軍隊和充分的軍餉作德國革命的後盾。

列寧在書中寫着說：‘德國的恐慌，正在開始發展中。結果，政權必不可避免地轉入於德國無產階級之手。俄國無產階級對此事變抱着無限的期望。現在的各國最落後的工人也看到布爾塞維克者擁護世界工人革命時之不怕犧牲一切的策略完全是正確的……時機快到了，環境會需要我們對於剛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德國民衆與英法帝國主義作戰的援助。……首先我們要充實我們的倉

廩。處處要積儲糧食，當德國工人在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中受環境壓迫而無法求出路的時候，我們就以此糧食接濟他們……我們決計在春季時候，再行組織一百萬人的軍隊。我們需要的是三百萬人的軍隊！我們是可能的，這軍隊是必然會到來的。”

從上文看來，當時蘇俄的飢饉已達於極點，而戰地的情形又不曾因捷克斯拉夫人的鎮服而稍有變化，但俄國十月革命對於世界革命的利害關係，仍願犧牲一切與以全力的援助，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列寧的信函中看得出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於列寧的宣言，就通過了一個類似的議決案。當全德國開始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消息傳到蘇俄的時候，蘇俄無產階級就表示出一種深摯的雖則是渺茫暗沉的希望，願以實力相助，不讓人後，蓋蘇俄受敵軍之包圍，無日不在四面楚歌之中，故其對於德國無產階級之暴發，有若大旱之望雲霓，十一月六日，即十月革命週年紀念日的前夕，列寧在第六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所講的話，便

是一個很明顯的俄國無產階級如何同情於德國革命的例子：

“我們已從十月革命時與今年初期所處的國際孤立的地位，進展到一個被壓迫者和勞苦羣衆以及西歐無產階級領袖有如李卜克內西 Libknecht 與埃特拉爾 Adler 者起來作我們唯一的可靠的同盟者的時候了，這些領袖曾爲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犧牲一切，我們看得出，他們是會得到解放的，因爲一瀉千里的匈牙利革命和柏林工人革命是會把他們解放出來的。我們從孤立的狀態中，已進到了我們與世界同盟者攜手前進的境地了。”

列寧對於末日將臨的德皇政府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夕藉口赤化宣傳遣還蘇俄大使越飛這一件事變，也是用同樣的目光觀察的。

“德政府已是六神無主了，當全德火焰沸騰的時候，她竟以爲把水龍頭向一座房屋掃射，就可以把火焰救滅了。”

列寧發表這演辭以後三天，德國皇政府就不復存在了。十一月九日德皇被逐下殿，德宣布爲

“社會主義”的共和國。政權是由社會民主黨員愛倍爾 Ebert 謝特曼 Scheidemann 蘭斯堡 Landsberg 及獨立社會民主黨員哈司 Haase 狄特曼 Dittmann 與柏爾特 Barth 等合組的政府所領導。十一月十三日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取消白萊斯特和約與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柏林所訂的附約。

這裏應加注意的，又有這樣的一回事，就是在德國方面，因限於十一月十一日協約國所提出的和議條件，此項條約，蓋已不能不失其效力了。戰勝者是絕對不害其戰敗者依舊佔有其固有的贓物的。結果竟然是這樣：西歐帝國主義遽然為他們所疾視的布爾塞維克俄國聲張，要求後者解脫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的約束——這真是甘為武裝干涉或首帝國主義者的矛盾中所絕無僅有的怪論！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取消白萊斯-立陶夫斯克和約以後，就通過決議案向德匈與勞苦羣衆作以下的號召：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以工農

兵代表蘇維埃名義向德奧匈的兄弟們提議立刻進行處置關於消滅白萊斯特和約這一類的問題。放置在民族間真正和平的基礎上的，只有與各國勞苦羣衆關係相符合的，十月革命所號召的，和蘇俄代表在白萊斯特所堅持的原則。在一切被割據（被德軍割據的——著者註）的俄國領地的軍隊，須全行撤退。民族自決之權將爲各民族勞苦羣衆所公有，一切損失均須取償於真正的戰爭的負責者——各國資產階級。德奧的革命兵士，現時在其割據地組織了兵士代表蘇維埃，與當地工農蘇維埃發生緊密關係，對於此項任務的實現，他們可得成爲勞苦羣衆的合作者和同盟者。與俄國工農的親密的聯合是被割據的土地的人民受了那德奧保護反革命利益的官長們的犧牲而後得到的。俄德奧匈各國人民在這基礎上建築相互間的親密關係，那此種關係，決不僅是一種和平的關係，這是一切勞苦羣衆乘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奴隸制度跡近頹廢之際爲組織爲鞏固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聯合。俄國勞苦羣衆就以蘇維埃政府的名義向德奧匈各國

民衆提議這一種聯合的形成，他們期望對這已解放的民族聯合，必將有其他尚未脫離帝國主義壓迫的各國的民衆熱烈地參加起來。’

俄國無產階級伸向德國無產階級的手中，不僅持有反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綫的提議，同時又有麵包包藏在那裏。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通過此項決議案的一日，由莫斯科車載麵包，運往柏林，作爲德國飢餓工人的禮物，和共生死共患難的親密的表現。

但蘇俄政府的援手，得不到同情的接受。站在德俄無產階級中間的人們竟不許德國無產階級對於兄弟們的援手有所借助。他們的目的不在希冀俄國革命的援助，而在協約國尤其是美國“德謨克拉西的盼願，他們深恐在威爾遜，克萊蒙梭 Clemenceau，路合喬治 Lloyd George 面前丟臉，以爲與布爾塞維克的俄國接近就會喪失了他們的臉面。四年來他們號召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的祖國而犧牲，對於革命所必需的犧牲，則蠟蠟而不敢前。所謂“左派”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員哈司們在此種罪大



惡極的賣階級的行爲中，與愛倍爾、謝特曼較，幾同一轍，無論後者怎樣在他回憶錄中極端頌贊他的同事者，謂獨立派份子對於“真正的政治有一種靈敏的感覺”。（當時哈司是居於外交部的要職，對於越飛所發的願以金錢援助革命的電義，尤爲不滿；哈司認爲這種宣言，不啻把他的臉子在愛國者和協約國帝國主義者面前喪失了。）

十一月十六日齊采林 Chicherin 與哈司談話時，直接以協約國有進攻蘇俄的危險之事相告，新政府對此問題的答復，即決定嚴守中立，在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這兩方的鬭爭中嚴守中立……當時，比較“左傾的”柏爾特氏提議以非正式的手續與蘇俄繼續發生友邦的關係，而蘭斯堡氏就老羞成怒，大聲疾呼地說：“如果我們與斯拉夫民族周旋起來，那我們國家的尊嚴丟到那裏去？這是不應該有的；我們決不敢這樣從事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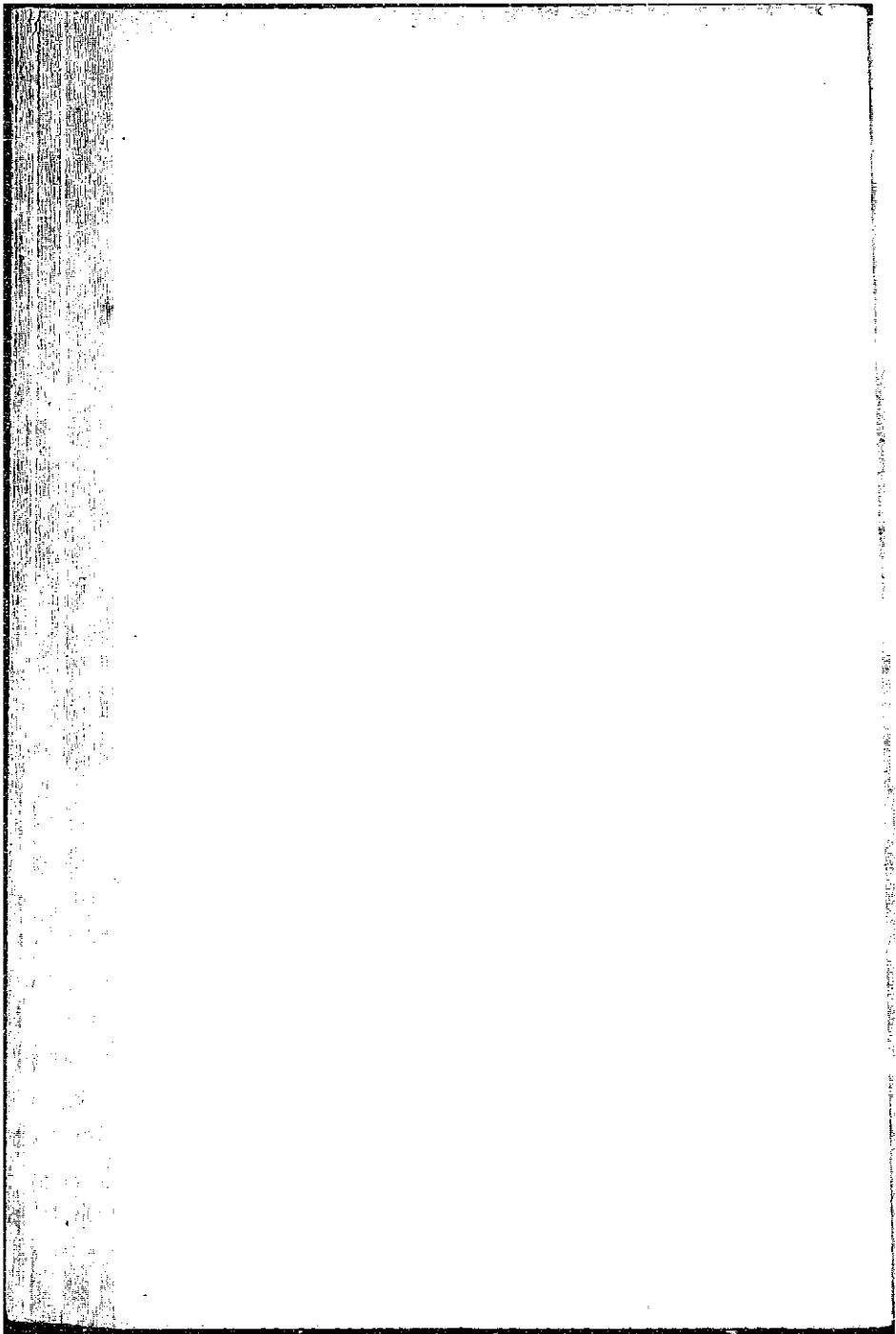
大抵，德國“社會主義”政府拒絕俄國工人的麵包和俄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派遣出席於德國蘇維埃大會的代表——布哈林，依格那獨夫

Ignatov, 越飛, 賴可夫斯基 Rakovsky, 也太重視德國國家的尊嚴吧。拉狄克同志祕密赴德, 在斯巴達克司會議上演說時被捕, 備受桎梏之苦。十一月十八日德政府致牒於蘇俄政府, 對於德俄邦交有所陳述, 其實, 這種通諜, 說他是哈司與謝特曼等的社會主義的外交, 那形容得最徹底沒有了。哈司與謝特曼的態度簡直和哥爾曼 Kulman 霍夫曼 Höffmann 一樣, 反對蘇維埃政府對於德國無產階級的利用無線電的宣傳, 認為此種宣傳即等於“干涉德國的內政”, 同時他們又反對撤換德皇時代所指派的駐俄大使, 否認由德國工兵蘇維埃中選舉代表充任的提議。此外, 德國“社會主義”政府拒絕蘇俄外交代表入境, 即濟難會代表亦在排斥之列, 這樣, 德俄邦交就入於完全破裂的狀態了。

然而絕交一端又不能壓足社會民主黨領袖的慾求。一部份領袖, 公然與資產階級政客們攜手, 準備以武裝向蘇俄進攻, 希望在西方所損失的, 得藉此取償於東方。例如有名的社會民主黨員聞納 Wienig 自與西歐帝國主義講和以後, 即在里加

Riga與英國軍事首領談判關於聯合進攻蘇俄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這流產似的德國革命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勢的轉優仍有莫大的作用。牠促進了蘇俄工人羣衆熱情的上達，在相當程度上，曾使世界無產階級感受着深刻的興奮劑。世界資產階級莫不爲之心寒胆裂；這次革命又使勝利的西歐帝國主義不能與戰敗的德國資產階級勾結以遂其取償戰爭損失於蘇俄的野心；最後蘇俄對於政治的與軍事的保障，簡接受此次革命的助力亦不少，因爲在許多地方，蘇俄得與德國兵士蘇維埃有相當的聯合，用全力來援助烏克蘭，愛沙尼亞，立陶宛，白俄羅斯(地名)一帶的勞苦羣衆共同爲成立蘇維埃政權而奮鬥。在波羅的海附近一帶的蘇維埃政府雖然成立得不久；可是此種勝利減輕了不少蘇維埃共和國當時所處的嚴重的環境，綜之，在當時，不論那一種的休息，時間雖則是很短的，對於蘇維埃政權終是有利益的。



# 第三章

## 武裝干涉的第二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 第壹節 兩個過度的估計

武裝干涉的第二期正值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自協約國戰勝德國準備共同與蘇俄鬭爭。——即協約國擴大武裝干涉那時候起直至紅軍得

到猶頓涅希 Gudenitch, 但尼金 Denikin 與哥爾却克 Kolchak 的光榮的勝利, 與附近各國訂立和平條約時止(與英國講和, 是取假面的形式的)。

這一時期的開始, 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德軍由俄境的引退, 因為他們在西南兩方是佔有廣大的區域的, 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裏會很自然地發生這樣的問題, 就是: 凱旋而歸的協約國將取若何態度呢? 協約國怎樣會允許德軍引退後的地方仍為紅軍所佔有呢? 協約國為什麼在戰勝德國以後不以全力消滅蘇維埃共和國反而裹足不前呢? 誠然, 在當時此種危險看來似乎是很實在的, 直到現在, 有了歷史的事實作根據,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此種危險在相當範圍內, 我們是估量得過甚了。同樣,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 我們也發生了另一種性質的相反的過度的估量, 就是對於德國十一月革命的過渡的估量。一般看來, 我們對於當時形勢的分析大致是這樣的: 德國革命是歐洲革命的序幕, 但, 當歐洲革命爆發的時候, 協約國有單方面的或拉攏德國共同

向蘇維埃共和國緊迫的可能。

列寧在十月革命第一周紀念的次日，在第六次蘇維埃大會會議上說：“國際情勢的總和可得一言以蔽之如下：……我們從沒有像現在那樣接近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了。我們向他們證明說過，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為依歸，決不至於有莫大的犧牲的，我們的大犧牲（民族的和經濟的）非無意義可言，我們在這關係上已得到了勝利了。然而，如果，我們從來沒有這般地接近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那我們也是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般危險的形勢呢。帝國主義者初時相互衝突，無暇對外。今則帝國主義者一部份的集團已由英法美集團來代替了。此時他們最大的任務就在消滅國際間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及其基本的樞紐——俄國蘇維埃共和國……同志們，我們在過去的一年，顯然有相當的成功，但較之那向我們高壓的有力的敵人，則相去仍遠甚。這敵人就是執世界中牛耳的英法帝國主義。我們與他們作戰，並非因為我們在政治上和技術上有與歐洲先進各國爭衡的可能；不，但我

們知道，這敵人已快到滅亡的日期了。”

誠然，列寧在這演辭中曾說明德國失敗以後，在帝國主義隊伍中加緊了無限的矛盾，但他對於帝國主義者相互結合的可能，仍然是非常看重的。

當時，黨對於世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不免過於估量了——現在，歷來的事變已把這事實證明得很明顯了。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德國社會民主黨與舊日的軍閥朋比為奸，置無產階級的戰士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於死地；五月一日，巴威略 Bavaria 的蘇維埃共和國受社會民主黨與軍閥之夾攻而頻於覆滅；八月二日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因社會民主黨與羅馬尼亞貴族走狗之掣肘而失敗了——這些都是不利於世界革命的事實，使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大有望洋興嘆之概。此外又有蘇俄在波羅的海一帶以及加里西亞 Galicia 的軍事行動之失利，為此種軍隊行動，其目的在使俄國革命與德匈兩國革命發生緊密的聯繫。

但，如果我們對於歐洲革命的希望，失之於過奢，那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危險，也不免



估量得過甚了。帝國主義的各方面的進攻，是事實，武裝干涉，是事實，這武裝干涉引起蘇俄一九一九年秋季的紛亂死亡甚至危及蘇俄的生命，也是事實；然而帝國主義者却未曾有過聯合進攻的共同計劃和同心協力的軍事行動，十月革命之得救，其原因也就在這裏。

真的，當德國戰事失利，各國（德匈奧保加利亞，波蘭）革命怒潮高漲的時候，我們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年初期便看得出武裝干涉的加緊——來消滅赤色宣傳的大本營。此次為武裝干涉的戒首的就是英國，英國於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竟公然拘禁曾與發生非正式關係的俄使李特維諾夫氏 Litvinov。（步英國後塵的為瑞士，駐瑞俄使倍爾仁 Berzin 亦遭遣回 瑞典的俄使伏洛夫斯基 Vorovshy 與丹麥的俄使蘇利茨 Suritz 亦同遭被逐之列）。李維特諾夫及其他被拘於倫敦的蘇俄人員不久就以釋放被拘於蘇俄的英法人員為條件而得到解放的自由。這樣，英俄關係的破裂已間不容髮了。

武裝干涉的最顯著的象徵，要算是頁西 Jassy 會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羅馬尼亞的頁西召集了一次各地反革命的代表會議，上自保皇黨，下至社會革命黨以及各協約國的大使共同集議，其目的在使武裝干涉的計劃擴大起來。克萊蒙梭在他十二月十三日與二十一日所發表的宣言中曾以反布爾塞維克的‘衛生自衛隊’（帝國主義者最怕赤化，認布爾塞維克宣傳為傳染病，故有‘衛生自衛隊’之稱——譯者註）的計劃相號召，此“自衛隊”，路合喬治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稱之為“死的自衛隊”。根據這計劃的內容，協約國軍隊只“限於阻止布爾塞維克者向烏克蘭，高加索與西伯利亞西部的伸展，這些地方在經濟意義上是他們生存所必需的條件，同時在那裏俄國份子已開始其有秩序的組織；……協約國的行動計劃是在組織反布爾塞維克的“衛生自衛隊”，以俄國份子的助力安置其固有的秩序”。換言之，用武裝的高壓，使蘇俄邊疆所有的一萬萬人民受制於協約國的共管政策之下，蓋在俄國邊疆一帶，資本家與地主欲在俄國

恢復其秩序”，勢不能不有該地軍事上、糧食上及技術上之援助。同時在十二月間，協約國相互間訂有協定，其目的在使白黨所佔各地成爲協約國分割的勢力範圍。根據該項協定，烏克蘭 克里姆唐之西部及波蘭應爲法國勢力範圍所屬有；俄之北部，波羅的海一帶區域，高加索，哥彭 Kuban。頓河 Don 之東部及土耳其斯坦全部應爲英國勢力範圍所屬有。

## 第二節 南方的武裝干涉

武裝干涉是與他們分地割據的協議同時進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協約國的陸戰隊進駐於諾伏俄羅斯 Novorussia，十二月十七日協約國的陸戰隊進駐於敖得薩 Odessa；武力愈增，俄國被佔區域愈形擴大，海爾遜 Kherson，尼哥拉夫 Nikolaev 悉被佔領，敖得薩被佔地域向此伸展至 一〇〇——一五〇得基羅米突之譜 直達伏士尼森斯克-拉斯堡爾 Voznesensk-Tiraspol 上，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協約國在倍爾得羅將軍指揮下的軍

隊共計七萬人之數，其中尤以法軍爲最多。同時，克里米亞亦受法國陸戰隊之侵佔。英人志在東南一帶區域作爲武裝干涉的根據地及東方勢力範圍——印度，波斯，阿富汗，美索不達米亞的門戶，故其東侵的活動亦至爲猖獗。九月十七日，英國在湯姆遜 Thomson 統系之下的軍隊原駐紮於美索不達米亞，此次又進佔了巴古（第一次進佔在一九一八年六月黨代表之被英人鎗殺者達二十六人）。該地政權形式上雖仍爲韃靼資產階級政黨所操有，但實際上的主人翁則爲湯姆遜將軍及駐巴古之軍警代表谷開萊爾 Kokerel，他們都是白色恐怖的執行者。十一月二十三日英國陸戰隊進駐於巴統 Batun，北高加索之對方。如保障“德謨克拉西”的武裝干涉的目的之一，算是達到了——英人所佔得的是巴古和巴統的煤油區和煤油場。他們發號施令，煤油出口如無明令准許即不能實行，同時，對於煤油的開採，又加倍的努力。英人以巴古爲根據地，欲侵佔高加索，裏海近地，土耳其斯坦及布哈爾 Bukhar 等地爲己有，故其

活動是多方面的而又很緊切的，有時利用是項區域之分離及其民族利益之矛盾作為攫取掠奪的機會。他們得了白黨冒險份子比且哈羅夫 Bichekharov 的助力，使其在裏海東岸的喀拉斯諾伏茨克 Krasnovotsk，梅爾佛 Merv 與却爾 Chardge 的地位得以鞏固。英人同樣以軍事的實力援助所謂反蘇維埃政權的裏海執行委員會。暴徒得英人之助，於十一月間佔領了梅爾佛與哥雪克 Kushk 間的鐵道，以致土耳其斯坦的蘇維埃政權中心——塔什干 Tashkent 受着唇亡齒寒的影響。這裏有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就是根據裏海執行委員會與英國軍事代表馬萊薩爾 Malesal 的協定，決定了一種特別的棉花出口的條件，其目的在使該地的“棉花不至為敵人所佔有”，其實，這是裏海政府特許英人享有棉花出口壟斷權的一種藉口而毫無疑義的。這樣看來，英人除煤油外，對於棉花也是很注意的。

在這時候，德國被敗於協約國，協約國對於但尼金 Denikin 與反革命勢力的援助當以此時為

最力。我們要知道爲虎作倀者就是法國與英內閣一部份的首領，軍政部長邱吉爾告訴Churchill與路合喬治的不同點。就在前者是主張武裝干涉最力的一個人。英政府中這兩重性的政策，我們在薩文谷夫 Savinkov 的供詞中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爲薩氏是哥却克羅的海外的代表，時常與路合喬治，邱吉爾周旋的。

薩氏說：“當我與路合喬治談話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政策含有兩重性者占多，但邱吉爾是極力主張援助反革命的。”至於邱吉爾援助反革命的態度，可以從他對薩氏所說的話來表現的，邱吉爾在俄國地圖上，指着但尼金軍隊所佔的區域說：“這是我的軍隊！”薩氏一聽到這話的時候，本人也感覺到難乎其堪了。

但，如果說英政府的政策是兩重性的游移的話，那在法國就談不上這一點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拿蘭斯 Nuland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社會主義者”却依谷夫 Chaikov 所組織的阿爾漢格爾 Arkhangel 北方政府會議上公然演說反對“人民委員會

的剛愎自用的行爲，並準備與反布爾塞維克的份子以廣大的援助，其條件爲接受援助者不得顧慮及“他們自己的階級和自己的黨”，換句話說，他們須承認法國在該地的行政權。此種條件，法國不僅施行之於北方政府，即其對於克拉斯諾夫與但尼金，亦同此態度。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駐南俄的法使名福開 Fuka 者毫不猶豫地命令克拉斯諾夫，使之受但尼金將軍的指揮，同時從此種從屬關係中很可以看得出武裝干涉者與帝國主義走狗間的相互關係了：

“我們認爲法軍總司令佛蘭謝 Franchi 愛斯貝萊 Espera 的職權在軍事上政治上，行政上及內政上是最高的職權。……行施於軍隊的一切政令須先得福開將軍的同意而後可行。頓河煤區的法僑因國內紛擾而遭受的損失，須負有賠償的責任。對於失掉工作效能的人們及其家庭須給以撫卹費，一切企業亦須給以平均的收入量，此外又須加以百分之五的補助費，其期限應自一九一四年計算起(11)”

這種羞辱不堪的含有高利借貸性的條件，頗引起克拉斯諾夫的反感，我們都知道克拉斯諾夫先是德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而後賣身於協約國的，

“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麼？”——克拉斯諾夫很憤激地問着。

“是的，這是我所要求的一切”——福開回答說——“我親愛的朋友，沒有這條件，你就得不到一矢一卒的援助，你要知道，在你的地位，是沒有什麼出路的呢！”。真的，克拉斯諾夫和其他反革命的首領一樣，是不能不以身心賣給協約國帝國主義的，沒有協約國的援助，他們就沒有生存的可能，他們除了簽訂此種條件以外，再無其他的出路了。法人強使克拉斯諾夫受制於但尼金的情形，大抵若是。

但尼金本身亦同樣受法人的高壓，須以哥爾却克的意志為意志，不得擅施職權，哥爾却克在我們所敘述的這一個時期——一九一八年末——中，得英人之助，終於消滅了九月二十三日在烏發國務會議上所決定組織的以社會革命黨員阿夫克山基夫Avksintlev為首領的“全俄臨時政府”的政



權。但尼金和克拉斯諾夫一樣是協約國的傀儡，一任協約國的玩弄，藉遂其主人的野心。事實放在我們的面前——一九一九年四月四日，英法代表互訂協定於巴黎，對於援助但尼金的條件有所伸述，因在協定中除分割勢力範圍外，尚有他種的企圖在。此協定名義上是如但尼金所發的指令，說：“其不願受但尼金指揮的俄國軍隊，仍須受法國最高軍政部的支配”。因為這樣，法國就有了經常軍隊的驅使，足使但尼金就範了。但尼金對此巴黎協定，誠有一度的抗議，可是主人對於僕人的抗議鮮有聽從的。

協約國要挾但尼金的另一種手段，就在利用但尼金與烏克蘭執政部首領文尼欽科 Vinichenko 與彼得留爾 Petlur 的衝突，後者在德國戰事失利，引退烏克蘭的時候才取得政權，篡奪了斯谷路伯斯基 Skoropadsky 的地位。同樣，文尼欽科與彼得留爾對協約國的忠心亦不下於但尼金。烏克蘭執行部一方面受紅軍與革命游擊隊之進迫，另一方面受但尼金軍隊之掣肘，不得已求助於法國，

其致法國的通牒，極盡其獻媚的能事。“執政部決定：承認自己的過失，請求法國軍政部來援助執政部之反布爾基維克的鬥爭……執政部願在法國保護之下，希望法政府在外交上，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財政上及法律上來作執行部的領導！直至反布爾塞維克戰爭終止為止。……”

這就是烏克蘭投降法國武裝干涉者的一般情形，其投降的具體形式就是烏克蘭與法政府所訂的協定，在這協定中，執政部須負責清償法國在俄皇時代所給的借款，在五年中，執政部須將國內的經濟與軍事政府受法國的支配，並以烏克蘭所有的鐵路讓給法國，以五十年為期。看了這些條件以後，我們對於烏克蘭“愛國主義者”或法帝國主義者的卑賤無恥，於此可見一斑了，想不到後者對於烏克蘭竟同“法國資本的未來殖民地，和新的馬達斯加 Madagaskar 摩洛哥 Maroko，或印度支那一樣看待了（引用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賴可夫斯基 Rokovsky 在抗議中所說的話）。”

帝國主義者之統計且有甚於此者。在一九一

九年一月的末日，執行部被迫於法政府之二十四小時答復的最後通牒，乃進而與法人訂約，否認烏克蘭之獨立性，視烏克蘭為俄國（當然是資產階級與地主的俄國）的不可分離的一部份，同時在烏克蘭，亦不容有勞動羣衆大會與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存在。

這裏，法將軍唐賽爾姆 D'Anselm 干涉烏克蘭內政的企圖，還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文尼欽科 Vinichenko 的回憶錄中，曾說明唐賽爾姆的僚屬弗萊登堡 Freidenberg 大佐怎樣地對付烏克蘭執政部的代表：

“執行部的領袖文尼欽科 Vinichenko 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契訶夫斯基 Chekhovsky 都應和狗彘一樣地驅逐，彼得留爾 Petlur 又應和盜匪一樣地治罪”——文尼欽科繼續着說：佛萊登堡大佐竟然以驕慢的上級軍官自名而蔑視烏克蘭的代表了。

看呀！“德謨克拉西”的協約國當其在烏克蘭反對布爾基維克主義時，怎樣地對付他們的同盟

者嚙！

所以，這是很自然的，協約國對其同盟者的態度既若是其輕蔑，那在反革命者隊伍中，自亦不能不發生“及早回頭”的問題了。在南方反革命的另一個首領史拉契夫 Slashchev（但尼金的同謀者）所遭的命運，也和文欽尼科 Vinichenko 一樣，同受協約國的蔑視。這裏最好把他在南方所目睹的實際情形敘述一下，借作我們的參考：

“……當時的情形就是這般的：英國援助但尼金，並利用法國含有妒意的接濟。波蘭受法國的供給並受法國的支配。又用法國的金錢和軍火接濟彼得留爾 Petlur。但尼金與彼得留爾在不斷地爭逐，在俄國的工農羣衆背後，協約國內部爭向俄國境內形成弱小的非蘇維埃的國家，使這些國家成爲他們的殖民地，作爲他們的商品市場，動力的泉源，和原料的供給地。”

協約國之在俄國南方的武裝干涉，是與羅馬尼亞之奪取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有密切的關係的。羅馬尼亞之取得比薩拉比亞，雖出之於隸屬中

歐列強不再受德帝國主義蹂躪的名義，但將來羅馬尼亞之公開的掠奪，全然是由協約國成全的。初時，協約國以仲裁國自居，名為調停蘇俄與羅馬尼亞的衝突，而實際上則在勾引羅馬尼亞，使其入協約國的彀。協約國第一次干涉比薩拉比亞的內政，遠在一九一八年初期，那時，蘇維埃政府鑒於羅馬尼亞之以武力侵犯比薩拉比亞，亦出之以斷然的處置：沒收羅馬尼亞在俄國的金庫，對其駐俄公使達孟特 Diama d 亦加以逮捕。當時協約國的外交公使，一致要求對於達孟特氏的釋放。嗣後，由協約國公使的媒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由賴可夫斯基同志與羅馬尼亞首相阿·佛爾斯基 Av resky 訂約於敖得薩，決定羅馬尼亞須以二月為期，全部退出其在比薩拉比亞駐紮的軍隊。但羅馬尼亞並沒有履行過這一次的信約，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羅馬尼亞的軍人就以武力強使比薩拉比亞的關員贊同以自主權的口惠，隸屬於羅馬尼亞的提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比薩拉比亞的原有行政機關悉被解散，一轉瞬間就成

爲羅馬尼亞的屬地了。所以，羅馬尼亞一經投入協約國的懷抱以後，協約國即樂於援助前者對於蘇俄的鬭爭，羅馬尼亞之掠奪行爲，協約國亦遂視若當然了。

### 第三節 北方的武裝干涉

帝國主義者對於北方武裝干涉的加緊，在我們這裏所敘述的這一個時期內，其情形與南方相近似。在未述本題以前，先說一說過去的事變，雖則這事變的概略，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過了。

遠在一九一八年初期以前，協約國代表羣集於摩爾孟斯克，Murmansk 一帶，與就地地方團體共同協作，反對在德政府領導下的芬蘭的軍隊。但不久就在蘇維埃政府的肘腋之下發生了種種黑暗的慘毒的陰謀，在那裏不斷地進行；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借雜色份子應由俄境引退的名義，使法僑，波蘭軍人，塞爾皮亞 Serbia 兵士等蒼集於摩爾孟斯克，作武裝干涉的準備。這一切陰謀的主使者就是拿爾斯 Nulanse，當時拿氏猶卜居於伏羅格達

Vologda, 一切訓令都是由彼得若伏斯克 Peterzavogsk 的法國軍事代表福斯 Fauss 代為執行的。當七月六日在耶羅斯拉夫爾 Yaroslavl 發生暴動, 捷克斯拉夫人開始叛變的時候, 拿波斯即電致巴黎, 謂北方武裝干涉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同時, 七月六日, 協約國代表以利誘威脅手段, 強使摩爾孟斯克的蘇維埃與蘇俄政府脫離關係, 並與之訂立協定, 在協約國領導之下, 共同協作。不久就有無數量的陸戰隊陸續而來, 武裝干涉亦遂由此開端了。協約國武力約在萬人以上, 冠其首者為英人波爾將軍 Pool。八月一日, 在阿爾漢格爾發生了反革命的暴變, 叛徒們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協商的結果, 形成了一種反革命的政權——北方政府, 以“社會主義者”却依谷夫斯基 Chaikovsky 為首領。但北方和南方一樣, 在俄國反革命者與“保護者”中間時有衝突的事端在那裏爆發。例如, 波爾將軍在他干涉蘇俄時所發表的宣言中, 幾無一字提及北方政府的意義, 同時反與比較反動的軍人勾結, 暗中與北方政府為敵, 結果一部份軍官搜捕

政府人員，並改組之，在改組後的政府人員中有立憲黨人三，勞動派一，非黨份子二。

這裏仍須注意到衝突的現象不僅發生於俄國反革命者與協約國的內部，即在協約國中間，亦何嘗沒有不可調解的矛盾。英人與法人爭，爭論的問題，在白俄軍隊的組織應由何人負責；美人與英人爭，目標在奪得商業的優先權，然而以“德謨克拉西”相號召的協約國的代表對於他們共同的“敵人”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們在俄國邊境實行白色恐怖，凡傾向於蘇維埃政權的份子，一被發覺，即遭慘殺，他如由白俄軍隊中脫逃而暴動者，更無論了。在白海與北冰洋一帶的監獄中，工農份子之被監禁者，實不知其凡幾哩。

北方政府承認哥爾却克是“全俄”的軍事獨裁，須知哥爾却克為軍事獨裁是法國慘淡經營的結果，因為欲求反布爾塞維克的聯合戰線，舍此道未由了。

#### 第四節 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



A. 日美的衝突——西伯利亞是哥却克的統治的所在地，在那裏，國內反革命勢力與國外武裝干涉形成一種很複雜而又很錯綜的局面。哥却克一方面丟棄固有的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構成資產階級與地主的復辟的形勢，此時正在作進攻莫斯科的準備。看來似乎在哥却克後面，有協約國帝國主義的全部的力量作他的後盾。我們所以在這裏特別說明“似乎”這兩個字，是因為經過我們深刻的考慮以後，就知道所謂帝國主義的通力合作，是絕對沒有這樣的一回事的。在協約國內部不僅沒有一致的意見，而相互間的衝突是非常緊張的，陰謀攻訐，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曾經說過日美的衝突，是使日本消失廣大的武裝干涉的實力，並牽制美國參預武裝干涉的一種因素。現在且看一看美國在參加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以後，這因素將發生若何的作用。

協約國進行武裝干涉的猙獰的面目，再沒有比日本那樣的明顯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目標，很明顯的是在掠奪領地，只要多得一寸俄國的土地，

那他無有不爭先恐後的。日政府在武裝干涉的開始時期，謂日本有與協約國共同反對那“與布爾塞維克勾結”的德國軍國主義者的必要，其實，這者是自欺欺人的謊話，因為在同一時候，日本曾開過與德國單獨媾和的門戶，希望後者作戰勝利以後，那協約國在西伯利亞的勢力，不難消滅了。

日本帝國主義的這種策略，可於各種文件中求得之。這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亞力克謝夫將軍 Alexiev 給與史得班諾夫將軍 Stepanov 的關於西伯利亞形勢的報告中（是得着哥爾却克的同意的）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報告中說：

“事實一天天的明顯了。協約國在俄國邊境的行動，目的並不在救助俄國，正確點說，為的是求自己的利益。俄國誰也不需要。我們組織強有力的政權對協約國是不利的，因為他們都在期望單獨地做俄國的主人。在俄國組織軍隊，更為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協約國中之最驕慢的要算是日本了，日人藉自己的代理人與被收買的俄人的力量，處處以陰謀對人。日本的活動等於以武力侵

奪他們所佔有的土地。”

報告者進一步說，日本沒有鐵的生產，“欲取償她對於俄國的助力，就準備奪取西伯利亞沿海一帶的富於鐵產的區域——烏蘇里；海參崴與中東鐵路。關於這一點，那卡西姆 Nakasim 將軍也曾提及過的。”

英國駐紮於西伯利亞的遠征隊的總指揮華爾特少將 Ward，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和陰謀，說得十分動人。日本絲毫不客氣地以大宗款項——數至數千萬盧布以上——供給海參崴當局，作為訂立“協定”的代價，協定中規定日本在沿海一帶直至喀姆却的加 Komtchatka 有自由捕魚之權，並以恩齊爾 Mjil 礦區與海參崴煤鐵區永久租與日本，任其開採。很明顯的此種金錢的要挾手段，當然不會有人敢來接受的，由此可知日本以金錢的接濟，目的就在大大的掠奪。海參崴當局諸人認為日人的要求是一種非法的要求，拒絕簽訂協定，這時，日本政府代表就很公開地對他們說：“儘來拿我們的錢，訂我們的協定，合法與否的責任由

我們平分來担負罷。”

以阿夫克山基夫 Avksentiev 爲首領的執政部中的“社會主義者”和“人民公權派”竟爾靦顏以俄國人民代表自居，遣普爾狄萊夫 Boldirev 將軍前赴東京，密商日俄間的種種問題。此次秘密會議的內容，外人殊難探悉，但在華爾特的論述中曾流露過些微的消息，華氏說，在執政部顛覆的前夜，執政部想苟延其殘喘就同意以西伯利亞全部的鐵路作爲日軍援俄的報酬！

自執政部倒台以後，起而代之者爲“最高行政官”哥爾却克，哥爾却克受英國的威脅，拒絕簽訂日俄間的協定，因之，日本更進而援助哥却克的勁敵——加爾密谷夫 Kalmukov 與謝米諾夫 Semenov，掣肘哥爾却克的後方，同時日本又企圖把謝米諾夫在蒙古獲得基礎，俾利其驅使。日本這種政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沃木斯克 Omsk 召集的西伯利亞商工業資本家的大會的議決案中，頌讚之不遺餘力，謂日本的政策是合乎友誼的政策，駐俄日軍負的是保障和平，維持治安的責任！

日本這種政策不久就引起了美國的嫉視，其原因不在美國有愛於俄國，而在仇視她的勁敵——日本，然而在另一方面，美國仍與日本聯合，作反布爾塞維克的鬥爭，所以結果就形成一種複雜的矛盾的局面。

對於此事的證明，就在日美關於管理西伯利亞鐵路的協定，不過在這協定中，華盛頓方面，曾提出過限制的條件附訂於這協定的後面。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美使莫利斯 Morris 前赴東京，與日外相內田共訂關於管理中東路及涉及協約國遠征隊所在地的西伯利亞鐵路的問題的協定。這裏我們要知道，這些鐵路，都是日美兩國虎視眈眈預備共管的目的地。哥爾却克參謀部的文件告訴我們說“他們對於改進西伯利亞交通的關心，自有其主要的目的，其目的在使美國能取得西伯利亞鐵路的有力的地位，並造成美資深入，排斥日本的經濟勢力的機會。”

史得班諾夫，又說到美國與前項策略相類的計劃，據他的意見，美人的計劃，在獲得由剛姆却

的加至伊爾庫次克的鐵路的建築權。但美帝國主義爲共管中東路與西伯利亞鐵路起見，不能不與日本有相當的勾結。美國在協約國共管鐵路委員會的技術部中，佔有主席的職位，以史蒂芬爲代表，其原因就在這裏。但美國雖然取得主席的地位，仍不敢隨枕而臥，不啓第三者之顧忌，因此，美國國會認爲有通牒於日本之必要，使日政府感覺到美國對於日本廣大的侵略，有忍無可忍之概。這一次的通牒（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在說明東京協定的二種條件，就是說，在決定技術部主席的時候，各方應注意到各關係國在該地的利益，不過這裏美國外交部特別提出“利益”這兩個字，‘是不能同政治和領地權或勢力範圍一樣看待的。’

換句話說，美國帝國主義之在西伯利亞，決定以開放門戶的傳統政策來對付日本的以勢力範圍爲目的的傳統政策。再簡單些說，若是不用外交的口頭禪來掩塞的話，那美國帝國主義不願她的競爭國來攫取西伯利亞的土地，成爲當地的主宰，她所期望的，在開放西伯利亞的一切門戶，然後再靠

她自己經濟的力量來致她的競爭國於死地。這就是美國在西伯利亞的和善的自由主義政策的真正意義，由此而產生了日美在西伯利亞的特殊關係。若是把史得班諾夫與華爾特大佐的文件再進一步地探討起來，那末日美關係的真正內容就更明顯了。

哥爾却克部下的將軍寫着說：“與日本爲敵的就只有美國一國，美國富於工業與財政的力量，而在軍事關係上則甚形薄弱。日美的競爭，此時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日本在當時頗予美人以難堪，往往以譏笑的態度對付美人。在不久以前，美人曾向日本提出抗議，謂日本在西伯利亞的軍力，超過當時武裝干涉的條件的數量，日人對此抗議就含譏帶諷似地回答說，如果美國把大部份，甚至超過日本能力以外的軍隊都遣送到這裏來，那日本什麼都夠不上了。……日將中島氏與其他日本軍官又利用他種的口號來離間美國與其他協約國的關係，謂美人是很明顯的布爾塞維克的同情者，日本把這種空氣，竟在各地散佈着。”

很奇怪地，日本對於美國人傾向布爾塞維克的誣告，卻又從哥爾却克部下的口中洩露出來，謂美國軍隊是受着布爾塞維克感化的一種軍隊，哥爾却克參謀部所有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至十五日的祕密軍事政治的記錄中曾有一種宣言，謂“美人在沿海及薩拜喀勒 Zabaikala 一帶繼續在援助布爾塞維克的宣傳”。至於對美人造謠的原因，則在美人攻擊武裝干涉中最活動的份子——日本及其對於反抗加爾密谷夫而暴動的數千百俄兵的援助這裏當然是因為加爾密谷夫是日本走狗的緣故。

美國人對於暴動者的援助，絕對不是一回簡單的事。華爾特告訴我們關於美軍首領格萊夫斯 Graves 與紅色游擊隊的勾結，美人不顧其他協約國的輿論若何，就下令宣稱蘇昌區為中立區，而不知蘇昌區是反加爾密谷夫的紅色游擊隊的逃藪之所，華爾特對此行動，深為不滿。華爾特說：“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部下軍官，對於美人的軍令，深為依重，他們就很迅捷地調集散駐各地的軍力，三星期後，他們就在自己的大本營中，受美國國旗的庇護



高舉着布爾塞維克的旗幟。布爾塞維克在此中立區域組織反日的軍隊，散佈於阿麻爾 Amur 一帶，利用協約國車輛，運輸軍火，且進而與海參崴的衛戍軍隊，不斷地開火，當他們受敵軍進逼時，就退匿於美國的中立區，再圖發展了。”

自認為俄國人民甚至於為俄國工人的“真正的友人”華爾特，在昔日是一個貴族工人職工會的首領，今則遽然以“俄國問題專家”自居了，他對於此次事變的經過，就不勝其感慨地寫着說：

“英法不知使日美兩國居於友好的地位，是她們莫大的錯誤。這種錯誤，牽累到協約國在遠東一帶的‘偉大的事業’發生危害。這兩大帝國主義的競爭誰都知道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可是我們的責任，是欲把她們的衝突避免起來。若我們以為她們解決租借地和商業問題以後，自然而然地會消除她們的爭端——這樣的期待未免坐失時機了，因為我們忘記了她們的爭端，正所以幫助了俄國了。一般看來，國家並不是一個慈善事業的團體，何況遠不如其他各國的日美哩。”

B. 英法的衝突——基督教化的英國，當然又是另一回事了。她與重商主義的美國和日本的區別點，在前者並不想在西伯利亞求取土地的財富，她只由“最高行政者”的力量來幫助俄國民衆，能在俄國恢復“德謨克拉西的秩序”。但這僅僅是華爾特一個人的意見。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一回事。第一，我們要注意到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英國在她一切的武裝干涉的步驟中，她所最忌的，就在統一的舊俄羅斯的重生，因為俄國是英國的歷史上的競爭者。如果在最近幾年內——在帝國主義戰爭的前晚，英俄衝突已有幾分和緩的話，那這種和緩就在她們有反對飛騰發展的德國的共同利害的緣故。若在後者慘遭失敗，舊俄羅斯重露頭角的時候，那這種形勢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前途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如果講到英國最近的前途，那英國在凡爾賽分贖的時候，不能不與舊俄的代表有所周旋，很明顯的，這舊俄的代表是不會忘情於協約國所協定的義務的。但這對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可沒有多大的關係。英國所期望的在俄國國內戰爭

的廢績，及其內部的分裂。英國在歐戰時的駐法（巴黎）大使倍爾得公爵 Bertv 的實言，豈足表示英國的那種私心的期望。

倍爾得公爵寫着說：“如果我們能使緩衝的國家如芬蘭，波蘭，愛沙尼亞，烏克蘭等國獨立起來，那末據我的意見，其他的國家就不成什麼問題了。蘇俄共和國決無力再來統治中亞細亞的回教國與高加索了。”

看罷，英帝國主義的最近的立場，原來就是這般！英國外交家都在這樣地想着：英國爲什麼要堅決援助哥爾却克，使他有復辟舊俄國的可能，換言之，即救助虎視眈眈於中國，波斯，阿富汗，甚至及於印度的俄國之熊呢？英國鑒於布爾塞維克的危險，出而有條件地援助哥爾却克，同時利用一切的可能來鞏固她在西伯利亞的勢力，不更好麼？原來英國就在這問題的立場上進行的。如果英國在一九一九年春季以有力的陸戰隊進駐於阿爾漢格爾斯克 Arhangelsk，像國內反革命所期望的一樣，同時哥爾却克又佔有彼爾姆 Perm 和烏發 Ufa，那誰

也不知道幼稚的紅軍之能否抵抗這雙方的進逼。可是事實告訴我們，英政府並沒有採取這樣的步驟，其原因在國內無產階級的高壓，和小資產階級及領地的不滿，他們不願在歐戰以後再行作新的軍事冒險的嘗試。我們對於這種因素，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但英帝國主義之所以不敢以堅決的手段，強使民衆屈首於她自己的意志之下，推其因，大抵是由英國對俄的態度來決定的。這一點，在倍爾特的宣言中，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

英國與哥爾却克的關係，更證明了英國對俄的態度。駐俄英軍總指揮諾克斯 Knox，與其他各國代表拒絕組織大規模的哥爾却克獨立的軍隊，此在斯特班諾夫的報告中說得很明顯。諾克斯企圖把哥爾却克軍隊受英顧問與英軍長的指揮。但這裏却遇着了法國的反抗而卒至於讓步。在反布爾塞維克戰爭的進展中，英國對於西伯利亞鐵路的奪取，他是最積極的一個，當然，西伯利亞鐵路在經濟與軍事關係上顯然有很大的作用，從這一點，我們就容易瞭解“善意”的協約國的積極活動的意義。

此外，在哥爾却克部下的英代表曾制定過建築鐵路公司的計劃，認為美國對於西伯利亞鐵路的管理，就是俄國受美國經濟統治的開始，哥爾却克政府的交通部長烏斯特羅谷夫 Ustrugov 對此計劃，曾與以首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召集的會議中，代表協約國的是法將軍甲南Janen，他與哥爾却克就在會議中決定協約國與哥爾却克的相互關係，同時對於諾克斯將軍的職權加以特別的限制。“諾克斯將軍是甲南將軍的協助者，關於一切國外的運輸問題，須共負襄理之責，協約國在後方的援助，諾克斯將軍亦當認為是他的共同的任務；根據俄國軍政部長的協定，諾克斯將軍須與甲南將軍共同決定協約國所應盡的物質上的義務……此外，諾克斯將軍須負責組織並訓練後方的一部份軍隊，按照甲南將軍所指示的路線努力進行之”。

“後方”這兩個字是很寬泛的，這裏，諾克斯將軍似乎在鞏固他後方的地位，預備將英國的資本深入西伯利亞，而後及於“未來的俄國”。

但法帝國主義對於英國的企圖，無管如何是

不會同意的，因為法國所期望的，在她能在“救助俄國”的企圖中取得壟斷的地位。當諾克斯將軍着手把持哥爾却克軍隊的時候，駐在沃木斯克Omsk的法代表就急如星火地向巴黎拍電，謂法國對於英國的讓步，將使法國的聲譽一敗塗地而至於不可收拾。倫敦與巴黎經過了四個月的商議，最後勝利卒為巴黎所得，甲南將軍就做了哥爾却克軍的總指揮。這裏，哥爾却克受協約國的戲弄，深滋不滿，因此他就起來反對甲南將軍的越俎代庖，但協約國何嘗把哥爾却克放在心裏，他們對於哥爾却克的態度，正和他們對於但尼金，克拉斯諾夫Krasnov和米勒爾Miller及其他俄國將軍的態度一樣，所以，在西伯利亞，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與南方的情形相較，蓋無二致。

C. 捷克斯拉夫與哥爾却克——在反革命的西伯利亞的形勢，因反動軍隊內部——捷克斯拉夫與白黨——的衝突而益形複雜。前已說過，被賣於首領的捷克斯拉夫的工農羣衆，對於俄國反革命的利益從未表示過熱烈的擁護。自軍事行動逐

漸發展，反革命所有德謨克拉西的假面具撒破以後，他們就知道反革命所企圖的是在恢復地主和軍閥的政權，因之漸與舊日的同盟者脫離起來。遠在一九一九年初期以前吧，捷克斯拉夫軍內部的“腐化”尚在開始的時候，捷軍長官斯蒂方納克Stephanik就從西伯利亞趕至巴黎，謂捷軍再不能援助哥爾却克了，如果不把捷軍及早的引退，那“西伯利亞的政治條件將會很快地使捷克斯拉夫一個個成爲布爾塞維克者了。”

至於西伯利亞的民衆方面，那他們除一小部份的資本家，地主和軍人以外，深信“立憲派”及其他“民主主義者”都是以復辟爲職志的沙皇軍官的忠僕，所以他們很快地就仇視國內的和國外的“解放者”。工人們一開始就與反革命爭鬪。偵緝，慘殺，活埋，鞭笞，始終沒有把工人的革命運動消沉下去，又沒有把挖掘反革命墳墓的布爾塞維克的秘密工作破壞過來。當初那意志游移的農民自受哥爾却克土地改良運動的實惠以後，就不斷的遭遇地方軍吏的虐待，因此在他們隊伍中就形成新的紅

色游擊隊，在哥爾却克與協約國軍隊雙方夾攻之下，死不回頭的向前進展。

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二年的開始，所有西伯利亞反革命內外的一般情形，大抵就是這樣。國外帝國主義者所有內部的複雜的衝突形勢，大抵也就是這樣。我們要知道，這帝國主義者的矛盾，已經預先決定了蔓延至數千里的戰爭的前途，一方面，武裝干涉與反革命在那裏死不放手地掙扎，另一方面，革命勢力却在扶搖直上的向前發展。

### 第五節 協約國內部的糾紛 與普林基波島

我們在分析武裝干涉政策的動力及其矛盾時，更不能把巴黎和議這一個重要的事件輕易放過的，協約國企圖在和議中來解決俄國問題，特別來決定他們對於哥爾却克的“全俄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的態度。

就和議的本質來說，這次巴黎會議對於德國的態度，並不是協商，而是一種命令的獨斷的集



會。同時在協約國內部也起了不少的爭論和攻訐。英法兩國志在排斥意大利的勢力，互相爭執歐洲的牛耳，企圖把歐洲在世界正義和德謨克拉西的基礎上改絃更張起來；美國志在限制英法兩國的雄糾糾的野心，想從競敵的隊伍中取得優越的地位。是的，貝爾福 Balfour 在和議未開幕以前所說的話，並不是偶然的無意義的，他說巴黎和議是免不了很大的爭執的，前任美國國務卿藍辛，是參預此次會議的一份子，他在“和議”一書中曾說過關於當時會議中的空氣：“陰謀，詭計，祕商，聯絡，……無日不在暗地裏表現出不滿意的神情……已是忍無可忍的時候了，人們都在不耐煩地焦灼；他們對於外交家的鬼弄已經厭惡到極點了。”

有一個意大利的外交家對此問題，曾向藍辛聲明說：“一個人對你說這樣一回事，但這是一種撒謊，另一個人對你說另一回事，可是這又是一種撒謊，這樣究竟那一回事是可以相信的呢？我們將怎樣地應付呢？這簡直是無意識透了！”

所以，這樣看來，協約國在研究“俄國問題”的

時候，一方面在布爾塞維克者面前發抖，另一方面在加緊他們內部的衝突。現在所公佈的關於巴黎和議的祕密的文件，給我們以充分的資料，足為我們觀察協約國內部鬭爭的左証。

第一個問題就是協約國應否允許俄國派代表出席巴黎會議，她們覺得像俄國那樣地大物博的國家，不派代表出席，似乎是一件過不去的事。此時，“最高行政者”哥爾却克藉協約國的庇護，要求派代表出席，並聲明該代表有代表全俄的資格。路合喬治對此問題，就提出他的意見，主張邀請蘇維埃政府與一切在俄國境內的反革命政府的代表，共同出席大會，不過他們出席大會非與西歐各國代表有同等的權利，他們只許在大會聲訴他們的觀點。路合喬治提出此項意見就得着威爾遜的贊助，但他們究何所指而云然呢？我們且先聽一聽他們自己所說的話，下面就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協約國代表在法外長私宅中會議的記錄中的一頁：

路合喬治的論點作如下的伸述：

“第一，事實(俄國的)的真相，外人一無所知。第二，得不到什麼事實；唯一的出路就在把這問題加以精密的考慮；第三，俄國的情形並不樂觀，誰也不知道誰是處在優勝的地位，但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政府行將覆滅這一個期望，可沒有事實來證明哩。傳來的消息，都說現在的布爾塞維克者比昔日強大得多了，他們內部的形勢，甚為穩固，對於民衆的影響，一天似地增強……還有一種消息，說農民也都成爲布爾塞維克者了……”。

路合喬治堅持他邀請蘇維埃政府與反革命政府的代表共同出席大會的意見，自有他的背地的作用。在他看來，提出此項意見，必能造成這樣的一種空氣：以爲俄國參加會議以後，就可以利用俄代表內部的矛盾，使俄國在和議會場中消失她的意義，但我們要知道，路合喬治是一個比較有遠見的人物，他在當時的聲明，在相當意義上，也是很懇切很坦白的。路合喬治在他以後的論述中，也可以證明這是一個事實。喬治說，哥爾却克羅致了舊俄時代的活動人物，意在恢復專制君主的政體。可是

捷克拉斯夫人知之甚悉，他們並不願意有復辟的行動。“如果協約國想依重在哥爾却克與但尼金身上，那他們就等於在泥沙上打成基礎一樣。”喬治很反對克萊蒙梭反蘇維埃共和國的“衛生保衛隊”的主張——即封鎖蘇俄的計劃，謂此種“保衛隊”不是“健康的保衛隊”而是“致死命的保衛隊”使一萬萬五千萬的人民慘遭喪身亡命之禍。雖則喬治的抗議，完全是以人道主義作出發點，但我們可以說，喬治的意見是以經濟合作的觀點為先提的，他很知道，如果不與地大物博的俄國發生經濟的合作關係，那被戰爭蹂躪的歐洲，決其無恢復原狀的可能的。

路合喬治更反對法國軍人界所提出的以大批協約國軍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計劃，他認為法人的意見簡直是“無理取鬧”。我們鑒於喬治聲明書的特別重要，就不妨把一部份引述出來：

“是的，布爾塞維克運動對於文明世界的危險和德帝國主義有同樣的嚴重(1)。但，若是欲炮火來消滅她……那就要佔領俄國幾省的地盤。德國

以數十萬大軍蹣跚於東方戰地，亦僅佔得俄國的邊境。如果爲這目的，英國竟以數千軍力向俄國進迫，那他們就不免有騷動的禍變……用武力消滅布爾塞維克，就等於無理取鬧……武裝進攻布爾塞維克，將使英國成爲布爾塞維克化的英國，倫敦成爲蘇維埃的倫敦了。”

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話。這話就告訴給我們，說他們在布爾塞維克面前是怎樣的戰慄，在本國工農羣衆面前是怎樣的發抖——他們不敢把工農羣衆，遣至俄國作反布爾塞維克的鬭爭，這裏我們要知道西歐無產階級對於我們間接的援助，意義至爲重大，因爲蘇維埃共和國之不爲協約國帝國主義所顛覆，西歐無產階級亦與有力焉。

贊助略合喬治提議的威爾遜氏也覺得布爾塞維克的危險而表示恐惶。威爾遜是有名的十四信條的創始者，這十四信條，即現下國際聯盟的大憲章，他認爲勞資鬭爭是布爾塞維克發展的基礎，說：“慘不忍堪的布爾塞維克，如果大資本企業不在各國政治和經濟的意義上佔有統治的地位，那

她也就得不到任何的同情了。”

這當然是有幾分近於真理的說話。但威爾遜總統又說“欲補救這種罪惡，儘可以用逐步改良的方法來施行的”，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認，如果不與以改良政策的設施，那大部份羣衆決至忍無可忍之地……由廣大工人所構成的多數……對於少數份子（資本家）必無絲毫信任，同時又感覺到他們的公權，決非藉資本家之力所能恢復；……全世界都在沸騰，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的慘劇，想亦不能專美於前了。種苗是少不了土地的，布爾塞維克的種苗，是在我們給她墾成的土地上發長滋育起來的呵。”

先前，威爾遜解釋布爾塞維克的性質時，謂布爾塞維克者是“德國的偵探”，我想，現在威爾遜對這問題的真相當已不成問題了。此外尚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在巴黎和議開幕的前夕，威爾遜電催駐法美使參贊普克拉爾 Bukler 以個人名義前往斯特哥爾摩 Stockholm 與李特維諾夫協商關於蘇維埃政府與協約國講和的主見。這因為李特維

諾夫的提議頗足引起巴黎熱烈爭辯的緣故。

當然，這一切並沒有使美國資產階級的忠僕不復有設法與蘇俄鬭爭的企圖。不過在鬭爭的方法方面，威爾遜不和克萊蒙梭的意見一樣，他所取的方針，幾與路合喬治相近似。威氏的推論大抵是這樣的：協約國以干戈與布爾塞維克者相見，那她們只成全了布爾塞維克的事業；協約國給布爾塞維克者以爭辯的餘地，謂“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所企圖的是在剝削俄國，欲以土地歸地主，這樣就恢復了反動的局面；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這是錯誤的論點，說協約國僅與俄國的統治者相周旋，那這種爭論就根本不會發生任何的效力了。如果協約國能虛心下問，不拒人於千里之外，邀請俄國各團體代表蒼集於一時一地。那我們對於布爾塞維克者反攻的力量就百倍於前了。”

這就是威爾遜在當時的政綱。他希望以政治包攬的手段消滅布爾塞維克者，使他們在“文明”世界中不復有插足的餘地。誠然，當他演講反對武裝干涉的時候，駐俄——阿爾漢格爾斯克與西伯

利亞一帶——美軍仍與英法聯軍節節干涉俄國內政。但就實際看來，美國的武裝干涉還是很猶豫而不十分堅決的。

克萊蒙梭的主見則反是。“老虎”是不耐煩的野獸。他以為布爾塞維克的危險必至波及全歐，若與之談判，實勢有所不許。因為這樣，他們就與克萊蒙梭及其僚屬這一類人物處在同樣高貴的地位了，所以對於布爾塞維克者應出之於嚴重的堅決的手段而後可。克萊蒙梭重又提及診治布爾塞維克傳染疾症的方劑——衛生保衛隊。但結果，普恩賽 Poincaré 被迫而至於讓步，接受威爾遜與路合喬治的提議，邀請俄國蘇維埃政府及一切反布爾塞維克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議於馬爾莫拉海 Sea of Marmora 之普林基波島 Prinkipo Island (“和平主義者”之所以採此孤島為和議地點者，蓋深恐布爾塞維克者之深入祖國耳)。

協約國因內部的爭奪，以致正式邀請蘇維埃政府派人出席和議的通告，遷延未發。但蘇維埃政府根據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協約國政府的通電，



聲明同意於參加此次召集的會議。而且，蘇維埃政府不僅同意與白黨領袖共同出席，和承認白黨藉外力而奪得的廣大的土地，且又同意於下列的條件：承認舊俄國債，以原料付息，給予租借地，討論協約國在俄國領地內的割據問題！

這一切都爲的是中止武裝干涉，要求和平，要求麵包呵！

我們將怎樣解釋蘇俄政府不惜借大犧牲而屈從這一個事實呢？第一，因爲國內形勢的險惡，各地戰爭的緊張，飢寒蹂躪的痛苦有以使然。第二，因爲當時一般人情均深信歐洲革命之捷足的發展，她在最近期內將拯救蘇俄無產階級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新的白萊斯特和約，取得新的休息期間。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列寧在第八次俄國共產黨大會的報告中說：

“我認爲蘇維埃政府向協約國貢獻的提議，正確點說，我們政府對於普林基波島會議的同意，僅僅是我們在白萊斯特和約那時候對於帝國主義所決定的態度的重演……我們同意於普林基波島會

議的提議。我們知道這和議的性質是非常慘毒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現已知道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狂潮在不斷地高漲，羣衆都在表現有意識的覺悟的不安狀態，全世界蘇維埃的無產階級運動都在積極的發展中。從前，我們對於西歐革命的期間問題，不是在暗中摸索，便在理論的推想上作一種假定的預測，而現在有整串的事實告訴我們各國的革命運動正在積極的擴大起來，因此，我們對於西歐及協約國的態度，仍然可以由白萊斯特和約那時候的觀點，拿來作我們應付現下時局的根據，因為自有白萊斯特的經驗以後，我們就容易進行了。”

是的，蘇維埃政府預計協約國因戰事蹂躪而引起的革命高潮，走到一個真正革命的形勢，我們在未接受西歐無產階級的援手以前，任何犧牲都是願意去幹的。因為暫時的休息，是蘇俄目前所必需的條件。但白黨政府受了巴黎的唆使，深不以和議爲上策，他們大部份都拒絕出席，因之會議也就停頓下去了。

固然，白黨份子只希望協約國來直接的援助，不願與布爾塞維克共同出席，那在協約國，尤其是在英國方面，亦不見得看重她友人出席和會的必要，結果倫敦與巴黎會商的結果，俄國“最高行政者”哥爾却克的代表終於得不到出席大會的資格。

當時哥爾却克的代表薩文谷夫 Savinkov 在蘇俄最高法院面前曾正確的說明過協約國對於俄國的政策：“事實到了這般田地：他們不承認紅色的俄羅斯，他們不僅不承認，且沒法與你們作決死的鬪爭，至於他們認為有協約關係的俄國，謂她已盡了軍事協助的義務，但他們却置我們於腦後而不之顧。結果，據他們的眼光看來，俄國已非獨立國，一任其驅使而已。”

事實確是這樣。我們知道這是協約國對於同盟者——“白俄”的真實態度，是不誠實的庇護者的態度；他們所企圖的，只在如何獲得庇護的代價阿。

至於當時協約國對蘇俄的態度，那普林基波島會議計劃的失敗，只證明協約國內部的衝突，及

其對俄政策的游移和不澈底，我們可以說，普林基波島會議的提議，不論這和會的條件對蘇俄政府有若何的不利，不能不認為是反布爾塞維克政策的破產，因為他們迫而與“文明”世界的敵人往還談判，乃是一件不可湮沒的事實呵！

自普林基波島和會失敗以後，普列特 Bullit 也曾有過同樣的嘗試。

威廉·普列特 William Bullit 是一個新聞記者，在美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中，他是一個情報部的官員。當一九一九年二月末，美國國務會議會通過關於普林基波島和會的計劃的決定，嗣後即由國務卿蘭辛 Lansing 派普列特赴俄，以私人名義探問蘇維埃政府對於反革命政府與協約國所提出的和平條約的態度。當時美國代表霍士 House 少將會向普氏聲明，說蘇維埃政府如能與國內敵人訂立和約，那美國就中止進攻蘇俄的武裝干涉，並恢復俄美兩國的通商關係。

路合喬治的心腹秘書菲列普·開爾氏 Philip Kerr，亦向普列特作同樣的聲明。開爾甚至以書面

的形式交由普列特轉遞英國決定與蘇俄的經常關係，其條件亦與霍士所提出者同。開爾雖說他的條件是以私人名義提出的，但背後自有路合喬治在那裏唆使，這仍然是毫無置辯餘地的事實。

普列特抵莫斯科時，頗受列寧熱烈的歡迎。談判在不斷地進行，三月十四日，齊采林 Cllicherin 向普列特提出關於和平的提案，請其轉致於協約各國，普列特隨帶了蘇俄的提案和關於關談的私人報告書趕回巴黎。但，路合喬治與威爾遜雖欲繼續其普林基波島和會的計劃，可是這新的計劃，又因英法雙方的衝突而消沉了。同時，哥爾却克局部的勝利，也有幾分的影響，資產階級報紙以為哥爾却克在戰事上得了勝利，那布爾塞維克就難免顛覆之禍了。

嗣後路合喬治在國會中，有人以蘇維埃政府的和平提案相責問，而路合喬治則諉為不知。這時，普列特就不勝其忿怒地說：“自有生以來，這是我第一次遇見的欺瞞輿論的怪劇呵！”

但，我們要知道，這不是英國外交家的第一次，

亦非最後一次的欺瞞手段啊！

## 第六節 協約國對於哥爾却 克的依重

自路合喬治與威爾遜的模稜兩可的政策失敗以後，武裝干涉乃逐漸走上絕端的軌道。承認哥爾却克爲“全俄”政府問題，此時已列入於議事日程中，自五月間白黨進迫彼得格勒得勝以後，協約國對於承認哥爾却克政府問題，確有成爲事實之必要。協約國欲在歐洲各國的輿論面前，掩飾武裝干涉的真相，就不能不認爲哥爾却克政府多少是含有德謨克拉西色彩的。因此，他們遂以通牒致復辟的保皇黨的哥爾却克，假意要求哥爾却克正式承認德謨克拉西的原則。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協約國在通牒中公然允許以軍械援助哥却克作反蘇維埃政府的鬥爭（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避免直接干涉俄國內政的嫌疑），提出整串的德謨克拉西的要求，有如召集立憲會議，（如果哥爾却克及同盟者攻下莫斯科的話），拒絕恢復舊俄制

度，承認俄境各國的獨立，當然也要承認俄皇時代的國債。在這些要求中，只有最後的一個要求，要算是最爲赤裸的了。至於“德謨克拉西的要求”，那我們儘可以說，哥爾却克叛變的計劃，是由協約國代表首途赴沃木斯克 Omsk 的車次中決定的。所以，當沃木斯克爆發反哥爾却克的革命暴動的時候，華爾特少將就以全力援助他自己所承認的“最高行政者了”。

當然，哥爾却克不難接受這些協約國所提出的條件，這一點在他六月四日所作的回憶錄中曾經說過的。但這裏我們又須注意到他關於愛沙尼亞，立陶宛，萊多尼亞與高加索的民族自決問題的說明，寫得非常含糊，因此就引起上述各國的反抗。哥爾却克的策略，曾含有大俄羅斯的驕橫的色彩，他在危急存亡之秋，仍不肯以一部份的領地或已呈獨立形勢的領地（如愛沙尼亞之猶頓涅希 Judenitch）給“異族”以獨立的機會！哥爾却克對此問題，只知剛愎自用，終於形成僵局。當哥爾却克在他與協約國最高理事會談判民族自決問題的

時候，他就接到芬蘭狄克推多孟耐海漢 Mannerrheim 將軍的建議，謂芬蘭願以十萬軍隊進攻彼得格勒，作為承認芬蘭為獨立國的交換條件，但哥爾却克的外交部長沙金 Sukin 所答的“覆電，竟使孟耐漢不敢再有無禮的為大俄羅斯所不能接受的建議向哥爾却克政府提出來”。凡此種種，簡直和笑話一樣，但這無論如何是一個事實，牠在武裝干涉的失敗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中曾有過很大的作用。

協約國最高理事會對於舊俄國境內的新的國家組織問題，沒有一個確定的政策，但她認為哥爾却克的答復是很滿意的，協約國對此答復的同情（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就其實質來說，就等於承認哥爾却克是俄羅斯最高的行政者，又不雷向蘇維埃的俄羅斯宣戰。

正在這時候，在“德謨克拉西”的協約國與“德謨克拉西者”的哥爾却克對於立憲會議地方會議與土地改良等問題交換意見的時候，在哥爾却克統治的所在地，就發生屠殺兵士甚至殃及為立憲會議奔走呼號的軍官；在伊爾庫次克 Irkutsk 地



方，伏爾谷夫 Volkov 將軍屠殺布爾塞維克化的農民，數以千百計，在葉尼塞斯克 Yeniseisk 地方，羅柴諾夫 Rozanov 將軍以“共”罪連坐法施行於各地；在薩拜喀勒 Zabaikal, 謝米諾夫常以鞭笞對待農民；在沃木斯克 Omsk 的行軍區，麥特谷夫斯基 Matkovsky 將軍對於布爾塞維克者的態度至為慘酷，沿西伯利亞鐵路的電桿上，就是布爾塞維克者受刑絞縊的去處，在近海一帶，凡同情於布爾塞維克的村落，都為炮火掃蕩殆盡。

即在所謂德謨克拉西者哥爾却克的隊伍中亦時常發生屠殺，掠奪的行爲，上層官僚機關幾以此爲生存之要道。前任哥爾却克政府的軍政部長及保皇黨的忠實信徒名普倍爾 Budberg 男爵在回憶錄中寫着說：“在遠東一帶，所有對於維持治安，保障秩序的最大的障礙物就是軍人和暴行者，他們借神聖不可侵犯的口號，來作殺人放火的勾當。”到處都在公開地劫掠。何爾伐特 Khorvat 有一次會爲“全俄政府”統轄下的格洛狄谷伏車站的站長，嗣後又爲“全俄政府”的駐滿(滿洲里)代表，竟

公然侵佔一萬八千俄畝的公地；何爾伐特的同屬名杜多谷夫Tutukov者佔有公地計一萬二千俄畝。

所謂西方文明國的代表克萊蒙梭，威爾遜與路合喬治所借重的政權，原來就是這樣。但協約國對於哥爾却克政府雖與以承認和廣大的援助，結果仍不能挽救這政府的顛覆。先前散如盤沙的紅色游擊隊伍此時已有緊密的聯絡，他們沿着鐵路作戰，秩序井然，幾至無懈可擊；一九一九年五月，葉尼塞斯克 Yemseisk 與沃木斯克 Omsk 以北一帶已全為游擊隊所得；捷克斯拉夫的前線總指揮格合特Guide將軍，不慚於哥爾却克的參謀長萊倍德夫 Lebedev 將軍的賄賂行爲，遂離沃木斯基 Omsk 而東去；一部份捷克斯拉夫軍，本來是以消極態度同情於紅軍的，此時已積極地加以實力的援助了。

當時，哥爾却克已感覺到自己地位的搖動，很急切地致電於巴黎，自謂準備承認俄境各國的獨立，並要求實力的援助，允許“協約國在俄國有應施技術及物質力的可能”，作為援手的報酬。換句話說，“只要你們能消滅布爾塞維克的勢力，你們就來作

我們的主宰吧！”但協約國的援助來得很遲緩，而紅軍此時已經越烏拉嶺，與游擊隊相銜接，八月初，西伯利亞東部直至托波兒 Tobol 河已不復有哥爾却克軍的踪跡了。這裏，紅軍擬暫停前進，目的在集中實力準備作進一步的戰鬥。

### 第七節 一九一九年秋季危 機的征服

在哥却克戰線增加了兵力以後，在其他戰線上漸呈不利的現象。五月間，但尼金 Den kin 一方面受協約國軍火的接濟，另一方面受蘇俄內部的無政府黨人麥赫諾 Makhno 的內應之助，一時聲勢百倍，大有再整旗鼓與師重來之概。紅軍備受飢寒交迫之苦，此時已力竭氣餒，故迫不得已，不待戰而引退（但這裏尚須注意到當時所處的是怎樣的一個環境，當時，在喀山 Kazan 省及西士朗 Suzran 等處因強徵糧物而引起農民反蘇俄的暴動，同時在彼得格勒，因麵包恐慌而引起嚴重的大罷工，工人參加者達數千人）。一九一九年六月二

十日，但尼金就高舉着“大征莫斯科”的旗幟，次第佔領了克里姆 Crimea，頓河 Doa，察里鎮 Tsarutsin 伏洛涅齊 Volonedge，葉卡特林斯拉夫 Ekaterinoslav，哈科佛 Kharkov。黨在這時候，因其對哥爾却克戰事形的勢轉佳，乃得調遣與哥爾却克作戰的勁旅對付但尼金。八月間，但尼金的進攻計劃，卒因紅軍之抵死的反抗而不得逞。但同時，孟諾托夫 Manotov 將軍以數萬馬隊衝破紅軍重圍，由伏洛涅齊，塔姆巴夫 Tambov 直至利亞爾尼 Rianini，深入紅軍腹心，後方頓形緊張，各地一經但尼金馬隊之蹂躪，無不血流成河，人室皆空。黨為應付孟諾托夫的進攻起見，編有紅色馬隊，由普屯 Eudenn 統率之，九月末，孟諾托夫受紅色馬隊的打擊而威氣大殺。先是，孟諾托夫的進攻，根本目的在鼓勵農民反蘇維埃的廣大的暴動，結果終於失敗了，可是此次的失敗，仍不能阻止但尼金的前進。九月二十一日，但尼金佔領了古爾斯克 Kursk，十月十三日，沃萊爾 Orël 亦被佔奪；此時南方的反革命勢力正在準備向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心——莫斯科進攻，

蘇維埃政權的危機，蓋莫過於是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在這時候，北方又遭猶頓涅希 Judenitch 的反攻，因之彼得格勒的形勢愈形險惡了。

在猶頓涅希將軍領導下的“政府”，被制於英帝國主義而僅能逞雄於愛沙尼亞，因為英帝國主義在那時候，受着工人階級與自由主義者的高壓不得不由俄國北地相引而去。欲瞭解英帝國主義引退的原因，最好從英軍總司令埃朗塞埃特 Ironside 與白黨政府代表社會革命黨員沙谷洛夫 Sokolov 的談話中最容易看得出來。

埃朗塞埃特將軍說：“我認為，我們有撤退北方戰線的必要。這戰綫對我們是絕對沒有意義的。在不久以前，我是一個最主張保持北方戰線的人，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援助就地的俄民與布爾塞維克作戰，我在外交部會全力堅持我這個意見。但，現在我再不能保持我的成見了。隊伍中的譁變，尤其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城與鄉村中的鼎沸的人心，已足使我深信同情於布爾塞維克的，大有人在。這

樣，我們又何必爲無意識的目的而犧牲財力呢？俄民不願與布爾塞維克作戰，在我看來，這是很明顯的一回事。”埃朗塞埃特對於英人引退後的北方善後問題，曾作這樣的一個答覆：“我們在什麼時候離去呢？當然，當我們離去的時候，布爾塞維克者就會跟着我們來。俄國軍官以及一般的反布爾塞維克者如果欲減少他們的犧牲，那他們就有和協約國聯軍同時引退的必要。”

這裏還有一件令人耐味的事實，就是英軍總司令部絲毫不顧北方白黨政府的抗議，很堅決地要求俄國軍隊與英人同時引退。同時在狄文 Dvin 地方竟將無法搬運的且又值數千萬金鎊的軍火付之東流而不以絲毫與白黨俄人。這裏，我們可以同樣地注意到英國所取的策略，不論她在北方，或是在南方及西伯利亞一帶，是僅在相當的條件中幫助俄國的反革命，這條件就是一方面要俄國反革命不至使俄國在布爾塞維克者的統治之下統一起來，在另一方面，又不至使俄國在“大俄羅斯”的擁護者的統治之下統一起來。

所以，當但尼金迫近莫斯科的時候，英國軍隊就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引退（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了。

但英人爲繼續與布爾塞維克者作戰起見，不如說，爲擴大他們在波羅的海的勢力起見，他們遂有新俄國政府的組織——即在愛沙尼亞的“北方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愛沙尼亞是在一九一九年二月間得英人之助而消滅蘇維埃政權以後才形成的，在那裏，駐有俄國的白黨軍隊，統率於哥爾却克都曲猶頓尼希之下。英人在愛沙尼亞資產階級政府與白黨軍隊聯合進攻蘇俄的形勢之下，就於一九一九年八月間組北方政府於勒佛爾 Reval，這政府實際上是受軍政部長猶頓尼希將軍的支配的，哥爾却克是假手於猶頓尼希將軍而施行其職權的。這裏的一個“組”字，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形容字。下面一段引文，就是證明反革命者怎樣說明英國馬爾煦將軍在勒佛爾的英國公使館中形成這北方政府的經過：

“馬爾煦將軍向我們俄國人提議立刻在會場

上組織一個德謨克拉西 (1) 的俄國政府，這政府必須在今天與愛沙尼亞訂立相互間的協定。協定草案是由他提出的。馬爾煦將軍在他的結論中說，如果在七句鐘以前不能組成政府，那協約國的一切援助就將中斷了。‘我們要丟棄你們了’，他的話是這樣說的（他用很壞的俄語說話的）。馬爾煦將軍擬就俄人與愛沙尼亞人協定的草案，並決定參加西北政府的負責人的名單以及英法美各國的代表，交與梭伏洛夫 Суворов，限定在七時以前答復。而馬爾煦提出草案的時候，正在六時三十分。”

這又怎麼辦呢？俄國“德謨克拉西”的代表者，俄國未來的執政者就很快地執行了英將軍的要求，並在七句鐘以前一致地通過馬爾煦將軍的提案——他們之急於在馬爾煦將軍領導之下救扶俄國，於此可見一斑了。梁諾若夫 Lianozo / 的政府就是這樣構成的，其中以猶頓尼希將軍為最占勢力的一個人，他是防止布爾塞維克者侵入北方都城的未來的救護者，

同時猶頓尼希政府不僅是協約國的服務者。



牠與德國的軍人界亦發生過密切的關係，這因為德人被逼引退波羅的海一帶的地盤以後仍想維持其原有的勢力的緣故。所謂立陶宛的“鐵軍”就是這樣形成的，其中份子全係德國的義勇隊伍，以波羅的海一帶的土地分配給他們的口號相號召；此外尚有俄國冒險主義者倍爾蒙特-阿伐洛夫 Bermont-avalov 與王子里文 Liven 的隊伍及其他軍力。在這一切的活動中，當以德人望·台爾·谷爾志 Von-der-Goltse 將軍的作用為最大，但當時參政的社會民主黨員却看不出他是一個冒險主義者。至於英人對於猶頓涅希政府與德人發生秘密關係的態度，據我們看來，仍然是兩重性的：一方面，他們（邱吉爾 churchill 及其同情者）並不願放棄在德國影響之下的力量與蘇俄作戰，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恐懼這一個影響的存在。這恐懼，我們可以從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發給猶頓涅希政府的宣言中看得出來，因為這個宣言，就是他們對於猶頓涅希政府從速與德國脫離關係的一種警告。

“有許多俄國的軍官們，”——霍夫Hoff將軍帶

着俄國反革命的保護者的口吻說——“昏迷這般般田地，或是說，他們是這樣健忘的一個人，竟不問協約國的意志若何，公然說他們有向德人乞援的必要。對這般蠢魯的人們說吧，他們須得顧慮到和平的條約。德國所有的一切，現已喪失殆盡了……德人以贖物接濟里文 Liven 的軍隊。數星期後，德人所有的積蓄，就將爲我們所有了。”

但，在猶頓涅希政府左右及內部所擺布的陰謀，仍不因此而稍有斂迹。愛沙尼亞的賓主關係，即愛沙尼亞人與俄國白黨的關係，並不見得有十分坦白的表示。做主人的，深恐來賓有不利於他們的企圖，彷彿倍爾蒙特—阿伐洛夫對於立陶宛人的態度一樣。猶頓涅希對於芬蘭人的關係，也是非常複雜的。猶頓涅希無論如何不能與芬蘭政府協商妥定關於芬蘭進攻彼得格勒的代價的問題。一部份芬蘭的資產階級和愛沙尼亞的資產階級一樣，十分恐懼舊俄的復辟，因爲舊俄復辟了，那芬蘭就沒有獨立的希望了。同時，他們又須顧慮到芬蘭無產階級反對武裝干涉的鬭爭。

當但尼金迫近莫斯科的時候，全世界資產階級深信布爾塞維克政權的末日快到了，但我們在這時候要瞭解此後事變的發展，就得把這一次進攻彼得格勒的真相看得清楚才行。

十月十一日是猶頓涅希開始第二次（第一次在五間）進攻彼得格勒的一日。十月十六日猶頓涅希軍已佔領了紅村。形勢一天似地緊張。黨以全力保護彼得格勒，到處以軍力補防；無產階級全體動員，由女工中編成富於戰鬥力的隊伍；一致決定當敵人侵入首都的時候，雖一巷一室，亦必須加以防護；全城市充塞了巷戰的防禦物，暗中安置了巨炮，個個人都感覺到危急萬分的革命城市，這次是在以全力作最後的鬥爭了。

敵人的進攻，繼續至四日之久。敵人都懷着十二分的樂觀，在十月二十日的那一天，幼稚村的白黨軍官以望遠鏡贈格拉森剛僕夫 Glozen-Kampf 將軍，請他望一望彼得格勒，他就回答說，明天早晨就毋須望遠鏡也可以看到彼得格勒了。同在這個時候，猶頓涅希以無線電拍往全世界各國，謂紅

色的彼得格勒已爲白黨所佔領了。可是猶頓涅希過於操急了，而格拉森剛樸夫將軍想不用望遠鏡也是枉然的了。

十月二十二日，紅軍就取反攻的形勢，佔有了幼稚村；十一月三日佔有了格特清奈 Gatchina；十月七日即十月革命的第二周年紀念日，佔有了格杜夫 Gdov。一星期後，猶頓涅希已至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了。北方的革命城市終於在水深火熱中拯救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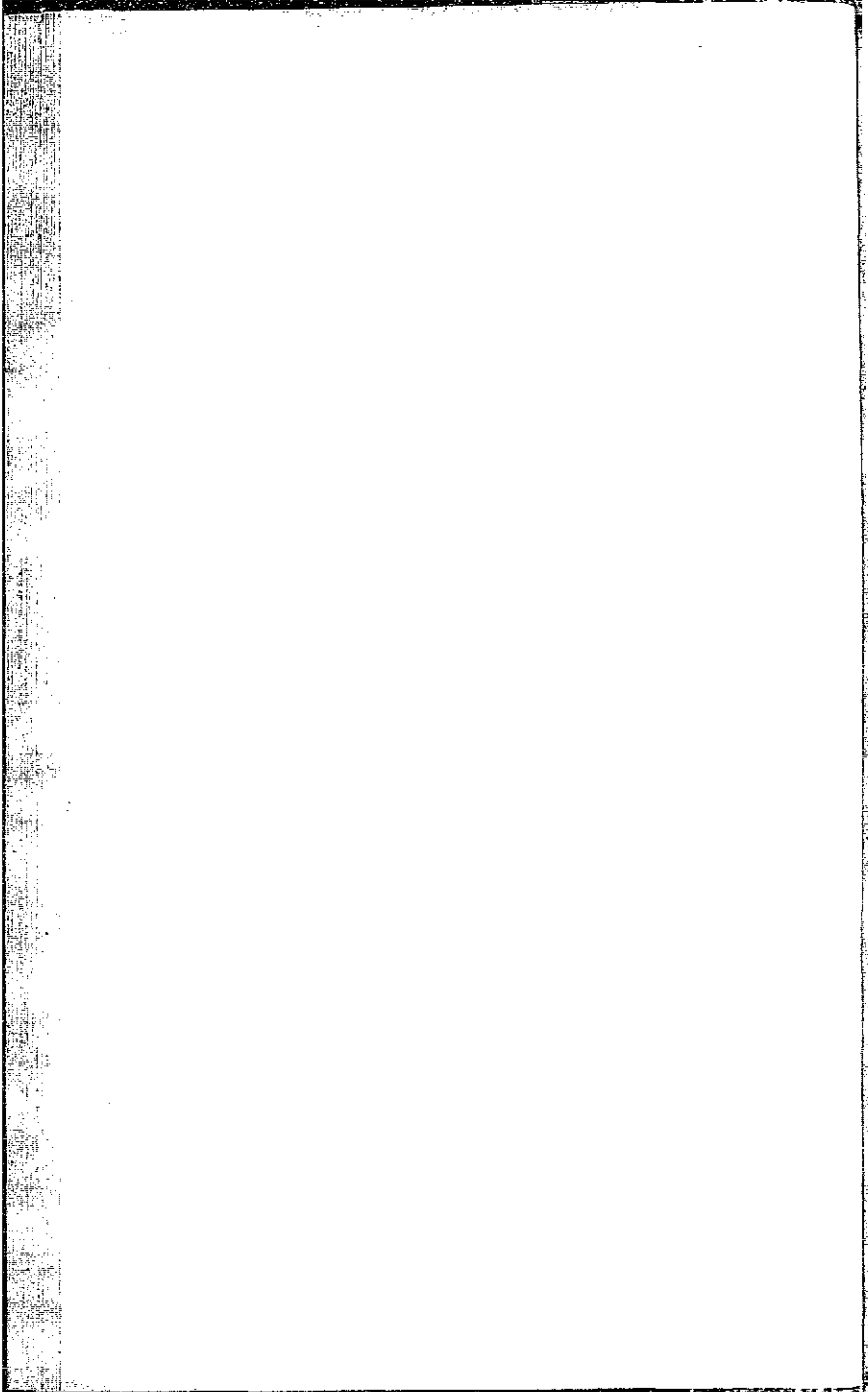
同時，但尼金亦慘遭紅軍的打擊，但尼金在十月十七日的那一天已進至杜爾 Tul 省的諾伏西爾 Novosil，莫斯科已岌岌不可終日了。十月十九日南方戰地的形勢開始轉變了。在伏洛涅齊，普屯的馬隊給孟諾托夫以重大的打擊；十一月十七日紅軍佔有了古爾斯克；十二月十一日佔有哈科佛，十二月十二日佔有了伯爾答夫 Paltav，十二月十六日佔有了基輔。但尼金的黨羽這次受了致命的打擊，只在南俄的極端與克里米亞 Crime1 一帶還保持着他們的地位。

在南方反革命勢力未遭打擊以前，協約國所有在敖得薩及其他南俄商埠的軍隊已先後引退了。這一個被逼而引退的事實，可以說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援助俄國革命的歷史中的最光榮的一頁。協約國聯軍愈是向前進展一步，那聯軍的內部愈是分化得利害，其中當以法國的兵士與海員為最甚，因為我們黨的機關雖在反動軍官的白色恐怖之下仍能與他們發生祕密的關係。在敖得薩做祕密工作的指導員史密爾諾夫 Smirnov 慘遭鎗殺，其他從事於祕密宣傳工作的異國兄弟們也慘遭同樣的厄運；塞佛斯托波爾 Sevastopol 的工人示威游行，終於釀成了流血的慘案；法國有布爾塞維克嫌疑的十九團炮兵，皆死於非命之下。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多大的幫助：協約國的軍隊仍在不斷地革命化。米拉波軍艦的譁變發生於塞佛斯托波爾 Sevastopol，是由馬爾德 Marty 同志領導的（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這一個事變引起了法艦在黑海及地中海的艦隊的蠢動，塞佛斯托波爾的事變是跟着敖得薩 Odessa 的事變發生的，四月二十日，法

國最大軍艦的水手就高舉着紅色的旗幟，與工人共同示威於城邑。在海爾遜 Kherson，法國兵士拒絕與格里谷利夫 Grigoriev 將軍作戰。在法國境內，水手均不肯游擊於黑海。法政府在此種環境之下，迫不得已乃退出黑海附近各地，當他們離去敖得薩的時候，法國軍官眼見法國兵士高唱國際歌，羣向蘇維埃的高處舉手致敬而莫可奈何。

這一次南北各地的無產階級的光榮的勝利，就促了進東方戰地與哥爾却克作戰的勝利。十一月十四日，駐紮在西伯利亞的紅軍，自得到數千百的游擊隊的援助以後，就一戰而下沃木斯克。哥爾却克僅隻身以免。但革命在捷足地發展，而哥爾却克的同盟者——捷克人與社會革命黨人爲求媚於革命起見，乃斷阻哥爾却克後退的去路。哥爾却克乞援於甲南 Janen 將軍，而不知甲南將軍此時已無能爲力了。捷克斯拉夫人逃竄如驚弓之鳥，所有隨行之哥爾却克的軍官及政府人員悉棄之於途而不之顧；最後，就發生哥爾却克本身的命運問題了。他的同盟者法人把他交給捷克斯拉夫人，而捷

克斯拉夫人以贖罪的形式交給社會革命黨的中央政治部，而中央政治部以同樣的動機交給紅軍的革命委員會，受法庭的裁判，結果就處之以鎗殺的極刑。俄國反革命所遭的可憐而又可恥的命運，大抵就是如此。





## 第四章

### 武裝干涉的重演

〔一九二〇年〕

#### 第一節 “向西方開窗戶”

自蘇維埃共和國戰勝哥爾却克，但尼金與猶頓涅希以後，敵人纔肯開始聽從蘇維埃共和國之和平的建議，在蘇維埃政權成立的第三周年的開

始（僅僅是開始），最足引人注意的有下列幾種事實：即蘇俄與資本主義世界衝突的形勢之和緩，與邊境各共和國和平的協定，封鎖蘇俄政策的取締，以及英俄復交之基礎的形成。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俄開始談判俘虜交換問題於丹麥京城哥本哈根 Copenhagen，這因為當時俄代表李特維諾夫 Litvinov 被擄於英國，英代表格萊琪 Grady（同時是工黨的活動份子）被擄於俄國的緣故。雖則此次談判的目的是很小的，可是牠們仍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因為這是英俄在國交斷絕，武裝干涉，經濟封鎖以後的第一次所發生的外交關係。此外，英國的先例大大地增加了弱小民族的勇氣，例如瑞士，與地利，匈牙利，瑞典及荷蘭，皆開始與布爾塞維克俄國的全權代表攜手。即主武裝干涉最力的法國亦願與蘇俄談判關於交換俘虜的問題，同時其他各國對這問題，亦同樣有相當的諒解。

列強對於此種政策的變動，予俄國邊境各國的政府以莫大的影響。十二月五日開始與愛沙尼

亞議和於里伏尼亞(在蘇俄代表中,克拉辛 Krasin 爲代表團主席,李特維諾夫,拉狄克和越飛爲代表)。這一次的和議,可以說是武裝干涉開始以來的第一次和議,在政治上當然有重大的意義。同時此種和議更證明了西歐帝國主義與俄國反革命勢力對於邊境各國所取的政策之破產。帝國主義列強一方面與俄國愛國主義的反革命勢力發生緊密的關係,另一方面又遲遲不肯解決承認邊境國獨立的問題,這種事實就很容易促進了弱小國的認識,以爲他們自己僅僅是列強進行武裝干涉時的一種傀儡而已,所以,這一次他們就很注意地聽從蘇維埃政府關於和平的提議了。

至於白黨方面,那他們那種紛亂至於極點的政策,只促進了邊境各國與蘇俄間的和好。這在愛沙尼亞國境內的俄國反革命集團表現得更明顯。至於他們的政策的特質,可以拿下面的一個例子來證明一下。一九一九年二月,在勒佛爾 Reval 到了一批所謂的“代表團”,內有伏爾剛斯基 Volconsky 王子,沙洛維也夫 Suroviev 將軍等要人,與愛沙

尼人談判關於一致與蘇俄作戰的問題。看罷，那亡命於愛沙尼亞的客人遽然與其主人談判到愛沙尼亞怎樣成爲未來的俄國的省區這一個問題了！

資產階級的愛沙尼亞與猶頓涅希的關係，即使在共同反蘇俄的這一個時期中，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的結果。愛沙尼亞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協約國最高理事會的公文中曾提到愛沙尼亞與蘇俄的談判問題，在那裏，愛沙尼亞政府伸訴猶頓涅希怎樣反對愛沙尼亞獨立的陰謀，同時，愛沙尼亞政府雖在帝國主義列強面前表示牠怎樣地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然而她却始終向她們聲說，謂協約國對於蘇俄的和平問題，應有一個堅決的決定。

最後，一個小小的愛沙尼亞亦遂不能不從紛亂的局面中和自己所犯的錯誤的政策尋求她的出路了。愛沙尼亞的例子對於其他的邊境各國有莫大的影響，因爲她們所處的地位，是與愛沙尼亞相彷彿的，一九二〇年初，蘇維埃政府在外交方面確

有了不少的進步：二月二日，蘇俄與愛沙尼亞訂和約於里伏尼亞，三月三十一日，接受了立陶宛脩好的建議，於七月十二日訂約與莫斯科，四月十六日，蘇俄與立陶宛開和平會議於莫斯科，結果在里加簽訂八月十一日的和平條約。四月七日經過了長期的談判以後，荷蘭也就同意於修和的談判（和約成立於十月十四日，簽約地點在里伏尼亞。）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協約國最高理事會決議取消封鎖蘇俄的政策。僅僅是在三個月以前——一九一九年十月廿五日——最高理事會尙向德國及其他中立國提議，要求他們一致進行封鎖蘇俄的政策，如果我們還不會忘記這一個事實的話，那我們更容易瞭解這一次協約國政策的轉變的意義了。這是很明顯的，在這三個月當中，猶頓涅希，哥爾却克與但尼金所受的屢次的打擊對於克萊蒙梭，路合喬治與威爾遜，不無絲毫影響吧。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的事變只證明協約國資產階級那種慘無人道的政策的破產，爲了這可恥的政策，不知犧牲了多少的生命和物質的財富，

同時使那些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家脫離全世界的經濟貿易；因帝國主義戰爭而產生的損失，又因這喪心病狂的政策而加劇。是的，最高理事會仍以全世界的主人翁自居，在設法脫離她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她只許國內居民與“俄國人民”通商，而不許與俄國的政府發生關係。這決議是在俄僑倍爾根漢 Berkenheim——合作社的倡議者——的報告中通過的，倍爾根漢所希望的，在使俄國恢復獨立的合作社的組織，成爲“俄國人民”與資本主義世界聯繫的中心，當然，這裏所謂獨立，是與無產階級國家獨立，使雙方處在敵峙的地位。但同時他們又承認了蘇維埃的全俄消費合作社組合，並允許這組合有派員赴倫敦的可能。蘇維埃政府亦同意於此種把戲，指定全權代表出席，蘇俄政界要人如李特維諾夫與克拉辛，皆爲全權代表之一，使此次談判成爲有政治性的談判。

同時，美國自取消封鎖政策以後，就用正式的通牒（一月十六日）聲明將自己的軍隊退出西伯利亞，在日本的通牒中雖無十分肯定的表示，但亦聲

明中止武裝干涉的活動。嗣後(二月二十日)最高理事會又有新的宣言發表，重新肯定協約國對於蘇俄的政策。宣言中說：“協約國政府再不至於教唆邊境各國與蘇俄繼續作戰，因為戰爭對於這類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同樣，協約國政府亦不至於使她們以侵略的政策施之於俄國。但，如果蘇俄侵犯他們合法的國境，那協約國對於邊境國就將予以一切的援助。”在宣言中又有關於與蘇聯通商的說明，謂“通商關係不僅對於蘇聯經濟的改善是必需的，即其他各國的經濟的改善也是必需的。”

最後，宣言中幾番聲明說，如果蘇維埃政府“不能中止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不能接受一切文明國的原則來決定外交政策的方針”，那協約國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維埃政府發生外交關係的。在宣言的結語中，謂國際聯盟願意派代表到蘇俄來調查一切的真相。

這是一種最虛飾沒有的宣言，因為封鎖政策失敗了，所以就以通商的方法為上策，但他們並不

肯承認蘇俄而是使蘇俄孤立起來，換句話說，商業的封鎖政策固然取消了，但外交的封鎖政策仍在不斷地繼續着，這一次的宣言，就是從這一種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由此更足證明協約國對於蘇俄態度的真相了。然而以後的事變，却證實這一次的宣言還不會完全揭露出她們的一切陰謀，她們在暗中尚在不斷地進行武力干涉的勾當。我們這裏所謂武力干涉的重演，就是指佛蘭格爾將軍叛變與波(波蘭)俄戰爭的事實而言。

## 第二節 與佛蘭格爾 Wrangel 將軍的鬥爭

最先不妨把這一個新的協約國的走狗——佛蘭格爾男爵，在這裏介紹一下。在但尼金慘遭失敗以後，在他隊伍中對他不滿的空氣日益緊張起來，結果，他就不能不把他自己的地位讓給佛蘭格爾男爵，靠他來收拾這一個屢遭不利的殘局。佛蘭格爾的目的在使這殘遺的義勇隊伍中不至再有任何的分化，並利用克里米亞半島的險要作為進攻蘇



維埃政權的根據地。一切的消費，全然是由協約國來接濟的，否則便談不到什麼繼續的鬭爭了。史拉契夫 Slashchev 的回憶錄，曾經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事實，說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那一天，爲了討論組織將來的政權問題，由但尼金召集高級軍官會議，當時西陀林 Sidorin 將軍提議與蘇維埃政府脩好，並以戰艦交該政府，認該政府爲合法的政權；這個提議，頗得大多數的同情，但法代表認爲此種提議是不利於法國的，乃多方掣肘，暗中進行武力干涉的活動，結果，乃羣趨於喪心病狂的凶多吉少的冒險主義。法國的計劃，大抵在集合波蘭，彼得留爾 Petlür，佛蘭格爾的力量，共同進行武力的干涉，以保障神聖的私有財產的原則，保障法國尤其是西歐的文明這一類的口號，作爲擴大反蘇俄鬭爭的旗幟。佛蘭格爾承認沙皇時代的債務及其他一切的經濟的最惠權，這當然是唯一的信守“原則”的一種保障。根據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Daily Herald 的記載，佛蘭格爾除以未來的俄國的名義承認債款以外，甘心以俄國在歐洲境內的鐵

路，一任法國定期地剝削，並在某種條件之下，法國得任意使用四分之三的煤油及四分之一的唐伯斯 Donbass 的煤產，法國的經濟專家，亦得任爲佛蘭格爾部屬的經濟顧問。白黨對這消息雖竭力加以否認，然而此種事實，是完全與法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以及俄國反革命的賣國政策的整個的路線相符合的，所以這種消息，亦不無相當的事實作根據。同時，史拉契夫的聲明書，更間接地證明了這一個事實，就是說，在佛蘭格爾部下的法代表彼萊 Pelle 將軍對於唐伯斯的煤礦，發生特殊的興趣。彼萊不管史拉契夫怎樣地苦諫，說站在策略的觀點，實有向烏克蘭移動的必要，而彼萊始終不滿於佛蘭格爾的本人，堅決主張佔領了唐伯斯再行定奪。一般看來，法代表很注意於南俄的出口所在地，取得出口的壟斷權，那就等於以軍力援助佛蘭格爾的代價。

初時，俄國對於佛蘭格爾的冒險的嘗試，也發生過很大的興趣。但我們要知道這裏推動英國傾向於佛蘭格爾的已經不是路合喬治而是邱吉爾，

因為路合喬治在那時候已決意與蘇維埃共和國修好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不可淹沒的事實，當一九二〇年四月九日英國代 - 拉皮克 De-Rabek 將軍趕至沙基 Socki 的時候，他就出席於哥彭 Ku-ban 國民會議的代表會議，這會議的代表份子多傾向與蘇俄和好的主張，但拉皮克將軍在這會場上就極力主張與蘇俄繼續作戰。同樣，比拉皮克將軍早抵諾甫羅斯克 Navo-Rossiisk 的英國國會議員麥克-肯特爾 Mac-Kinder，亦同樣堅持其繼續作戰的主張，他這次來俄的使命是與但尼金，波蘭與羅馬尼亞關於政治軍事行動方面有所接洽。這裏，英帝國主義所欲追求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不僅在一般地減弱蘇俄的力量，而必然有其一定的具體的任務存在的。英國政府機關報 Foreign Office，對於克里米亞軍事發展的過程經過長期的考察以後，他就寫着說：“克里米亞半島與大陸聯繫着一條小小的路綫。難道英國不能在這裏打成一個強固的基礎，而其意義又不下於直布羅陀 Gibraltar 與蘇彝士運河嗎？”

如果我們想一想英帝國主義的傳統政策，和他在高加索，裏海一帶以及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及印度附近的區域的種種陰謀，那我們已足證英帝國主義者與佛蘭格爾勾結的處心積慮了。

在另一方面，英國外相寇仁 Curzon 利用人道主義的口號，以“魯仲連”自居，疾聲號召中止克里米亞的戰爭。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寇仁在其給與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的通牒中說：“我向你們請求；你們站在俄國的及人道主義的利益上命令中止雙方敵視的行動，並在解散義勇軍的條件之下予以大赦。”

四月十四日，蘇維埃政府對此提議曾給以同情的答復，並在復文中提及關於調停英俄關係的問題。但在四月十八日，寇仁 (Curzon) 就以不得蘇俄復文為名，突然“下令於英國在黑海的軍艦，以全力援助克里米亞的軍隊（這就是佛蘭格爾的軍隊）為他們保障退兵的去處，使蘇維埃軍隊不得越雷池一步。”蘇維埃政府重新表示願意與佛蘭格爾談判讓步的條件問題，但寇仁在不久以前，尚在討

論關於解散義勇軍的問題，而他在五月四日的通牒中（五月四日，是波蘭攻下基輔 Kiev 的一日）則僅以雙方修好問題向蘇俄提議了——蘇俄是何等地大物博的國家，由明斯克 Minsk 至伊爾庫次克 Irkutsk，由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至彼萊崗 Perkon 已全無敵人的踪跡，此時竟有人主張與蹣跚於酒瓶似的克里米亞半島的英法傀儡雙方修好，豈非笑話！

在寇仁發出是項通牒以後，不及一月，佛蘭格爾得了英法大批軍火的供給就開始取進攻的形勢——寇仁的那種紙糊的把戲，已在事變發展的過程中全被揭破了。

這樣，英國是否就與蘇俄宣戰呢？不，英政府同時仍與蘇維埃政府在進行外交上的酬酢，商議關於整頓兩造的邦交關係，商議的結果，寇仁同意俄使克拉辛來英談判關於復交的問題。

這種兩重性的政策，在英帝國主義者的眼光看來，自有其相當的邏輯：與蘇俄談判的時候，爲什麼不應在她背後加以打擊，減少牠的實力呢？同

時，這政策的兩重性，又在英國當局者中間的鬭爭中表現出來。前已說過，比較遠見的路合喬治在這時候，已經知道武裝干涉是沒用的了，在英國日益加緊的經濟恐慌，已不能不使英國與具有廣大市場的蘇俄接近起來。一九二〇年六月三日，路合喬治在國會中說：“以通商爲要務的國家再不能堅持種種的成見了；她對於被保護者的過去，再不能過於吹求了。”換句話說，英國不如放棄反布爾塞維克的活動，不妨從她那裏多獲得一點金錢作爲將來活動填補商業虧蝕的使用。在另一方面，那至死不悟的保守黨人尚在那裏做着怎樣戰勝布爾塞維克國家的迷夢。路合喬治也應命運如此，在保守黨人的重重包圍之下，無絲毫的進展，對於保守黨的政策亦不加以注意。這裏，我們就看得出路合喬治對於蘇俄的政策，是何等的游移，何等的躊躇呀！

### 第三節 波俄戰爭

急轉直下的事變很明顯地證明在南俄所發生

的第二次武裝干涉，僅僅是廣大的武裝干涉的計劃的一部份。波蘭也開始向俄國革命進攻了。波蘭這一次的向蘇俄進攻亦即是資本主義世界與新興社會主義國家鬭爭的廣續。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行兇，不論那一方面勝利或是失敗，頗能決定數十年後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全世界都在平心靜氣地注視波俄戰爭的發展，其原因也就在這裏。

先講一講戰爭未發生以前的幾種事變——在一九一九年一年當中，蘇維埃共和國正以全力對付哥爾却克，但尼金與猶頓涅希的進攻，在這時候，新興資產階級波蘭的軍隊未嘗以宣戰的形勢進攻蘇俄，她在無形中佔領白俄與立陶宛合組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地。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波蘭佔領了佛爾那 Vilna，八月八日佔領了明斯克。八月末，戰綫由倍萊順 Berezin 河蔓延至巴勃羅依斯克，Bobruisk 甚至西向至摩齊爾與科羅斯金。一九二〇年，他們還在把持這一個深入蘇俄內地的戰綫而不肯絲毫放鬆。

蘇維埃政府對於波蘭和平的提議已非一次，而所得的反響，不是魚沉雁沒，便是答非所問，實際上，波蘭的態度就等於有意識的怠工的擺弄。三月二十七日，波蘭外相伯退克 Patek 銜命前赴巴黎與倫敦以後，始予外交人民委員會以覆牒（蘇俄的通牒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二日發出的），在覆牒中聲明說，波蘭同意與蘇俄談判，但……談判地點必須在波蘭戰地以內——巴里沙夫 Br-oisov，在該地談判僅以二十四小時為限，蘇俄代表僅在這限期以內得在波蘭戰地內通過出席。齊采林同志在第二次通牒中，說明波蘭拒絕全盤的修好，堅持在巴里沙夫談判，足證波蘭的處心積慮顯然是很祕密的而又很策略的。這樣，波蘭的目的是在達到波俄邦交的破裂。在不久以前，波蘭鑒於哥爾却克與但尼金的節節勝利，將不利於波蘭的將來，乃與蘇俄代表進行非正式的談判，波蘭知道蘇維埃政府欲制勝於哥爾却克與但尼金，非與波蘭有相當的妥協不可，故當時談判的中心問題，就在進行波俄兩國的臨時協定。波蘭政府對於哥爾



却克與但尼金的進展，不無耿耿於心。以爲大俄羅斯復辟以後，波蘭就沒有獨立的餘地了，同時防阻布爾塞維克者西向的苦心的經營，不就等於零嗎！因此比爾梭斯基 Pilsuisky 一方面繼續受協約國的接濟，與哥爾却克但尼金聯合與蘇俄作戰，在另一方面，暗中與蘇俄勾結反對協約國的走狗——白黨軍官。這樣，他不僅出賣了他自己的偉大的保護者，他又出賣了和布爾塞維克者爲敵的俄國反革命者！

從那時候起，形勢也就改變了。舊俄復辟的危險，隨着白黨軍隊的消滅而消滅了。自白色怪物消滅以後，在比爾梭斯基面前，又發現了一個紅色的怪物。比氏受了英法代表的蠱惑，亦同樣趨於軍事冒險一途，與之勾結者爲彼得留爾 Petlur。

比爾梭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很坦白地寫着關於此次戰爭之有意識的和有系統的準備，但他又在證明這次戰爭的性質是守勢而非攻勢的，因他爲防止蘇俄將來的進攻起見，故不能不出之於守勢一途。

“遠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所主張的對於蘇俄的作戰是有一定的目標的。我極力設法使我們離開在新生命開始長育的所在地，極力中斷以非我族類的生命籠罩我們的企圖和努力。”

看罷，這一個干涉內政的敵人，居然以創造烏克蘭生命的責任自負了。四月二十五日，波蘭開始向烏克蘭進攻，目的在使烏克蘭“真正的”獨立起來。五月六日，波蘭佔取了基輔Kiev，五月十一日，比爾梭斯基乃乘勝而入城。

當比爾梭斯基進逼的時候，蘇俄勞苦羣衆無不致力於和平的開展，一旦惡耗傳來，全國又引起一度的緊張。此時革命的高漲，又波及了素來蔑視蘇維埃政權的一些人們。全國幾乎形成了統一的保護祖國的戰綫，這種全民戰綫，較之資本主義國在歐戰時所形成的戰綫，大有霄壤之別。在資本主義國家，受愛國主義薰育的無產階級，犧牲着本階級的利益，去保護“他自己”的資本主義的祖國。在蘇俄，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俄皇時代的軍事專家，在外力的高壓之下，願犧牲一切爲無產階

級服務，在他們看來，這是對於祖國的效勞，但是在客觀的意義上看來，這祖國是社會主義的祖國，他們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監視之下為社會主義祖國效勞的。普羅西洛夫 Brusilov 這一封輸誠效勞的信，遂為蘇維埃政府所容納，因其在客觀的意義上，自有其容納的價值呵。

波蘭資產階級及社會妥協派的報紙，把這個事實，看作沙皇軍官與波蘭作戰的事實。但，這當然是一種造謠撒謊的故技，其目的在使波蘭的勞苦羣衆不易瞭解紅軍與波蘭作戰的真正的意義，須知這次戰爭是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進行的，她所反對的是波蘭資產階級的政府，在這政府後面，又有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為之聲援。所以，蘇俄與波蘭的戰爭，始終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戰爭，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一個最英勇的鬥爭。

關於這戰爭的性質，在蘇維埃政府給“波蘭工農兵的宣言”中說得很明顯，這宣言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蘇維埃報紙上發表的。

“我們承認波蘭獨立。我們一開始就不願有戰爭的爆發，我們情願為和平的名義表示十二分的讓步，但你們的統治者強欲我們牽入戰爭的漩渦中，我們在這環境中，自不能不集全力以資對付，予你們的地主和資本家以最後的打擊。因為這樣，在獨立的為工農屬有的波蘭與工農的俄羅斯中間才有和平的保障了……紅軍對於波蘭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危險。反之，我們準備熱烈地援助你們對於國內外敵人——波蘭的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你們快放棄對於俄國與烏克蘭的工農的戰爭。你們快走向我們這邊來。個人地，或是團體地，有槍地，或是無槍地都可以在工農軍的忠實的保護之下走向我們這方面來，因為這是保障獨立的社會主義波蘭的最正確而又最捷徑的路綫。打倒波蘭的資產階級和貴族！反對慘無人道的戰爭！波蘭工農與烏克蘭俄羅斯的工農聯合萬歲！”

這一個政府的宣言已很明顯地表白了蘇維埃政府對於戰爭的目的，當不至再有什麼異義了。

蘇俄無產階級，農民，甚至小資產階級的智識

份子因波蘭強行的進攻引起了他們的英勇的鬥爭的精神，而這一次革命精神的緊張就很快地得到了光榮的勝利。六月七日，普屯 Budenn 的馬隊擊破了波蘭的戰綫，佔有倍爾捷曲夫 Berdichev 與齊托米爾 Jitomir，波蘭的反革命勢力皆被迫而倒潰。八月二十日在西南方作戰的紅軍，距蘭姆堡 Lamberg 的東部僅十俄里至十五俄里之遙。同時，在西方戰綫上大取攻勢，而格依 Gay 同志的馬隊已深入敵人的後方，給後者以致命的打擊。紅軍逐漸向奈萊夫 Nareva 與普格 Bug 進逼。戰爭的發展，和鏟滅敵人的決心，即協約國亦無力爲之援手，故在當時革命的和政治的估量上，已不能不把“拿瓦薩 Warsaw 給我們”的口號列入於議事日程了。紅軍進逼之勢，有如破竹，因之在波軍內部莫不驚惶失措，不知適從。即比爾梭斯基本身亦未嘗諱言當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情景，他說：

“紅軍的進攻，即使在有經驗的將軍們看來，亦不禁爲之談虎色變，驚惶失措，而莫知所從，每天都有新的形勢在那裏變化，新的險要在那裏爭

奪，新的隊伍在那裏排列，新的時機在那裏分配，新的幅員又在那裏移動呵。”

但比較重要的尚有比爾梭斯基對於後方革命情景緊張的事實的承認。“在這一次的戰爭影响之下，不期然而然地軟化了兵士的心志，除形成了對外的戰綫以外，此時又須注意到對內的戰綫了。”比氏繼續說：“在普屯的馬隊的節節勝利的影響之下，開始腐化了政府的工作，即距戰綫數百基羅米突之遙的地方亦起了莫大的恐慌，對我最危急萬分的，要算是對內戰綫的形成了。”

八月中期，紅軍馬隊已進逼至波蘭的首都，我們知道，波蘭是歐戰勝利國所最信任而加以重要使命的一個國家，就是說，負有保障西歐“文明”的使命而反對野蠻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一個國家，不想今日也到了被逼而作城下之盟的一日了。

這是一個風起雲湧，急轉直下的歷史的時期。在蘇俄無產階級的面前，照耀着廣大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光輝；德國無產階級在期待偉大時機的到來；英國無產階級組織行動委員會來保護俄

國的十月革命；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開始組織本身的隊伍到處掣肘，列強對於波蘭軍大加接濟。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隊伍中起了空前的驚惶。巴黎深恐紅軍的火焰殃及波蘭的垣籬，德國革命的爆發，更屬火上加油，將一發而不可遏，這樣西歐也就不免有“東隣失火殃及魚池”之禍了。法國總司令部全體人員無不振作精神，設法援助波蘭。佛依干特 Veigand 將軍專赴瓦薩，法國接濟波蘭之軍火不絕於途。同樣，英國當局亦因紅軍之突進而深滋不安，但她在戰爭的開始時代却沒有像法國那樣的熱心，而今亦不能袖手旁觀一如往日了。

路合喬治的態度是非常精細的，他對新駐倫敦的加米涅夫 Kameniev 同志說，凡關於英俄關係的問題，儘可以自由談判，惟須以紅軍中止進展為條件。路合喬治是一個反蘇俄最活動的份子，他直接地或是間接地在援助一九一九年波蘭反蘇維埃的戰爭，僅僅在比爾梭斯基蹣跚基輔 Kiev 的時候，他始傾向於“善意的中立”態度，現在，當紅軍大舉掃滅白軍的時候，不想他會突然表示對於直

接和平的愛護起來。

蘇維埃政府乘戰勝之餘，曾在當時提出含有革命性質的種種要求（裁減波軍至五萬人，組織工人警衛隊，土地平分給波蘭的傷兵等等）。這些要求就起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瘋狂。路合喬治開始揭示他的猙獰的真面目，以聯軍陸戰隊進攻蘇俄之說辭相恫嚇。但路合喬治的恫嚇政策，終於無由實現，因為他的手太短了一點吧。同時英國的工人運動，正在積極的發展中。一九一九年，工人參加勞資鬥爭的計達二百六十萬人，一九一九年九月間在格蘭斯哥 Glasgow 召集的職工代表大會一致通過關於召回英國在蘇俄境內的軍隊的決議。這次紅軍所得光榮的勝利更促進了民衆革命化的過程。自路合喬治對蘇俄實行恫嚇政策以後，英國工人行動委員會就召集非常代表大會來答復路合喬治的政策，當時參加大會的代表共計一千〇四十四人，他們以英國六百五十萬工人的名義一致決定，如果路合喬治繼續施行其強盜的政策，那他們就以總罷工的手段來對付了。



但事變的進程又從另一方面轉變了。一方面因紅軍戰略的弱點，另一方面因估量波蘭工農力量的過度，結果終於得不到佔取瓦薩的目的。波蘭軍隊獲得法國的軍火的接濟以後，賽特萊茨 Sedletz 遂被佔領，八月十八日就開始反攻的形勢，跋涉遠地的紅軍已疲於奔走，此時蓋亦無力相抗了。十月初，在明斯克 Minsk 一帶——沿烏巴爾特河 Uhort 至斯羅企河 Sluch 一帶，戰鬥風雲漸趨靜寂。再先前一些，波人已衝破科佛爾的戰綫，至是紅軍遂不能不向普洛特 Brody 引退了。

現在和平的創造者路合喬治已不需要中止波蘭的行軍像他先前對於蘇維埃政府所要求的一樣。既不與加米涅夫進行和平的談判，却信口雌黃，始則誣蔑加米涅夫有暗助英國工人行動委員會和資助工報 Daily Herald 的嫌疑，繼則宣告政治談判趕行結束，拒絕加米涅夫在倫敦的逗留（商業代表則爲例外）。

當時，法國懲息波蘭作戰，直到“最後的勝利”爲止。但比爾梭斯基在瓦薩城下見過紅軍的利害，

再不敢從事於軍事的投機，乃決意與蘇俄議和。十月十二日雙方簽訂臨時和約於里加 Riga，決定正式和約的根本內容，至於正式和約的成立則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相距至五日之久，簽訂地點仍在里加。和約的根本條件如下：波境以東的地盤，屬於波蘭，這地盤的範圍是由最高理事會決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從屬於波蘭的，換句話說，蘇俄須承認加里西亞 Golicia 東部及白俄與烏克蘭人移殖的區域均屬為波蘭所有；戰時損失相互抵消；以三千萬金鎊和二千九百萬盧布的鐵路財產交還波蘭；相互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

但波蘭仍不滿於此項條件，臨時和約簽訂以後不數日即行破裂，驅使彼得留爾 Petlur，薩文谷夫 Savinkav 普賴克-白賴霍佛企 Bulak-Balakharich 彼萊密肯 Peremikin 作亂於蘇俄境內。波蘭政府對此陰謀的活動雖加以否認，但薩文谷夫 Savinkov 在蘇維埃最高法庭之供詞中盡行暴露了。立陶宛之首都佛爾那 Vilna 當波俄戰爭時期，曾為紅軍所佔領，嗣後即讓諸立陶宛，任其管轄，詎知波

蘭野心未死，即由齊里谷夫斯基 Jeligoosky 將軍佔為已有。如是而欲進行和議，其困難可知，然而蘇俄代表仍勉力奔走，使波俄邦交關係得以經常的廣續。

由此可知一九二〇年由波俄戰爭所表現的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偉大的鬥爭依舊保持了原有的形勢。反動的波蘭人保持不了基輔，紅軍亦沒法佔領瓦薩。紅軍之所以不能佔領瓦薩，其原因不僅在軍事技術的弱點，而又在波蘭內部革命運動還未到十分成熟的境地。在那時候，波蘭農民無產階級因同情於紅軍，而中農則不深信紅軍之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故對於地主的土地！皆躊躇而不敢爭奪。至於城市無產階級，雖有一部份傾向於蘇維埃政權（如倍洛斯托克 Belostok），然而就全體工人羣衆而言，則大部份仍為波蘭社會黨所蒙蔽。此外尚有一種原因，就是西歐無產階級的活動亦無積極的表現，因為英法對於波蘭的援助，不論是軍火，是金錢，或是外交，他們仍無力加以牽制耳。

所以，波蘭戰爭的結果，使歐洲一九二〇年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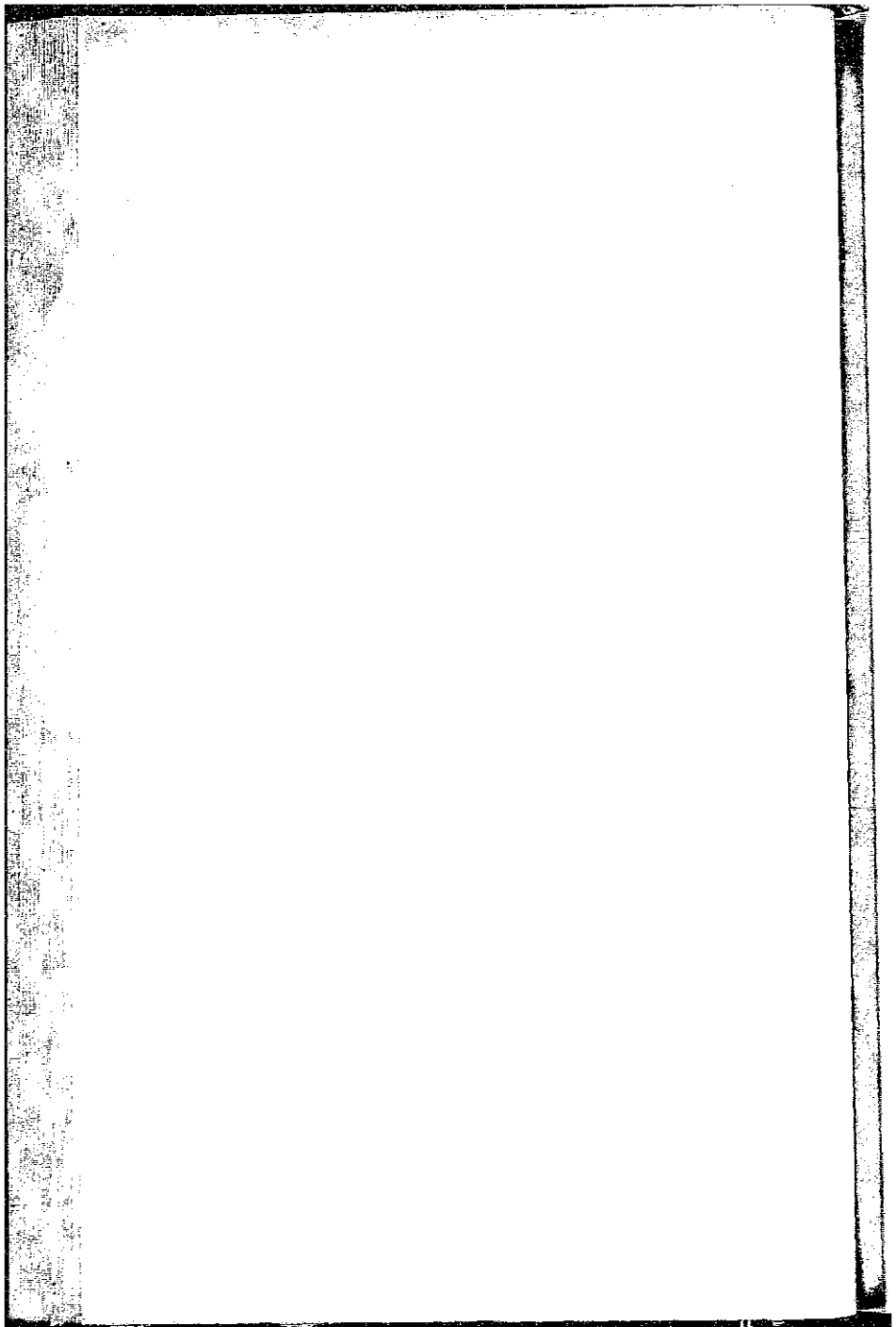
期的形勢並沒有產生偏重的狀態，一方面，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不能越出蘇維埃共和國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世界反革命勢力從牠最後一次嘗試失敗——波蘭與佛蘭格爾的事變——以後，亦只能在紅色國境的外部保持其地位罷了。

一九二〇年末，蘇維埃共和國又有一次勝利的獲得，即武裝干涉之最後的一幕——佛蘭格爾叛變的失敗，法國不論她怎樣地努力，不論她怎樣地承認佛蘭格爾政府是“真正的南方政府”（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一日），寇仁 Curzon的計劃不論其怎樣地精密不論其怎樣地擁護佛蘭格爾，終無以使武裝干涉的最後的一次嘗試不受蘇維埃政權的打擊吓！

比爾梭斯基與蘇俄的修好，不啻宣告了同盟者的死刑，協約國走狗與反革命者皆因此而受了重大的打擊。但這是敵人隊伍中所必不能避免的矛盾，可以說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比爾梭斯基不願大俄羅斯主義的佛蘭格爾得到勝利，彼得留爾亦不信仰比爾梭斯基的為人，反之亦然。英國自

一九二〇年中期始，即不予佛蘭格爾以援助，因為佛氏已不自覺地成了英的競爭者法人的工具了。

八月間，佛蘭格爾利用波俄戰爭的機會對於蘇俄大施攻擊，以陸戰隊進駐於泰赫爾 Takhtar 之阿若夫海岸與諾甫羅斯克附近之泰孟 Taman 半島。佛蘭格爾以為反革命的勢力當已集中於陸戰隊的左右了，可是他的估量是一種錯誤。十月二十六日，即與波蘭訂約二星期後，紅軍即取反攻的形勢，衝破法軍的戰壕，向克里米亞進展。不數日即下，佛蘭格爾被逼而逃至君士坦丁堡。紅旗飄揚於黑海之濱，全世界都在歡躍地歌頌，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國家，自赤塔至彼得格勒，自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至賽維斯托波爾 Sevastople，已從武裝干涉者的爪牙中解放出來，而蘇維埃的政權亦已得了永久的保障了。



# 第五章

## 和約與實際的承認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

蘇俄與英國及其他各國的訂約——  
與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的訂約——蘇  
俄與資本主義列強之在日內瓦與海牙的  
會面

第一節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  
六日的英俄條約

蘇維埃共和國在她成立的第四年已足使帝國主義列強承認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國家是世界舞台上一個偉大的而不可加以輕視的力量。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帝國主義政府始則以武裝干涉及封鎖政策爲對俄手段，繼則以外交封鎖與威脅政策使俄國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三則以談判及往返交涉形式使俄國步“請君入甕”之後塵。然而英國雖極盡其詭譎之能事，而蘇俄地位之穩固如恆，結果，英政府遂不能不在實際上承認蘇維埃政府，與之訂立商業協定，而此商業協定，就其實質來說，實在是蘇俄最有政治意義的一種活動。

固然，在修約裏面並沒有提及“實際承認”這一個名詞，但就修約的本身及內容來說，那實際承認的意義已包涵在內了，同時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路合喬治在下議院所發表的宣言，更證實了實際承認是一個事實。此外，商業協定，他們認作是將來“雙方(英俄)簽訂正式和約，共同調停經濟及政治關係的一種準備”——換句話說，成立商業協定就等於承認和恢復固有的外交關係了。



商業協定的要點如下：蘇維埃政府在原則上承認將來對於販賣商品或為俄國服務的私人須盡報償的義務；各關係國所有一切的要求，或雙方人民對於各關係國所應盡的義務，須在將來的和約中共同解決之；雙方互派商業代表，惟不得有“宣傳”的活動。

對於最後一個問題——宣傳，我們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為他在所有種種的談判中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同時路合喬治對這一個名詞，嘗有加以寬泛的曲解的企圖。

英國在那時候深不安於巴古 Baku 的東方民族大會，出席代表達二千人，印度也是其中的代表份子之一。引起英人焦急萬分的尚有在東方爆發的另一種事變，就是波斯商港奧賽耳 OseI，原為英人所佔有，此時（一九二〇到五月十八日）已為在拉斯科爾納谷夫 Raskoenikov 同志統率之下的蘇維埃艦隊所佔有了。先是：英人企圖把這一個險要的區域為反蘇俄尤其是與阿遜爾白強 Azerbaigjan 作戰的根據地，但尼金的艦隊多藉英人的庇

護，隱匿於奧賽耳，隨時隨地足以侵擾蘇俄的治安，因之，拉斯科爾納谷夫同志之佔有奧賽耳，使英人無立足的餘地，實際上就是一種自衛的步驟。

這一切事變促進了英國與蘇俄訂約的速度，因為在條約中，英政府要求蘇維埃政府不得有進行不利於英國當局的“宣傳”活動。路合喬治初時對於宣傳這一個名詞的解釋，在希望蘇維埃的外交不能在東方各國，亞美尼亞 Armenia，喬治亞 Georgia，有廣大的活動，因為路合喬治認為這些地方，是屬於英國勢力範圍以內的領地。當然，克拉辛 Krasin 是不能同意於路合喬治的解釋的。最後，經過了長期的談判，始有下面這樣的折衷的決定：

“各關係國在她本國國境以外不得有不利於英國或蘇俄的敵視的活動，直接或間接的公開的宣傳。特別是，蘇俄政府不得有侵害英帝國利益——印度及阿富汗的軍事的外交的企圖或其他宣傳的活動。英政府在蘇維埃政府面前，對於昔為沙皇所屬有今則宣告獨立的國家亦負同樣的責任。”

英政府對於宣傳問題的解釋却以明文規定於條約之內。當英俄簽約的時候，英人竟藉口於無多大意義的事變作為反宣傳的證據，所謂事變即是指蘇俄在東方活動的事實而言，英代表洛勃特·霍爾涅 Robert Horn，就利用這一個小小的事實，提出抗議，謂蘇俄不應在東方有宣傳的活動。

但，當時的形勢不論她怎樣地險惡，英俄條約終於成立了：英帝國主義經過三年有半的武裝干涉和經濟外交封鎖的時間，結果亦不能不承認她自己的競爭者——第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而且在簽約的時候，喀朗斯塔得 Kronst dt 仍為暴徒所佔有，各國資產階級皆謂蘇維埃政權的末日可立足而待了——這不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嗎！

英俄的談判與英俄條約的成立給全世界以一個很大的影響，同時又促進了蘇維埃政府對各國外交的勝利。所以這一個時期是蘇俄與各國簽訂和約的時期。前已說過，三月十八日，蘇俄與波蘭成立了里加條約。二月五日，意大利政府致牒於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謂意政府願意接受蘇俄的商

業代表，即以伏洛夫斯基 Vorovsky 同志為代表團主席亦無不可。

德政府欲與蘇俄復交的企圖，蓄志已久，五月六日，她就不問倫敦之專美於先，竟與蘇俄訂立德俄臨時商業協定——這樣就為蘇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的前途打開了一條康莊大道。

## 第二節 蘇俄在東方的勝利

蘇俄與西歐帝國主義作戰的勝利自不能不予東方被壓迫民族以莫大的影響。蘇俄在這一個時期（一九二一年初）所有與東方各國簽訂的條約，只證明蘇維埃共和國在東方的影響之如何的偉大了。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蘇俄與阿富汗訂約於莫斯科，打成一九一九年業已規定雙方的友誼關係的合法基礎。我們知道，英帝國主義之所以與蘇俄作戰，為的是蘇俄在東方影響的增大。所以這次蘇俄與東方各國的邦交的恢復，更是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

俄國革命以解放殖民地民族的旗幟，很快地促進了阿富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一九一九年初，民族解放運動一變而為政治的暴變，英人傀儡哈比波拉汗 Khebibula khan 竟死於難，起而代之者為阿曼奴拉汗 Omanulla khan 他是一個擁護改良政治和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的革命家。這一偶新王的第一步工作就與英國的侵略者爭鬥，結果英人屢戰屢北，迫不得已乃承認阿富汗為完全獨立的國家（一九一九年八月八日，訂約於拉代爾-昂基 Raval Pindy）。同時新遣使在莫斯科協議阿富汗與蘇維埃政府的關係問題。一九一九年末，蘇俄亦遣員沙利茨 Solets 至喀布爾 Kabul，表示雙方關係的密切。

當然，英帝國主義者對此事變是不肯輕易放過的。他們集中阿富汗的反動份子，暗中進行推翻新王的活動。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反新王的陰謀，被破獲於喀布爾，參加陰謀的如奈斯魯拉汗 Nasrulla khan 的近戚，指揮這近戚的則為英國的代理人員。這次的事變，終於不能保持雙方在馬沙爾 Maisor

的談判之不至於破裂了。

但，另一方面，在蘇俄與阿富汗的邦交的發展當中，阿富汗內部又產生了一度的糾紛。因為阿富汗政府在那時候除擁護阿曼奴拉汗新王以外又擁護了一九二〇年因布哈爾 Bukhara 革命而逃逸至阿富汗的布哈爾斯基 Bukharsky 同時，阿富汗的當局者對於布哈爾的革命運動亦加以援助，領導這運動的人就是安凡爾 Anver Pasha，他企圖把土耳其斯坦，西伐 Kh v，普哈爾，阿富汗，波斯，土耳其及其他屬於回回教徒的形族民成一個偉大的回回教徒的國家。

可是蘇俄與阿富汗的談判不會因布哈爾斯基的糾紛而中止，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三日，雙方條約卒成立於喀布爾。

英人無時無地不在企圖破壞這一次和約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一月，英國全權代表亨利·陶勃司 Henry Dobbs，向阿富汗政府提議說，阿富汗政府能打消她與蘇俄訂立的條約，則英政府願與阿富汗互訂協定，予阿富汗以物質的援助，並承認阿富

汗爲完全的獨立國。但，阿富汗竟不爲英人所動，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三日所提出的和約草案經過了幾次修改以後，就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簽訂於莫斯科，雙方均加以正式地頒布了。根據這條約的內容，雙方站在互認獨立的原則上，決定了外交的與互派公使的種種問題；雙方承認布哈爾與西伐的獨立，不問其行政的形式若何；蘇俄允許阿富汗得享受在俄國自由運輸不徵貨稅的權利，並同意給後者以物質的援助，使阿富汗的文化與工業得以捷足地發展。

這一次的條約展開了阿富汗民族的歷史的新篇幅，因爲她們過去在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之下，連一點初步的公民權利都不能享受。阿富汗國會對於英俄政策的內容洞察秋毫，故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一日討論英俄向阿富汗所提出的條約草案時，就拒絕英政府的提議，並於二日內批准蘇俄與阿富汗的條約。

在莫斯科簽訂的波斯與蘇俄條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是幾乎與蘇俄——阿富汗條約

同時成立的。

蘇維埃政府對於波斯的政策，仍然是以蘇俄東方政策的原則為基礎的：消滅舊俄時代的傳統關係；承認東方被壓迫民族的獨立；援助東方民族與西歐帝國主義的鬥爭（見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對俄國回教民族及東方的宣言——第一頁）。

蘇俄對於波斯的政策，其根本原則大抵若是。至於波斯對於蘇俄的政策，那我們就不能舍其他的因素而不之顧，因為波斯是一個經受英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英帝國主義逞其收買政治人物和報章，援助反動封建諸侯，煽動內亂的能事，專力與波斯民族解放運動為敵。在這時候，我們與波斯的關係，因其亮Gilian（波斯省區），柯企克汗Kuchuk khan 的革命政府的成立而日趨於複雜了。這政府是因為波斯先進份子受了俄國革命的影響佔有波斯軍港奧賽爾這兩個事實的湊合而形成以及紅色艦隊的。但其亮革命政府不久就消滅了。一九二〇年十月，伊蘭 Iran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案，



謂波斯建設蘇維埃政權的客觀條件尙未完全成熟。阿達爾白強軍也就在這時候退出其亮了。

同時莫斯科與德黑蘭 Teheran 正在磋商關於爭論問題的解決與相互關係的調停。當時的形勢，可謂已有轉優的傾向，因俄國革命的勝利促進了波斯反英的民族運動的發展。一九一九年八月，英人爲正式鞏固其在波斯的統治起見，德悉 Vossug-ad-daul 政府與英人訂立條約，實際承認英人是波斯的保護者。但波斯國會在民意的高壓之下就拒絕批准這一次的苛刻的條約，以李查汗 Riza khan 爲首領的民族運動者逮捕薩伯達爾 Sepakhdar 政府的行政人員，改組爲 Seid-ad-din-Teba-Toban 政府。新內閣即刻取消這不平等的條約，國內進行大規模的維新運動。波斯與蘇俄在莫斯科簽訂的條約也正在這個時候。

這條約的內容大致如下：蘇俄取消俄皇時代所有在波斯境內的債權，租地及其他財產權，讓以借貸銀行，Ashur-ady 島及費留齊 Firuze 村落，並承認波斯在黑海有行駛艦隊之權，雙方允許在

各關係國境內得自由運輸至第三國的一切商品。這次條約對於商業協定，互派公使及俄軍出境問題，亦曾加以詳細的說明，如英軍一退出波境，那俄軍也就必然引退了。最後一個條件，蘇維埃政府是完全履行的，因為英人受蘇俄政府的高壓亦不能不知難而退了。……在簽約後二星期，蘇俄代表羅雪坦同志當其抵德黑蘭的時候，大受波斯社會的歡迎。

土俄條約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成立的，簽約地點在莫斯科，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始獲成立，至於談判的開端，則遠在昂哥拉 Angora 與莫斯科第一次接近的時候。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土耳其的國民會議產生國民政府以後即向蘇維埃政府表示友誼的態度，提議土俄兩國共同反對以不平等條約來束縛土耳其的帝國主義列強。土政府主席凱馬爾 Mustapha Kemal 亦以同樣的提議，請求蘇維埃政府作土耳其的聲援。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在她的復牒中，願意在承認土耳其獨立，亞美尼亞人民族自決的基礎上與土耳其訂立條

約。不久，亞美尼亞問題，曾發生過數次的糾紛，因為土耳其在亞美尼亞成立蘇維埃政權以後，又從重倒台的達斯那克政府訂立不平等的和平條約（在亞力山大利亞堡 Alexandrianople）亞美尼亞與俄國的蘇維埃政府不承認有這條約的成立。但這次的糾紛對於上面提及過的土俄條約仍無絲毫的影響。

這條約承認東方各民族有自決權。土耳其仍得保有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八日損失的地域（換句話說，就是要恢復土耳其在賽佛爾 Sevr 條約中為協約國所剝奪的利權），取消列強在土耳其的最惠權及俄皇的特許權，承認土耳其在喀斯 Kars，阿爾達剛 Aldagan 與阿爾特文 Altvin 的統治權，決定巴統 Batun 為自治國，在那裏土耳其的商品得自由運輸，可無需納稅，對於雙方外交及商業關係的發展，亦有所伸述。至於海峽問題，則由沿黑海一帶的國家共同解決之。

但我們要知道，昂哥拉政府一方面固與莫斯科進行談判，另一方面又與倫敦往返，企圖與西歐

帝國主義有所周旋。但帝國主義者始終不肯放棄佛爾條約的權利，故昂哥拉政府雖與西歐帝國主義周旋，亦不能不至於失敗了。這種游移的態度，可以說是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外交的特殊現象。

簽訂於莫斯科的土俄條約曾經過無數次的糾紛，此次訂約雖已打消亞力山大利亞堡的條約，但土耳其政府仍堅持後者為有效，不允即時撤退她在亞力山大利亞堡境內的軍隊，昂哥拉政府又拒絕與高加索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訂立和約，決意進行單獨的和平談判。但經過了幾番的外交協商以後，昂哥拉政府始同意召集各共和國聯席會議，蘇俄代表格尼茨基 Ganetsky 亦參加之。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土耳其與高加索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條約遂得成立於喀斯 Kars。

一九二一年中期，蘇維埃政府因昂哥拉當局之虐待土耳其的共產黨員，乃與之嚴重交涉，因之土俄條約亦無法進行了。昂哥拉政府對於國內共產黨員的處置，除因土耳其資產階級發展而引起

的內在的政治原因以外，很明顯的尚有外來的政治作用。一部份的土耳其當局者，藉壓迫“莫斯科間諜”——土耳其共產黨員——的手段，示好於西歐帝國主義。可是此種現象仍不能牽動土耳其政府對於蘇俄接近的基本的政治路線。

土俄交涉正在進展的時候，讀者諸君當亦聯想到亞美尼亞蘇維埃政權的確定。喬治亞 Georgia 與布哈爾的蘇維埃化，也在這時候。（喬治亞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成立，布哈爾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成立的，在西伐 Khiva 的蘇維埃政權成立較早——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召集的人民代表會議，自得蘇維埃土耳其斯坦之助推翻反動的 Abdoal-Side 的政權以後，乃宣布西伐爲霍萊士姆 Khorazm 的蘇維埃共和國）。

一九二一年初，蘇俄與孟雪維克喬治亞的關係，日趨於緊張。其原因在所謂“獨立”的孟雪維克的喬治亞在那時候已經成爲英帝國主義在高加索作反蘇俄的先鋒隊的緣故。在喬治亞的孟雪維克的野心家對於帝國主義的示好，曾取各種不同的

態度。在歐戰時期，他們是俄國與協約國的愛國主義者，要求歐戰不至“最後的勝利”不止。在十月革命時期，他們與亞美尼亞的國家主義者——即亞美尼亞與韃靼的資產階級政黨——共同組織“高加索委員會，”作為反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一九一八年末，喬治亞的孟雪維克者已不與協約國周旋而與德帝國主義結不解緣，要求德土兩國的軍隊來平服國內開始發展的革命運動。此後在協約國武裝干涉時期，喬治亞拒絕蘇維埃政府關於合力反對但尼金與佛蘭格爾的提議，企圖在俄國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中，取得漁人之利。在喬治亞的孟雪維克者方面雖則對於俄國的反革命仍有一種民族性的成見，然而他們對於但尼金與佛蘭格爾亦時加以祕密的援助。一九二〇年春，喬治亞受寵若驚地居然得到協約國的承認，而整個的喬治亞亦遂於此時受協約國帝國主義的全般的影響了，同樣，喬治亞對於國內工農及少數民族（亞美尼亞，亞巴細亞人 Abassia, 阿近人 Agen）的政策亦受協約的影響而日趨於反動了，社會性的和民族

性的鬭爭漸出之於國內戰爭的形式，法將軍杜曼尼爾 Dümenil 允孟雪維克者以武力的援助。一九二一年二月初，喬治亞發生了一次反孟雪維克的暴動，三月十日，紅軍佔領了哥達埃斯 Kutais，三月二十六日，喬治里亞式宣布為蘇維埃共和國。

一九二一年，蘇俄在東方的外交政策，自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及俄國反革命痛遭打擊以後已有捷足的伸展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蒙俄友誼條約簽訂於莫斯科，我們欲瞭解這一條約的意義，須先得說一說蒙古最近發展的史實。在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時代，俄皇政府對於蒙古獨立的要求屢加摧殘，實際上她已成了蒙古的保護者。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乘西伯利亞混戰之際，重使蒙古屈服於北京政府之下。一九二〇年來，蒙古成為白黨翁格爾涅 Ungern 男爵反蘇俄的根據地，翁氏利用“大蒙古”的旗幟和中蒙兩國間的衝突實行反蘇俄的鬭爭，雖明知其為日本所驅使，亦在所不顧。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蒙古首都庫倫，竟全為翁格爾涅

所佔奪。那時蒙古的先進份子已看出了日本走狗翁氏的真面目，因遂亡命於蘇俄境內，在那裏組織了蒙古的國民革命軍。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這軍隊與遠東共和國及蘇俄的軍隊滙合於一地，大舉反攻，翁氏卒爲所敗，而庫倫亦於是時克服了。嗣後就組織了一個蒙古國民革命政府，要求蘇俄軍隊在外患未息以前暫留蒙古境內以防不測，對於中蒙邦交問題，亦請負調停之責。蘇維埃政府對蒙政府這要求一一履行之，把蒙古從水深火熱的環境中解放出來。

蒙俄協作的結果訂立了有名的莫斯科條約，此後蒙俄的政治和經濟關係也就在這條約的基礎上加緊發展了，同時蒙俄因地理的關係（中俄及蒙古國境毗連，關係至爲密切），邦交之疎密與否，影響實大，故有此條約，蒙俄關係又得了一重堅實的保障。

一九二一年末，當蘇俄代表派依開斯 Paikese 同志奉命來華的時候，曾受中國先進份子的熱烈的歡迎，而死氣沉沉的中俄關係，此時遂有欣欣向



榮的復活的氣象了。

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原則，曾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蘇維埃政府的宣言中，詳為伸述了，在這宣言中，再番聲明蘇俄決然舍棄俄皇時代所有對華的侵略政策，並謂中俄有聯合奮鬥之必要。這宣言是在紅軍克服哥爾却克那時候發表的，簽名者為加拉罕 Karakhan 同志，宣言說：

“蘇俄與紅軍經過兩年來死力的奮鬥，由烏拉爾 Ural 向東方伸展，目的既不在暴力的征奪，又不在武力的蹂躪，更不在專力的侵略……我們是在解放列強鐵蹄下的民族，使其不再受黃金政策的剝奪，因為列強是欲以東方民族的血汗供他們的貪慾，中國民族也就是這犧牲當中的一個。”

蘇維埃政府聲明她政策的根本原則以後，她就決然取消俄皇時代所有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對於昔日中俄的不平等條約，聲明經過談判的手續概作無效，所以宣言繼續說：

“蘇維埃政府明知協約國與日本用盡一切的方法，使俄國工農的呼聲不至為中國民衆所感受，

但我們欲把中國所喪失的一切交還中國民衆，第一非把那蟠踞於滿洲與西伯利亞的掠奪者鏟除淨盡不可，因此她在現在就和她的紅軍經過烏拉爾向東方進展，援助西伯利亞的工農羣衆，使他們從哥爾却克及其同盟者——日本那裏解放出來。如果中國民衆期望和俄國民衆一樣地自由，不爲高麗和印度第二，那他們就得知道他們的唯一的同盟者只有俄國的工農，又只有俄國的紅軍，蘇維埃政府向中國民衆提議與我們發生正式的關係，派員來接迎我們的軍隊。”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當中國公使張世麟前赴莫都的時候，蘇俄政府曾以同一性質的提議向中國政府提出，但不久張世麟受帝國主義者的高壓，竟爲北京政府所召回，後者竟背地與道勝銀行訂立協定，暗助俄國白黨進行奪取中東路的企圖。

因此，蘇維埃政府與中國民衆的關係因帝國主義御用下的北京政府的掣肘而發生了隔膜，但這不是說，俄國革命就因爲這一次的隔膜而不能

引起中國民衆的呼聲了。中國的知識份子及其一般的社會對於俄國偉大的事變繼續表示他們熱烈的同情，雖然中國的工人階級尚未成熟到以組織的形式來響應俄國革命的程度，然而以後的事變已證明中國勞苦羣衆對於俄國革命之“心嚮往之”的熱忱了。自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蘇維埃政府發表宣言以後，中國社會就有中俄親善同盟的組織發生，同盟聲明說：“你們那種空前的推動，展開了革命歷史的新紀元，我們爲你們的勝利而狂躍，爲你們的熱情而投地。我們盡可能的一切，使全國民衆對新俄表示熱烈的同情。”

中國對於蘇俄同情的事實，雖目蘇俄爲眼中釘的敵人有如以金銀爲手段以宣傳西方基督教的“德謨克拉西”爲目的的洛克弗勒 Rokkeller 與卡爾尼格 Karneg 亦不敢加以否認。基督教協會書記霍金 Hopkin 寫着說：“想不到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在中國青年中散佈得這樣廣大……中國能否按照俄國所指示的路線去進行呢？——這在一九二〇年末當我未回國以前，是一個爲中國思想家所

應注意的問題。”這一切都證明在我們這一章所敘述的一個時期中——即蘇俄成立的第四年——十月革命在中國國土上所散播的種子，此時已在蓬蓬勃勃地萌芽起來，不久就會有鮮紅的花兒耀映於大地了。

### 第三節 武裝干涉的復起

這一次蘇俄在東方影響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無限的恐慌，他們內部的利害衝突雖緊張到若何程度，但他們仍想形成一致反對蘇俄影響的普遍的局面。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召集的華盛頓會議就是帝國主義者共同反抗蘇維埃共和國的一種企圖。這一次會議，除討論縮減軍備問題以外，關於遠東問題亦加以詳密的探討，然對遠東有特殊利害關係的蘇俄，竟被屏絕於千里之外，不使參加這一個以和平主義相號召的華盛頓會議（遠東共和國的代表曾允出席，但僅有向大會報告的資格）。這樣，帝國主義者的策略是很明顯的，因為在這次會議中，帝國主義者思有以取償於蘇俄而

後分贓而已。日本屢遭美國的反對，承認放棄在歐戰中所奪取的山東，但日本放棄了山東，就得了美國的諒解，保存她從俄國手裏奪來的薩哈連 Sakhalin 和俄國沿海一帶的區域，中國僅與以虛僞的口惠（有如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等等），這口惠的目的在使中國社會不再受蘇俄的影響，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影響留一餘地。

帝國主義者另一種形成反蘇俄的聯合戰線的企圖是在蘇俄天災流行——饑饉與旱魃——的當兒進行的，這時是一九二一年夏間，受災地點正在蘇俄的糧食中心區域——巴伏爾齊 Povolge，

全世界資產階級又在躍躍欲試地覬覦蘇俄了。武裝干涉的空氣這次又在蓬蓬勃勃地緊張起來了。在資產階級的報章中，到處登載着由里加 Riga 海爾森福爾斯 Helsingfors 瓦薩及其他中心城市的記者寄來的關於蘇俄飢民暴動及政府要人被刺這一類荒謬的消息。亡命的白黨在暗中積極地活動，他們在準備什麼似地……借着賑濟災民的名義進行反蘇俄的鬭爭。例如法國政府賑濟蘇

俄災民的要職，是由拿蘭斯擔負的，但拿蘭斯是法國駐俄的公使，他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在法俄邦交尚未破裂以前）與白黨暗中進行破壞鐵橋的計劃，使外來接濟莫斯科的糧物不能運輸至目的地，同時促進蘇俄飢饉的也是拿蘭斯。拿蘭斯實是一個積極的慈善事業家：他在九月四日的通電中，謂接濟蘇俄須得組織一個專家委員會討論賑飢的辦法，對於一般水陸交通及內地商埠的狀況亦須加以詳細的考察。

拿蘭斯的這一個提議，顯然表示出了他的猙獰的面目來：一方面在賑濟無數的嗷嗷待哺的飢民，另一方面，却在與白黨暗中勾結，自己成爲一切反革命陰謀的主使者！蘇維埃政府在九月七日復牒中，很堅決地揭破了拿蘭斯的陰謀，他雖然是‘賑濟委員會’的主席，但他的面目已引起蘇俄廣大羣衆的憤恨。同時人民外交委員會又聲明說，誰是誠意賑濟災民的人——例如南森 Nansen——誰必須在蘇維埃政府方面探得必需的消息的。

以“人道主義”相號召的國際聯盟，在這一次對蘇俄勞苦羣衆休戚攸關的危害的時機中，表現出了她的真面目來。她對於南森的呼聲表示着很熱烈的同情，但實際的援助，她是斷然拒絕的。美國所取的是另一種的態度，一般看來，美國的政策是不利於蘇俄的。美國賑濟機關的主動者是胡佛氏Hoover，自與蘇俄訂立關於工作條件的協定以後（八月二十日簽訂於里加），這機關曾發生過一次積極的活動，俄民得救者數以千百計。美國這一次的積極的表現，其原因第一在美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儘有力量援助俄國飢荒，第二美國可利用慈善的機關在俄國打成爲將來發展其影響的基礎。其他各國的政府對於賑災這一回事，多數是這樣觀察的，事實大抵是這樣：法國報紙深恐英國利用賑災的機關來加緊她在俄國的力量。下面這個事實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當挪威以青魚賑濟俄國飢民的時候，政府代表就在議會中聲明，請我們當設法選擇鮮美的青魚，因爲這樣俄國就會深信挪威的商品是最完美沒有的。……

不久，事實就證明法帝國主義對於蘇俄的慈善事業的真相了。九月三日，人民外交委員會偵悉波蘭政府接受了法政府的指令，令其乘俄國天災流行禍患頻仍之際開始向蘇俄進攻。在法國方面，準備給波蘭以廣大的援助，羅馬尼亞亦同樣接受法國同一性質的指令。巴黎這一次的表示，不啻是第二次大激戰的導火線。波俄邦交頓形緊張了。很明顯的，波蘭的有力份子與法國軍人界有密切的關係，此次使盡一切的方法破壞波俄的里加條約。波蘭政府極力牽制波俄兩國的復交，波蘭政府所派的劃界委員會，竟置里加條約於不顧，向蘇俄國境的東部伸展(佔地至三十基羅米突之多)；波蘭政府很有計劃地援助並武裝薩文谷夫 Savinkov 及彼得留爾等叛徒向烏克蘭進攻，人民外交委員會宣布了一切祕密的文件，對於波蘭政府的陰謀，更加了一重的證明(薩文谷夫的供詞更證明了這文件的確實及其他事實的真相)。

里加條約第五款說：各關係國對於兩造不利的團體及個人不得加以援助。但波蘭政府不僅破



壞這條約的第五款，反加罪於俄政府，謂後者隱匿波蘭的叛徒，並發表反對波蘭的宣言。形勢日趨於險惡了，九月十八日駐俄波使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在十月一日以前執行波蘭政府提出的無謂的要求。這一次蘇俄又處在嚴重的地位。只在最後一分鐘，在瓦薩解決了這一個嚴重的問題，當時的危機也就因此而克服了。

但蘇維埃政府一方面既不能消滅與波蘭的衝突，另一方面又與芬蘭的戰爭，醞釀成熟了。十月間，芬蘭以勁旅向卡萊里亞Karelia開火，以暴動作內應，結果是失敗了。由此，法，波，芬蘭利用蘇俄飢荒而作亂的企圖已成泡影，而千鈞一髮的危險也就平靜地過去了。

#### 第四節 日內瓦會議

武裝干涉的失利，比爾梭斯基的失敗；佛爾格爾的覆滅，利用飢荒而作亂的企圖的失敗——這些都是使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面前發生怎樣去對付布爾塞維克俄國這樣的一個問題。武力解決不

了她，從海路又是沒有辦法；欲以經濟及外交的封鎖政策長期對付這一地大物博的國家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果法政府不瞭解或不願瞭解這一個問題，那英政府久已瞭解，而且亦不能不瞭解了。英國本身感受着失業的恐慌，且這恐慌實含有嚴重的性質。英國在凡爾賽會議時代及凡爾賽會議以後的外交政策，使英國經濟生活所藉以維持的源泉，根本發生了恐慌，但在路合喬治看來，英國是“全世界商店的大帝國”故意引用拿破崙形容法國的口吻來誇耀英國的偉大。當時英國新聞記者，同時是路合喬治的傳達者哈爾文Harvin在“觀察” Observer 雜誌上寫着說：“俄國現在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問題。我們在今日才感覺到俄國超脫世界經濟系統以後的結果……俄國糧食的中心，我們是沒法進去的。俄國是全世界的大市場我們也是沒法進去的。開她的門戶是應該由西歐發動的。飢荒（俄國的）促進了我們在歐戰後所發生的問題的總解決——就是以供給俄國恢復生產的工具的方法來接受我們人民所必需工作的和麵

包。”

改良主義的工黨對之尤為踴躍，但在英國的羣衆看來，賑濟俄國的災民，是與俄國無產階級團結一致表示，不僅在經濟上須與俄國合作，即在政治上亦當與俄國合作的。

英國外交家就因為歐洲發生政治和經濟的恐慌，所以就乘俄國災患頻仍之際，倡出和平的口號來，藉奏剜肉補瘡之效。路合喬治所謂“偉大”的會議也就應運而起來了，這會議的主要的任務是在調停俄國的種種問題，法總理白里安亦為路合喬治所動，而同意於這會議的召集（法國反動的國家主義同盟在大會開幕的前晚，把白里安驅逐於自由主義的門外，起而代之者為普恩賚，是一個反蘇俄最利害的敵人）。

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在康耐 Canne 召集的最高理事會的會議，迫於路合喬治的催逼，通過了下列的議決案：

“協約國在召集會議以前，共同表示一致的意見，在二月間或在三月初決定召集經濟和財政會

議，在這會議中，所有歐洲各國，一同德俄奧匈及保加利亞均須派代表出席……比較強有力的國家能一致努力進行，是恢復歐洲在歐戰中斷傷的元氣的必需條件……這樣的努力，必須消滅那橫在商業前途的荆棘。弱小的國家必須得到外來的大宗的信用借貸……

“協約國認為有利於工作的根本條件，當歸納到下列幾點：一國不能侵略其他各國的原則，根據這原則的基礎，一國有一國的私有制的組織，有一國內部的經濟生活和行政制度；在這關係上，每一個國家有權採取適合於本身的統系。……”

最後一點當然是為蘇俄而發的。牠只證明一切武裝干涉政策的破產。其次又提出信用借貸的條件來。這條件中之最主要的幾點是：承認債款，賠償損失及禁止“宣傳。”在康耐 Canae 通過的議決案的最後一段說：

“如果俄政府為保障利於俄國商業發展的必需條件計，要求協約國的正式承認，那協約國是絕對同意的，但須以俄國接受上述條件為條件。”

日內瓦會議就是這樣產生的。普恩賽繼續其“拆臺”的陰謀。他在宣言中對於蘇維埃政府在未正式接受康耐議決案所提出的一切條件以前，竟得派員出席這一個事實，深滋不滿。他在最後的幾分鐘，仍極力從事於破壞會議的工作，但衆意難違，而白里安已有成言在先，所以他也就不能不表示讓步了。他與英意兩國的首相不同，本身不預會議，僅派白爾特 Barty 爲出席代表。至於蘇俄代表方面，那他們都是有聲威的有數人物。代表團主席爲列寧同志（他亦無法出席），以齊采林爲代表，他如克拉辛，李特維諾夫 Litvinov，越飛 Joffe，賴可夫斯基 Rakovsky，均爲代表團的重要份子。

出席大會者計三十有四國。美國是拒絕參加的，拒絕的原因有二，其一在美國“被人拒絕討論關於消滅經濟危機所必需解決的幾個問題；”其二在“摧殘俄國的禍首”尙未取決“相當的步驟”及“俄國本身尙未恢復經濟生活的基礎以前，”美國實有拭目以待的必要（見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美政府給與意政府的通牒），換句話說，美國有意想提

高德國的購買力，有意給企圖執歐洲牛耳的法國以難堪，所以不滿於拒絕討論關於賠款，蘇俄復交前途這一類的問題。很明顯的，休士Hughes深恐協約國在與蘇俄復交時得到例外的利權，所以他就聲明說。“……欲從蘇俄取得不利於他國的利權是絕對不允許的……我們要使各國均得以平均的機會參加俄國的經濟生活。”這猶之於狗類的態度，己不食，亦不與人以食。

這還不能算是美國拒絕參加大會的種種原因。拒絕的另一個原因則在美國不希望去積極地干涉歐洲的內政。這一個不干涉的原則在當時已不合美國帝國主義之積極的需求，但這種傳統的思想，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上仍有一部份的影響。我們深信，美國的這一種態度對於當時大會的經過確是有莫大的關係的。

四月十日在日內瓦的聖喬治St. George 皇宮內，舉行了“偉大”的有三十四個民族代表參加的大會。在開幕時說了許多很動聽的話。當時的主席是意大利的首相法克特 Fact。他在那時說：“現在

大會在這一個爲高尚的純潔的理想所充塞的空氣中開幕了。……我們感覺着歐洲統一的原則真是有深遠的意義啊！”往下，他又提及羅馬的教皇怎樣致賀於大會這一回事。路合喬治操着娓娓動人的辭令，描寫歐洲糾紛至於極點的政治經濟狀況，他認爲這種不祥的情形，非在大會解決不可的。他說：

“自歐戰告終以來已三年於茲了。歐洲受了戰爭的蹂躪，血流成渠，損失不貲，直到現在還担负着戰爭所賜與的債款和賠款的重責。全世界的商業仍若暮氣沉沉，一蹶而不振，設有振作，亦皆逞畸形的狀態……合法的貿易，商業和工業，無處不逞低落解體的狀態。在西方——失業者充斥，在東方，飢災瘟疫相逼而來。……歐洲正需要一個休息，閑靜和平安的時期。全世界應成爲一個統一的家庭……如果我們的努力得了勝利的話，我們也就有了一線希望，和相互間的信任了。”

日內瓦的把戲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期望中開幕的。但一開幕就發生了齊采林和白爾特的爭論。齊

采林聲明說：

“俄代表站在共產主義的觀點上承認在這一  
個新舊制度得以同時存在的歷史時代，代表兩種  
不同的私有制度系統的國家能在經濟上合作，顯  
然是恢復一般經濟生命之必需的條件……俄政府  
為滿足世界經濟的需求和發展世界經濟的生產力  
起見，自覺地并自願地開展她自己的門戶，予世界  
各國以運輸的機會，一任她們來開墾數百萬頃的  
肥沃的土地，并將林地，煤鑛區作為她們的租借  
地。俄代表的這個提議希望能引起各國代表的注  
意，並在原則上承認康耐議決案的立場，但他們在  
這立場上有權提出增補的幾點，對於原有的條件  
加以充分的修正。”

嗣後，齊采林轉到第一次引起大會糾紛的問  
題——就是保障和平的實際基礎問題，因為這問  
題在大會開幕時已經不知道談了多少次了。齊采  
林說：

‘俄代表預備在大會的工作過程中提出關於  
縮減全體軍備的問題，并擁護一切有意減輕軍國



主義坦負的提議。”

固然，白爾特表面上不便表示反對這提議的態度，但他借着議事日程的題目，聲明不同意於大會中討論縮減軍備這一個問題，可是他在這個聲明以前的數分鐘，他又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在歡迎詞中）：“是的，法國是最堅決的和平的擁護者。”

這一個小小的爭辯，已展開了大會內部的黑幕了。一轉瞬間，不僅普恩賽揭露了他的真面目，即和平主義者路合喬治亦露出馬腳來了。五月二日協約國致牒於蘇俄代表，謂：

“蘇維埃政府無論如何不得干涉他國的內政，並進行一切不利於政治和地域‘現狀’的活動，……蘇維埃政府必須承認一切的債款（同時協約國很含糊地說到將來減輕債務這一個問題！）。協約國可無需承認俄政府所提議的賠償革命時代的損失的要求。”

換句話說，協約國不願賠償蘇俄在武裝干涉中所受的損失，但她們同時却堅決地要求“一嚙肉”的分讓：

“俄政府必須承認……償還，恢復，如果是不可能的話，必須賠償外國在沒收財產時所受的一切的損失。至於賠償的限度，可另設仲裁法庭解決之。”

這法庭的組成份子——一個是由蘇維埃政府指定的，一個是由關係國指定的，至於主席則由美國最高法院，或國際聯盟理事會，或常任國際法庭指定之。

“赴俄法庭人員的手續，須按照倫敦專家報告（專家的預備會議是在倫敦執行的）的第八項進行之，至於外人赴俄的條件和其貿易事宜則須按照是項報告的第九條至十七條決定的。”

這樣的決定及其所提出的條件，根本是與蘇維埃的制度相背馳的。協約國不此之顧，反以二千萬鎊資本的銀行團欲與俄國經營商業的事宜。

蘇維埃代表就以五月十一日的宣言來答復他們無禮的要求，在這宣言中，很赤裸裸地揭露了“歐洲救護者”的無恥。

宣言關於宣傳問題說：

“目前的宣傳，目的在組織和遣送武裝的暴徒來推翻現有的制度，與俄國接壤的甚至在宣言中簽字的幾個國家都在進行着。致於保障‘現狀’問題，蘇維埃代表則認為此種條件是使俄國承認與各國訂立條約的一種欺人的企圖；這已經是一個含有政治意義的問題，俄國對這問題是願意在相當時候與各關係國共同討論的。”

關於債務問題，宣言則旁引史實，謂蘇維埃政府可不負俄皇債務之責。例如法之康文梯——即今日預會之法國的先驅者——聲言“人民之尊貴可不負專制條約之責，”當時革命的法蘭西就根據這原則拒絕償還舊時代的債務。同樣，革命的政府亦無須賠償個人在革命中的損失，因為革命在國際法權上是多數人的力量的表現。在另一方面，協約國無論如何不得放棄對於蘇維埃政府在武裝干涉中所受的損失的賠償，因為協約國政府是俄國內戰的直接指導者和參加者。

這是法權方面的問題。但蘇維埃代表團站在恢復蘇維埃經濟的利益上願意與他們訂立相當的

協定，即稍有犧牲亦在所不惜。代表團承認歐戰以前的債務，並打消相互間的要求，惟須以取締戰期債款，給與蘇俄信用借貸為條件，至於信用借貸的範圍可得另行規定之。代表團更進一步地表示尊重外人小私有財產者的利益，如果被沒收的財產，願以租借的形式占有之，那代表團亦得承認其財產的占有權。

但在企圖恢復歐洲經濟的人們看來，這樣的犧牲，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以為蘇俄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聯合戰綫面前，無論如何是站不住的，當她被逼而投降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拿出倫敦專家委員會的決議（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二十八日）來逼她履行了。根據這決議的內容，蘇俄須自一九二七年起每年應付外債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戰期債款尚不在此數。而這應付之款，幾占蘇俄一九二二年預算案的百分之八十，若是拿一九二七年的預算案來說，那就等於蘇俄投入大生產，促進社會主義工業的數目了！若然，則蘇維

埃共和國的勞苦羣衆，蓋非終歲勞碌決不足以贖外國剝削者之負愆了。因之在蘇維埃代表團的復牒中，以輕描淡寫之筆法，據實伸訴，說：

“在宣言（協約國的）中曾說俄國問題須在‘正義’的無剝削行爲的和俄國恢復經濟之必需條件的觀點上來觀察，但實際上宣言所提出的要求，不僅含有剝削的實質，且使俄國勞苦民衆長受外國資本之宰割，同時對於恢復俄國經濟的手段問題，則置之於不問了。”

但這裏最易令人注意的還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法國對此強迫條件亦表示反對，即在不久以前因被人拒絕討論賠款問題而反對法國最力的美國，亦進而與法國攜手，堅持同樣的意見，這因為在革命的俄國面前，資本主義國的戰線必然是統一的。美國在大會中，雖然沒有正式代表出席，但美孚煤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 的代表已等於美國實際的代表，他們唯恐英國煤油公司與蘇俄政府有關於蘇維埃煤油的協定。在當時，美孚煤油公司本身尚因種種問題不願與蘇俄合作。因之美

孚煤油公司的代表散播消息，謂蘇俄代表與英國煤油公司已有條約訂立，後者得在俄國備置煤油租借地與以獨佔探購的機會。在日內瓦四圍，是項空氣至為緊張。美政府公開反對這似已成立的條約；法代表謂英國破壞法國在俄國已被沒收的企業股票所有者的利權，表示絕對的反對；比利士代表則深恐蘇維埃政府將比利士在俄國的企業租借與英國或其他公司。結果，法國迫不得已同意於五月二日所發表的協約國宣言，惟須加以相當的條件，而比利士則全然拒絕之。

如果因煤油問題而引起的糾紛，對大會僅僅是一種虛發的空炮，那拉伯洛 Rappallo 條約却予大會以不測的打擊。

各國代表都很驚異地聽到德俄代表之有四月十六日拉伯洛(在日內瓦附近)條約的訂立，這條約的內容在打消舊日的債務，并在在短期間恢復雙方的外交關係。法國、波蘭及捷克斯拉夫等國的代表莫不相顧失色，不知所措。在他們面前似乎站立着德國布爾塞維克的怪物。他們要求取消這一個

條約，並與德國以懲罰。手腕敏捷的路合喬治，早知拉伯洛條約是意料中事，佯示驚異，同時勸慰法國謂後者當以鎮靜的態度出之。德人因“過失”而被逐於研究俄國問題的政治委員會，但並不見他們有進一步的處置，不久這轟動一時的問題也就和緩下去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受此打擊以後，亦為之心胆俱裂，故德國代表團亦覺得自己的行動，未免失之過火了。但拉伯洛條約終於批准了，將來德俄關係的基礎也是這時候打成的。

這條約可以說是日內瓦會議之最大的勝利，大會經過五星期之久的努力，結果終難免成爲不可挽救的僵局。蘇維埃代表團不願大會破裂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乃提議將俄國問題提交其他會議作最後的解決。路合喬治對此提議是表示同意的，五月十四日，由路合喬治的發動，協約國決定在海牙召集專家會議。路合喬治之所以召集海牙會議，其用意在繼續“偉大”會議的生命，使保守黨失去攻擊的目標。所以他在大會開幕時，就要求參加會議的國家，在會議時和散會後四月內相互問

不得施行攻擊的手段。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企圖恢復歐洲經濟而又不肯放棄反蘇俄政策的失敗，決不因這掩塞而全被抹煞的，其失敗的原因，一半是因為路合喬治的優柔寡斷，懾足而不敢前，一半是因為法美兩國的消極的抵抗而終成不可挽回的僵局。

## 第五節 海牙會議

海牙會議和日內瓦會議一樣，在開會以前，同樣受美法兩國的反對。法國在一個時期內，曾出之以斷然拒絕的態度，至多以旁觀者地位參加會議；美國在五月十五日的宣言中堅決拒絕，謂蘇維埃代表一味堅持其在日內瓦會議的態度，則此次會議，斷無參加的意義的。參加海牙會議的各國代表的權限在形式上是有限制的。此次會議之別於日內瓦會議，在前者一開幕就分別成為兩大委員會——俄國問題委員會與非俄國問題委員會，其目的在暗示資本主義各國對於反蘇俄的戰綫無論如何是一致的，因之當時大會對於蘇俄的空氣頓行緊



張。且“專家”本身大半是資本家，他們在俄國革命當中，所受物質的損失，爲數亦不貲哩。

在海牙會議中所糾纏不清的問題，也都是些在日內瓦會議中所發生的問題——債款，信用借貸，外人在俄國的財產等之問題。蘇維埃代表對於債款與信用借貸問題，在會議終結時，比在日內瓦會議還要讓步得多。李特維諾夫同志在某一次的聯席會議（七月十九日召集的）中聲明說，他在相當的條件之下，可向蘇維埃政府電問後者能否在原則上承認戰前債款及賠償損失，打消信用借貸問題，以便作進一步的談判。但李特維諾夫又說協約國必須先行承認蘇維埃政府而後可使後者達到讓步的目的，因爲這樣，蘇俄才能向私人或團體取得信用借貸了。

英國代表路易格里姆 Louis Grimm 認爲李特維諾夫的聲明具有莫大的意義，且與英政府的意見相吻合，但專家們斷不以英代表的意見爲然，無論如何不肯以李特維諾夫的聲明作爲繼續談判的基礎。

專家們這一次拒絕李特維諾夫的要求，完全是由於他們在大會中所取的一貫的路綫的結果。他們不求所以和解之方，反從事於無謂的探討，不斷地向蘇俄代表探問關於蘇俄預算案，工業，交通及法權等的消息。蘇維埃代表百般優容，差盡有問必答之責。並向專家們提出信用借貸的要求（計一二，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及如何復興工業的方略；同樣預備供外資輸入的租借地如巴古與谷羅仁 Grozen 的煤油區，金鑛區，煤鐵及五金工業，無不臚列入表一任外人選擇。綜之，蘇俄代表認爲蘇俄與外資的協定是與復俄國經濟之必需的條件，故不惜屈膝以求全。但專家們執迷不悟，一唯探聽消息之是務。當李特維諾夫向專家們報告新近通過的財產權的訓令的時候，比利時代表卡基帶着笑容似地從衣袋裏拿出同樣的訓令來——這就證明專家自有他們探聽消息的泉源。從此可知專家們的這種把戲，不是有意玩弄蘇維埃代表，而是藉此掩飾他們消極抵抗的真相，不願求得和解的方法。

海牙和日內瓦一樣，同樣感覺到美國煤油“德謨克拉西”的進逼。因為在美帝國主義看來，法比英三國的接近已發端於海牙會議開幕的前晚，深恐此時歐洲協約國得與蘇俄訂立關於採購蘇維埃煤油的協定。但美國這種測度，何異於杞人之憂天。因為法比英三國都是消極抵抗大會的國家。路易格里姆的消極抵抗，原因在英國希望將來與俄國單獨訂約；不願進行共同的談判，這也是一種有幾分理由的推測。但在最後幾分鐘，路易格里姆就同意於法使阿爾芳 Alphan 的意見，共同反對李特維諾夫的建議，當時大會也就因此而破裂了。

這樣，自“偉大”的會議宣告破裂以後，這一次小小的會議——即共求和解的第二次嘗試，亦竟步了日內瓦的後塵而失敗了。

但這裏我們又不能不提到這樣的一個失望的事實，就是：當蘇俄在日內瓦在海牙積極抵抗的時候，她竟然得不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積極的援助。推其原因，是由於當時工人運動的消沉，而同時蘇俄鬥爭不是一種公開的鬥爭，以致資產階級得以

和平主義的口號掩塞無產階級的耳目，一般看來，無產階級怕不會深刻瞭解蘇俄在日內瓦與海牙的外交上的鬥爭的意義吧。

日內瓦與海牙這兩次會議在歷史上究有什麼意義呢？——這是一種歷史的轉變，這是帝國主義者不放棄武力干涉政策與承認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階段中因逼於蘇俄那種有國際意義的而又能保障革命勝利的一種偉大的力量的進逼，而後產生的一種歷史的轉變。因為在日內瓦和海牙的皇宮和別墅中，蘇俄仍在繼續進行她在尼伏 Neva 和伏爾加，在但尼褒 Dnieper 倍萊仁 Berezin 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西比利亞 Siberia，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高加索 Caucasus 克里米亞 Crimea 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俄皇時代的將軍有如科尼洛夫 Kornilov，米勒爾 Millr，猶頓涅希 Gudenilch 哥爾却克 Kolchak 但尼金 Denikin 佛蘭格爾 Wrangel 杜獨夫 Dutov 彼得留爾 Petlür 比爾梭斯基 Pilsudsky 的鬥爭。俄國革命終於在她與文明國的口蜜腹劍的外交家的鬥爭中，在她與法國甲南 Ja.

nen, 英國埃朗塞埃特 Tironside, 美國哈萊佛 Her-cve 的血戰中保障了牠的自由和她的獨立了。

是的，蘇俄代表在海牙會議中是預備以十二分的讓步的。但，第一我們不能根據外交上的策略來斷定這讓步的範圍，因為這種讓步是推動大會的一種企圖；第二我們要知道蘇俄無產階級不會使國際資產階級讓過步麼？資產階級甘心與布爾塞維克者在同席協議，不是俄國無產階級在武裝鬥爭給與她們的挫折是什麼？事實告訴我們，協約國要求蘇維埃政府出席所謂“偉大”的會議已經是蘇俄在外交上的偉大的勝利。如果我們要很確實地估量這一次的勝利，那我們就得站在歷史的前程上去觀察事實。

“布爾塞維克者”被邀出席於日內瓦會議，立刻使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感覺到布爾塞維克的蘇俄已走上了全世界的政治舞台，雖則她不是一個目空一世的戰勝者，却又不是一个戰敗者。這一個事實，對於日內瓦與海牙會議以後的蘇俄外交確有偉大的意義哩。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當其與蘇維埃政府鬥爭時，他們至少在表面上是統一戰綫的，在強頑不堪的列強（例如法國）看來，這一個統一戰綫的理想終算是得了勝利了，蘇俄在她可以承受的條件之下終於得不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諒解。可是這種勝利，實際上就是等於得不喪失的勝利。因為在事實上不能不與蘇俄妥協的列強，都從過去共同談判的破裂這一個事實中得到了一個確實的結論，就是：如果以聯合戰綫的階段達不到和解的目的時，那就不如以單獨的態度來進行談判了。

所以，在日內瓦與海牙會議的時候，資本主義之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綫的勝利反加緊這聯合戰綫內部的分裂。共同談判的破裂，就打成了較有利於蘇俄的單獨談判和正式承認的基礎，這一種的事實，不能夠不算是蘇維埃外交勝利的結果。

在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人們都感覺到日內瓦與海牙這兩次的會議是促進蘇俄偉大的國際關係的一種興奮劑。是年末，蘇維埃政府被邀——當然是有相當的條件的——出席於洛桑會議（見下

文)。在日內瓦會議時，俄意商業協定亦宣告成立，這協定是在擴充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的商業條約的（未幾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因該約不在政治上承認蘇俄即加以否認）。

十月十二日，普恩賽通知人民外交委員會，說他同意於蘇維埃濟難會的代表有駐法之權。同時法國資產階級左派首領及候補內閣總理赫里歐 Edward Herriot，亦作莫京遊，當他由莫回國的時候，就開始作俄德復交的廣大的宣傳。在法國輿論界亦漸有此傾向。

九月九日克拉辛 Krasin 同志與英國在俄產業同盟會首領烏爾喀爾特 Urkart 訂立預備協定，決定將革命前為“俄亞會社” Russo-Asia Society 所屬有的而現在已收為國有的烏拉爾的企業，仍以租借的形式繼續由烏爾喀爾特受理之，因為“俄亞會社”的主任也就是他。但嗣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因英國對於海口方面的問題仍不改其昔日仇視蘇俄的態度，乃於十月六日否認九月九日的預備協定，并聲言願意在新的原則上與烏爾喀爾特訂

立新的協定。

至於歐洲的弱小民族，那她們對於蘇俄的態度，仍和列強的政策一樣，是搖動的而又無一貫的路綫的。一九二二年六月五日捷克斯拉夫曾與俄國訂立臨時協定，決定關於互派大使的問題，但在將來俄捷邦交的發展中，因捷克政府受法政府的和俄國社會革命黨及俄僑反動份子的包圍，情形一天比一天似地複雜起來了。邊疆各小國也同樣處在搖動的地位。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即日內瓦會議的前晚，由蘇維埃政府發動在里加召集了一次蘇俄與邊境各國的聯席會議，波蘭亦在被邀之列。當時所通過的草案，決定邊境國在日內瓦會議時須保持承認蘇維埃政府與縮減軍備的路綫，是年末（十二月二日）在莫斯科亦由蘇維埃政府發動召集了另一次的蘇俄與邊境國的聯席會議，其目的在解決關於縮減軍備的問題。在這一個事變中，更看出了反蘇俄的惡勢力對於邊境國的影響。在那時候，蘇維埃代表團主席李維特諾夫同志向參加會議的國家提出關於縮減軍備的具體的



建議，決定在十八個月內縮減軍備百分之七十五，但邊境國的代表則反高唱“縮減精神上的武裝，”對於物質上的武裝則反置之於不問。大會也就因此而破裂了。

同時蘇俄因邊境國破壞雙方的友邦關係時，與她們發生了糾葛。波蘭繼續在她的領地內援助白黨的組織，作反蘇俄的鬥爭；五月三日，前任第四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肯葛賽坡 Kingisepp 被殺於勒佛爾 Reval；愛沙尼亞政府拒絕蘇維埃政府關於引渡肯氏尸體的請求，反對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愛沙尼亞附近的城市耶姆堡 Yamburg 改名肯葛賽坡的提議；此外與立陶宛政府也發生同樣的糾紛，因為後者以欺弄的手段亦將立陶宛的共產黨員處之以死刑了。

但，強國與弱國對於蘇俄的政治路線不論她怎樣地搖動，我們儘可以說，他們在當日環境的進逼之下亦不能不在國際政治的比重上願慮到蘇維埃共和國的地位了。

一般看來，蘇維埃在近東和遠東所經過的情

形，不論她怎樣地複雜（詳情見後），也是一個樣的，是年末，蘇俄在遠東頗得了一部份的勝利。俄日在大連長春經過長期的談判以後，日本在俄國沿海一帶的軍隊始行全部撤退。十月二十五日遠東共和國的軍隊乃得進駐於海參崴。十一月十四日，十月革命的五周紀念後幾日，遠東共和國的人民代表會議一致決議取消原有的獨立組織，與蘇俄聯合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當日因箝制武裝干涉而產生的兩可政策即行取消；反革命的殘餘此時已掃除殆盡了。蘇俄轉變而為蘇聯，幅員擴大至太平洋，為新近國際政策的重心所在地。

蘇維埃政權經過五年來英勇的奮鬥已占有了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幅員——由波羅的海至太平洋，由“芬蘭冰雪之地”至“科爾息特 Kolkhida 烈火之區。”但在這一個為詩人所歌頌的偉大的幅員，已經不是大俄羅斯——一切民族的牢獄，世界反革命的堡壘——的所在地，而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世界革命的堡壘——的所在地了。

# 第六章

## 英帝國主義的進攻

保守黨的當權——英俄關係的緊張  
——洛桑會議——寇仁的哀的美敦書  
——破壞蘇聯阿富汗友邦關係的企圖。

### 第一節 洛桑會議

日內瓦會議是路合喬治<sup>密</sup>及其資產階級性的和平主義掙扎於革命高潮與經濟恐慌之前的最後的

歌聲。路合喬治深望蘇俄浸入世界經濟以後，世界經濟得能捷足地發展起來。新經濟政策打開了他的期望的門戶，以為布爾塞維克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尤其是英國發生接觸以後便即蛻化了。但他欲實現這一個目的，既沒有決心，又沒有權力：如果在日內瓦會議的前晚一部份保守的資產階級還能擁護他的話，那這不還是因為他們希望蘇俄在資產階級國家的聯合戰綫之下或有投降的可能，但結果並不是如此，哈爾文 Harvin 寫着說：這一次路合喬治自日內瓦回國的時候，必然是成了一個“偉大的人物”了。可是想不到路氏竟會乘興而往，敗興而返——結果只是一個小人物而不是大人物。協約國與保守黨羣以惡言相向，致路合喬治無容身之地。因為他們脫離了戰後的危機，開始向工人進攻（一九二一年的礦工與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五金工人皆被停工息業），對於路合喬治以恢復歐洲經濟與布爾塞維克者妥協的手段補救英國資本主義的政策痛斥之不遺餘力。保守黨一反路合喬治之政策，提出集中內力的口號，藉以挽救垂

傾之危機。

這樣就逐漸破壞了保守黨與自由黨合作的基礎，而前者亦遂得了單獨奪取政權的機會了。因希臘反攻土耳其失利而引起的路合喬治近東政策的失敗，對他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一九二二年十月路氏下野，起而代之者為保守黨波那勞 Banar Law。新政府舉行國會的改選，結果保守黨占了國會的大多數。英俄關係遂由此而愈形險惡，英帝國主義對於蘇俄的態度亦遂由此而愈形跋扈了。

這一次的轉變就很快地影響到蘇俄在近東方面的外交形勢。英國新政府之別於路合喬治政府的地方，在前者放棄了別岡斯飛爾特 Bikonsfield 的政策，決意向土耳其讓步，作為將來反蘇俄的餘地。寇仁在洛桑會議所取的路綫就是如此，而這會議的目的則在調停協約國與新土耳其的關係，特別在解決關於海口的問題。

我們在洛桑會議中發現了三種偉大的力量：一是帝國主義的西歐各國，一是東方，一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西歐資本主義列強不論她們內部怎樣地衝突，她們在會議中對於反蘇聯的戰線完全是一致的。這是我們在洛桑會議中第一種所應注意的教訓。第二種教訓則在東方問題因土耳其之崛起而愈形複雜。土耳其在她與西歐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得了勝利了。詎知劇戰告終，土耳其竟退而與列強妥協，意在打開西向的門戶，使西歐資本得自由浸入，并藉此作為發展國內經濟的基礎。

土耳其在政策上發生了是項傾向以後，蘇俄代表即處於孤立的地位，在洛桑會議中便無法阻止關於海口問題的條約的簽訂，西歐列強的軍艦遂得自由行駛於黑海，進而覬覦於我們的海岸了。

洛桑會議是背着蘇俄代表而召集的（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以齊采林同志為主席的蘇俄代表團只許參加大會一部份的工作，直至十二月初期才許參加大部份的工作，惟對於海口問題須受相當的限制。列強方面之所以有此決定，其原因在他們以為蘇俄代表參加大會的全部工作以後，那他們以掠奪為實質的計劃就不免有揭穿的危險

了。但他們這時又不敢完全拒蘇俄代表於千里之外；且，如果關於海口問題的條約沒有蘇俄代表的簽字，那這條約就必然失了國際政治的意義了。所以這裏就不能不提出“相當的條件”作為折衷的辦法，彷彿像寇仁所設想的一樣。至於土耳其方面，那她是要蘇俄參加大會全部工作的，若因此而與協約國衝突，則又遠非土耳其所願為的。

海口問題是當時在大會中一個最緊急的問題，不過這時的問題已含有完全另一種性質的歷史的遠景了。英國在俄皇時代唯恐俄國的海口侵入於地中海（是駛往印度的海綫），故設法封鎖海口，防止俄國海軍的侵入。現在，當蘇俄在黑海軍力十分薄弱的時候，英帝國主義者就要求開放海上的門戶，一任英艦之自由行駛。英帝國主義者借着海上“自由”的紅色口號，實行其壟斷海口的政策，企圖在黑海一帶自由行駛其軍艦，使蘇俄在南方，經受無限的威脅。

十二月四日，齊采林同志在海口問題研究委員會的議席上發表宣言，以蘇俄和平的外交政策

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下面便是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的一斑。

“在博斯福魯斯峽 Bosphorus，馬爾莫拉海 Marmara 與達達尼爾峽 Dardanelles 的貿易行駛與和平交通的自由，必須加以絕對的保障，不得有所限制。保持黑海的和平及其口岸的安全，其意義與保持近東的和平及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一樣，必先加以堅實的保障而後可，但這就是說，達達尼爾峽和博斯福魯斯峽不問其在和平時期或在戰爭時期，對於各國軍艦及軍用飛機的行駛必須加以絕對的限制。”

“海口自由行駛和禁止軍艦行駛的原則是兩種相互爲用的原則，因爲只有在禁止海口行駛軍艦和軍用飛機的原則上才能實際保障海上行駛的自由。達達尼爾峽與博斯福魯斯峽是土耳其的屬地——是一個事實，俄政府及其同盟者（烏克蘭，喬治亞及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爲尊重各民族的獨立意志起見，必須在這一事實上決以全力恢復并保持土耳其民族在其屬地上和水上的主權。俄



政府及其同盟者深信土耳其政府如果能獲得保障和武裝其海岸的主權，能備置其軍艦，能設施一切關於保障海口及馬爾莫拉海的軍用技術，則她必能在海口方面，在馬爾莫拉海得到真實的保障，決不至與人以進襲的機會……

“在海口禁止軍艦的行駛是與各國機會均等的原則相吻合的，如果，海上得自由行駛其軍艦，那得到優勝地位的便只有海軍富強的國家了……

“蘇俄將無條件地取消關於以君士坦丁堡轉讓給俄國的條約，使土耳其得到生存的保障，同時，在地中海一帶的國家不至再受俄皇瓜分的威脅，所以蘇俄決不容海口問題有不利於本身治安的解決。……

“再，蘇俄及其同盟者認為海口對於蘇維埃聯邦的經濟生活有特殊的意義。根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由俄國出口的麵包，百分之七十是由黑海和亞速 OzoV 海的口岸出口的……

“同樣站在自衛的觀點上，我們所提議的解決方法可以說是唯一的對於俄國及其同盟者的生死

利害關係的可能的保障。……我們誰還記得敖得薩 Odessa, 尼格拉亞 Nikalai, 海爾遜 Kherson, 塞佛斯托波爾 Sevastopol, 巴統 Batun, 及其他黑海附近城市之被協約國的侵奪的這一個事實。這只因為協約國的軍艦有在海口行駛的可能, 所以他們就易於在我們的南部形成但尼金和佛蘭格爾的軍隊並在反蘇俄政府及其同盟者的鬭爭中, 與以實力的援助。”

但這一個詞正理直的論據, 當然是不會挽回寇仁的意志的。寇仁與土耳其外交團主席 Esmet Pasha 的協定終於勝利了, 因為 Esmet 願意在海口問題方面向寇仁讓步, 雖陷隣國於危害之境亦在所不顧了。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俄國代表團鑒於休會期之將臨, 遂離洛桑以去, 當時曾向秘書處聲明, 謂一有恢復大會工作的消息可直接通知羅馬的蘇俄公使伏洛夫斯基 Vorovsky, 以便按期出席。可是伏洛夫斯基並沒有接到這樣的通知書, 但他仍自動地跑到洛桑去, 希望在那裏解釋一切的實際情形。他在洛桑得不到出席的許可, 五月十日,

伏氏屢遭當地法西斯蒂公開的威脅，瑞士當局與大會書記團亦不加以任何的制裁，終於在白黨康乃拉特 Konrady 的毒手之下飲彈而逝了。

七月七日，洛桑會議的總書記向着蘇俄政府說，蘇俄政府是否同意於海口問題的條約。這一個以寇仁計劃為根據的條約，雖如何不利於蘇聯，而蘇維埃政府亦決定承認附有條件的簽訂，因為這樣蘇俄才有可能參加大會其他的實際工作了。

我們的條件，說明之於七月二十一日齊采林的通牒：

“蘇維埃政府認為將來有增關於海口問題的條約的權利。我們敢在先聲明，如在實際執行條約的過程中發現有不能完全保障蘇維埃共和國的商業和安全的時候，那我們就不能不提出關於這條約不生效力的問題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羅馬俄使朱爾頓斯基 Jord: nskk 因當日環境之日趨於複雜，迫不得已簽訂了這一個危機隱伏的條約，我們欲消除這一個基於海軍薄弱的危機，只有在增長紅色海軍力量

的時候，才有可能。

## 第二節 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

### 寇仁的哀的美敦書

寇仁的哀的美敦書是蘇聯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事變之一，牠與英帝國主義在洛桑會議中之反蘇聯的進攻是具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自寇仁公爵在外交上幾番攻擊蘇聯以後，英國駐莫大使霍近 Khogin，曾致牒於蘇維埃政府，洋洋數千言，作無謂的攻擊。在通牒中，謂十日內不與以圓滿的答復，則將以破裂通商條約的手段相對付，通牒所提出的要求，大致可歸納到下列數點：（一）召回俄使（波斯）須米亞茨基 Schumiatsky 與拉斯科爾尼谷夫 Raskolnikov（柯富汗），說他們的“活動是有危險性的，”（二）撫恤一九二〇年——即在英俄條約以前——為蘇俄所翦斃的英籍僑民台維斯 Davis 及當時因有偵探嫌疑的女新聞記者史坦·哈定 Stein Harding 的家屬；（三）撈魚海界須以距岸

三英里爲限而不以十二英里爲限；賠償在距岸十二英里內打漁而被扣的漁船的損失；（四）收回三月三十日佛恩斯坦 Wainstein 同志給與霍近關於以死刑處置波蘭偵探蒲特蓋佛基 Butkevitch 的復牒。

現且研究這幾種誣告的內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一）關於須米亞茨基與拉斯科爾尼谷夫兩同志的“行動是有危險性的”話，只因爲他們所進行的外交行動，是以波斯與阿富汗不是英國殖民地而是獨立國這一個原則作出發點的緣故。

（二）台維斯之被鎗殺，哈定之被逮捕，爲的是在他們做了偵探的工作。

（三）國際實例久已打消了距岸三英里的法定距離，因爲舊日遠射力的強度遠不及今日的有力，所以三英里的距離只適合於昔日而不適合於現時了。一八九〇年，英國在錫蘭 Ceylon 四圍已定六英里爲打漁範圍。謂距岸十二英里爲打漁範圍，將有不利於英國的人，即可知這人的目的必不在打

漁而在破壞。

(四)關於佛恩斯坦復牒的歷史大抵是這樣的：英政府在三月三十日霍近的通牒中大聲疾呼地要求蘇維埃政府停止對於蒲特蓋佛基死刑的執行，謂執行死刑，不能不說是一種文明國人的缺憾。佛恩斯坦是替着人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齊采林來答復的，答復霍近不應對於蘇聯的政內有所干涉，對於不利於蘇聯的偵探有所袒護。佛恩斯坦引用“好事先從家中做起”這一句英國的俗語引起寇仁公爵的注意，說人民外交委員會接到了由革命愛爾蘭的代表打來的電報，謂愛爾蘭人之所被拘於英國監獄者竟達一萬四千人之多。想不到寇仁竟因這一個小小的事實而老羞成怒了。

在哀的美敦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實質上大抵就是這般吧。但我們對於寇仁以十日為限的哀的美敦書的要求，一望而知其為專事誅求的政府所必然施行的手段。實在地，寇仁企圖以絕交的要挾手段，使蘇維埃政府在東方不至再施其獨立的政策，并在國際上給蘇聯威信以莫大的打擊。如果蘇

維埃政府不肯向英帝國主義投降的話，那寇仁是準備與蘇俄絕交的，且更由此而形成新的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基礎。這就是寇仁哀的美敦書的真實內容，英國軍艦之所以在白海與波羅的海示威，其意義也就在這裏。蘇聯勞苦羣衆也同樣感覺到這哀的美敦書的意義，新的武裝干涉的新空氣重由西方瀾漫到東方來，全國都在偉大的示威的怒潮中表現出他們對於保護蘇聯國土的決心。英國無產階級也感覺到這英俄戰爭的危機的到來。當然，英國工人運動中的黃色領袖是不會認真地站在問題的立場來堅決進行的。麥克唐納爾當危機醞釀成熟的時候，對於寇仁所提出的“宣傳”問題，在原則上，已趨於一致。但事實上，工黨與職工會仍然是反對英俄絕交的，這次的表示在當日十分緊張的空氣中確有一部份的影響，尤其是英國共產黨的活動，亦不因人數之稀少而有所減色，她在工黨與職工會的各地支部中極力推動着反對保守黨反俄宣傳的羣衆運動。

反對英俄絕交的尙有自由黨與一部份在實業

界活動的保守黨代表，因為他們是站在擴大英俄貿易的觀點上來決定他們的態度的。很奇怪地，正當寇仁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時候，英國工業大聯盟的代表倍科斯 Beks 恰作莫斯科之遊（這代表團是在八月間到莫斯科的，他們回國時曾極力作過英俄親善的宣傳）。

蘇維埃政府在她五月十一日的通牒中，堅決反對寇仁的責難，對於英人在侵犯巴古時之鎗殺二十六個黨代表的事實，英代表在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布哈爾東部的陰謀，及其他不利於蘇俄的舉動，又反覆加以伸述。關於拉斯科爾尼谷夫與須米亞次基之“有危險性的活動”問題，通牒則認為此種責難是由於英國不願意承認除英國外尚有其他獨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存在這一個出發點而後產生的。

在通牒中寫着說：“俄政府認為不斷引起他們與英政府的誤會之最大原因之一，是在協約國當局鑒於凡爾賽和議以後的形勢不肯站在各國均等的原則上與他國發生實際的關係。俄政府並不否



認近幾年來大部份的國家多半成爲協約國過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在蘇維埃共和國並沒有，不能有，將來也不會有奪人之志以爲己用的情形的，這是我們不能不向你們聲明的一點。如果英國當局真能體念到這一個事實，那就很容易掃除橫在經常友誼關係的道上的荆棘，使雙方皆能得到均等的利益。”

通牒中關於蘇俄政府之最後的提議可歸納之於下列數點，同時，當克拉辛趕赴倫敦時亦曾加以反覆的伸述過的：雙方站在相互依助的原則上認爲對於東方所有一切反宣傳的禁止，是基於商業條約之應盡的義務；蘇維埃政府聲明同意於撫恤台維斯與哈定的家屬（寇仁要求以一萬三千金鎊作爲撫恤費），距海岸三英里外，與英人以打漁之權，并召集國際會議來解決是項問題；可是佛恩斯坦的提議終於被人拒絕了。

蘇維埃在這一次堅決的奮鬥中漸得了各國工人階級的積極的援助，即英國富於和平主義的熱情者亦表示其相當的同情，結果，寇仁企圖強制俄

國東方政策與破壞英俄條約的計劃，至此亦不能不為暗礁所打擊了。英國一方面向俄國提出急如星火的哀的美敦書，一方面又不敢與俄國斷絕商業的關係——這一個事實對於蘇俄與其他各國的關係是有莫大的影響的。蘇維埃的外交，經此風浪以後，漸有一帆風順的趨勢了。

寇仁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時候是英國反蘇聯與擁護蘇聯這兩種力量角逐爭勝的時候。“頑石”般的保守黨終於失敗了；英俄條約仍未絲毫改其原有的意義。但保守黨並不因此而低首，反蘇聯的運動仍在不斷地進行。此時他們所藉口攻擊的對象是在駐英俄使賴可夫斯基的身上。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與二十七日，英國駐俄代表比得爾斯曾致牒於蘇俄政府，謂英政府承認賴可夫斯基同志為駐英公使，但自俄政府接到是項通牒，賴氏接到赴英護照以後，英國保守黨的報紙開始向賴可夫斯基進攻。他們在報紙上宣傳說——賴可夫斯基曾向全烏克蘭蘇維埃中央執行會會議聲明欲利用他在英國的政治地位來達到革命的目的，又說——

賴可夫斯是英國最兇狠的敵人，烏克蘭白黨之慘斃都是賴可夫斯基一個人的責任。自此問題經過英國議會答辯以後，比得爾斯就於八月二日通知蘇維埃政府，謂英國對於賴氏來英之舉，目前暫加以拒絕。

齊采林在八月九日的通牒中極力反對英國此種非友邦所應取的態度，并辯正英國責難賴氏有宣傳革命企圖的聲明，對於保守黨關於其他問題所捏造的事實，復加以嚴厲的駁斥。英國所謂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考慮”計一月之久。在一月中，保守黨報紙沒有一天不在捏造新的事實向着賴可夫斯基進攻。反之，工黨黨報 Daily Herald 及自由黨黨報則極力為賴氏保護，并要求消滅這一次的糾紛。英國的進步份子此次終於得到勝利了，八月三十一日，英政府致牒於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會，謂賴氏來英已無多大的問題了。但自此以後，英國的消極抵抗，仍不因此而稍殺。寇仁謂賴氏是非經過正式承認的政府的外交代表，始終不肯與賴氏以個人有接見的機會。

同時，寇仁對於蘇聯仇視的加緊，大抵是受了下列兩種影響的緣故：第一是蘇聯經濟的發展，蘇維埃麵包與煤油之能插足於國際市場，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一九二三——二四年麵包出口計一萬萬七千萬普特，煤油計五千萬普特）；第二是德國的十月事變。

蘇聯麵包之出現於世界市場頗引起英國及其他各國的實業界的注意。先前在一九二三年那一年的夏季，蘇維埃政府的代表聲明說今年秋季，蘇俄麵包得有大宗的出口，可是在那時候，資產階級報紙齊口同聲地說這是“布爾塞維克的吹噓。”但實際上，我們的麵包已走入了世界的市場，見了世界資產階級的面，得了偉大的勝利了。麵包出口的事實，終於被人承認了。在那一年的冬季，報紙都在次第地揭載由倫敦，巴黎，羅馬，紐約，君士坦丁堡，斯特哥爾姆 Stockholm 海爾森斯 Helsingfors 及其他各埠傳來的關於因蘇俄麵包而引起社會實業界注意的種種消息。所以我們怪不得英國“觀察報” Observer 在當日有這樣的一段的話：“蘇維

埃政府在外交談判中所不能解決的一切已由滿裝麵包的箱具來解決了，這也許未必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說話吧。”嗣後我們的紙幣和煤油也得了各國的承認，只不過這時的紙幣和煤油已經是國有的了。

凡此種種均不能不加緊保守黨政府對於蘇聯的仇視。英國資產階級在不久以前——即在武裝干涉時期——只看見一個血花飛濺的俄國，而今在她面前的已經是一個體壯力強的紅色的怪物了。

當德國爆發十月事變的時候，天天都期待着德國無產階級將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作革命的鬥爭了，這一個夢想不及的事實，更引起了英國資產階級的無限的焦灼，蘇聯勞苦羣衆熱血飛濺，願以先鋒自任。俄政府的特派全權代表科普 Kopp 同志進而與波蘭談判關於假道運輸麵包接濟德國革命的問題。英政府目擊風雲，迫不得已求助於美國。十月十二日寇仁致牒於華盛頓，說明德國之最近的危機，并懇求美國來担負解決因賠款問題而引

起的危機的責任。這一次的請求就是日後道威斯計劃的開端，在英國外交家看來，道威斯計劃是使德俄破裂的唯一的手段。

同時，寇仁又從阿富汗方面預備給蘇聯以新的打擊。一九二三十二月，寇仁乘英國軍官被刺於阿富汗國境之機，乃向阿富汗提出種種嚴厲的要求——非正式地與蘇聯絕交，也是其中的要求之一。如阿富汗不與以完滿的執行，那寇仁就以戰爭相威脅了，可是寇仁的毒手終於失敗了，保守黨政府的命運亦遂因此而壽終正寢，繼而起之者即所謂麥克唐納爾的“工人政府”是。

## 第七章

### “和平主義時期”與正式的承認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

保守黨之下台與麥克唐納爾“工人政府”之當權——德謨克拉西和平主義時期之根基——“承認”問題及其意義——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的英俄條約——蘇聯在遠東的勝利——中俄條約與日俄條約

## 第一節 英國對於蘇聯正式 的承認

在蘇聯生存的第七周年足以引人注意的事變，就在蘇維埃聯邦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係已不若往年因反蘇維埃運動的組織者——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暴行政策而後產生的形勢那麼緊張了。

這正是一個執資本主義歐洲的牛耳的英法兩國急趨於左傾的時候，歷史稱之為“德謨克拉西和平主義的時期”——這裏特加的引號中是無論如何省不了的。實際上，這一個“時期”是沒有深造的根柢的，至於這“時期”的開端，是由英國麥克唐納爾“工人”（仍然是省不了引號的）政府與法國以赫里歐 Herriot 為首領的左派聯盟政府當權的際遇所造成的。麥克唐納爾的當權不是由多數民衆運動高漲的結果：工黨在一九二三年末期的選舉運動中，並沒有獲得多大的票數（與一九二二年較，僅四，三四八，三七〇票與四，二三六，七三三票之比），只因英國議會制度的特殊情形，才有機會獲



得一九二與一五六之比的多數議席。誠然，保守黨對於蘇聯的強硬政策，是使保守黨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促進保守黨失敗的最大的原因却在他們實行了提高關稅政策的緣故，因為在這政策中，英國工人與小資產者都感覺得“廉價朝食” Cheap breakfast 發生危險了。

無論如何，在英國歷史中，工黨能奪取政權，這要算是第一次，她自武裝干涉開始以後，即要求英俄有復交的必要。雖則工黨的領袖們多傾向於妥協的政策，對於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不能加以積極的擁護，然而一般看來工黨在援助蘇俄的奮鬥中，曾做了不少的工作。當一九二三年末舉行普選運動的時候，英俄復交，商業借貸，承認蘇維埃政府——這些都是工黨在選舉前晚所提出的正式的口號，可是在工黨領袖們的動機中，並不認此為革命的口號，用來幫助蘇聯反對資本主義世界，反對資本主義英國的，而是一種實際的口號，用來解決英國失業問題的。但不論麥克唐納爾的動機若何，

當他奪取政權的時候，他是立刻承認蘇聯的口惠來號召羣衆的。當他握政的初期，他就表示動搖了。所以他就聲明說，他將“承續”英國傳統的對外政策，實際上是“承續”了寇仁的政策。這樣一來，我們還希望他在“俄國問題”中有所變革麼？

但英國各地的工人團體與獨立工黨（是麥克唐納爾自己的黨）的左派領袖已開始向首相推動了。麥克唐納爾纔在那時候，始肯（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致牒於蘇維埃政府說明正式承認和英俄復交的主張。但麥克唐納爾仍不忘情於英國傳統政策的承續，故對於互派公使問題，遷延至日後始行解決。

由此，英俄的政治關係始行向前發展，蓋自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簽訂英俄商業條約以後，幾無日不在停頓中耳。

## 第二節 意大利的承認

像英國那麼強大的國家尚且予蘇維埃政府以正式的承認，那不必說其他的國家了。

墨沙里尼在麥克唐納爾未握權以前，已有承認蘇維埃政府的宣言，但他欲在商業協定中獲得最惠的條件，故又遲遲未能執行其決議，自麥克唐納爾承認以後，他就急不暇地擇追認了。

我們要瞭解墨沙里尼之所以採用這政策的原因，不能不把意大利在法西斯蒂政變以後的對外政策的一般的路線研究一下。墨沙里尼一開始就傾向於大意大利的政策。但欲實行大意大利的政策須得鞏固的經濟基礎而後可行，有如鐵，煤，煤油及其他原料是。意大利若是欲從英法美各國取得原料，那她就不免要受列強的支配，獨立的大意大利的政策，也就沒法實行了。因之，在當時，墨沙里尼就主張與蘇聯發生經常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來滿足意大利經濟的需要，因為蘇聯是地大物博的國家，意大利的汽車，機器，化學品及其他工業生產品皆得因此而有消售的市場了。同時墨沙里尼又以爲蘇聯可成爲意大利移民的中心區域。除此經濟的出發點以外，尚有一部份政治的影響，因為意大利的當局者很知道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日在

增長而不已。墨沙里尼有鑒於斯，就很堅決地改變了他的方針，進行意俄復交的政策，即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間當寇仁提出哀的美敦書的時候，他却是主張與蘇聯接近的。十一月三十日，墨沙里尼向國會聲明說，如果蘇維埃政府如同意有利於意大利的商業條約，那意大利政府是準備予以正式承認的。有此聲明以後，即在羅馬開始進行關於商業條約的談判，第一步先行恢復意俄兩國的外交關係。但是在墨沙里尼的心目中，他認為意大利對於蘇聯的正式承認僅僅是一種“引人就範”的口惠，實際上是使蘇維埃代表在進行商業條約的當中對意大利有所讓步。但結果仍然是一種失望。蘇維埃代表從容不迫，不岌岌於正式的承認，運籌帷幄，靜待英國之動靜。墨沙里尼非不知我們的策略，他催着我們的代表，說他們“遷延誤事”，但他同時又不肯有絲毫的讓步——有利於雙方談判的讓步。最後，雙方得到了相當的協定，二月七日，即在英國正式承認蘇聯以後的五日，意大利也就正式地承認了。很可注意的，一部份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羣

向意大利的外交團責難，謂其因循誤事，不知乘機承認蘇聯，反予英國以捷足先登的機會。政府機關報則謂墨沙里尼曾電致倫敦，對於英國外交團的主張有所詢問，可是得不到隻字的復音。這些事實，只證明資本主義列強之急於求好於蘇聯而後引起嫉妬的表示，而同時此種嫉妬却表現之於仇視蘇聯最激烈最強頑的國家，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是什麼！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是實行意俄商業條約與關稅協定的日子。商業條約除正式承認蘇聯以外，又無條件地承認蘇聯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規定蘇聯駐意商業代表的優越權。關稅協定決定了關於免稅的法則。在威尼市組織的以一萬萬利拉（Lira 意幣）投資於蘇聯的意俄貿易社就是這商業條約的產物。

### 第三節 俄法邦交的改善

當時法國的工商業界漸有接近蘇聯的傾向，因法國當局一味反對蘇俄，對於工商業的前途，蓋

已危機四伏了。

一九二三年，各地商會，實業團體及急進派報紙，幾無一不從事於俄法復交的宣傳。六月間，法國商業代表團游歷於莫斯科，代表團的首領就是巴黎交易所的政府代表杜佛爾其 Duverge，及煤油業代表尼巴 Nibo。八月間，法國資產階級左派政治首領——孟齊 De Monze 亦來俄考察，回國時，公開進行俄法復交的宣傳，這一次的宣傳，不僅影響到法國一國，即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亦多受此次宣傳的推動（與一九二二年赫里歐遊俄的意義不相上下。）。

當寇仁提出哀的美敦書的一日，普恩賚即致電於齊采林，謂法政府同意於烏斯丁諾夫同志來法辦理遣還俄國俘虜事宜。當烏斯丁諾夫同志行抵馬賽的時候，備受社會羣衆及當局的歡迎。誰知第一次由輪遣回被擄於法國的俄民以後，法政府即謂烏斯丁諾夫同志來法的使命已盡了，而不知在法及在法屬領地之俄民，其急待回國者實繁有徒咧。這樣看來，普恩賚之所以在英俄關係危急萬

之秋自認爲“俄國之友”者其目的蓋在中傷寇仁之頑石政策。所以他不久就恢復到傳統的橫暴的政策了。法國法庭受當局的影響，對於蓬尼坦 Bunitan 公司的條件，決定蘇維埃在法國的財產將受沒收充公的處分。齊采林對此問題曾予法政府以暗示，謂，如果是這樣，那蘇維埃政府不能不“令我們的經濟機關對於法國公司的提議加以精細周密的考慮。”換句話說，我們的外交團到必要的時候，也是可以從經濟方面來表示她的力量的。因之，人民外交委員會在內政委員會的行動範圍內亦遂施行其壟斷對外貿易的爲外國資本家所不滿的所謂“慘酷”的政策了。

我們這一次的高壓得了相當的效果。三月七日普恩賽在衆議院演講的時候，他就聲明說，“甚至”俄國的人民也會選出他們所悅意的政府來。同時法國政府機關報“Tan,” 沒有一天不說“俄法兩國的利害從未有一處衝突過。”但以後的事變都證明了這一句話的真實的價值。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的法國公使致牒於中國政府，說明法國在中東路

的利權，其目的無非在破壞中俄兩國的談判。三月十三日普恩賽以國會的名義准許羅馬尼亞有佔取比薩拉比亞 Bsesarsbia 的特權。這也可以說是普恩賽政府作反蘇維埃鬥爭之最後的一幕。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法國改選的結果，普恩賽及其政府亦遂倒台了。普恩賽的魯爾政策的失敗，及財政恐慌的加深，遂予赫里歐以奪取政權的機會。新總理一上政治舞台以後，他就表現出他的本來面目來。關於“俄國問題”，他先從債權所有者那裏着手召集會議，却不岌岌於承認蘇聯，在選舉運動中打出承認蘇聯的口號以資號召羣衆，在他登台的那一天，他就發表宣言說，欲法俄復交必須先行經過“相當的考慮”而後可，故幾番召集會議，專在那裏討論關於法俄復交的問題。雖則蘇聯僅在一九二四年末期始受法國正式的承認，但法俄邦交之改善及英意對於蘇俄的承認却促進了蘇聯與其他弱小民族的外交關係的恢復，中國與日本也就次第與蘇俄復交了。各國承認蘇聯，彷彿是按着秩序似的，又彷彿是受寵若驚似的：挪威承認



蘇聯約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奧地利——在二月二十日；希臘——在三月八日，瑞士——在三月十五日；丹麥——在六月十八日；阿爾巴尼亞 Albania ——在七月六日；墨西哥——在八月一日；匈牙利——在九月十二日（匈俄協定旋爲匈牙利反動勢力所破壞）。

#### 第四節 中俄條約

英俄復交自然不能不影響到東交民巷卵翼下的中國北京政府。西歐帝國主義的駐華代表，極力在掣肘中俄的接近，可是現在就不容易了，因爲他們自己的政府，不是已經承認了蘇聯，便是在準備承認的進行了。同時中國社會人士對於北京政府的推動，亦有一部份的影響，以廣東爲革命策源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更使北京政府不能不急速承認蘇維埃的政權。一九二三年末，在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加以嚴密的改組，其主要路綫爲使黨民主化，吸收廣大的羣衆到黨的組織裏而來。孫中山毅然向帝國主義者要求實行關稅自主的政策，他

在給加拉罕的信中表示他怎樣地渴望俄國革命的勝利，并深信在中俄合作的基礎上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必有成功的一日。當列寧逝世的一年（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先進份子對於蘇聯的熱烈的同情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北京，在其他中心城市都在舉行偉大的追悼會；在廣東，孫中山舉行人民全體的追悼會和示威遊行來紀念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列寧同志。

中國社會羣衆之如是熱烈的表示，不論北京政府怎樣屈首於資本主義列強之前，對於中俄邦交的前途，自不能不有偉大的影響的。一九二四年三月中旬，經過王正廷與加拉罕的長期會商以後，就在恢復邦交的基本路綫上解決了一切糾紛的問題。可是在談判的最後幾分鐘，東交民巷就出來干涉中俄的談判了。北京政府受帝國主義之威脅，竟至裹足而不敢前，聲明王正廷不是中俄交涉的全權代表，過去的一切仍然是無效的。帝國主義者此種赤裸裸的干涉自不能不引起中國全國的一致的反抗。工人團體，學生，自由職業者，進步的政客無

不義憤填胸羣起作示威遊行，開大會，發宣言，要求北京政府與蘇聯簽訂中俄協定，反對中國外交之委靡不振和帝國主義者之無理的干涉。

不久，中政府受社會羣衆之推移，已有所恃而無恐，即不問東交民巷之若何威脅，她已經有十分的勇氣來進行中俄交涉了。但中政府本身亦不敢深信自己有怎樣強大的勇氣，故在絕對的祕密中進行中俄的談判。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氏暗中與加拉罕進行交涉，同時他們兩人本身又不曾會過一次面。交涉地點，爲顧氏舍邸，直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開始被東交民巷所破壞的協定，此時已由中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的名義簽訂成立了——這對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彷彿是一種青天霹靂，又彷彿是一種當頭棒喝！外交團受此中傷以後，仍以千方百計向中政府進迫，但結果仍然是失敗。中俄共管中東路的協定終於頒佈實施了。中國社會民衆對此協定，很活潑潑地表現出他們的熱情來。在中國國會議員一百八十一人由加拉罕同志轉遞給蘇維埃政府的賀電中說：

“我們中國人的目的在求得國際帝國主義的傾覆……雙方政府(中國的與蘇維埃的)將攜手共進,使國際上的外交開一新的紀元,對於過去的一切,加以基本的改造。”此外中國社會各團體也是用同樣的口吻來向加拉罕同志道賀的。

一般看來,各國政府的當局對於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訂約的內在意義,估量得很正確,不過他們對於北京政府承認蘇聯這一個形式上的問題,看得太重了。美國進步黨在北京出版的報紙 North China Standard 寫着說:

“不論他是黃色的外交家,或是赤色的外交家,如果他欲設法阻止歷史的進展,那就是一種自作自受的煩惱。……黃色怪物是一種卑賤的困憊的蠢物,竟然接受驕悍的幾經決鬥的赤色怪物的援手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是中國最大的國恥紀念日,因為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就在那一日,五月三十一日是中國復興的日子,因為中國在那一日,已經接受了蘇聯的援手了。中國的敵人仍然在聲嘶力竭中咆哮。她與強隣的協定此時已告成立

了。”

黃色與赤色的外交並沒有表現出消極的態度來。法日美各國忘却他們相互間的宿怨，此時竟以聯名反對中俄關於中東路的協定，并聲言中俄協定不得侵犯他們在該路中的“權利”；外交團不肯以舊俄使館移交給加拉罕同志；俄國白黨受外交團的唆使，佔領了上海的俄領館。但這一種卑陋下賤的政策終無以戰勝蘇聯在中國四萬萬人民中所施行的東方政策的影響。從來不肯違反東交民巷意志而獨行的，北京政府之所以敢毅然決然與蘇俄簽訂關於中俄復交的協定，其意義就在這裏。

### 第五節 日俄邦交的改善

歐洲和平主義德謨克拉西的時期正與日本自由派的維新運動相吻合，這一次的運動改進了日俄的外交關係，進而成立了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的日俄條約。

一九二四年五月，日本的國會選舉運動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結果在野黨得了勝利，票數占三

分之二。反動的政友本黨清浦首相被逼下臺，起而代之者爲工商業所依重的憲政會首領加藤高明。八月間，新政府經過一度的搖動以後，即命駐京日使芳澤與加拉罕進行談判。談判時因日方的要求過奢，中途幾經停頓，直至一九二五年初，始行成立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之日俄條約。根據該條約的決定，雙方決行恢復外交上的關係（即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日本在武裝干涉時期所佔領的薩哈連交還蘇聯，在蘇聯方面須將曾經日本人墾闢百分之五十的煤油區，租與日人採掘；此外，日人在森林煤礦及漁業方面，亦須取得租借的優越權。

蘇維埃外交經過了七年來的奮鬥，終於達到了日帝國主義求好於蘇聯的目的了。同時，日美衝突亦予日俄修好以莫大的影響。因爲歐戰以後，美國在遠東的勢力日益澎漲，日人爲防止後方的安全起見，遂不能不與蘇俄親善起來——這又是一個蘇聯因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而得到保障的例子。

## 第六節 一九二四年八月 八日的英俄條約

資本主義列強之對於蘇聯的正式的承認，決非出於她們的善意。這因為她們不能不承認蘇聯經濟及政治力的發展，同時亦不能不承認她們有與蘇聯協作的必要。英俄復交僅僅是解決一切糾紛問題的先聲——有如債款問題，英僑在俄的財產問題，俄國在武力干涉中的損失問題，及其他關於政治上的糾紛問題。英俄的倫敦會議就是為解決這一類的問題而召集的，在日內瓦與海牙所未會解決的一切，都希望在這會議中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但在日內瓦會議閉幕以後的二年當中，蘇聯的地位已較前為優越了。蘇聯在那時候，國勢漸臻於穩固，她得了各國的正式承認以後，遂從事於實際的談判，但是各國所提出的經濟條件仍然和先前一樣，是非常之苛刻的。次之，在日內瓦與海牙那時候，站在蘇聯代表團面前的英國是資本主義

各國的聯合戰綫的一部份；在倫敦，蘇聯代表團僅有一個單純的英國在她面前。同時在英國政治舞臺上又發生了新的有利於蘇聯的人物。因為麥克唐納爾的政府不論她是怎樣的政府，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否認我們與麥克唐納爾周旋比較寇仁容易得多了，同時，麥克唐納爾政府所受工人羣衆的高壓，也較大於寇仁政府了。

但這不是說，麥克唐納爾與蘇聯談判時，他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代表者。反之，他自己也說過，他所保障的不是任何階級的利益，而是全英國的利益，換句話說，亦即是資本主義英國的利益。所以，麥克唐納爾政府把接受多日的銀行家宣言，纔發表之於英俄談判的前晚的原因，就在這裏。銀行家要求蘇聯無條件地承認所有一切的舊債，賠償英僑的財產，并全力攻擊蘇聯的對外貿易壟斷權。可是此種無理的要求不僅引起了蘇聯代表團主席賴可夫斯基的抗議，且又招致了工人和英國自由黨的反對。至於麥克唐納爾本人，那他雖不完全同意於銀行家的提議，却又利用他們的意見來與蘇



聯代表團作難。“看嘍，這就是我們的不妥協份子的要求；可是我所要求的，要比他們小得多了；你們要利用工人政府當權的時機；現在讓一點步，想也不遲哩。”

銀行家的宣言，僅僅是反動勢力破壞英俄協定的全部計劃之一。自英俄會議開幕以後，上議院與下議院，從未開過一次會，其原因在開會的時候，深恐羣情的責難及其對於大會的攻擊。例如，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上議院會議上，寇仁對於英俄協定大施攻擊，不僅使資產階級有所畏懼，即工人階級亦使之裹足而不前。寇仁說：“蘇俄政府要求長期的借款，……其目的不在其向英國工廠定購商品而在恢復她自己的工業，來和我們的工業競爭。”（上議院議員大聲疾呼地說：請注意嘍，請注意嘍！）。前任英國外相，亦和寇仁一樣地卑賤，當他攻擊麥克唐納爾的時候，他就補充說：“我們承認蘇維埃政府，那我們就不啻放棄了對蘇聯高壓的一種真實的工具了。”

即使在英國外交部內部，亦仍在進行破壞的

工作，在那裏除了外相及其參事以外，其餘的職員都是寇仁的同黨，他們利用繼續英國傳統外交政策的口號來恢復他們過去反蘇聯的政策。英國駐阿(阿富汗)及駐波(波斯)公使的行動表現得特別明顯。一九二四年五月間，在阿富汗發生了反動份子之反阿曼奴拉汗 Amanulla Khan 的暴動，因為阿曼奴拉汗是一個革新阿富汗並與蘇聯復交的擁護者。根據阿富汗正確可靠的消息，領導這一次暴動的就是英國駐阿的外交公使。同時，在波斯也發生了主張接近蘇聯的進步份子之與反動份子的鬥爭，在這鬥爭中英國便是一個重要的主使者。

保守黨的反俄運動，引起了英國無產階級嚴重的抗議，因為他們自麥克唐納爾奪取政權以後，已積極地活動起來了。在妥協派領袖影響之下的工人羣衆對於麥克唐納爾政府當作自己政府和自己的政權看待。職工會，“少數”運動在不斷地發展。即一九二四年六月參加在維也納召集的亞姆斯特丹國際的職工會代表，亦主張與俄國職工會接近，

一般看來，他們也是主張英俄復交的。不久以後，在荷爾 Hull 召集的英國職工會代表大會，很熱烈地歡迎托姆斯基同志，並預備派員赴俄，表示雙方的熱情，這次代表團的主席就是沛爾賽耳 Percel。英俄談判也就是在這一個無產階級與保守的資本階級的這兩個力量的鬥爭的條件之下勉力進行的。八月五日，會議形勢頓呈緊張，因為經過了二十小時的談判，英代表對於賠償俄國已沒收的英僑財產問題，表示不滿了，會議亦遂於此時而破裂。

英國保守黨以及一切反蘇聯的敵人，此時無不額手相慶，斯英俄邦交之破裂。但在那時候，我們的同盟者——英國無產階級開始活動了。為當時社會羣衆所推重的工黨左派代表決不肯輕易使他們所認為工人政府首領的麥克唐納爾僅因其不能滿足一部份資本家的要求而使英俄會議破裂起來。蘭斯倍利 Lensbery 華爾海特 Walkhed 沛爾賽耳 Percel 及其他左派領袖知道英國無產階級決不任他們“自己”的政府在採行這一種政策的。由左派領袖們的主動，在議會中召集了一次緊急的

工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賴可夫斯基同志及其他蘇聯代表亦在被邀之列（在外交史中這是第一次）。賴可夫斯基同志向大會解釋英俄會議破裂的原因是在賠償英僑財產的形式問題，同時對於蘇維埃代表團的意見又加以詳細的說明。中央執行委員會承認賴氏的意見是正確的。在那時，工黨左派代表就向麥克唐納爾請願，堅決地要求恢復英俄已破裂的談判。有幾個議員，甚至以總辭職相要挾，在下層進行選舉運動來反對當局的政策，極力擁護與蘇聯復交。這一切自不能不予麥克唐納爾以莫大的影響。次日，英俄會議即行恢復工作，八月八日，英俄條約竟在全世界反蘇聯敵人的相顧色變之中簽訂成立了。自保守黨恢復政權以後，這條約不久就被破壞了的。但我們認為這一次的條約含有莫大的歷史的政治意味，所以在這裏有簡略說明其內容的必要。

該條約的第一款是決定牠的性質的：

“這一次的條約就是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俄兩政府在倫敦所簽訂的商業協定的決定

而後成立的正式條約，來代替英（包括北愛爾蘭）俄的商業協定。”

這樣看來，這條約從純粹的法律方面着想，已經是正式的一般的條約了，牠在將來英俄邦交的發展中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條約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關於賠償損失與借款的第三款。

“蘇聯政府根據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對於商業協定的宣言，聲明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明令（關於取締俄皇及臨時政府時代的債務的命令）中，取其例外的一點，願根據現有條約所規定的條件，滿足英國債券所有者的要求，不論這債券是由俄皇政府發行的，或是由蘇聯範圍內所有各地城市政府發行的，均須按照外國的匯價清償之。

“英政府承認蘇聯的財政和經濟狀況，若是按照前款那樣的要求，恐難以得到一個整個的滿足的。”

這樣，我們就看到，關於戰前債款的問題，是

在相互讓步的基礎上折衷解決的。蘇維埃政府在相當的條件之下（第一次在蘇俄得到英國的借款的條件之下）對於英國戰前債票的持有者予以一部份的滿足。在另一方面，英政府承認蘇聯這一種的行爲，不能認爲是打消關於取締外債的命令，這僅僅是命令的例外，整個看來仍然是有效的。這一次英國對於我們革命的立法的承認，在國際法權的觀點上，其意義至爲重大。再，英政府承認，欲俄國完全賠償債票所有者的損失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條約上有這般事實的規定，也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戰時英國借給俄皇及臨時政府的借款，由英政府計算，共計七萬萬五千萬盧布（連本帶息），這在條約中是與武裝干涉時代俄國所受的損失同時提及的。這兩個問題，保留在後日討論，換句話說，這問題，暫不付之於議事日程，希望在其他問題上，不至因此而發生困難。

以後便牽連到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關於沒收英僑財產爲國有的問題，第一次談判的

破裂，其原因也就爲這問題的糾紛，這問題的立場，在條約中也是以借款問題的立場爲標準的。條約中關於這問題的說明有如下列：

“英俄政府有志恢復雙方的經濟關係，同意於下列的決定：‘蘇聯政府根據沒收工業及土地爲國有的命令的例外，進而與英國人民（包含司法人員）談判關於已被收爲國有或已被駐銷的企業和租借地的問題，以便公正地進行損失的賠償事宜。’至於損失的真相的調查，則由英俄各派三人所組織的委員會負責辦理之。”這樣看來，委員會在未得蘇維埃代表的同意以前，任何問題都不能解決的，上面所提出的幾項條文，在蘇聯亦不必着先負有賠償英僑財產的義務，這僅僅是一種開始談判的先聲。至於這幾次談判的性質，賴夫斯基同志回國後在八月二十日的莫斯科蘇維埃的聯席會議中說得很明白：“我們所謂債券私有者，是指從實際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上對我們有意義的私有者而言——對於這一類的私有者，我們是樂於接受的。”

一切關於賠償英僑財產以及俄國債券所有者的種種談判，如果能出之於正當的出發點，亦必須在第二次的條約中作一總解決，這一點是由八月八日所訂的條約的第一款規定了的。同時這一切放在蘇俄肩上的重責，像上面所說過的一樣，是與債款問題有連帶關係的。

與正式條約同時訂立的商業條約亦含有同樣的精神。商業條約（同在八月八日訂立的）承認我們的對外貿易的壟斷權，不得侵犯雙方互派的商業代表，英國以信用借貸獎勵對外貿易的法令亦得施行之於蘇聯的商業。

這一切都是調停英俄關係的基本條件。在條約中沒有一處是與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相牴牾的（否則，麥克唐納爾亦決不至輕易簽約的）；這一次條約完全是一種妥協的實事求是的條約，其主要的推動力則在雙方的退讓。但不論如何，這次的簽約竟引起了英國反蘇聯敵人的反抗，阻止國會對於這條約的批准。麥克唐納爾政府之同意於蘇聯債款的保障，更予敵人以攻擊的口實。英國反動報



章無日不在宣傳“英國之向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投降，”並要求打消八月八日的英俄條約。很多自由黨的政客及其機關報，先前多少是同情於蘇聯的，此時亦與反俄運動相勾結了，尤其是一位我們的“老友，”偉大的自由黨員，和平的創造者——路合喬治，對於反俄的態度表現得更明顯。資產階級目覩麥克唐納爾政府簽訂條約以後，更受了街巷居民——工人羣衆的高壓，於是心目中更加恐慌起來了。

蘇聯敵人的反宣傳引起了無產階級有力的反抗。除共產黨外，其他各種工人團體——職工會，工黨各團體，英俄委員會（普通稱之爲不侵犯俄國協會），以及一切工人領袖開始揭露敵人破壞英俄條約的陰謀，使雙方關係能很順利地發展起來。

### 第七節 “季諾維埃夫的信函”

麥克唐納爾政府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就表現出牠的無原則無救援的破綻來。十月九日，自保守黨因停止控訴對英國共產黨黨報 *Workers' Weekly*

主筆問題在國會提出責難以後，“工人政府”的資產階級同盟者——自由黨亦即在後方予麥克唐納爾以莫大的打擊，因之，首相亦遂把國會解散了。十月廿九日舉行新的選舉。在選舉運動的中心問題就是“俄國問題”，尤其是英俄條約問題。資產階級羣在“反對布爾塞維克危機”的口號之下動員起來。在各城市，保守黨與自由黨聯合一致地向工黨候補議員進攻，在這候補議員中，有八個是共產黨員，他們不論麥克唐納爾怎樣地加以高壓，仍然是受各地工黨支部的擁護的。保守黨利用一切的社會輿論機關，有如報章，黨機關及教會是。含血噴人的反宣傳，甚至於牽連到俄國有實行“共妻制”的怪謠。妥協成性的工黨却不以積極的進攻手段對付保守黨，而反以退守的策略進行普選運動，謂工黨有布爾塞維克的傾向是一種無理的攻擊，英俄條約，證明說是為英國工業謀利益，為失業問題謀解決的前提而簽訂的。但工人羣衆的革命情緒，則幾有一發而不可遏之勢，到處與資產階級的選舉運動大會發生衝突而使之破裂。

在這選舉運動的鬥爭當中，恍如青天霹靂地發生了所謂關於“季諾維埃夫的信函”問題。十月二十四日，尚在“工人”政府當權的時候，賴可夫斯基同志接到了由英國外交部官員格萊哥利 Gregory 簽名的通牒，內中附有季諾維埃夫致英國共產黨信函的樣本，在這信函中，有唆使英國共產黨員除為英俄條約問題努力宣傳外，又須插身軍隊準備暴動的提議。同時信函中亦提到：“恢復兩國的邦交(英俄)足以促進全世界與不列顛無產階級的革命化，至少要在英國無產階級的各城市積極進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動……在愛爾蘭與殖民地方面，發生的是民族問題，這問題是我們獲得勝利之最重大的要素，使工人階級再無需於長期的準備了。”

這樣看來，共產國際的策略，是建築在英國各城市的暴動上面的，同時又認為工人階級的長期準備因當前有民族問題的存在，不是當務之急——這是何等可恥的箴譏！再看一看，英國通牒根據這一個“文件”的內容，并引證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

英俄協定中關於限制蘇維埃政府宣傳的條文，就帶着恫嚇的口吻向着蘇聯政府聲明說：“蘇維埃政府或是有簽訂這協定的全權，或是沒有這樣的全權。如果有這樣的全權，那她的責任就在執行這一次的協定，不使任何一方面的關係國有走入迷途的傾向。如果是沒有這樣的全權，如果是國家所應負的責任放在俄國不負責任的組織的肩上，那蘇維埃政府必不能訂立這一類她所不能負責執行的協定。我很希望，你能告訴我關於你們政府對這問題的意見是怎樣，”賴可夫斯基同志就很快地起來對這一種的恫嚇手段提出抗議。季諾維埃夫同志發給英國職工會的總幹事會的通電中聲明“這種捏造（書函）是最愚蠢沒有的，即使一個不十分有學問的外交部辦事人員，亦不至於看不出偽造的破綻來，”所以他又向總幹事會提議成立委員會來調查這問題的真相，並預認委員會的決定為最後的決定。十月二十六日，李特維諾夫給賴可夫斯基同志的電文中，“要他聲明反對以偽造的文件為根據的英國通牒，并以下列的意見通知英政府：

“蘇維埃政府對於利用這僞造的文件當作正式的文件的人，至少要達到道歉的目的，與僞造案有關係的人物，不論他是私人的或是正式的，均須負相當的責任。蘇維埃政府認為對這文件的性質不至再有疑問起見，同時又鑒於這僞造文件對兩國將發生嚴重的影響，決計提議將九月十五日所謂共產國際的信函是一種捏造的文件這一個事實，交由第三者法庭解決之。”

這一個最初步的要求，英政府亦不加以接受。同時，保守黨報紙盛傳着“可畏的布爾塞維克陰謀，”一若英國社會現狀將發生莫大的危機也者，號召人民在這一次的選舉運動中來響應保守黨的呼聲。

黃色的 Daily Mail 寫着說：“現在改選的歷史已經是很明顯的了。這信就是我們瞭解這歷史的鎖匙。在英俄條約和開姆倍爾 Kembell 事件的背後進行着武裝暴動的準備，凡俄國所經受的痛苦，必將在英國重演起來。在改選時所使用的有組織的暴力就是布爾塞維克計劃的一部份。英國人民

如果不願受季諾維埃夫走狗的作梗，此時已經是醒覺的時候了。英人必須注意到虎視眈眈的布爾塞維克者及其英國的同志或是保持其固有的地位，或是由國內驅逐之於外。爲救國計，個個男女必須爲保守黨政府投票，因爲她是可以與現任的政府完全脫離的。”

“Daily Mail”又得着 Rotermir Biverbroock 等元老院議員的機關報與自由黨人之聲援，故得大放厥詞，極盡其信口雌黃混淆黑白之能事。

這時“工人”政府將怎樣地應付呢？麥克唐納爾在卡爾其夫 Kardiff 的演詞（十月廿七日）中，說他對於外部致賴可夫斯基的通牒的原稿曾加以審查，以爲季諾維埃夫信函的真相尙有細察之必要，故他主張暫時將通牒保留起來。可是外交部已不待他的允許而發出了。這裏“工人”首相又向資產階級證明，說外交部反對布爾塞維克危險的鬥爭是非常周密的：

“我也不怪誰。外交部和本政府的其他職守一樣，很知道我是不容忍有這一種的宣傳的，又知道

我是極力主張簽訂英俄條約的一個人，他們以為只與我的意願相吻合，就可以任其為所欲為了。他們深信這一文件（季諾維埃夫的信）完全是真確的，他們的行動便是根據了這一個信任心而行動的。我們的行動之敏捷和堅毅，可以說是進行對外事件之新的最完美沒有的方式。”

在麥克唐納爾領導下的政府，此時竟向偉大的無產階級國家的政府提出以恫嚇為手段的通牒，而為這通牒所根據的“季諾維埃夫的信”的真相，却仍然是一個莫大的疑問！麥克唐納爾曾謂保守黨人在許久以前散佈着預備在選舉時期“大顯其神通”的消息。又謂季諾維埃夫的信是由保守黨機關報方面傳出來的，所以，他就帶着哲學家的口吻說：

“如果季諾維埃夫的信是捏造的話，那只能證明我們所處的環境是若何的險惡。這信的來路是怎樣的呢？由莫斯科，巴黎或倫敦而來的麼？牠是到處可以產生的。這樣一來，我們便可避免掉任何種的嫌疑，這一切亦無非是政治的陰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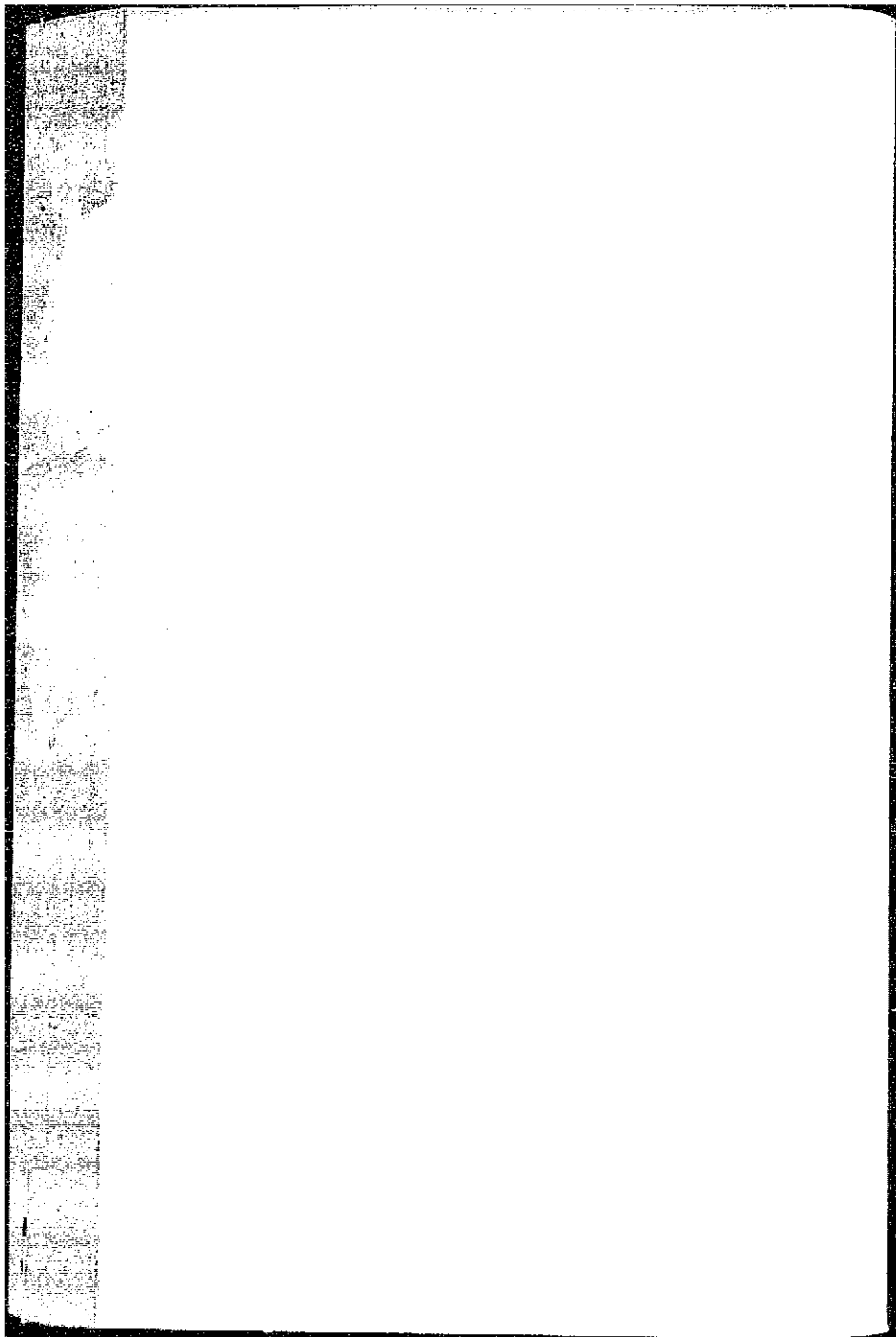
自以此“文件”爲根據的通牒電致蘇維埃政府以後，我們顯然知道這是一種完全以恫嚇爲實質的手段。實際上，這一個“工人”政府的代表（同時是第二國際的思想上的領導者），可憐亦復可笑，他在寇仁的忠實的黨羽中，竟然優柔寡斷到這般地步。但我們深信，麥氏個人決不至有是項恫嚇的通牒，其原因蓋僅在寇仁與格萊哥利 Gregory 黨羽之玩弄耳。

保守黨終於得到勝利了。麥克唐納爾競競然唯“布爾塞維克危機”之是慮，自由黨之援助既絕，遂至不能不屈首於保守黨人之前了。工黨在選舉期內所得票數雖較多於昔日（五，四八七，〇〇〇票與五四，三四八，四〇〇票之比——計多一百萬票），而捏造的季諾維埃夫的信已決定了選舉運動的前途了。保守黨得自由黨人之助，所得票數，竟增至二百萬有餘——七，三八五，〇〇〇票與五，三四九，〇〇〇票之比——除原有四百〇二人的議員以外，又增了一百四十五人的議員，結果，國會中之多數議席遂爲保守黨所得。（工黨之票數雖



增，卒因英國議會制之特徵所在，僅得一百五十之議席，已不若前期選舉運動中之多數——一百九十議席——了。）

過去，工黨之當權，實有賴於自由黨之善意。自資產階級被逼於無產階級以後，麥克唐納爾之末日遂臨，唐寧街之第十號門牌，已不復有麥氏之踪跡了。英政府首相之職，復為包爾溫所得，張伯倫之外相，已安若磐石了。所謂德謨克拉西和平主義時期，此時已為反動時期所潛移，英俄邦交史中之新篇幅，亦於是時而向前開展了。



# 第八章

## 對英帝國主義進攻的鬥爭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

保守黨的當權——國際反動勢力加緊的預兆——蘇聯的發展及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緊張——英帝國主義的進攻——英俄條約的破裂——洛加諾的把戲——鑛工罷工與英俄關係——中國革命，蘇聯與英國——倫敦俄國商業領事之搜

## 掠——英俄邦交的破裂

### 第一節 英俄條約的破裂

英國保守黨之當權開始了英俄關係，同時又是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關係的新階段。保守黨的勝利，其原因在執資本主義世界牛耳的英國資產階級因蘇聯國力之日強及列強之承認，就在反動的保守黨的領導之下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保守黨勝利的國際意義，因英美帝國主義之聯合而更形重大了，道威斯計劃就是英美帝國主義聯合之最明顯的事實。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自美國保守的共和黨首領柯立芝獲選為美總統以後，英美的衝突，亦隨之以和緩。英國自由黨黨報 Daily Mail 對於保守黨勝利的意義的估量是很正確的：

“當包爾溫實行保護關稅政策，Emery 以巨款建置四大軍艦與新嘉坡軍港，因而加緊敵人的武裝，引起各國的敵視，上議院恢復否認權，邱吉爾虎視世界，準備以流血手段來表示英帝國的偉

大的時候，選舉者就會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了。”

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報紙“Capital”也是用同樣的眼光觀察的，牠認為英國保守黨，美國共和黨的勝利就將“恢復盎格羅-薩克遜的兩大國與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鬥爭了。”不論在那一國，反動的報章，無不額手相慶，各個資產階級的集團，亦無不競露頭角了。

下列各國的呼聲亦足以代表當時一般政治的情緒：

“紐約，十月三十一日（俄國電訊社）——紐約職工會總幹事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到英國選舉的結果的消息以後，就於昨日放棄對於進步黨候選總統 賴物萊特 Lofollett 的擁護了。

“維也納，十月三十一日（俄國電訊社）——英國保守黨突然獲得選舉的勝利，頗予歐洲東南各國以深大的感覺。資產階級報章對於‘反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鬥爭的勝利，表示十分滿意。在南斯拉夫，第一次接到保守黨獲勝的消息的

時候，反動的 Pashichna—Fribicheviche 同盟的地位驟形穩固了。“Neie Freie Press”的社論，則謂英國選舉的結果是“資產階級政黨間的鬭爭告終而階級鬭爭開始”之特殊的現象。

“瓦薩，十一月一日（俄國電訊社）——一切報章都登載着關於英國選舉的文字，對於麥克唐納爾的下台，無一不表示出樂觀的態度來。即使自由黨的“Polish Career”也在寫着說，波蘭對於英國國情的真相，甚願得到一個完滿的瞭解。右派報紙對於工黨的失敗，則引為莫大的榮幸，處處表示出他們的悅意來。

“斯特哥爾姆 Stockholm，十月三十一日，（俄國電訊社）——瑞典報紙謂英國選舉的結果不啻是一種‘地震’。右派報紙歡悅至於極點。牠們說保守黨的勝利，將給布爾塞維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并謂‘全歐洲將從此得有自由呼吸的機會了。’瑞典保守黨的選舉者同盟致電給包爾溫，對於包氏的此次勝利大加讚許。”

各國反動勢力之引工黨失敗為快事，有若是

其甚。只有富於國家主義色彩而又與英國不和的國家有如法國，所有資產階級的統一的意志還不曾明顯地表現出來。

英國政權轉變的結果就很快地表現之於實際來。新任外相張伯倫在他給賴可夫斯基的通牒中（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很傲慢地聲說“關於季諾維埃夫書函”的事件再無繼續討論的必要了，因之隨又把“宣傳問題”提了出來：

“本政府所引為不滿的活動不僅在書函一種，反之，所有革命的宣傳，可謂罄竹難書，這一封書函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季諾維埃夫用無線電通告全世界的聲明書，本身也就是宣傳的一種證據，第三國際之有此宣傳，也完全是得了蘇維埃政府同意而後進行的。所以在本政府看來，這一種關係與貴政府所約定的信約是互相矛盾的。”

可是，張伯倫在通牒中對於宣傳問題頗不滿於前任首相的處置，但，他忘記了說明由麥克唐納爾指定的季諾維埃夫信函調查委員會對這“文件”表示懷疑的這一個事實。委員會在他正式的報告

中，謂牠自己亦無從得到一個最後的決定，因為這“信函”的原文，誰也不會賞識過的（這一切都是英政府致蘇維埃政府通牒以後的事實）。

張伯倫發此通牒以後，即拒絕八月八日所簽訂的英俄條約，為謀英俄復交，幾經周折而後成立的文件，竟被張伯倫一筆勾銷，可謂痛惜。賴可夫斯基同志對此無理的要求，即以蘇維埃政府名義提出抗議如下：

“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國取締條約這一個事實深為憐惜，因為此項條約是保障世界和平尤其是鞏固英俄親善的最重要的步驟。茲聯本政府之明令，敢向你們聲明，本政府在她自己一方面，對於調停那些有利於英政府，勞苦羣衆及其他各層社會份子的基本問題的協定表明萬分的願意和讓步，因此她又對於因英政府的堅持而引起的雙方的不滿表示歉意。”

關於“宣傳”問題，賴可夫斯基是這樣答復的：

“本政府幾次要我聲明，說共產國際與蘇俄政府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是獨立的。本政府從來



不會，即現在亦不能負責拒絕共產國際或其他工人團體存在於俄國境內之權，所以更談不到予她們以高壓了。”

同時，賴可夫斯基同志又聲明說，在莫斯科以沛爾賽耳 Persel 爲主席的英國職工會代表團根據個人的調查，深信“季諾維埃夫的信函，”完全是捏造出來的，因之，賴同志又進一步地肯定說，英政府之所以拒絕由第三者法庭審查的要求，更證明了這個事實了。

但英政府堅拒是項提議，繼續其含血噴人的手段，使英俄關係日趨於嚴重，幾與當日在寇氏提出哀美敦書時期不相上下。

英國在殖民地戰線上的進攻，就是保守黨反俄政策的預定步驟之一：保守黨政府因其總督之被刺於埃及，乃向埃及提出種種要求，思有以侵滅其殘餘的自主權，對於形式上受埃及統治的蘇丹亦思染指奪其管理之權；在印度，則藉其所謂禁止宣傳的法令大加凌侮；在波斯，則援助 Kheizal 與其他部落的暴動，在中國則創議通牒反對當時與

南方民族主義者發生聯繫的段祺瑞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並提出種種要求以資要挾。這一切都是以打擊民族解放運動和減弱蘇聯在遠東的影響為目的的。

這時也正是西歐形成大規模的反俄計劃的時候，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至十六日的洛加諾會議就是英國外交反俄計劃之具體的表現。

## 第二節 因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 事變而引起的危機

中國因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流血慘案而引起的民族解放運動，懾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使牠們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的中心——蘇聯更加以進一步的仇視。英國保守黨報紙以為中國之反帝國主義的鬭爭，就是有“布爾塞維克的偵探”在那裏作祟。牠們自己也承認英國號召各國作反俄的鬭爭是英政府預定的步驟，牠的第一步的手續，就是聯合反對蘇聯“在中國宣傳”的通牒。同時，英政府聳動張作霖作反蘇聯的進攻，後者之向

中東路俄國工作人員的虐待，便是一種反蘇聯的表示。對於俄國在香港的煤油新狄嘉的商業代表杜賽爾同志 Dosser 亦加以反攻，六月三十日，被捕於上海，唆使者為英國當局。加在杜賽爾同志身上的罪名是有“布爾塞維克宣傳”的行爲，但在英人操縱的會審公廨審判時，亦終因無據可憑而被釋放。

在西方，英國外交所準備的反俄戰線就是有名的洛加諾會議(見下文)。英外交家認為邊境各國對於英保守黨的軍事計劃有重大的作用，所以他們在那裏的活動，更比較得特別利害。在報紙上甚至於載有英政府有向立陶宛外相米路維茲 Meerovits 提議共同參加反俄武裝干涉的消息。這一次的陰謀，顯然是與八月間召集的波羅的海附近各國會議，英國軍艦之駛入波羅的海，以及英國軍官倍爾特 Bert 之去立陶宛有密切的關係的。

再則，英國當局亦認為英俄間的仇視無隱瞞之必要。例如印督白根海<sup>星</sup> Birkenhead 六月二十七日在 Lofboro 的演辭中，曾提及中國的事變，是由他國

代理人醞釀成功的，他說：“無疑地，我們已經到了自省的時期了，難道我們對於在英國駐有外交公使，在全世界進行破壞英國的祕密工作的國家，就沒有什麼辦法了麼？”。不久，這演辭就引起了張伯倫的同情，因之張伯倫的機關報“Daily Telegraph”就這樣地聲明說：英國是豫備與蘇聯絕交的。

但，英國的反動宣傳終於失敗了。他們不能不注意到本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在英國職工會總幹事部寫給包爾溫的信函中，在竭力反對對俄絕交的準備。我們這裏仍須注意到在我們所敘述的這一時期中，英國無產階級對於蘇聯的同情已增漲了不少，一方面因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在積極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因為在麥克唐納爾政府操權以後，英國無產階級的活動已較前為進步了（我們在上文說過，即由“工人”政府而產生的渺茫的政權意識，亦不免“打動”了英國工人羣衆的情緒）。一九二四年秋在 Hull 所召集的英職工會大會，更明顯地表現出他們的同情來，在大會中，曾熱烈地歡迎過蘇聯職工會代表托姆斯基同志。

由這次大會所推選的職工會總幹事部，指派遊俄的代表團，以沛爾賽耳爲首，他們在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公開表示願意與蘇聯勞苦羣衆共同奮鬥，共同建設，在他們回國的報告中，對於蘇聯的態度，都流露出同情的口吻來。英俄委員會就是受此次的推動而形成的（一九二五年四月）。

雖則我們可無需盈篇累幅地來描寫口蜜腹劍的改良主義者怎樣表示出他們的真面目來，但是在我們這次所敘述的這一個時期內，他們對於反對保守黨破壞英俄邦交的企圖，確有不少的作用，這一點，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英政府本身亦不能不顧慮到這一次無產階級的高壓，同時，她也知道歐洲各國亦不會步她的後塵。因之，英俄的關係也就比較和緩了，可是英外交又從另一方面進攻了，這就是說，他們想以和平會議的旗幟來包圍蘇聯了。

### 第三節 “洛加諾會議的精神”

英國在洛加諾會議的政策，就是以反對蘇聯

爲其主要的目標的。然而狡猾的英外交家在洛加諾會議時期，竭力掩飾其本來的面目，不使爲國內及其他各國的輿論所發覺。張伯倫與其他政府行政人員則屢次在國會中聲明列強間的保障和平條約，從來不知道有反蘇聯這一回事的，爲更使社會耳目淆混黑白起見，乃以邀請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說法相號召。凡是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們終是會瞭解這一個號召的意義的：明知道蘇維埃政府與國際聯盟在原則上是不相爲容的，英外交家反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其目的無非是在喪失蘇聯的信用，說蘇聯確是一個“和平的破壞者”。

但是沒有一個陰謀是不會露腳的。當保障和平會議開始進行的時候，處於反對洛加諾會議的地位的德國國家主義者，就揭露了一個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文件，以致英國愛好和平的份子的陰謀赤裸裸地暴露出來。這文件就是指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張伯倫給與法首相赫里歐的通牒而言，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發表於德國國家主義者機關報（週報）“Deitschen - Shpiegel”，在這通牒中，顯

於保障和平條約的目的有如下的說明：

“雖則沿共產軍國主義(好一個名詞——著者註)路線而進行的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目前專力致意於東方與亞細亞洲的民族，雖則無理的反東歐運動因德國共產思想之失敗而中止，然而中歐被征服的民族在心理上已有與地大物博的強國有如俄國者進行軍事結合的理想，同時，俄國內政的穩定，實力的恢復，及其對於民族主義精神的自覺(1——著者)足使德俄的軍事結合，成爲完全可能的一回事……對於共產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放棄，遲早必然要發生的(1——著者)，那時，德俄聯合的危機就迫在眉睫了，這危機法國也是同樣地感覺到的，因爲在目前，這樣的聯合可以說是德俄愛國主義者所寢寐不忘的……如果德國與其他各國發生不相侵犯的條約關係以後，那牠再不至與現在的蘇聯或是與未來的俄國發生軍事的聯合或協作了。目前的與將來的俄國如失了德國援手的希望，那她再也不能有向歐洲進攻的無理的要求了。”

在通牒中又說明使德國參加保障和平的公

約,最好沒有的方法,就是吸引德國到國際聯盟去。

如果把“放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以及“共產軍國主義”這一類哲學暫置不論,那這通牒的意義就很明顯了,這就是說:以保障和平條約的方法吸引德國,並以國際聯盟條件所決定的義務加諸德人,使其在英國保護之下參加反蘇聯的聯合戰綫。

在通牒的續文中,更顯露出了英外交家處心積慮的所在了。這續文是在五月十日紐約世界“World”報上發表的:

“在目前,俄國問題說牠是一個歐洲問題不如說牠是一個亞洲問題了:或許明天俄國仍和歐洲列強勢均力敵起來,但現在牠却和密佈的戰雲一樣,必將危及東歐的戰地……不消說,俄國原非穩固的一個國家,但在實際上她是一個最危險的份子,因之我們不問俄國怎樣,或許正是因為俄國的緣故,必須注意到保障和平的這一個政策。”

要解釋最後的一句話,當然不是一件難事——英政府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危險,”認為有組織反



俄同盟的必要，同時因俄國的地理關係及其國際形勢，又不能不把德國吸引到這同盟中去。這一點，英國半官報 Daily Telegraph 也是承認過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四日）。該報對於當時日內瓦四巨頭（張伯倫，白里安，墨沙里尼及史特萊斯曼 Stresmann）會議的結果加以檢討以後，就寫着說：在洛加諾會議的前晚，英內閣對於“萊茵河治安”問題，發生了不同的意見。有的以為英法有訂約共同反對德國侵害萊茵河的必要。有的以為英法德有共訂保障和平條約的必要，使德國不至於處在敵人的地位，主持這意見的，當以邱吉爾為首。試看 Daily Telegraph 這樣解釋獲得內閣多數同情的邱吉爾的意見：

“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條約的地方性（萊茵河的）必然有一個很遠大的遠景——即在赤俄的新的危機面前，歐洲必將漸趨於一致與協作的，因為俄國欲將歐洲納入於共產主義，勢必動員亞洲的民族主義來進攻西歐各國，尤其是大不列顛。欲消滅這一個危機，勢非挽回德國重入於文明民族隊

伍中不可，絕對不能推動使其投入歐洲敵人（讀者！這就是指蘇聯而言！——著者）的懷抱中去。只有現在才能真確地估量到英國外交家對於洛加諾會議的用意了。”

自洛加諾閉幕以後的一年半中，與外交部有關係的報紙已認為洛加諾會議的真相再無隱蔽的必要了，在她看來，洛加諾會議就是歐洲列強共同進行的一種陰謀，並吸引德國來與蘇聯作戰。

最後，英政府的殖民地委員會委員奧姆斯基·霍爾的聲明最為顯露。一九二五年十月末，奧姆斯基霍爾演說於孟却斯特，可是他忘却了數日前張伯倫對新聞記者所說的“歐不犯俄，俄亦不犯歐”的話，所以他就很直截地說：“西歐列強之會集於洛加諾，為的是保障西歐的文明，不使受歐洲歷史所未曾前聞的強國的侵侮……在洛加諾會議中，必須欲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德國是否認為把自己的命運與列強的命運有密切的聯繫，抑或她將與俄國共同協作來破壞西歐文明呢？”

試問當時德國國家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這一

種的計劃將出之以若何的態度呢？

曾經揭載過上項通牒的國家主義者機關報對於英國聯合反俄的計劃的估量完全是真確的，說英國的處心積慮，“在使德國對於俄國的政策沒有獨立的可能，”“德國的競爭者不至再有插足於世界市場的餘地”。德國重工業的機關報 *Deitsch Alhemcine Leitung* 對於這一次的通牒作如下的觀察（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的那一期報紙）：

“一方面，因英國在歐戰後的政策，英德在世界市場上因競爭而產生的經濟矛盾，另一方面，因德俄地理的條件，以及技術與經濟之相互爲用——這一切都說明在將來英俄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德國由她同情和理智的出發點必然會站在俄國人民一方面的。”

該報對此問題，雖聲明德國不肯以武力援助俄國對英國的戰爭，但牠對於通牒中所表示的造成德俄絕交的局面的計劃是絕端加以反對的，所以牠又聲明說：

“德國未常想從現有的政治觀點上，遮因西方

國境問題而放棄由俄入亞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又未嘗想以目前犧牲的代價去購得無甚希望的未來。”

德國重工業的機關報在洛加諾會議未開幕以前對於英國政策的觀察，可謂搔着癢處，一般看來，牠的批評，是萬分正確的。

但不久德國資產階級報紙的論據就露出破綻來了，因為牠們之所以觀望不前，爲的是想從英國方面取得較高的代價而後來參加張伯倫擺弄的陰謀；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經過幾次三番的會商以後，歐洲列強間的保障和平公約就由主動者簽訂成立了。十二月一日，在英倫外交部，簽此條約的有張伯倫，白里安，史特萊斯曼，謝洛耶 Shaloy（意大利），斯克與斯基 Skshinsky（波蘭），第二國際領袖凡德佛爾特 Vauderverde，及俾兄斯 Benise（捷克斯拉夫）。自受寵若驚的張伯倫發表保障和平公約的宣言以後，包爾溫即喜形於色，謂洛加諾公約一經訂定，那和平的基礎也就打成了。據報紙上的揭載，白里安對於洛加諾公約的期望，有如福

音之到來，行見千裔萬世將永享昇平之樂，歐洲民族亦將和衷共濟，重見天日了。其他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報紙亦無不歌頌“和平思想之勝利，”一若不勝其歡躍者。

“歐洲和平的復興——新紀元的到來。”

“七個和平創造者對於洛加諾公約簽訂了。”

“白里安的幻想——實現歐洲合衆國於生前。”

——這些都是英國自由黨報“Daily mail”的觸目驚人的標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用以慶祝洛加諾會議之勝利者。全世界——不僅是小資產者，即受資產階級及社會民主黨報紙薰育的工人份子亦然——整千整萬的讀者亦深信人類歷史行將開和平與國際正義的新紀元了。

在英外交家領導和監視之下的洛加諾會議的把戲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們若加以片刻間的細察，就不難看出洛加諾層見叠出的怪劇，及列強相互關係的真相了。一九二六年三月間國際聯盟在日內瓦所召集的會議上，就發生了可恥的裂痕；列強鑒於戰勝國與戰敗

國——德國——間的矛盾，以及戰勝國內部的衝突，就把允許德國參加國際聯盟的議案延期執行了。同時，各國各走她自己的路，各在進行單獨的談判，藉以達到洛加諾會議中所欲追求的目的。然而列強間爭鬥得最明顯的，還是要算張伯倫對於蘇聯所取的政策了。

#### 第四節 鑛工罷工與新危機

英國偉大的鑛工罷工（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月）促進了英國的階級鬭爭和英國資產階級的恐慌，同時，在英俄邦交方面亦因此而大受保守黨的攻擊了。

俄國職工會對於英國罷工工人的實際的援助，更使英國的資產階級萬分焦炙起來。英國資產階級很知道俄國的援助，會增進英國罷工工人的勇氣，又使各國的工人步着俄國工人的後塵，與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致動員起來。又知道這樣的援助，不能不使英國無產階級日有趨於革命化的傾向。保守黨報紙在公開地進行反“赤色金子”

的運動。並要求英俄條約的破裂；英國政府人員，有如白根海 Birkenhead 與邱吉爾 Churchill 者，他們所取的態度，仍和因上海五卅慘案而引起英俄關係危機時的態度一樣，繼續反對蘇維埃政府；以英俄絕交的手段相要挾。

當時為英國保守黨所捏造的文件復又次第宣佈起來，但他們反謂此文件是一九二五年秋季由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居室中搜索而來的。最後，英國駐俄公使於七月十二日，向蘇俄外交委員會提出抗議，謂“英政府對於俄政府之以罷工基金援助英國工人的行動，深為痛惜。”又謂“此種步驟決非以友誼關係解決雙方問題的應有的態度，”

英保守黨又不惜以武力干涉的恫懾要挾蘇俄。“Daily Express”寫着說：“此時再容不得赤色金子的作祟了……否則，當局應明知危機之所在，予俄國以有力的抗議。我們敢向邱吉爾提議，反對蘇聯之對外貿易，並以但尼金與佛蘭格爾的力量來對付柯克 Спок 與史密斯（礦工領袖）的活動。”

比較更反動的保守黨報紙“Daily news”無日不以“驅逐莫斯科的盜匪”的標題，大書特書，藉以引起社會人士對蘇聯的反感，在社論中積極要求英俄絕交之早日實現。

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國抗議書的答復，以及蘇聯職工會中央的聲明更予英人以攻擊的新的口實。人民外交委員會在其答覆書(六月十五日)中說，援助礦工的金錢不是由蘇維埃政府轉匯而是由蘇聯職工會中央轉匯的。“代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工農意志的政府將無法阻止由蘇聯千百萬工人組織的職工會對於各國職工會的經濟上的援助。”

在六月二十七日發表於蘇維埃報紙的人民外交委員會的聲明書中，同樣地說：“職工會的法權，即使在西歐各國多少也是被承認了的……在蘇聯，因其國家本身的組織，及其政權的內容，不論在合法上或是在實際上，也應加以同樣的保障的；”同時，人民外交委員會的聲明，對於邱吉爾破壞英俄貿易的演說，亦曾加以駁斥。又謂“蘇維埃



政府極其重視英俄的關係，故一言一行，無不以保持此項關係為急務，對於英俄貿易的發展尤加注意。同時她也深知道蘇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偉大的作用，深知道她的力量，不使敵方的政府人員有任何進攻的機會，因為他們的目的，在破壞雙方的利益和雙方的國際關係哩。”

蘇聯職工會中央告各國工人的宣言，字行間益見有力。“蘇聯職工會中央表示竭力反對英政府對於蘇聯內政的干涉，並聲明我們勞動共和國的有組織的工人決不容有任何人來干預他們行動的路線的。如果要求蘇維埃政府對於階級弟兄們的援助加以阻止，那他們完全不會瞭解蘇維埃政權的精神及其實質了。蘇聯職工會敢公然聲明說，牠在過去，在現在，即在將來也是要援助英國罷工的工友們的，因為英國礦工的事業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業，可是為保障礦業主人利益的政府，卻不會考慮哩。”

這種種文件儘足表現出蘇聯無產階級的熱情及其犧牲的精神，同時這些文件又是英俄無產階

經團結一致的一種產物，可是英國反動勢力却因此而愈形猖獗了。差不多每日都有新的藉口攻擊蘇聯，這不僅在保守黨方面是如此，即政府人員方面也是如此的，其中以內相約翰遜雪克斯 Johnson. Hicks 邱吉爾和白根海爲最力。六月十九日，邱吉爾在倫敦的演詞中，以危詞懼懾英國工業資本家，謂後者因與蘇聯通商而發生危險時，英政府是不負責任的，當他提到關於援助罷工問題時，他就很傲慢地說：“據俄國政府的紀載，他們接受罷工的數目，較之他們從我們這裏竊去的，可謂微之尤微了。我個人希望，我能活到俄國有文明政府開始成立的那一個日子，或是，我們再不必自欺欺人了，要知道和我們發生友誼關係的，正是要把我們消滅的人哩。”白根海 Birkenhead 同樣以絕交的口吻相恫嚇，他在六月二十二日倫敦的演辭中，公然侮辱蘇維埃政府，謂蘇維埃政府是一個“無人信用的匪黨”而已。

但，反俄宣傳不論發展到若何程度，至於英俄國交的破裂，這一次還不會達到這一個地步。這是

有許許多多的原因的，最大的原因，則在無產階級的反抗。英職工會的總幹事部，雖不敢直接接受蘇維埃職工會的助金，但牠對於英俄國交的破裂仍然是竭力反對的。自由黨亦不主張有是項步驟的決定，雖則牠也是咀咒蘇聯的一個。最後，一小部份的保守黨人，亦不主張在英國資產階級與國內無產階級積極鬭爭的時候，貿貿然採取這一嚴重的步驟。

六月二十五日，張伯倫在下議院的聲明，其意義就在這裏，因為他對於頑固不靈的保守黨人不能不加以相當的遏制了，張伯倫說：“如果談判什麼復交的問題，那我的答復可以是說反面的，”但“問題的立場並不是這樣：要不要破裂已有相當時期發生效力的邦交，要不要拒絕久已實行的協定呢？對這問題的正面的答復，不會給我們有什麼利益，更不會給我們有什麼工具來反抗國內的糾紛和暴變的，結果必然是分裂崩頹（想是指英國國內而言），談不到統一了，同時又必然使她在歐洲的地位更形糾紛更形動搖了。”

英國外交在其最後的一分鐘，正是和牠在一九二五年的情形一樣，被逼於反宣傳的結果，退而讓步了。但，英俄關係的危機雖因此而稍形和緩，實質上仍如一髮千鈞，隨時隨地可以破裂的。

如果是說，英國資產階級制服礦工以後，就能予國內革命運動以嚴重的打擊，那牠在對外的戰綫上尤其是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綫上仍然是在不斷地失敗。這一個事實，更增進了英國資產階級對於蘇聯的仇視。一九二六年秋，中國北伐軍的伸展，使英帝國主義者緊急萬分，彷彿在她們面前站著紅黃色的怪物——蘇聯與中國的聯合。在保守黨及自由黨的機關報上復開始宣傳，謂中國革命的罪惡是由“莫斯科的間諜”造成的。鮑羅廷同志原來是由已故孫中山先生聘請為廣東政府的高等顧問的，現在就成了反動報紙攻擊的目標之一了。受過俄國革命痛苦的英國的法家烏爾喀爾特說：“英國所受中國慘劇的影響，是由蘇俄促成的。”“在中國，或須以蘇維埃的模型來沒收外國的財產也是可能的”——另一個對俄國問題“極其發生與

趣”的法家，英人在俄產業會社的主席脫佛特Tvid也是這樣來指摘鮑羅廷同志的。在保守黨的機關報上，中國與蘇聯，常常提在一起來講的，牠們企圖將蘇聯在中國的影響給以嚴重的打擊，牠們用盡一切爭鬪的方法；不是以直接的武裝干涉，便是利用美國來反對中俄，或是利用國民黨右派來破壞中俄的聯合戰綫。

英帝國主義在西方的策略，和她施行在東方的策略完全是一個樣的。十二月間，張伯倫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聯盟的會議上，設法擴大洛加諾會議的內容，換句話說，就是欲實行新的聯合歐洲列強共同反對蘇聯的陰謀。邱吉爾先行至羅馬一遊（一九二七年初），根據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Post”的記載，其目的在使意大利參加反俄大同盟，以英帝國主義援助意大利取得土耳其的阿達利亞 Adalia 州為條件。此外，邱吉爾又有阿芬 Afn 之遊，使希臘亦來參加是項反俄的結合。英國在波羅的海一帶的國家的公使名伏涅 Voon 者竭力向勒佛爾 Reval, 里加 Riga, 科佛那

Kovna 威脅利誘，使其參加英國反俄的大結合。泰晤士“Time”每日郵報“Daily Mail”等反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更顯露出牠們的猙獰的面目來。這些都是英國以外交手段攻擊蘇聯的一種新的步驟。

### 第五節 英俄絕交之準備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蘇聯駐英公使接到了張伯倫關於所謂“宣傳”問題的通牒，這通牒的內容，完全是一種反宣傳的欺人的元素。張伯倫經過一切使俄國孤立，包圍俄國並準備以武裝干涉進攻俄國的運動以後，又想證明俄國所加於英國的責難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因之，張伯倫的“反辯”，可謂荒謬已極，甚至牽連到人民外交委員長齊采林的個人問題：

“本政府當然很明顯地知道齊采林及其僚屬所加於英國的謬說，謂英國在積極地組織反蘇聯的陰謀，並以此目的在不斷地指使波蘭，波羅的海各國及波斯的政策來適應反蘇聯的要求。但，本政府並沒有積極地在研究這些國家的政策，並沒

有不斷地在追求這一類的事實，更沒有這樣的信仰，而這一種信口雌黃的思想，斷不因此而能成立，因為牠是一件最沒有邏輯最沒有根據的東西。”

在通牒中繼續着說，對於英國政策的這一種“曲解的觀念”完全是“由齊采林的腦筋中虛構出來”的。看！這就是我們對於誠實的愛和平的英外交的誹言。自張伯倫發表此項通牒以後，即開始進向進攻的策略了。此項通牒證明了布哈林 Bukharin，賴可夫 Rykov 伏洛西羅夫 Voloshilov 的文字及其聲明以後，甚至於牽連到蘇聯內部的問題——蘇維埃政府與聯共政治部的關係問題：

“現在蘇聯的執行者，形式上是政府的人員或是實際統治全蘇聯政權的政治部的份子，或是蘇聯在國外的公使，他們一日不停止其攻擊英國或號召世界革命的公開的宣言，那就談不到什麼改良(英俄關係)問題了。

最後又以絕交的手段來相恐嚇：

“同時，本政府認為有向蘇聯提出警告之必

要，說，超出範圍以外的手段來推動英國的民意是危險的，在這裏所提及的這一類人們，如繼續其現有的行動，那遲早必然會破壞商業的協定，因為這協定的條件很明顯地是被破壞了，甚至通常的外交關係也被破壞了。”

實在，這通牒的唯一的用意就在企圖使英俄國交的破裂。據當時保守黨的晨報Morning Post的評語，英俄國交的破裂必然會使“歐洲各國在這危機面前結合起來的”，換句話說，就是能形成張伯倫所竭力否認的反蘇俄的戰綫。關於英國外交的目標與張伯倫通牒的真相的說明，有由李特維諾夫同志署名的蘇維埃政府的復牒（二月二十六日）：

“在今日以前，英政府常予蘇維埃政府以責難，而責難的事實，除一九二四年英國選舉時期，以有歷史意義的所謂“季諾維埃夫的信函”（季氏是當時共產國際的主席）相責難而終歸失敗的事實外，全然是一般的，寬泛的，從來不曾詳細地分析過的。但，蘇維埃政府已經在那時候聲明說：不能負有各國共產黨代表所領導所管轄的國際團體的行



的責任的，可是因為這封信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故同意調查這封信的真相並承認第三者法庭所決定的意見，英政府之拒絕蘇維埃政府的提議，不能不認為前者默然收回她的責難，從那時候起，這封捏造的信已不復引起任何人的疑慮，即曾操政權，在其政權下曾發生是項責難的工黨也是不會有這疑慮的了。這樣看來，這責難的唯一的根據是建築在捏造的所謂“季諾維埃夫的信函”的文件上面的。”

至於張伯倫所引為不滿的黨的活動份子的發言及其文字，李特維諾夫同志有下列的答復：

“……在蘇聯與英國兩國中間，從來沒有過禁止雙方在國內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協定的。英政府既不負責本國人民對於蘇維埃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的頌贊和不加以批評；那蘇維埃政府當亦不負責其本國人民對於英國及一般資本主義國的社會和政治的組織的頌贊與不加以批評。蘇維埃政府常被人責難，謂她破壞了一九二一年訂立的商業協定，該協定關於‘宣傳’一節，僅限制雙方

‘不得有不利於雙方的仇視的行動和計劃，又不得在本國以外進行反英及反蘇聯的直接或間接的宣傳。’對於在蘇聯國內的文字內或口頭的意見，欲限之以一九二三年的協定或一九二一年的協約，那這種限制，就等於任意地擴大這協定的範圍罷了。”

嗣後，李特維諾夫同志又證明了許許多多的英國內閣人員有如白根海 Birkenhead，邱吉爾 Churchill，依文斯 Evins 等等的聲明的意見，說他們是“劍子手和搗亂者的一羣”（指白根海），“莫斯科皇宮的陰謀者”（指邱吉爾）。

張伯倫在他所引為責難的種種事實中，足以引人發噓者亦不在少數。在通牒中，說明引起世界社會恐慌的罪人就是“蘇維埃的間諜”。

“很明顯地，蘇維埃行政人員對於英國政策在第三國所施行的反蘇維埃的政策意見，是引起英政府特別不滿意的原因，但我們儘有權利和根據說，英國政治行動家及其政府的行政人員不斷地在指摘‘蘇維埃的間諜’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的，英國所有一切的困難，都認為是這‘間牒’造成的，在他們看來，全世界各地都充滿了他們的蛛絲馬跡哩”……

“蘇維埃政府對於英政府通牒中所說的英俄關係的險惡，是歎仄萬分的。但她認為，若是用互相責難，互相攻訐的手段來解釋這一種可悲的現象，何異於顛倒是非，顛倒因果。蘇維埃政府認為以英國政府一二人的心理的特徵來解釋這現象，同樣是錯誤的背謬的。

“事情是這樣的，英政府在其給與蘇聯的覺書上，故意地不問一切公認的國際的通例，習慣以及應有的態度，她只以一般的空泛的責難向蘇聯進攻，不予蘇聯有加以討論和研究的機會，她又不許以外交的手續，或是特別會議，委員會和代表團的形式來調停相互間的糾紛問題，她除拒絕以外交手段調停衝突外，甚至以恐嚇和哀的美教書的口吻向蘇維埃政府申說。最後，蔑視蘇聯的憲法，在其通牒中不是以正式的蘇聯政府相對，而是以黨的或國際的團體相對的。

“此種非常的關係又可以從英政府通牒對於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齊采林同志的無理的指摘看得出來。英政府所決定的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態度，表顯得最明顯的就是國會議員及政府人員在會場上與報章上的攻擊。蘇聯輿論對於這運動的估計，可以在蘇維埃活動份子的演說中和文字中尋找得出來，對於這一類活動份子的責難的幾充塞了這一次英國通牒的主要的內容。

“這裏還須聲明幾句，英政府屢次想消滅英俄復交這一個事實的意義，根據蘇維埃政府所有的可靠的消息，英內閣一部份的閣員，仍繼續與企圖第三次武裝干涉的俄皇外交家與反革命代表們發生關係，並與之進行陰謀計劃——這些事實，不能不使蘇聯的民衆輕易忘却英國在第一次武裝干涉時期的作用。”

在復牒的結論中，是以很沉靜的堅決的口吻措詞的：

“對於蘇聯的威脅，誰也不會畏退的。如果英國現政府認為英俄脫離商業的及其他任何的

關係，是由於英國人民所需求，對英帝國有利益，對世界和平有作用的話，那她必然會同樣地負擔因絕交而產生的結果的全部的責任的。”

這是意料所及的，英保守黨的報紙對於蘇維埃的通牒，自有其別出心裁的評語的。“無理的通牒”，“無恥的通牒”——這就是英國先生們對於這通牒的漫罵，而不知他們的通牒，正是外交史上僅有的文件，專以攻擊外交人員的個人為目的咧，例如，藍普森 Lampson 甚至於有這樣的聲明，謂“只有拿着鞭與俄國談判才行”；這因為這些先生們只有在英俄絕交的條件之下，始獲遂其野心的緣故。

但同時，在資產階級自由黨的報紙上，比較有一點合理的指摘。孟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認為張伯倫的通牒是沒有一定的旨趣的，因為他對於反蘇聯的計劃，難得有把握的。“我們曾以戰爭和外交手段要挾他們(布爾塞維克者)，結果是一樣地得不到勝利。”財政界的機關報財政新聞“Financial News”的主筆楊氏 Young 對於英俄絕交是極端反對的。他寫着說：“歐洲的世界是一

件很精美的機械，這一種我們與蘇聯斷絕任何關係的斷然的處置，必然會影響到這一件機械的內部……現在，我還看不出有採取這步驟的必要。”

這就是英國比較慎重精細的一部份資產階級在當時所有的情緒。

至於英國的無產階級呢？我們在這一個危急萬分的時候，所能得到的援助，竟被他們的領袖們斷送了。麥克唐納爾與喀賴因斯 Crinse 等對於英俄絕交的“反對，”不啻爲虎作倀，例如，他們的意見，謂英俄絕交只加增了“莫斯科宣傳”的不利的活動，張伯倫在他的通牒中之所以常以麥克唐納爾的一言一行相徵引者，也不爲無因的。但，一般看來，保守黨政府當然不能不注意到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羣衆與其領袖有顯然的區別，因他們對於反蘇維埃的陰謀是竭力加以反抗的，因此總與以急速絕交爲職志的頑固的保守黨人，取另一種的途徑，所以，這一次牠僅限於通牒一途爲恐嚇的手段了。

自張伯倫發表是項通牒以後，英帝國主義又

開始向俄國進攻了，這一次的進攻，是隨着中國革命勝利的發展而變本加厲的。三月四日，是英國上下兩議院專為討論“俄國問題”的一日。張伯倫在議院中竭力否認愛好和平的英國有包圍蘇聯的意志，他又竭力向蘇維埃政府進攻，並以絕交手段相要挾。在上議院，政府代表賽爾斯倍萊公爵 Lord Selsbery 也是以同樣的口吻攻擊蘇聯的。

這一切都是日內瓦國際聯盟共同向蘇聯進攻的前奏曲。國外報紙都在齊口同聲地說，張伯倫這一次將在日內瓦以全力形成歐洲反蘇聯的大同盟，英國外交的最低政綱（姑且這是最低的政綱，就是歐洲列強聯合向蘇維埃政府提出的反蘇聯“宣傳”的通牒，和對於蘇聯的財政封鎖的組織。

在財政封鎖的準備工作中，當以財政大臣邱吉爾的作用為最大，他與美國銀行界談判關於怎樣停止匯兌蘇維埃的幣票，到處阻止蘇聯財政的外幣和蘇維埃煤油的銷運，因為蘇維埃的煤油是與英國煤油公司競爭的對象之一。

德國代表亦同樣受日內瓦的威迫，但前者深

識時勢，決不肯輕易就冒險主義者之範（德代表之所以有若是的態度，其原因在英外交有意吸引法國於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綫，故其對於萊茵區的撤兵問題，是傾向於法國的）。此外，我們與土耳其的商業條約（三月十一日訂於昂哥拉）與立陶宛的保障和平條約（三月九日訂於里加），亦予此戰綫以重大的打擊。我們與立陶宛所訂的條約，雖已完成簽訂後的手續，但尚未發生合法的效力，這一次的訂約，頗引起英國的反感，在波羅的海附近各國，所受此次訂約的影響亦不小，對於倫敦的命令，亦表示積極的反抗，而不復昔日之馴服了。

當然：英國資產階級決不肯因此而屈服的。除向國內無產階級積極進攻（例如職工會條例的頒佈）以外，在一切外交戰綫上——華盛頓，巴黎，羅馬，柏林，邊境各國以及遠東各國——無不鉤心鬪角，予蘇聯以不利。在美國，英外交經與相勃羅斯 Bruce 的奔走，竭力作英美聯合反俄反華的宣傳；在意大利，使墨沙里尼得以批准巴黎會議的草案，承認羅馬尼亞之佔有比薩拉比亞，成為合法的行動；



總之，英外交在歐洲各國的京都中，蓋無日不在進行反俄的聯合戰綫耳。

英外交在中國所擺佈的陰謀，尤為險毒。四月間，張作霖的軍警，膽敢搜抄駐京的俄使館，蘇俄工作人員，慘遭羈縻之禍。此種有違國際公法的暴行，是得了外交團主席的同意的，唆使這主席的就是英國的公使。同時，在上海，俄領事館亦同樣遭搜抄的厄運，除受英人領導下的租界軍警的壓迫外，又慘遭俄國白黨無情的蹂躪。此外，外交又利用前任廣東軍總司令陳炯明的叛變，使其與張作霖串同勾結共同向革命的中國與蘇聯進攻。

五月間，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聯盟的經濟會議，蘇聯代表亦有一度的參加，英代表對此會議，頗有跼促不安的感覺。英代表貝福爾 Balfour 雖聲明願意與蘇聯進行經濟的協作，但他仍然竭力主張經濟會議不應在原則上承認蘇維埃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有同等的地位，並竭力阻止蘇維埃代表與各國代表作有經濟性的談判。

所以，當英國外交尚不敢逕取反俄宣傳的時

候，她就一步一步地一天一天地進行破壞和平的工作，使英俄關係，日趨險惡起來。

## 第六節 英俄絕交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受內相約翰孫雪克斯唆使的二百警士，強力佔了俄國商務代表及英俄商務會社阿戈斯房屋 Arcos House；凡蘇俄工作人員的住宅，悉被搜抄，所受軍警的蹂躪，有非筆墨所能形容其萬一者；守護那藏有商務代表與曲克 Shinchuk 同志的個人文件的保險箱的工作人員，竟慘遭警士的毒手，而不知外交人員個人之不可侵犯及保有秘密文件的權利，是由商業協定中明白規定了的；保險箱卒被強力打破了；由商業代表署名的外交信件亦被強力拆破了。

羅仁谷爾茨 Rozengolts 同志雖再三以口頭的文字的形式向張伯倫提出抗議，強力的搜抄，終於延續至三月之久。同時，在資產階級報紙，大放厥詞，謂在阿戈斯屋的地庫中，搜獲了不少的軍火，偵探，及其秘密的陰謀文件。最可恥的，就是說，在

阿戈斯屋抄獲了為軍政界所不易得到的特別秘密的文件。對此文件，包爾溫，張伯倫與約翰遜雪克斯在下議院再三加以提及，可是到後來，他們又不能不承認他們在阿戈斯屋並不會抄獲出這樣的文件。為此，他們又反覆宣傳，謂那裏確曾抄獲了不少真憑實據的“文件”，和北京俄使館的“材料”。

張伯倫就根據了這第一等的“真憑實據”，肯定說蘇維埃辦事處（商務代表的住所）不僅是商業行動的中心，同時又是政治宣傳和反英活動的中心。至於英政府的態度，那她在國際聯盟，在洛加諾之所以容忍蘇聯，為的就是和平；侵害和平的僅僅是蘇聯一國……

張伯倫很悲憤地說：“在洛加諾，我們與列強曾為共同的工作而薈集。我們往那裏去，為的是消滅過去的仇恨，為的是挽回歷史的命運，使在日昨尚以干戈相見的敵人，即目前手無寸鐵的敵人中間，打成和平的基礎。在這一切的工作的開始中，在這一切的我們的努力中，為的是求各方面的和平，在洛加諾，在國際聯盟，為的是求共同的協作——

在這一切的工作中，拒絕參加的僅僅是一個國家。不僅放棄這為和平為親善而努力的工作，而又妨礙這工作的，亦僅僅是一個政府，這政府既仇視國際聯盟及其善意的舉動，即對於偉大的英帝國，亦何嘗不出之以同樣仇視的態度。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盡力保障空洞而無意義的關係，因為我們感覺到此時尚有加以警告的必要……可是直到現在，蘇維埃政府對此警告，絲毫不曾加以注意過。她曾表示她是沒法糾正的。我們還不至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仍然是要竭力支持的。我們現在還不能與其他列強一致行動，更不願以自己的問題和困難加累於他們，但本政府對於妨礙和平釀成危機的外交關係，無論如何是再不能負責加以保持的了。”

張伯倫發表這項長篇演說以後，即要求議院通過政府關於英俄斷絕商業及外交關係的決議。在五月二十六日國會會議上，佔有議院多數的保守黨人竟以三百五十七票對一百十一票通過了政府的決議。

五月二十七日關於絕交十日內離開英國的通牒遂向駐英俄使羅仁谷爾茨同志提出了。通牒寫着說：

“不久以前，軍警在阿戈斯屋與俄國商務代表所舉行的搜抄，證實了在慕爾開特 Murgate 街四十九號的住所充斥着軍事的偵探在全英國進行着破壞的活動。

“蘇維埃政府的敵視的行動，和蘇俄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在英國國內和海外領地內的破壞的宣傳，仍在積極地進行着，並利用外交的特權，節節進攻，甚至於干涉到英國的內政……

“最後，本政府決定再不能與惡意相待的政府繼續發生關係了。雙方政府所有的關係，請於今日始宣告停止，我還要求你們，你自己和你的僚屬，請於十日內離開英國。”

這就是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與唯一的無產階級國家之有歷史意義的絕交的經過，這就是使英俄關係恢復到經濟封鎖及武裝干涉那一個倒行逆施的時期的實際情形。這又就是資本國向勞動

國宣戰的風雲瀰漫於全世界的時期，這一切究竟怎樣產生的呢？使歐洲重入於歐戰的境地，是誰的過失，是為誰的利益？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乾燥而無味的事實，却不曾加以深刻的觀察，所引張伯倫的演辭，亦僅限於這事實的內容而已。我們要瞭解英外交的虛偽的文件，可無需過於重視張伯倫的演辭。是的，英之在洛加諾，為的是求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幸福。然而試問：英國所有秘密的覺書為的是什麼？政府人員霍爾 Omsby Horr 的承認，其意義在那裏？教唆德國之反對蘇聯，箝制德國對於蘇聯政府的借貸，積極與德國表示友善，其用意是什麼？德意波蘭及邊境各國之進攻蘇聯，其目的是什麼？以軍事力量和外交手腕援助張作霖，使之搜抄俄使館，形成遠東戰爭的局面，是誰的主意？英國當權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報天天號召向蘇聯進攻的目的是什麼？誰也不能否認的英國政府人員與俄皇時代以薩別林 Sablin 為首的外交團來往的文件，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呢？搜抄英倫蘇俄商務代表的住宅

這一件事，究應怎樣呢？——據說，張伯倫和雪克斯所旁引反證的祕密文件，都是在阿戈斯抄獲的——這一切都是布爾塞維克主義面前發抖的人們的囁語，雖三尺童子，亦不至於信以為真的。須知捏造文件的人們，其唯一的目的，無非欲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暗地實行其廣大的有計劃的陰謀而已。

我們對這一切不妨加以片刻的考慮：假定，事實上確有這樣的文件，這文件像警衛部所說的，確曾在阿戈斯屋的工作人員那里發覺的（這當然是一種無稽的假定：但這樣的假定，僅在利於我們的解說而已）。假定說，實際上，確有這樣的一回事。然而你們聽說過在國際外交史中，有用軍警的力量來搜抄享有外交上不得相互侵犯的權利的機關的任何文件沒有？

英國自由黨的機關報“國家”（週刊）“The Nation and Atrencoum”（五月三十八的那一期）完全同意於張伯倫對於“宣傳”問題所發表的意見，然而對於阿戈斯屋地庫中有所謂祕密文件的發

現，則視為笑柄。國家週刊說，“約翰遜雪克斯的發現，並沒有證明有什麼間諜行爲的事實。即使站在約翰遜雪克斯的觀點，試問，使英俄絕交的根據究竟在那裏？不久以前，約翰遜雪克斯先生曾自詡英帝國的偵察為全世界最完善的工作，包爾溫先生在星期二（五月二十四日，下議院曾為討論搜抄問題而召集了一次會議）所徵引的文件却又證明了這一個聲明的意見。不，若是把間諜的一部份工作，均須受嚴重的搜抄，那全歐洲各國的首都的所有使館，都要受封閉的厄運了。”

這裏，我們只須需要用具體的例子來解釋“國家”週刊的意見。當法國與里夫 Riff（摩洛哥民族）作戰的時候，法政府明知英國在暗地裏來援助里夫的軍火。同時在英倫搜抄不久以前，法政府在巴黎破獲了以商業公司作招牌的英國的間諜機關。如果法國軍警，為了搜抄英國的文件遽然侵襲了英國在巴黎的軍事代表的住宅，那時，資產階級的說教者將怎樣地說話呢？試看另一個的例子：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賴可夫同志在莫斯科黨維埃的



聯席會議上聲明說：在我們緝查機關的手中有了不少的英國的間諜。內有十一個間諜是受了英公使霍近的保護的，張伯倫與約翰遜雪克斯先生們，如果我們爲了這間諜的行動，就在英國的使館舉行搜抄來尋取文件的話，那你們又將怎樣地說話呢？如果是說，國際關係可以有此種無理的暴行，那各國間就一天不會脫離戰爭的漩渦了。

在國會中揭破張伯倫的這虛偽的，正是受張伯倫支配的彭遜璧Ponsonby——他在麥克唐納爾當權時代，曾做過情報部的部長的。他說，他在情報部見過外國的祕密文件（當然也是用間諜手段得來的），所以，他就肯定說：“如果我們站在最高的道德的觀點上，那我們必須要把事實看得清楚：詭計，暴行，欺詐，賄賂，收買，全世界沒有一個外交部沒有這般的現象的。”

最後，包爾溫向蘇維埃公使提出的關於間諜行爲的責難，完全是以中途截止的電報，即以間諜的行爲作根據的，這一點，在羅仁谷爾茨同志的復牒中，已經聲明過的，蘇維埃政府對於包爾溫的

責難，曾加以反駁。五月十七日，李特維諾夫同志在他給英政府的通牒中寫着說：

“商務代表照她的行動看來，並不至於給他們以如此侵襲的口實，因為在英政府方面，從沒有對商務代表的行動，聲明過一次的怨言。即軍警本身，在其搜抄時，顯然也不會想在商務代表的住宅中會抄獲得出任何種可以反映出他們的行動並作為責難他們的非法行動的根據的文件來，因為在相反的場合中，他們須得注意到舉行搜抄的時候，是不能不顧慮到惡意的利用和令人信任搜抄的結果這一類的條件的。在搜抄時，拒絕商業代表的參加，便無法證明這些文件的真假，那軍警就失了搜抄的形式上的意義了。當然，英政府非不知道蘇維埃政府關於中國在同樣情境下發生軍警搜抄的通牒。舉行搜抄，在目前更需要一種最初步的合法的保障，因為在英俄關係中，已經有一件捏造的文件發生過了不利的作用的’（指季諾維埃夫的信函而言）。

李特維諾夫同志對於張伯倫給羅仁谷爾茨同

志關於絕交的通牒的答復，其設問更較前為激烈。

‘蘇維埃政府絕對反對一切對於我們的責難，謂我們破壞了一九二一年的商業協定。因為此種責難，既無證明，而又無根據的，這一類責難的唯一的泉源，我們已再番加以肯定過，是由於亡命的白黨所捏造的消息和文件，然而英政府在英俄發生關係的這一個過程中，對於這一種捏造的消息和文件，無不樂於徵引的。’

五月二十八日，李特維諾夫同志在其給張伯倫的“留別”的通牒中寫着說：

“繼續至數晝夜的對於商務代表的嚴密精察的搜抄，其結果竟至一無所得，這一個事實已足證明蘇聯正式代理人員之忠實而無絲毫的過失了。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內閣人員之關於商務代表之有開牒行為的責難，不惜付之以一笑，並認為對這一問題的答復是她應有的責任。”

這裏，李特維諾夫同志對於英政府的反宣傳之真正的意義，又加以更深刻的說明：

“這是為全世界人士所共知的事情，英俄絕交

之根本的原因就在保守黨政府對於中國政策之失敗，及其以聲東擊西之手段對付蘇聯，藉以掩飾其失敗之企圖。

“蘇聯人民及其政府對於英帝國人民從無絲毫仇恨之心，且願與之發生經常的親善關係。深信英帝國人民當亦同此心理。但現在英國政府却不願保持此經常關係，自其誕生之日起，幾無時無地不使英俄關係之日趨於緊張而加劇。英政府始終認為經常的邦交即是暴力與仇恨的結晶。牠既決意破壞英俄的經常關係，那牠對於由此絕交而產生的國際政治及經濟關係的恐慌，必須負有全部的責任。牠又不能不承認英俄絕交，必使歐戰以後尚未恢復元氣的歐洲，加緊其經濟的紛亂，且予世界和平的事業以莫大的打擾。但牠終於犧牲英帝國廣大羣衆和英帝國工業的利益而甘作戎首了。”

這裏尚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李特維諾夫同志在證明英國對俄政策的偽詐的時候，他又得英國工人運動之極右派首領喀頓因斯 Crinse 的左證。喀頓因斯當其答復約翰遜雪克斯的問題

時，他就聲明說，英政府確曾做了偽詐的勾當了。他說誰也不會見過“季諾維埃夫的信”的原稿，這“信”僅僅是一種捏造的文件，保守黨藉作選舉運動時期的工具罷了。

由此可知一切關於“秘密文件”，“間諜行爲”，“莫斯科陰謀”等等的事實，無非是借題發揮，掩塞其保守黨政府之真正的用意而已。至於他們用此詭謀的目的那我們要注意到保守黨最低政綱和最高政綱的區別。保守黨的最高政綱則在與蘇聯作戰的準備。英政府所進行的一切的勾結，明或暗的攻擊，洛加諾會議直至搜抄與絕交的一切活動，很明顯地，都是爲這目的而進行的。對這事實還是抱着幻想的，這必然是一種最危險的錯誤。我們要把事實的真相看得清楚。我們時時刻刻要作與這事實爭鬥的準備。英帝國主義深恐歷史之自然的進程，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爭鬥的最後結果，則又敢怒而不敢言。英帝國主義者是不會相信歷史的——他們明明看見中國革命高潮之飛騰，印度，埃及，亞拉維亞 Aravia 之同情

於中國革命的呼聲——英國如無這一類由炮火金力所爭得的殖民地的支持，那她本身就什麼都沒有了；英帝國主義者明明看見蘇聯這一個紅色怪物的長育，英國殖民地之离心力的增大，英國無產階級之革命化。英帝國主義者眼見此種歷史的遠景，不能不以強力干涉的手段來挽回歷史的發展的進程，並以戰爭反對蘇聯的步驟來避免他們自己的滅亡的命運——保守黨的最高政綱，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欲實行這最高限度的政綱，必然需要一種準備，需要一種時間——保守黨的最低政綱就是爲這一個準備的時間而提出的，這最低政綱的意義，就在形成資本主義國反蘇聯的聯合戰線，比較具體點說，就是要列強聯合具名通電反對蘇維埃政府的“宣傳”活動，使後者脫離國際的外交關係，不予蘇俄有借貸的可能，用經濟及政治的封鎖政策來對付蘇維埃的俄國。

保守黨之最低政綱，大抵已盡於是。如果張伯倫說“我們還不能與其他列強一致行動，更不願以

自己的問題和困難加累於他們，”這簡直是一種癡人說夢。因為正在英俄關係危急萬狀的時候，各報均有同樣的記載，說張伯倫與甫抵英倫的法總統杜美爾 Dumerg 和法外相白里安 Briand 進行談判關於怎樣“移花接木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手段，即以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線的手段來恢復舊協約國的精神問題。同時，消息最靈敏的喬治·倍恩哈爾特 George Bernhardt 在 Fossische Lseituug，報上寫着說：“在英倫外交界，盛傳英政府與法外相談判的結果，確信德國在一年半內定與蘇聯脫離關係的消息。”倍恩哈爾特認為這種消息是“無理的吹噓”。我們姑不論這消息的真相若何，然而英政府要挾德國參加反蘇維埃的聯合戰線的企圖，無論如何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關於英政府要挾意大利的事實：有英報 Daily Telegraph 的社評來證實，英政府希望意大利在最近的將來，必然會步英國的後塵的。在英俄絕交的當兒，該報關於英政府祕密的用意，曾有明白的說明：

“這一步驟(指英俄絕交而言)，英國必能使蘇

俄在近東，中東及遠東的威信掃蕩殆盡，在中國，在波斯，在阿富汗，及在土耳其，必然會在最短期內產生出這一步驟的結果來。另一方面，邊境各國，自芬蘭直至羅馬尼亞，亦必受英倫之德惠而表示決心。在貝爾格勒 Belgrade 南斯拉夫與巴拉加 Prague (捷光) 的京城此時連承認蘇維埃政府的初心都沒有了。駐有俄國商務代表而尚未與蘇聯發生經常關係的國家此次得了英國揭露俄國真相的教訓以後，必更小心謹慎地看視這一類的代表和所謂非正式的附庸份子，同時，對於代表個人的職員亦必加以嚴密的限制。”

嗣後，該報對於張伯倫與白里安的談判加以評語以後，很“希望”法國在最短期內脫離與蘇聯的關係，而德國必將失去與蘇俄擴大貿易的可能，因為英國銀行鑒於與德國貿易的親善，不復以借貸資助德國的企業了。與英俄絕交同時產生的國際聯盟的國際經濟會議，該報對之甚為不滿，以為國際聯盟不應邀請蘇維埃代表參加，並“希望”(仍不過是望其所望)“英俄絕交更能使國際聯盟的設



計發生效力，如果是在牠內部沒有關於與布爾塞維克者協作的呼聲的話。”

有了這些正式報章的聲說以後，難道我們再需要堅決反駁張伯倫虛偽的聲辯嗎？事實上，英帝國主義關於邊境各國的煽惑，在近東，中東及遠東打擊蘇聯的威信的企圖，對於法國的利誘和對於德國的威脅——這一切都是英外交的整個的政綱，我們所謂最低限度的政綱——即以國際的政治和經濟的封鎖政策對付蘇聯——就指此而言。

當權的保守黨的一般政策，大致如是。我們說‘大致’，意即謂在保守黨的隊伍中仍有一部份不滿於這冒險政策的份子。他們所代表的，大都是與蘇聯發生商業關係的實業界，在這實業界中，對財政關係發生興趣的米德蘭 Midland 銀行亦可包括在內，正在搜抄蘇聯商務代表住宅的前晚，這銀行却已同意以一千萬金鎊清算蘇維埃的期票，即商界巨頭，英國工業同盟的主席愛蘭-史密斯也是反對這冒險政策的一份子。這一部份人的一般情緒是可以用英俄商會（由一百八十個公司合組成功

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來證明的。這決議僅寥寥數言，只表示願意在可能範圍內擴大下列的數目字：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起直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止，英俄貿易計值一萬萬六千八百萬金鎊(值一億六萬萬八千萬盧布)；這數目一部份是蘇俄的進口量，共計八千六百萬金鎊，一部份是英國的出口量，計八千二百萬金鎊。這數目若是和英國對外貿易的總量比較起來，爲數不鉅，僅屬百分之二，然而在目前經濟恐慌及失業遍地時代，這小小的數目亦足以引起一般社會人士的注意。因此，張伯倫屢次聲明，說英俄絕交不至有害於英俄的商業。當人民商務委員會委員長米科揚 Mikoyan 同志對此聲明加以反駁以後，又謂蘇維埃政府將向其他各國定購商品不復與英國交往了，那時，保守黨的機關報即以空言相慰，謂蘇維埃政府在其經濟的觀念上，必不至於有此傾向的。

一般看來，當英政府爲達到英俄絕交目的而奮鬥的當兒，經濟問題當然是當時議事日程中的主要問題之一，除一部份的保守黨人以外，其他如

自由黨和工黨亦無不以經濟問題爲先決條件。然而他們並沒有發生過重大的作用，因爲在當權的一部份資產階級的心目中，認爲對俄政策重於經濟百倍，換言之，他們認爲“布爾塞維克的危機”將有害於英國整個帝國主義的體系，故寧使英俄絕交，雖遭經濟的一時的損失，亦在所不惜。同時，又須注意到，當英政府對俄關係日趨於嚴重的時候，英國金融狀況，顯有撻足的進步，因爲延續至七月之久的大罷工漸形消沉以後，煤產的積蓄已不下於昔日了，故雖以絕交手段對付俄國，英國國內經濟亦不至有若何嚴重的危機吧。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英國失業人數達一百萬另七千人，較之一年前的失業人數少六十萬另六千人。這經濟危機的輕減，無疑義地增張了主張絕交的人們的力量。同樣，英俄在煤油方面的競爭，對於絕交的前途，當然也有一部份的作用：英國煤油企業家當英俄衝突發展至最緊張的時期，竭力爲抵制蘇俄煤油而宣傳，因爲蘇俄煤油之在英國，足使英國煤油專利者無由提增其價格了。在思想上處在領導地位

的爲每日郵報 Daily Mail，該報之抵制蘇俄煤油的宣傳是以“愛國主義”的口號和號召的。

這樣看來，經濟的因素，強使了參加路合喬治政府的保守黨人簽訂一九二一年的英俄商務協定，可不能在一九二七年阻止了這協定的破裂。在當時，英國經濟恐慌已達於極點，而“布爾塞維克的危機”，在英國資產階級看來，還不至於危害到英帝國主義的生存問題。因之，牠就不妨與蘇維埃政府勾結起來。然而到了現在，英國經濟狀況已較前爲進步，對於蘇俄市場的需求已不若昔日那樣的迫切；同時，蘇聯經濟之捷足的發展，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之民族革命運動的急進，此時已錯亂了保守黨人的神經，他們只想以戰爭對付蘇聯，不復有絲毫和平的觀念存在了。

### 第七節 英國內部所有對於反俄 聯合戰綫的問題

前述種種就是保守黨人的對外的政治路線。但，我們爲便於解釋英帝國主義的對俄政策及其

最近的前途起見，我們實有認識自由黨及工黨在英俄衝突時期所取的策略之必要。這種認識能給我們以最有價值的材料，藉以瞭解那促進和阻止英國內部的反俄聯合戰線的因素，因為形成內部的聯合戰線，即是國際聯合戰線的形成的基礎。

至於自由黨方面，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九二一年以來，他們對於蘇聯的態度已有急劇的轉變了，換句話說，他們對於蘇聯的仇視，更百倍於前了。在那時候，自由黨人很親密地要求英俄經常關係的恢復；在自由黨人的機關報上，同情於俄國革命的文字，亦時有所揭載；路合喬治亦深信蘇俄對於高等文明的英民主國的接近，（同時亦對於外交人員的接近）足使布爾塞維克者感受着良好的影響，並推動他們有回頭的一日……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那樣了。現在，自由黨的報紙在同樣地攻擊蘇聯；路合喬治不復深信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有消亡的一日；現在，他也感覺蘇聯之為害於英帝國，他不知道，他將怎樣地去解決“俄國的問題：”一方面，他同情於張伯倫與約翰遜雪克斯的政策，認為

“政府在其真憑實據的面前，再不能有所讓步了；，或許他也會要求蘇維埃政府召回其代表興曲克 Shinchuk，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向其政府提出如下的警告：

“現在我們所幹的一切，我們認為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這幾乎使我們與有一萬萬人口（不知又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說我們只有一萬萬的人口而不知我們的人口有一萬萬五千萬之多呢——著者），介於歐亞兩洲而又與我們節節相逼的強國罵起戰來。這一種最冒險最大膽的決心，我們政府從未採取過的……此次英政府遽然與俄國絕交了。可不知英政府會想到怎樣再行恢復邦交的這問題沒有？英政府要恢復這邦交，只有再把俄政府邀請過來。英政府所期待的是怎樣的政府呢？難道還期待羅曼諾夫政府麼？”

當路合喬治演講到悲憤交乘的時候，他頓磨拳擦足，怒目相向，謂：‘你們是多數——不錯，你們只是多數而已，可是你們這你們的腦袋離沒有了呢！’

當問題將付之於表決的時候，一部份的自由黨人是贊成絕交的，另一部份則表示默認，連反對的勇氣都沒有了，至於路合喬治本人，則已退居三舍，不復敢出席了。

自由黨人對於俄國問題的讓步，究有什麼意義呢？這因為英國小資產階級在英帝國的破產，社會革命醞釀成熟的恐慌面前，自不能不投入於資產階級的保守黨的懷抱中而求其庇護了。

職工會與工黨的上層份子，其所取態度，一般看來，亦與小資產階級的自由黨人相去無幾。右派如湯麥司 Thomas，漢德森，Henderson 與麥克唐納爾，“左派”如雪克斯，沛爾賽耳 Percel，班-戴爾納爾 Ben-Terner 無不為祖國擔憂。他們和包爾溫，路合喬治一樣，皆深恐“布爾塞維克危機”之到來，所謂“危機”，即指英國共產黨而言，同時，他們對於共產國際之干涉英國內政又深感不滿。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一年間，他們之所以堅持英俄修好的主張，其原因則全在“下部羣衆”的積極的要求。現在，當英俄關係驟形緊張的時候，工黨領袖

連英國共產黨的最初步的建議都拒絕了，例如反對絕交政策，須與反對職工會條例，武裝干涉中國的工作同時進行的建議，很明顯地是向三方面的反革命戰線進攻資產階級的一種必需同時進行的步驟。可是他們連這一個小小的要求都不敢採納了。至於他們在國會中的演說呢？那除了同情於蘇聯的獨立工黨的左派首領梅克斯登 Mexton 以外，誰也沒有說過一句同情於英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工人國家的話。反之，他們只知獻媚於保守黨人之前，竭力表示他們對於共產主義的仇視，把要求英帝國主義進攻無產階級的問題，成爲絕交，對於英國的貿易是否是有利的；英政府對於蘇維埃政府“訴之於法”的手續是否是真確的——這一類的問題（想這一般的工人領袖對於搜抄者之合法問題何以噤若寒蟬而不敢言！）。喀賴恩斯 Crinse 的演說最足以代表這般“工人領袖”的觀點。喀氏的演詞可以說是工黨領袖在革命與反革命爭鬥至最激烈的當兒所取的賈階級的態度的模型。

五月二十六日，喀氏在下議院會議中聲明說：



“據我所見到的，政府對這問題的態度大抵是這樣的：俄國處的是被告的地位。（保守黨人大鼓掌）。我們儘抱這樣的態度，但我們對這問題須以法庭的手續來懲責她才行。我們不願承認俄國之有罪與無罪。（保守黨人大起笑聲）。工黨所要求的，是要把加於蘇維埃政府的罪名加以深刻的徹底的調查以後再來定罪。很明顯地，共產主義的宣傳不僅充斥於我們國內，且又充斥於全世界各地。最受這宣傳的犧牲的就是我們的工黨。（工黨方面大鼓掌）。工黨將利用一切所有的工具來反對共產黨員的企圖，共產黨的政策和共產黨的手段。工黨將揭露俄政府對於雙方所有的一切的條約或協定。工黨決不宥恕那非法的行動，要求雙方政府來嚴守不渝地執行她們所應盡的義務。”

當喀賴恩斯登台演說的時候，保守黨人對於“我們不願承認俄國之有罪和無罪”這一句話，羣皆報之以一笑，實際上，這一句話確不失其為卑陋的可耻的本來面目，同時，他對於保守黨承認補訴法庭的聲明，亦同此態度，然而在過去喀氏的聲明

書中，則謂保守黨對於蘇維埃政府的處置，是盡了偽詐的勾當的。如果在“工人”黨團的代表的口頭中有提到關於批評保守黨的話，那僅因為他們做倣了共產黨的手段，使英國商業慘遭損失罷了：

“政府所採取的手段”——喀賴恩斯繼續着說，——“實質上就等於倣倣了共產黨的手段。政府不啻為共產黨人作了廣大的宣傳。欲以此而制勝其宣傳，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回事。如果採納了這一種的政治和外交的方針，那便沒法繼續和平時一般的商業了。你們不能同敵屣一般地看待國家，在黨的演臺上說這國家是最不忠實的東西，同時又謂雙方的商業仍然是可以繼續發展的。我們的工業狀況，還不能任意拋棄有可能接近的購買者，或是任意拋棄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廣大的市場。（工黨方面大鼓掌）。工黨之提此決議案，為的是求全國的幸福，在議院中除了工黨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政黨有若是的關心了。”

漢德森也是用同樣的態度發表言論的，保守黨人謂他與羅仁谷爾茨同志的談話，犯了“莫大的

罪惡”，因為俄國商務代表被抄的時候，羅仁谷爾茨同志曾在國會中會過工人反對黨的領袖的，在漢德森方面，也曾因為此次的談話，竟遭了張伯倫的拒見了。

漢德森所能說的關於與蘇維埃代表談話的一點，亦僅僅是一種下列的聲明：“難道我的行動是不合憲法的麼？我始終認為政治活動家的責任和一切君子先生們的責任一樣，只要有人向你有所聲明，應該是同樣看待的。”至於漢德森對於絕交的態度，那他之所以反對這一種的政策，其動機則在他以為絕交的結果，必使“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將更形擴大，更形危險了。”

此種工黨國會黨團所取的賣階級的策略的結晶體，就是連一字都不曾提及的關於不信任政府的議決案。在議決案中，僅謂絕交“將發生一種嚴重的有國際意義的結果，必至連恢復工商業的希望都要消失殆盡了。”因此，“工人”領袖們就下結論說，對這政策，“當下議院尚未聽悉調查文件委員會的整個的報告以前，國家是不能輕易聽從的。”但這

委員會的多數仍然是保守黨的黨羽，他們佔有一切的國家機關，若然，那這委員會亦何樂而不擁護這絕交的政策——看吧，如果是通過了“工人黨團”的議決案，那末牠的結果當亦可想而知了。

職工會總幹事部與獨立工黨的態度比較得進步一點。是的，總幹事部書記西得林 Sitrin 在他給包爾溫的信中，反對英政府對於蘇聯代表的直截了當的處置（在左派辭書中再也找不到另一種描寫尋釁的搜抄行爲的形容字了），並要求繼續保持英俄的商務協定和外交關係，因為這樣，才能保障和平的利益，減輕失業的恐慌了。但他們私毫沒有動員工人羣衆來保護蘇聯，對英帝國主義的反攻有所抗爭。

這裏仍有一件令人注意的事情，就是，總幹事部主席喬治雪克斯，却有“勇氣”參加由英俄委員會發起的餞別蘇聯公使和商務代表的宴會，這一事實却引起了保守黨莫大的憤激。雪克斯對於蘇聯代表的慰言，有謂他將向英國工人羣衆解釋英俄絕交之真正的意義，並再番叮嚀，謂此次之餞

行，是企圖“再見”的性質，而非永別呀！總幹事部主席，書記西得林，班戴爾納爾 Ben Turner，勞勃特·威廉士 Robert Williams，華爾海特 Wollhead 蘭斯倍利以及漢德森等，竟膽敢與共產黨員哈·萊波列特 Harry Pollit，和薩克拉特伐耳 Saklatvala 送別於車站。在那裏，“蘇聯間諜”在“國際”歌高唱入雲紅色旗幟飄揚空中的熱烈的歡呼聲中，欣然返國了。

姑不論總幹事部之若何游移，但我們對於他含有政治意義的表示這一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這種表示至少破壞保守黨企圖慫恿全民衆反對布爾塞維克陰謀的一部份的把戲，使全世界明瞭英國工人階級深刻同情於蘇聯的這一個事實，即使最右傾的工人領袖對於本國資產階級所最疾視且願以干戈相見的國家的外交代表亦居然有同情的表示了。

為瞭解當日英國人士對於蘇聯的關係的整個的情形起見，不妨再把英國職工運動中比較左傾的首領（共產黨員不計在內），尤其是與蘇聯無產

階級最接近的礦工 工會的代表的態度在這裏敘述一下。礦工工會的書記柯克Cook 在他與人道報“Hamanty”的代表的談話中很堅決地表示了他個人對於保守黨人的態度。柯克聲明說：“張伯倫並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目的，英國工人始終記着蘇維埃無產階級在延續至八月之久的罷工期內所給與的無上的援助。英俄雙方的工人都是最親密的朋友，英國工人明知道橫暴的內閣在向他們的朋友進攻。”

若是我們再向左邊去看一看，那我們就會看到英國共產黨對於絕交的態度。我們對這問題，這裏恐難加以詳密的研究，但我們敢說共產國際的英國支部在這一個危急萬分的時候，確曾完全盡了牠的無產階級的責任。牠不僅向保守黨人爭鬥，且又與優柔寡斷的英國工人運動的領袖爭鬥，因為後者連保守黨反俄政策的動力都不會瞭解的。在共產黨的宣言中說：“麥克唐納爾，漢德森，喀頓恩斯，湯麥司 雪克斯分頭阻止了工人對於準備着戰爭的包爾溫的進攻，一到明日，他們便一變而成

包爾溫的徵兵作戰的人員了。”宣言又鄭重說明反對戰爭，需要工人階級，少數運動者與少年先鋒隊的英勇的戰上的努力和援助。宣言所提出的口號，是：“組織反對對俄對華以及對工人運動宣戰的行動蘇維埃！”“打倒改良主義者對於總罷工的怠工！”“準備着轉變反社會主義俄國的戰爭為反英帝國主義的戰爭。”

這一個宣言，誠所謂語語中的，搔着癢處。但事實並不僅在正確的階級的革命的措詞而已。英國共產黨，其歷史雖短，其人數雖少，而牠並不因此而成為孤立無援的革命支部：牠與工人階級的關係，有如手足之親，漢德森，麥克唐納爾與沛爾賽耳，雖盡九牛之力，從中掣肘，而共產黨與工人階級的親密仍如故，蓋共產黨在日常的為工人階級利益而爭鬥的過程中，牠已成為工黨，職工會與少數運動的組織中的有力的隊伍了。牠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和理論上的指導，已非一日。當英俄關係發生危機時候，牠就在羣衆中積極進行宣傳的工作，喚醒左右派份子作反戰爭的鬥爭，故當時在

反對絕交政策的運動中，牠就是一個唯一的中心的指導者。我們儘可有若是之期望，設保守黨決與蘇聯宣戰的話，那英國共產黨必有以應付之方，必不使保守黨有暢所欲為的餘地吧。

英國工人階級反抗保守黨對俄政策的成績，除目所共睹者外，又有一種無形的暗地進行的援助，使張伯倫感覺到過於以反蘇聯的宣傳擾攪工人的英國，可不是一件極無危險的事情哩。

誠然，英國無產階級的反抗，還不能有力推翻保守黨的統治。再則，如果在最近的選舉運動中，工黨僥倖獲得了政權(或是與自由黨合作的政權)，那牠也是保持不了政權的，結果將仍為保守黨所得，那時，工黨所遭遇的困難的中心問題，仍然是“俄國問題”。為什麼？因為工黨的根本理想，是在保障英帝國主義的利益；保障強奪剝削者的利益，就將等於向世界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運動中心——蘇聯宣戰。麥克唐納爾與湯麥司輩固不難插足於此戰爭，像過去工人政府的經驗所告訴給我們的一樣，可是他們也明知道這樣的



行動將在無產階級面前，暴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來了。這就是他不能久遠保持其政權的原因。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在資產階級（仍可據他們對麥克唐納爾“工人”政府的態度為例）當英帝國主義發生危機的時候，無論如何不會容許工黨代表之保持其政權的，因為工黨代表一經無產階級的促使以後，在資產階級的眼光看來，就不能進行堅決的徹底的對俄政策了。因之，資產階級的集中一切的力量，不論牠是保守黨的，或是自由黨的，向工人政府進攻，而“工人”政府亦深恐走上革命鬭爭的道路，而趨於讓步了。

可是這些都是將來的問題。至於目前或在最近將來的情形，那在工人運動中由各種原因而形成的反俄絕交政策的事實，儘可以使我們肯定地說，英國資產階級欲堅決地與蘇聯作戰，恐非易事。資產階級即使受了保守黨的高壓而趨於戰爭一途，那牠在無產階級方面必將遇到無限的困難。因為今日的英國無產階級已經不是十三年前（一九一四年）的無產階級了，而他們對於蘇聯的關

係，已比不得他們對於德國帝國主義的關係了。我們敢望在英帝國主義向我們作戰或武裝干涉的時候，我們必能得到英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不是直接的，也必然是間接的，總之，這種援助，在英俄鬭爭的發展中，其作用無論如何是無可限量的。

# 第九章

## 英國的包圍政策及其他各國

洛加諾會議後的德俄關係——法與  
俄——英意同盟——波蘭，蘇聯與英國  
——爭取波羅的海各國影響的爭鬪——  
近東——中國革命與蘇聯——日本與俄  
國——美國與“包圍計劃”。

### 第一節 德 國

我們與德國的相互關係就是決定我們國際狀況的根本元素之一。因此，對於洛加諾會議以後的德俄關係發展問題的說明，當然是有特殊的意味的。

前已提及的奧姆斯基·霍爾有謂德國簽訂洛加諾條約這一個事實已足證明德國之脫離蘇聯的關係了。這推論是正確的麼？如其然，那正確到若何程度呢？第一，我們須注意下面的事實：我們決不應因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小時半，路得 Luther 與史特萊斯曼 Stresmann 在英國外交部簽訂了洛加諾條約以後，德國就在那一刻鐘脫離了蘇聯而傾向於英國了。很明顯的，一紙洛加諾的條約，決不會有此神祕的魔力的。我們不要忘記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即簽訂洛加諾條約的四月以前，德國與我們已在莫斯科簽訂了廣大的經濟條約來調停雙方的比較重要的經濟和法律上的問題，並承認我們商務代表在德的治外法權；同時，德國國家銀行 Deutch Bank 在柏林與商務代表簽訂了以短期借款貸給

俄國的協定；不久，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間，德政府所担保的私人企業家以三萬萬馬克貸給蘇聯的長期借款的協定。不消說，由這一經濟的出發點就產生了上層的政治性的結合，這政治結合的形式就是德俄的保障條約（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這一條約，肯定了一九二二年拉拜耳條約所決定的親善關係的政策，若在蘇聯受人侵迫和經濟封鎖的時候，德國須守中立的態度，並不得參加經濟封鎖的活動。條約對這一點尚有如下的說明：“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的結果，勢必信守國際聯盟所賦與的義務，但這義務無論如何是不能影響到德國對俄政策的這一個根本的路線的。”對於這節說明的意義就在德國訂約這一事實，當然不能違反國際聯盟十六款關於反對“和平的破壞者”的規定，但德國本身仍須自己決定誰是這“和平的破壞者”。有了這一點，德國就可以根據她所附於洛加諾條約的限制的條件，謂每一國家——國際聯盟的會員——得參加關於“軍事與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問題之檢定”。

這裏我們可無需詳細提及關於德俄條約與德國所應盡的洛加諾會議的義務的相互關係這一問題。因為這問題是一個比較最複雜的問題。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間，一家法國的報紙曾提到德國內史局須倍爾特，謂德國在洛加諾條約之下，勢必假道於法國，任其運輸那援助波蘭與捷克斯拉夫的法國軍隊來反對蘇聯，可是德國對於該報的記述，也曾加以否認過的。根據賴可夫同志在第六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柏林對於該報的聲明，可以說，已經是滿足了，或是說，幾乎滿足了蘇維埃政府的要求。對這一問題的解釋，不是靠合法的決疑法可以解決而是由德國在國勢危急時期所有的內外的情勢來決定的。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德國政策轉變這一個問題，不是由上面所述的那種空泛的直截了當時形式所能解決的。站在德俄關係的觀點上，我們對於洛加諾會議的意義應作如下的觀察：洛加諾會議是推動德國對外政策傾向於反蘇維埃的政策的原因之一，但這一推動決不能認為德國已開始有計劃地，不屈不撓地脫離了蘇聯，並

轉向英國所領導的反蘇維埃的同盟。

最近期內，在我們的出版界，時常提到關於德帝國主義之復興，及其為殖民地而爭鬪這一類的問題，以為這些事實，足證德國有“與列強並立”脫離蘇聯的野心了。這在實際上，確是一種完全正確的觀察。但這僅僅是真理的一部份；真理的另一部份，則在德國欲與“列強並立”的企圖，勢必遭列強之排斥，所以，這也不是一件可以向德人致賀的事情。

實際上，德帝國主義之復興，勢必同時產生德國與協約國列強間的固有的衝突，加緊雙方的競爭，和為市場為勢力範圍的鬪爭。德國愈強——德國確在捷足的發展——則與英帝國主義所謂“止步”的限度，其距離亦愈近。目前，我們在英國報紙上，關於德國工商之若何的發展及其若何取得戰前的經濟地位的文字和消息，蓋已數見不鮮了。

對這一問題，我們是值得注意一九二七年正月間米蘭銀行 Midland 的報告的；這銀行的總裁就是前任財政部長麥克-凱奈 Mack Kenna。在他

的報告中，有謂德國經濟之捷足的復興，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事”，但這一種的進步，對於英國的經濟是有莫大的危險的。“德國有可能執行其賠償國債的義務，但賠償的結果（即出口的遞增），英國將絲毫得不到任何的利益的。嚴重的競爭時期，此時蓋已逼在眉睫了。”

德國取煤方法的進步，煤質成爲液體燃料的試驗的成效，及其製鐵與化學工業的發展，更使英國積極恐慌起來；由上述種種的因素，是使德國的軍事力量，得到空前的增進，恐已無人得加以限制了。

由此可知英德兩國的競爭已是一件無可爭辯的事實了，這競爭的結果，勢必牽制到德國對於反俄同盟的傾向，在英帝國主義的高壓之下，必將與地大物博，使德國外交有活動餘地的蘇聯接近起來的。

我們在說明這一個前途的時候，絕對不能忘記目下的英德關係，較之戰前的英德關係，其區別上僅在資本主義的俄國已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來代替了。這聯邦的社會經濟制度，在德國資產階級的心目中，也不見得比英國資產階級要表示樂意些。但這裏，我們並不想敘述德俄聯合反英的前途，所欲說明的僅僅是英與德和德與俄的相互關係的一般情形，德國對外政策在上述種種的矛盾的趨勢之下，大致是要在莫斯科與英倫中間左右動搖着的。

德國在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時所取的態度，就證明了這一個事實。例如，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自英國致牒於蘇維埃政府以後，德國總理馬克斯在三月二日柏林報界代表大會的演辭中聲明說：“我們的態度是很明顯的，且已由一般的國際條件決定了的，德國政策的路綫是根據了洛加諾條約和德俄柏林協約而後決定的。”但同時，在報紙上，關於“官傳”問題，又復喧傳於一時，外相史特萊斯曼在其與日內瓦新聞記者的談話中既否認德政府有任何反蘇維埃的傾向，然又何以否認關於英外交之反俄計劃的消息，像他說來，這消息即是“無意識的蘇維埃的消息”，可是這樣，他連三尺

童子都曉得的事實都要“否認”了。

德國社會對於蘇聯絕交以及絕交後張伯倫之在日內瓦進行反蘇維埃的陰謀的態度，更證明了德國資產階級對俄態度的內在的矛盾。

保守中立，就是報界之最初的主張。“絕對保守中立和謹慎處事的意志在德國已經是一種很普遍的要求：可是在各方面，很少看見有這一種一致的精神”——國家黨議員喀錫 Getsch 教授在六月十二日的“Neue Zürcher Zeitung”報上是這樣說的。但同時，在有幾家的右派報紙上，例如，Deutsche Zeitung企圖利用絕交的機會，提醒那尋求反俄同盟者的英帝國主義去威迫法國，使其對於萊茵區域堡壘遷移至波蘭國境，以及減輕軍事的監視等之問題實行讓步。這種趨勢，自有其最後的目標，究其極，無非欲以較高的代價把對俄的中立政策出賣給英帝國主義，以“鋼盔”取名的這一團體所發表的宣言，就是這趨勢之最明顯的例證。這一團體的份子大都是德國資產階級的青年，人數至三四十萬之譜，牠與德國政府的右傾份子關係至為

密切，最近幾年來，牠的對外政策漸傾向於西方各國，較之與西歐反俄集團發生密切關係的比較弱小的德國的法西斯蒂團體“Youngdo”，相去僅五十步與百步而已。（至於 Youngdo 的態度，可證之於最近通過的議決案：“我們絕端反對爲軍人界所固有的觀點，說布爾塞維克的俄國可能成爲德國的軍事的同盟者；我們要求德國一切所有的全民運動，對於爲西方文明罪人的國家，應出之以絕端反對的態度的。”）

國家黨內部對於絕交的反抗，以及國家黨首領之一佛斯達爾普 Vestarp 在勃萊曼 Bremen 的演講，最足以證明國家黨右派的一般的情緒，佛斯達爾普說，如果德國在英俄絕交以後能負責保護在英俄僑的利益，並與阿戈斯屋工作人員以出口的護照，那德國在西方也不至被人“詆罵”到這般田地了。對於國家主義者與法西斯蒂者的觀點，一般看來，“Forvertse”派的“社會主義者”也是同意的，雖則他們在形式上還是主張保守中立的，因爲保守中立，在英俄絕交時期，差不多是最普遍的

主張吧。

嗣後，當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國際聯盟召集會議的時候，中立派漸與“中間派”趨於一途了，這中間派，即“Frankfurter Leitung”報所謂“誠實可靠的中間派”是。史特萊斯曼的“中間派”其意義即在史特萊斯曼的地位，是介於英倫與莫斯科的中間而已。史氏一方面須勸慰張伯倫對於布爾塞維克者的憤激，另一方面又須向齊采林提出關於“宣傳”的警告。六月間在日內瓦所召集的祕密會議中，可不知道我們“誠實可靠的中間人”對張伯倫所說的是什麼，但德國報界却正在進行反“宣傳”的運動，又與英國保守黨的報界，一致反對莫斯科對於白黨反革命份子的處決——這是一個事實。由此可知比較接近蘇聯的“Frankfurter-Leitung”的日內瓦記者的估計完全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史特萊斯曼亦“傾向於反對為文明罪人的布爾塞維克者的聯合戰綫了。”實在的，德外長之所以參加祕密的反蘇維埃的會議這一個事實的本身，不論他的態度若何，已足證明史特萊斯曼的出

席決其非有利於蘇聯的行動。同樣，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國會的演講中鄭重聲明他在“堅決反抗第三國際之世界革命的宣傳”的問題將與各國取一致的行動——這更證實了我們在上面所估量的一切。當然，史特萊斯曼之與各國的一致，誰也不會致疑的，可是從前因為有德俄關係的存在，是不便直截表示其一致的態度的。如果英帝國主義在反對第三國際宣傳的旗幟之下進攻蘇聯，而史特萊斯曼即在那時發表其“一致”的意見的話，那這樣的表示，無疑義地是有其一定的對外的政治意義存在的。

同時我們也有根據可以肯定說，德國在日內瓦會議，並沒有擔負着任何種具體的反蘇聯的義務。如果史特萊斯曼蔑視事實，以外交上的口吻，在國會聲明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人們，誰也不會向誰攻擊過的話，那他所說的確是事實，因為當時反蘇維埃的同盟，確沒有存在過。德國的國際條件是非常複雜而又矛盾的，在目前，德國資產階級決不至於輕忽從事的。

我們站在蘇聯的利害觀點上，認為德國在此種正負相間的種種影響之下，張伯倫雖欲使其參加反俄戰綫的把戲，至多亦僅得其一部份的勝利而已。張伯倫欲鞏固並擴大其勝利，勢必遭德國共產黨的打擊，因為德國共產黨之與有反俄傾向的資產階級的爭鬪，已表現出了她的偉大的力量了。

不難說，德國的游移態度及其在英倫與莫斯科之間取得漁人之利的企圖，比較有一個長期的時間。無論如何，我們可無需顧慮到德國在最近的將來將成為英帝國主義領導下的反俄同盟的積極活動的力量。如果英國真能唆使波蘭與蘇聯作戰的話，那德國雖受帝國主義列強之高壓，終究是抱着中立的態度的。

反俄戰綫之有此漏卮，實予英倫野心家以莫大的阻難，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是承認的。在保守黨的機關報上寫着說：“我們可公開地說，德政府目前所取的態度實在是列強一致對俄的態度的莫大的障礙。”該報的言論，頗得阿夫哥爾 Avgur 的

同情（一九二七年五月）。阿夫哥爾爲消除這一障礙起見，自獻媚於德人，謂德人是“現代白種民族的代表者”（不久以前，阿夫哥爾曾呼德人爲蒙古種人的），同時，又很含糊地予以可能範圍內的口惠。但事實到了真正談及參加反俄同盟的代價時，阿夫哥爾就噤若寒蟬，瞠目而不知所答了。爲什麼？爲的是因爲德國所需要的代價是取締波蘭伸足在德國的丹齊格 Danzig 的所有權和軍備的自由——這不啻予波蘭以致命的打擊，而阿夫哥爾對於波蘭的態度，和他對於德國的態度一樣，也是用同樣的口吻恭維過的——說波蘭“將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因之對於波蘭不敢允於固定的援助，因爲德國必得受這援助的影響而發生搖動的。這是一個循環不已的矛盾，張伯倫無論如何是沒法解決的。

是的，德國在另一戰綫上尚有減輕道威斯計劃所付與的担負，根據該計劃的內容，德國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須納一億七萬萬五千萬馬克，一九二八-二九年須納二億五萬萬馬克之譜——這對德！

國新興的資本主義已經是一種大的數目。所以在目前，德國當局已在小心謹慎地進行關於重新審查道威斯計劃的宣傳，據外報的記載，此種宣傳，在巴黎，英倫及華盛頓一帶已有相當的成績了。如果她們真有相互諒解的話——實際上確是可能的——那她們對於德國傾向於西歐的政策，必然有一部份的影響，這是毫無疑義的。

但，我們敢說，若是欲德國直接參加反俄的軍事行動，仍然很少是可能的。資產階級之仇視蘇俄，可出之以各種外交的和經濟的形式，可是德國無產階級的奮鬥，不論社會民主黨之若何背叛，必能予德國資產階級的反俄的企圖以莫大的阻難的。

## 第 二 節 法 國

英俄絕交的時期，正是法總統杜美爾 Dumerg 及外長白里安相偕赴英倫的時期。與張伯倫接近的 Daily Telegraph 報對於英法有力代表的談判，曾謂在這一天的談判中，“或須有提到關於布爾塞



維克危機和決定與共產主義宣傳鬭爭這一類問題的可能。”直截地說，英國有意與法國進行關於形成反俄聯合戰線的談判。

我們不要閉着眼睛看不出目前法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情緒確有這一種結合的可能性。中國事變足以促醒了他們對於印度支那與其他殖民地的顧慮。當權的左右派，無一不在這一恐慌的面前發顫。內長塞羅竟提了“共產主義就是敵人”的口號，預備向共產黨進攻；共產黨的議員，均被檢舉於法庭；到處逮捕比較活動的共產黨員，科之以“陰謀”禍國之罪。塞羅正在英俄絕交之際，對於“莫斯科的陰謀”大施攻訐。政府公報“Tan”竟謂倫敦的搜抄是“有理智的防護莫斯科陰謀之必然的行動”，號召“民主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致與布爾塞維克的危機作戰。”同時，恢復英法協定之說，又甚囂塵上。

但在法國，我們所見到的除了仇視蘇聯的傾向以外，又有與蘇聯接近的一種傾向。根據報章上的紀載，法總統杜美爾與白里安之與張伯倫的相

見，不問英法聯盟之若何成熟，却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具體的結果。很明顯地，白里安對於與布爾塞維克危機的爭鬪，只與張伯倫談到一般的協作性質，至於參加反俄同盟問題，並沒有負有任何實際的責任。法國政府公報所傳出的關於齊采林與普恩賚，白里安之晤會，即證明了法國政府之游移的模稜兩可的態度了。

“目前，法政府尙不至提出關於變更法俄關係現狀的問題，如果沒有新的條件到來，那法國亦不至對此問題有首先發動的本意。”當然，這“如果”兩字，並沒有表示怎樣親善的態度來，但事實終究是事實：在法國方面，英國並沒有得到她所期望的直接的援助。更耐味的，又有白里安對塞羅的慰藉，謂外長在內閣會議的演講中，所攻擊的不是一般地“莫斯科”（即蘇維埃政府），而是第三國際。但同時，他又補充說，如果蘇維埃政府干涉法國內政的行爲有了實證以後，那他也不至於等閑放棄相當的應付辦法的。

法國之有此傾向是由下列的條件決定的：（一）

法帝國主義有意減削英國的統治勢力；(二) 英國必不能予法國以參加反俄同盟的代價——英國須放棄對意大利對德國的援助，因為英國對於萊茵區撤兵及共管德國武裝等問題，曾在暗中援助德國的；(三) 俄法談判的結果，證明有可能解決俄法關係中作用最大的借款問題（如果根據法國所傳出的消息，期望恢復俄皇時代的借款的達三百萬人）；(四) 戰後法國工業化之急進，頗有覬覦於俄國的傾向；(五) 反對普恩資政府軍力的左派份子，是不滿於反俄的冒險政策的。

（在共產黨強有力的影響之下的無產階級決不至予反俄份子暢所欲言的機會的——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

對這傾向表現得反對最激烈的，要算是大資產階級與一部份的小資產階級了，他們深恐布爾塞維克的影響，危害了擁有六千萬人口的法蘭西的共和“帝國”（法國本國的人口僅四千萬）。忽視這一因素的意義的，那是一種最大沒有的錯誤。因為這一因素，能使法國與蘇聯接近的那種傾向保

持中立的態度，而後在某一定的條件之下，積極地傾向於仇視蘇聯的政策。最後，我們又不能過於輕視法與波蘭之特殊的關係。不論波蘭對外政策之若何傾向於英倫，巴黎仍視波蘭為東方的中流柱石——特別是法國反德國的同盟者。所以，如果英帝國主義果能驅使波蘭與蘇聯作戰的話，那法國必然是積極地援助波蘭的。

### 第三節 意大利

在英俄絕交的前晚，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報紙，因中國事變之爆發，而處於反俄的主動的地位。牠們公開地向英國效勞，提出怎樣援助英國武裝干涉中國的計劃，並表示積極參加反俄同盟的意志。當英政府搜抄阿戈斯屋的時候，墨沙里尼的機關報“Tevere”寫着說：

“英俄絕交，重又發生蘇聯與西歐各國應有若何關係這一問題了。我們此時應澈底瞭解：各方面所主張的反俄聯合戰綫是否有成立的必要——換句話說，在全歐洲的規模上，各種政治的和經濟的

原則的鬥爭是否到來，抑歷來英俄鬥爭將在新的條件之下是否繼續進行——這一類的問題。我們應否處在旁觀的地位，抑是做一個積極活動的份子，——無論如何，我們對於英俄的衝突是不願漠然而無所動於中的。”

該報所提出的，雖然是準備列入於議事日程的問題，但其真正的意義，是不難推測的，就是牠所說的，絕對不是關於對俄親善的政策。

英俄絕交以後，我們就看到一個相反的事實，就是：意大利駐俄公使屈羅特 Cherutt 似乎蔑視了英倫所指示的一切，竟公然與人民商務委員會米科揚 Mikoyan 進行談判，由俄國供給意大利工業所必需的貨物，但這貨物，在英俄未絕交以前，是預備在英國購取的。意大利實業界的報紙，更竭力主張利用英俄絕交的機會來擴張意俄兩國的商業。法西斯蒂獨裁的兄弟阿諾爾特·墨沙里尼在政府公報“Popolos' Italy”發表了批評英俄同盟的文章，似在希望意大利採用慎重的旁觀性質的政策。“法西斯蒂的意大利，苟欲消滅布爾塞維克的

危機，儘可採取旁觀者的態度，因為在反布爾塞維克的鬪爭中，缺少了一種政治行動的具體的計劃……每一國家必須在她自己的內部進行反布爾塞維克的情掃運動，但欲在布爾塞維克的國內追求他們，不免失之於不公，且又陷於危險了。”

可是這篇文章，正是在英國政府公報大吹意大利將在最近期內步英國後塵時寫成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凡研究過墨沙里尼政策的人，對意大利這一種游移不定的外交，必不至於有什麼疑義的。因為意政府所玩的把戲，就在墨沙里尼與張伯倫雙方講價而已。阿諾爾特·墨沙里尼的文章，無論如何是不能看法西斯帝國主義在原則上拒絕參加反俄同盟的表示的。這文章的意義則僅在要挾英國，向英國要求參加反俄同盟的代價。但英國是否有力給與意大利所要求的代價呢？這是一個不易置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已經看出了英國包圍政策的循環不已的矛盾了。總之，墨沙里尼所要求的外交上的援助，必予法國以莫大的不利，且使法國易於脫離英國的影響和反蘇維埃的同盟。

## 第四節 波 蘭

英帝國主義的洛加諾會議及其包圍政策，在波蘭頗著成績。洛加諾會議雖因德國有重新審查東方國境問題的機會而露有反波蘭的針鋒，但以後的事變，尤其是法國因財政恐慌及洛加諾會議的結果而減削了她在歐洲的影響以後，英帝國主義在波蘭的勢力愈形蹙蹙了。

在洛加諾會議的前晚，波蘭政府乘齊采林遊瓦薩之際（一九二五年九月），曾有同情於復交她表示。但不久，波蘭人所以示好於齊采林的動機已昭然若揭了，因為這樣波蘭得在西歐列強面前，抬高其身價了。（當時波蘭之示好於蘇俄，其國內的經濟恐慌亦與有力焉。）

但這一恐慌又造成了比爾梭斯基奪取政權的機會（一九二六年五月），比氏的法西斯蒂政變是在“復興波蘭”的口號之下完成的。

自比爾梭斯基上台以後，在波蘭政策中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和“浪漫主義”的口號，有如“恢復一

七七二年的國界”，“恢復封建制度”是。這口號的危險性，此時又因英帝國主義影響之深入而益彰了。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們國境的空氣也就日形緊張起來了。

比爾梭斯基一開始就在立陶宛鼓動起來了“暴動”，預備作進攻的藉口。但此種企圖，其目的不僅在向立陶宛進攻，而又在向蘇聯進攻，可是這陰謀因當時被人察破以後就放棄了。但波蘭反蘇聯的外交政策，並不因此而稍斂跡。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參加在利伏爾召集的波羅的海各國內長聯席會議的波蘭非正式代表，煽惑出席的各國代表一致拒絕與蘇聯有所謂保障條約的談判，並以波羅的海各國聯盟的觀念暗示之，使波蘭在這聯盟中處於領袖的地位。這事的中間人就是比爾梭斯基的御用人——高羅夫谷 Goluvko，高氏之所以作里加之遊，就是為這目的。

在當時，波蘭政府全力拒絕我們關於訂立保障條約的提議。可是在斯略齊佛曲司 Sliajevichus 政府統治下的立陶宛却毅然決然地採取了這一步



驟，與蘇聯訂立關於親善的中立條約（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但波蘭政府竟公然反對這條約的附件，因為在該附件中，蘇維埃政府仍是主張立陶宛在佛爾那有固有的特權，立陶宛與波蘭的糾紛，任何方面均不得加以援助來解決的。此外，波蘭對俄政策的路綫，最明顯的證據，又有一九二六年九月波蘭與羅馬尼亞同盟的恢復，負責來保障比薩拉比亞對於羅馬尼亞的屬有權。

立陶宛的法西斯蒂政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既為波蘭捉弄所成，那立陶宛國內基督教民主黨人與波蘭當局的相互關係的性質問題，自不能不為一般人所注意了。是的，立陶宛新任首相與外相的宣言，固然含有反波蘭的性質，但這宣言對於那與國家主義者平分政權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的情緒，表現到若何程度，誰也不會知道。我們所能探悉的，只能就報章所載的一點，就是在這宣言發表以後，波蘭拉齊佛爾 Radziwille 與立陶宛外長梅美爾 Memel 即在進行什麼祕密的談判了。這一切暗中的唆使者，就是英國，英使伏涅 Veon 之

探訪斯梅頓 Smeton 總統，謂東歐各國有“言歸於好”的必要——便是一個事實。伏涅所謂“言歸於好”這一意義，張伯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一九二七年一月末，英外交家之赴佛爾那，五月間，當英俄邦交緊張之際，英外交家之作中間人的企圖——這一切都證明英國外交的目的，無非在使波蘭納入於英帝國主義的輪廓中而已。

英國吸引波蘭之作反蘇聯的鬥爭，還有一個事實，這事實就是巴里斯·科佛爾特 Boris Koverda 在六月七日瓦薩中央車站之刺蘇聯全權代表伏依谷夫 Voikov 同志的慘案。

我們不知道，將來亦無從知道這慘案的詳情及其與英倫反俄宣傳運動的關係，但我們在這慘案面前，是不能不聯想到過去同類的事實的。白黨之狙擊伏依谷夫同志，正在英國反俄宣傳甚囂塵上的時際。三年前，俄使伏洛夫斯基同志之被刺，亦正在英國威迫蘇維埃政府的時際，不數日，就有寇仁“有名的”的哀的美敦書向俄政府提出來，由此我們就不期其然而然地感覺到這裏似乎有一

種內在的聯繫和惡意的邏輯存在着……是的，最近年來，英國反俄宣傳的加緊，保守黨報界之對俄的仇視，北京，上海以及英倫之有系統的搜抄，英俄邦交的破裂——這一切都足以促進國外白黨份子之反革命的運動，使他們感覺到效勞投誠的時期已經到來了。此次瓦薩的慘案，只有在這一環境中才能暴發得出來。

如果倫敦須負這慘案的政治的責任，那瓦薩亦不能有所辭其咎。因為豢養這一切的白黨份子，參加白黨反俄運動的，就是波蘭政府，在她看來，白黨是反俄的後備軍，有機可乘時，他們就可以動員起來的……只有波蘭政府之有意的優容，便給予科佛爾特以施行毒手的機會，他在行刺以後，又能從容地自首於當局，和刺伏洛夫斯基同志的兇手——康拉治一樣。

波蘭政府對這慘案的發生，表示歉意；駐俄公使伯退克 Patek 聲明“將以全力緝查，嚴刑懲兇”；外相柴萊斯基 Zala'sky 聲明在瓦薩俄使得參加調查本案之真相；最後，政府以最華麗的葬儀以送死

者。但這一切都是一種手段，又都是一種口惠。我們所需要的是具體的行動，使這行動確能證明波蘭有與蘇聯和平共居的誠意。這在六月十一日李特維諾夫同志的通牒中，說得十分明顯十分堅決的。李特維諾夫同志極端反對伯退克在六月九日通牒中所說的意見，有謂“波蘭政府不能負這癡漢行為的責任，因為初期調查的結果，這癡漢的行為，完全是他個人的行動。”

在蘇維埃通牒中數着說：

“蘇聯政府不能同意你們在最近通牒中波蘭政府對於六月七日慘案所給的估計，我們不能不認為我們代表之被刺於瓦薩，並非癡漢的個人行動，而是世界祕密的反動份子及敵人之反蘇聯的有系統的有計劃的鬥爭的表現之一。在我們六月七日的通牒中所列舉的事實，尤其是現任英政府對於蘇聯之有計劃的絕交，放鬆這一黑暗的惡勢力，尤其是俄國亡命國外的反革命的恐怖團體，他們利用國際形勢緊張的機會，全力聲援帝國主義，使蘇聯與各國的關係日趨於嚴重，而卒至於流血

的戰禍，他們幻想用這方法來恢復俄皇帝國主義的政體和革命時代所喪失的特權。

“蘇聯政府不能同意於你們的聲明，說波蘭政府始終反對並阻止在波蘭國境內有任何反蘇聯的有計劃的行動。蘇聯政府儘有充分的材料，證明波蘭政府確在直接援助在蘇聯境內用恐慌團體或如盜匪強劫手段與蘇聯政府爲敵的（有計劃的或無計劃的）團體和個人。”

通牒中引據波蘭政府怎樣援助白黨布拉克-白拉霍佛企 Bulak-Balakhovich 等的具體的事實以後，又提出如下的要求：

“蘇聯政府期望：

- (1) 波蘭政府須採取一切必需的手段，從各方面調查事實的真相，緝查所有的兇手，並破獲與此慘案有關的絲迹，同時，對於兇手，尤其是直接行兇的罪犯迅予嚴懲；
- (2) 波蘭政府須按照蘇聯臨時代表烏列揚諾夫 Ulianov 同志與波蘭外長的初期談判，允烏列揚諾夫同志或蘇聯政府其他全權代

表參預對此案的進行事宜；

- (3)最後，波蘭政府須在事實上採取迅速的有力的手段消滅波蘭境內之反蘇聯的及其代表的恐怖團體和個人的行動，并把從事於這行動的人們驅逐之於波蘭境外，據此，蘇聯政府希望波蘭政府能對這要求予以迅速的答復。”

當我寫這文字的時候，還不曾知道波蘭政府將怎樣地答復，但法庭訊審科佛爾特的情形，却不會使我們有樂觀的前途。自法官（實際上不啻是兇手的辯護者）宣讀判決文以後，兇手僅受無期徒刑的懲罰，同時，法庭又向總統面前，要求從寬發落。波蘭法庭對於行刺蘇聯代表的兇手，既若是其優容，但牠對於少年共產黨員安格爾 Engel 巴特文 Botvin，魯特谷夫斯基 Rutkovsky，克涅埃夫斯基 Knievsky，則主加以鎗決之罪。一般看來，這一切的法庭訴訟無非是一種反蘇聯的表示，公開地援助反動者白黨而已。

這裏無須再行伸述這次法庭裁判和法庭包攬

行爲的教訓。我們對於在這法庭背後的人們的政治面目，久已認得清清楚楚了——尤其是中心人物，比爾梭斯基。

比爾梭斯基是一個戰爭的魔鬼。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他的熱望，是爲一七七二年的國界而戰爭。他的愛國主義的企圖，充滿着戰爭的精神。坦姆士 Temze 的軍政部在不斷地進行着他的政治的總路線。

但我們能够否認波蘭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在瓦薩及其他城市的市政府選舉中所得的光榮的勝利，和伏依谷夫行葬時所舉行的偉大的示威遊行這一個事實麼？

是的，這事實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牠證明波蘭無產階級大部份已消滅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再不復屈首於英帝國主義御用下的地主資產階級國家的面前了。這一事實，很明顯的，對於比爾梭斯基反黨聯的鬥爭的前途有莫大的影響，可惜者，目前尚不能防患於未然耳。

這裏，或須也會得一個相反的事實。這一事

實，確有可能加緊戰爭的速度，因為比爾梭斯基及其他資產階級的執政者一樣，可以用戰爭的砲火來消滅這蒸蒸日上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猶太的民族解放運動的。

這裏又有另一個的論據，謂波蘭大資產階級——人民民主黨——是一個實事求是的社會力量，他們不願與蘇聯作戰，對於比爾梭斯基是處在反對的地位的。但過於重視這反對派反對比爾梭斯基的力量，是很危險的一回事。如果比爾梭斯基把人民民主黨人放在現有的事實面前，那他們將和自告奮勇的愛國主義者一樣，很忠實地爲比爾梭斯基效勞了。

當比爾梭斯基提出恢復一七七二年國界的旗幟的時候，就有軍政部機關報“Polska Lbroina”出來爲這旗幟而號召了。當然，要臆斷這戰爭的前途是不可能的，我們的和平政策，足使那號召波蘭國民與蘇聯作戰的人們的工作，發生困難。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有所幻想，我們要看清反對我們并欲和我們作戰的敵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強大，他們沒



有一分鐘不在進行反蘇聯的活動。如果我們問一問：我們在今日，在明日，在一星期後或在一月後，能否保障比爾梭斯基不至於向我們宣戰，那我們的答復是：我們絕對沒有存在着這一種保障。我們必須要估量得萬分真確，要知道英帝國主義隨時隨地可以唆使比爾梭斯基來向我們進攻的。

## 第五節 波羅的海各國

一。立陶宛——我們與立陶宛的相互關係，很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因為壓迫立陶宛最利害的就是波蘭，站在波蘭背後的是英國。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在斯略齊佛曲司民主政府領導下的立陶宛，竟不顧這外來的壓迫，鼓着勇氣，與蘇聯訂立了保障和平的條約（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訂立於莫斯科）。

這條約是一個最好沒有的證據，就是有了媾和的誠意，邊境各國儘有可能與她們偉大的鄰國恢復親善的邦交的。蘇俄與立陶宛的條約，所異於資產階級各國間的條約者，在前者不向任何方面

有攻擊的內容。這真正是一個和平的條約；使雙方不得有相互侵犯的仇視行動或參如第三國反對任何關係國的仇視的計劃，有如經濟封鎖是；所有糾紛問題，均由仲裁委員會解決之。

我們會看到，這條約頗與德俄條約相彷彿，因之，立陶宛也必然和德國一樣，對於國際聯盟是不負任何的責任的。但英國報界不問立陶宛之與國際聯盟的關係有如鴻毛之輕，仍竭力向立陶宛進攻，謂後者破壞了國際聯盟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當然，這一次英國之向立陶宛的進攻，其真正意義，自不難一望而知，就是小小的立陶宛不願為英帝國主義的工具來反對蘇聯。與英國一致行動的，又有波蘭在。

英國這一次的進攻，與立陶宛國內政變的經過，是有相互的聯繫存在的。十二月十七日，科佛那發生了一次法西斯蒂的政變，結果，國家主義者與基督教民主黨人得了政權，由此，立陶宛的對外政策，漸有不利於蘇聯的傾向了（見“波蘭”那一節）。

當英俄絕交的時候，英外交當局以“中間人”自居，調停波蘭與立陶宛間的糾紛，企圖後者進於祕密的談判。但，比爾梭斯基企圖使波蘭與立陶宛的併合，兩國之實力不均，即前者得為後者之統治國了。立陶宛是否肯向波蘭投降，却是一個絕大的疑問。斯梅頓總統的演說，很明顯地是含有反波蘭的性質的。他謂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六年的條約是立陶宛與蘇聯親善的基礎，並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完成蘇聯與立陶宛的商業條約。

這裏，我們要注意到立陶宛總統的演說是在英俄絕交，立陶宛總理伏爾及麥賴斯與萊多尼亞內長采蘭斯 Zelense 接見於克巴爾達 Kibartach (立陶宛) 以後才舉行的，在立陶宛總理與萊多尼亞內長的談話中，曾提到兩國中立的草案，和瑞士所處的地位一樣。這一切事實，都證明張伯倫與比爾梭斯基之波羅的海各國聯盟反蘇聯的計劃，恐未必有實行的可能吧。

(二) 萊多尼亞——我們與萊多尼亞在洛加諾會議以後第一時期，的相互關係，並不見得十分順

利。一九二六年末，當萊多尼亞政府行政人員行抵里加的時候，他們對於齊采林同志和平的表示，可沒有在萊多尼亞政府的往後的行動中有所證實。雙方關於保障條約的談判，因萊多尼亞受外力的影響，以致遲遲至今，仍未向前進展一步，她既不願與蘇聯進行直接的談判，反主張聯合波羅的海各國與蘇聯作共同的談判。此非他，即萊多尼亞之欲形成波羅的海各國反對蘇聯同盟的企圖。同時，萊多尼亞政府，斤斤然以國際聯盟之天職是問，置隣國的親善關係於不顧，對於不利於蘇聯的種種條約，則趨之若鶩，一若無足輕重者。

萊多尼亞政府，對於蘇聯的仇視，最明顯的例子，又有蘇聯外交郵差耐特 Nette 之被刺這一件事實（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萊多尼亞政府既不願對此慘案加以澈底的追求，且又暗中援助白黨反革命機關，繼續作反蘇聯的鬥爭。

萊多尼亞與蘇聯關係的改善，則在一九二六年斯哥埃耐特 Skueenet 內閣成立以後，在這內閣中，社會民主黨幸佔多數，因為他們對於工人階級

的情緒不能不加以相當的顧慮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在里加草定了蘇聯與萊多尼亞的保障條約——這一事實，在英外交影響深入萊多尼亞的那一個時期，更有莫大的意義。嗣後，又有商業條約簽訂成立（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訂於莫斯科），為雙方商業的發展及外交關係的改善，打成了基礎。同時亦不難知道，這一條約對於小小的萊多尼亞國家，其意義尤較蘇聯為重大，況萊多尼亞在歐戰前的工業，與俄國市場，深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這時的運輸問題，在萊多尼亞的經濟系統中，更有其特殊的地位。

在蘇聯與萊多尼亞邦交中有此順利的轉機，可是這轉機因萊多尼亞內政的動搖，沒有建築在十分穩固的基礎上面。在英國懷抱中的右翼政黨，尤其是法西斯蒂者，在不斷地反對斯哥埃耐克內閣與采蘭斯內長，例如，法西斯蒂者首領阿爾佛·倍爾 Arvid Berg 對於商業條約問題，就在“Latvis”報上寫着說：“在英俄衝突的當兒，這情形對萊多尼亞只是不利的。”換句話說，如果英國與蘇聯爭

吵起來的話，萊多尼亞是不能不步牠的後塵的。一九二七年春，他們曾有政變的企圖，結果是失敗了。但失敗並沒有引起他們的失望，因為他們是以英國公使為後盾的，同時左派政府之優柔寡斷，更予他們以重整旗鼓與師重來的機會，左派政府此次在法西斯蒂者的危機面前，不唯不知向法西斯蒂者進攻，却反向革命的柱石——工人羣衆開火了。

所以，我們不能預測萊多尼亞與蘇聯的邦交的前途，其原因就在這裏。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如果波蘭與蘇聯宣戰的話，那萊多尼亞未必肯站在波蘭一方面的。如果萊多尼亞的反動勢力得了政權的話——完全是可能的——那在萊多尼亞與蘇聯的關係中，將發生急劇的變化，萊多尼亞之趨於波蘭的冒險的反俄戰爭，亦意中事耳。但，即使在這場合中，萊多尼亞之中立，亦全非例外之事，因為參加波蘭的冒險政策，是非常危險的一回事呢。

(三) 愛沙尼亞——愛沙尼亞的對外政策，從

我們的利益的觀點看來，不能算是十分有利的。愛沙尼亞資產階級到現在還不會消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恐怖的情緒。同時，她在經濟恐慌的發展當中，不知與蘇聯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有所接近，且千方百計，取得英國的借款，或由英國的媒介，與國際聯盟，結不解緣起來。這當然對於愛沙尼亞在將來對外政策之趨於倫敦的傾向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愛沙尼亞之拒絕我們關於保障條約的提議，其原因則在外力的影響所由致，這一點，愛沙尼亞的駐俄公使皮爾克 Birk，在其國家主義的立場上，曾加以痛切的暴露過的。愛沙尼亞和萊多尼亞，也曾向蘇聯提出為後者所不能容納的聯合波羅的海各國共同談判的提議；直到一九二六年末，他們才有與蘇聯進行單獨談判的傾向。至於愛沙尼亞資產階級，至少是一部份的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西歐傾向到若何程度，那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政府公報 Piorelecht 上發表的文章，便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明證：‘我們最感覺到有興趣的，就是

國際聯盟肯否減少我們軍事預算案的負擔。”據該報的意見，愛沙尼亞儘有這樣的權利，因為她的軍備所保護的不盡是愛沙尼亞，而又是全歐洲哩。這就是說，愛沙尼亞資產階級的提議，等於在國際聯盟面前為英帝國主義效勞，來反對蘇聯。謠傳愛沙尼亞政府將以奧遂耳 Ozel 與達谷 Dago 諸島讓英國，以為這樣她在那里就可以把海軍的基礎建築得起來——這種見解，我們是值得什麼希奇的。

這樣，愛沙尼亞政府謂英俄絕交，她將保持中立的態度，這一種表示之是否出自誠意，却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如果英帝國主義真的以武裝干涉手段對付蘇聯時，那愛沙尼亞的態度，對我們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

(四)芬蘭——英外交在芬蘭的影響是很深入的。英國是芬蘭首要工業的生產品——木與紙料——的購買者，所以，她有可能影響到芬蘭的經濟。同時，英國對於芬蘭海軍的建設，曾予以物質上的援助，在她看來，芬蘭不啻是英國反俄的在地



理上在戰略上有重大意義的險要之地。

芬蘭之受此惡勢力的影響的明證，就在她對於一九二六年春，蘇聯向之提出的關於保障條約提議的拒絕。芬蘭只知服從國際聯盟所賦予的“義務”來反對“和平的破壞者”。芬蘭代表在國際聯盟中，甚至否認德國對於洛加諾條約的附議是合法的，因為在國際聯盟的規約中，有關於反對“和平的破壞者”那一條，同時，德國又要求國際聯盟對於“受人侵犯的一方面”極力加以援助。芬蘭又希望在國際聯盟中得一枝之棲，爲了這，她在英外交面前，是極盡其獻媚的能事的。

國際聯盟的“和平創造者”，在反蘇聯的戰爭一經爆發時，那應受侵襲的一方面，必然是蘇維埃國家，這樣，芬蘭代表的提議，其意義就很明顯了。……在這場合中，欲進行保障條約的談判，當然是不會有良好的結果的。

一九二六年末，農民政府下台了。起而代之者爲坦耐爾 Tanner 的社會民主政府，可是這一政府，對於我們的關係，並沒感覺到有什麼改善的地

方。

當英與波蘭聯合進攻蘇聯的時候，芬蘭當抱若何態度這一問題，我們只能回答說，這是要看芬蘭內部之力的均衡若何為標準的。芬蘭極端愛國主義者，無日不在公然企圖奪取加萊里亞 Karelia，由這企圖，確有使芬蘭趨於冒險政策的可能。在大受創傷以後漸復元氣的工人階級，必將表現出牠的反抗的力量來，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必然是動搖的，他們內部的鬥爭，將會決定這一戰爭的問題。無論如何，事實不至於有這樣的簡單，以為芬蘭將執行英國所命令的一切。我們不要忘記，當武裝干涉開始的時候，孟耐漢將軍未必有能力驅使芬蘭來反對蘇聯的。

## 第六節 蘇聯在西歐國境的一般情形

在我們觀察蘇聯與波蘭，與波羅的海各國的相互關係以後，我們對於英國反俄計劃的廣大的實現性，可以得到如下的幾個結論。

我們對於波蘭，是不能有什麼幻想的。從她那方面——我們前已說過——我們確是有一種很嚴重的危機存在着，這危險，不是一般所說的“前途”，而是經常的實在的危機。我們要看清這危機的到來，平心靜氣地來研究波蘭的可能的同盟者，及其同盟者對於波蘭的援助的範圍，在有些人看來，以為波蘭對俄的戰爭將引起全體的一致的反俄行動，全世界資產階級國家將因此戰爭而一致動員起來，但這是以為有大禍將臨的人們的觀察，我們對這一類人的觀察的糾正，更覺得有研究上述問題的必要。實際上，我們如果把國際形勢具體地研究起來，那景象未必和他們一般所觀察的一樣哩。

英國既推動波蘭來與我們作戰，那她必然無疑義地將加以莫大的援助，同時，我們不要閉着眼睛，看不出英國資產階級的這一次的援助，必較一九二〇年為尤甚。因為先前，蘇聯是一個弱國，在英帝國主義看來，還不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英帝國主義將不顧無產階級之若何反抗，必然

是堅決地進行的。事實告訴我們，法國也是援助者當中的一個。意大利有可能在小亞細亞一帶進行其冒險主義的企圖。

帝國主義列強的援助，即使英國的援助，未必採取直接進攻蘇聯的形式。英國資產階級參加武裝干涉，可出之以軍火及經濟援助波蘭的形式，不然，牠至多遣送軍艦行駛到波羅的海和黑海一帶，至於以大批軍隊，即衣軍服的工人，遣送到蘇聯，那是另一個問題。當目前羣衆左傾，對蘇聯日表同情的時候，這是極其困難的一回事。在法國，在意大利，也是會有同樣的情形的。

波蘭進攻蘇聯時，美國的態度若何，是有很大的意義的。美國對於布爾塞維克者有切齒之恨的份子，無疑義地將使美帝國主義來援助波蘭反俄的戰爭。美國工人運動的落後，我們欲他們來援助我們，是沒有多大的希望的。這樣看來，美國之有援助波蘭的可能（接濟軍火及金錢等類），未必是一種例外。

至於其他弱小各國有如羅馬尼亞，愛沙尼亞

乘多尼亞與芬蘭，那她們對於波蘭的援助，完全是可能，但未必是必然的。無論如何，欲愛沙尼亞與萊多尼亞堅決採這步驟，恐非易事，因為她們的當局者，很知道她們那樣幅員狹小，人煙稀疎的國家，參加波蘭與蘇聯的戰爭，必然會在最短期內，連她們資產階級國的本身，都沒有生存的餘地了。不然者，如果這一切邊境國家真的援助波蘭的話，那在我們面前，未必有一致行動的強固的有戰鬪力的同盟，因為她們都是各有其志，不相為謀的呢。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當我們普通說到將來武裝干涉，和全世界資產階級反俄戰爭的時候；那“全世界”這三個字，決不能僅就其字義而講的。在最近的將來，一切資本主義列強的資產階級聯合來反對我們未必是可能的。此或彼的邊境各國的同盟，利用列強的援助來反對我們，這對敵人比較對我們更有危害了，因為我們是一個地大物博，軍力健全的國家；她們雖欲向我們進攻，只恐怕是兇多吉少吧。

我們更要回想到波蘭還不是一個健全的國家。波蘭無產階級大部份已消失了民族主義的幻想，農民不滿於土地的改良政策，少數民族運動，除一部份的上層份子外，大部份無不與資產階級政權及其軍警力量發生衝突。共產黨在其一九二七年五月間瓦薩市政府的選舉運動，及其因伏依谷夫同志被刺為引起的示威運動中，不論白色恐怖之若何猖獗，已足證明牠在羣衆中影響之深入了。

因之，我們固不能袖手旁觀，置危機於不問，但我們又不能不平心靜氣地注意到不利的一方面，總之，我們敢說，在將來，必然有一次重大的變化到來，我們的責任，除鞏固我們的海陸空各軍的實力以外，其道未由了。

## 第七節 近 東

(一)土耳其——洛加諾會議包圍蘇聯政策之內部的矛盾，最明顯的就是在我們與土耳其的關係。英外交雖盡九牛之力勾引土耳其入其反俄政

策之穀，可是結果是失敗，失敗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為洛加諾會議的實質，不但不利於蘇聯及東方民族的命運，即對土耳其民族的利益也是衝突的。同樣，洛加諾條約的談判，正與英土兩國用摩蘇爾 Mosul 問題而引起的糾紛遙遙相對，同時張伯倫與墨沙里尼之相見於拉拜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更開了英意同盟共反土耳其的端倪。自發生摩蘇爾問題的糾紛以後，不久就有所謂“近東洛加諾會議”的召集，召集這會議的是敘利亞現任法國代表裘凡耐爾 Anri-de-Juvenel，與英國殖民地部大臣，他們在倫敦訂立了一種協定，當英土戰爭爆發之際，雙方須盡互助之義務。

這一切事變自不能不使土耳其向受英國勢力影響的人們對英國失望，且進而與蘇聯表示親善起來。同時，土俄親善的基礎，也就在這些事變中打成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捷秋林同志與土耳其內長魯施倍 Rushe-Fey 訂立土俄保障條約於巴黎，雙方不得侵犯，並保持中立國的地位，所

以，這條約，可以說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的土俄條約的擴大和補充。簽訂這條約的時期，正是洛加諾會議閉會的一天，英當局之不滿於條約，且謂此為“反洛卡諾”的條約，也不為無因的。嗣後，一九二六年四月間，土耳其與波斯在蘇俄善意的影響之下，雙方訂立了親善條約，解決所有一切的糾紛問題，并鞏固東方戰綫，藉制西歐帝國主義之侵襲。土俄親善之進一步的表示，就是齊采林同志與魯施倍之在敖得薩的會見（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十四日），這一次會見，在歐洲報界羣相揣測，有謂土俄此次談判的內容，是在討論蘇聯領導下的亞洲民族同盟的組織問題。

土俄關係發展中之最主要的階段，就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土俄商業條約的成立（在昂哥拉）。

土俄商業條約，曾經數年來的談判而後成立的；談判中的最主要的障礙，則在雙方經濟系統之根本的矛盾。土耳其資產階級當時尚未有大的商業和工業的集中，因之欲他們適應我們對外貿易



的壟斷關係，比較西歐資產階級尤為困難。同時，土耳其政府之投降政策，相沿成習（如予外國企業以享有特權的機會），此次欲接受對於我們別開生面的商業機關的關係的要求，自不無格格不入之弊，因為我們的商業機關，已經不是私人的商業公司而是國有的企業了。我們的要求，當然是以我們對外貿易權歸為國有的立場為出發的，西歐資產階級國，雖已習見之不為怪，若在土耳其，因上述種種原因之限制，故不易逕然執行耳。但嗣後因雙方讓步的結果，終於達到了互訂協定的目的。現在，土俄政治關係之親善，已打成土俄鞏固的物質的基礎了。

我們的讓步，僅在減輕貿易壟斷權的一部份，并保障土耳其商品得在某數量以內運銷至俄國各地；土耳其的讓步，則在原則上承認我們的商業壟斷權和蘇聯商務代表的治外法權兩項。

這一條約，很明顯地是一種最適合的合法的形式，在這形式中，我們的國家工業和對外貿易機關必然有充實其內容的必要。現在，我們與土耳其

的貿易量(和戰前一樣)是微之尤微的。因之，我們的任務，在利用地理接壤的條件來鞏固我們與隣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關係。

誰都知道，外國資本侵入土耳其的速度是非常急捷的，這一條件足使土耳其與西歐的資產階級有聯合反俄的可能，這樣，我們與土耳其的關係，就更感覺到十分的重要了。土耳其反動勢力內部的大土耳其的思想，就是受了這惡勢力的影響而後發動的，他們的希望，在奪取高加索為己有。可是土俄邦交的史實告訴我們，土耳其小資產階級及其新興資產階級的對外政策，不問牠怎樣地搖動，但土耳其當局在西歐帝國主義者橫行專斷的打擊之下，必能感覺到沒有蘇聯做她的友邦，而欲新土耳其的發展，必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土耳其報紙當英俄絕交的時候，敢公然地同情於蘇聯，並使英帝國主義感覺到欲土耳其參加反俄的包圍政策，只是一種幻想吧。

(二) 波斯 —— 英國勢力侵入波斯以後的歷史，已足證英帝國主義對於波斯的重視了。剝奪波

斯的自然財富(煤油),取得波斯經濟命脈,排除蘇聯在波斯的經濟勢力,利用波斯反對蘇聯,使波斯成爲英國保護國之一——這都是英帝國主義所企圖的一切。

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成立的蘇聯與波斯條約,鞏固了不少波斯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波斯的勝利,顯然是英帝國主義的失敗,可是這失敗仍不能使英帝國主義的進攻有所斂跡。英帝國主義利用波斯南部的煉油區的租借權,時時以反蘇聯的口號,對波斯政府作有系統的要挾,有時煽惑暴動,有時以武力和經濟封鎖相恫嚇,有時出之以賄賂或收買——其最終目的,無非在排斥蘇聯在波斯的影響而已。例如,一九二四年末,英人煽惑諸侯凱查爾 Khei-zall 來反抗李查汗 Reza Khan,而凱查爾諸侯的統治範圍,正是英國波斯煤油公司(其實全然是英國的)的所在地。此次暴動的目的,不僅要挾波斯政府准許煤油公司從凱查爾那裏取得新的租借地,又操縱波斯政府對外政策的方針,關於這一點,却有下列的事實作證:當李查汗給英

人以暗示，謂凱查爾沒有英人的援助，決不至有武裝的暴動發生的，因之消滅這暴動的也就是英人吧，英外交代表儼然以“中間人”自居，在他要求消滅暴徒的條件中，有一條是關於波斯政府的對外政策，須取中立的態度的（讀者嚇，這是敵視的態度呵！）。當李查汗真的消滅凱查爾以後，英代表就用財政的力量，強迫李查汗改變波斯內閣的成份，把兩個英國的走狗——Firuze Kova nad-Doule 插入進去。此後，牠就設法使波王恢復他的權位。易於受人愚弄的李查汗不知借助於民衆來反對英走狗之復辟的企圖，却推翻 Kajdar 皇朝，而自命爲波王了（一九二六年末）。

英國希望將來能吸引新立的波王到她這邊來，故就很快地承認了 Reza-Khan-Pechlevy 的皇朝。在新立的波王方面，自與下級羣衆脫離以後，對於英人的誅求，此時亦樂於接受了。英帝國主義勢力之復能向波斯侵入，其新的背景，也就在這時造成了。

在目前，英帝國主義所取的實際的目標是什

麼呢？第一須鞏固她在戰期內及戰後所取得的經濟地位。（在戰前，俄國與波斯的貿易量占百分之六十，而英國僅占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二三年與二四年間，情形就相反了：英國占百分之五十七，而蘇聯反僅占百分之十七了）。英國爲要鞏固她的經濟地位，所以竭力建築鐵路，減低物價，使與蘇聯接壤的北方的貿易吸引到東南諸省，與印度通商起來，同時又吸引到西南諸省，與伊拉克 Irak 接近起來。英走狗爲了這目的，就與不滿於蘇聯對外貿易壟斷的波斯大商人勾結在一起，共謀經濟封鎖巴古 Baku 市場，並拒絕與蘇聯訂立商業條約（一九二七年初）。

同時，英與波斯合組煤油公司，設法獲得了在波斯西部的新的煤油租借地，這一租借地是與受英國保護的區域伊拉克相毗連的，因爲這樣，摩蘇爾與波斯西部的煤油區容易聯成一氣了。同時，該煤油公司又設法使波斯政府與伊拉克訂立“同盟的條約。”很明顯的，與英國殖民地發生同盟的關係，必然隱伏着英國勢力將超出伊拉克以外的危

機，根據該煤油公司的計劃，英國煤油勢力，將西至地中海，南至波斯灣了。如果再加上英人企圖貫越波斯的鐵路建築成功，與埃及——印度鐵路貫接起來，那英帝國主義勢力籠罩全波斯的情景，就更明顯了。

但英國報紙為掩飾英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起見，時時提出“反對蘇俄侵略波斯北方”“打倒赤色帝國主義，”“消滅布爾塞維克宣傳”等口號來掩塞天下人的耳目。這裏有一個小小的例子，說明這一次反俄宣傳的真相：與英國殖民部接近的報紙“近東與印度”“Near East and India”，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對於蘇聯與波斯的談判，有如下的評語：

“目前，布爾塞維克主義在以全力對付不列顛帝國。……布爾塞維克者的權力儘力與不列顛帝國為難，她是否肯允許俄國境外的經濟系統相依而存，却是一個莫大的問題。”英報深恐蘇聯影响深入於波斯，故意作威脅之詞以相恫嚇：“如果波斯猶不忘情於俄國，那她不必有望於不列顛的撻

助；如果以英國的方法爲可取，那她再不能與蘇維埃的主義周旋了。”

李查汗既遠不知蘇維埃的主義爲何物，那英國的恐嚇手段，自易影响他與蘇聯的關係，而不知蘇聯是取締波斯在俄皇時代所有的特權的國家，她對於波斯人民的獨立權是非常重視的。英國恐嚇手段的用意，大抵是這樣的：波斯人民，你們須脫離與蘇俄的親善關係，否則，我們將以經濟封鎖的手段來對付你們了。蘇聯曾有一時拒絕波斯商品的入口，因之引起了一部份波斯商人的不滿，英外交以爲有機可乘，對此不滿份子，更施其蠱惑的習技。而不知我們拒絕商品入口，是以我們一般的商業政策爲出發點的，目的僅在補救我們入超貿易平均量的流弊而已。但在英國報紙和一部份傾向於英國的波斯報紙看來，以爲這是俄國將有不利於波斯的行動。隨之有經濟封鎖巴古市場的事變發生，這時是一九二七年初，當我們重新開放門戶的時候。但波斯的封鎖政策，並沒有得到什麼勝利。蘇聯與波斯在巴古市場的貿易量，計達二千二

百萬盧布以上，較之一九二六年，幾二倍以上。蘇聯與波斯的商業關係既有相當的穩固，蘇維埃政府更進而促成遷延至久的關於商業條約的談判。一九二七年三月，波斯外相及特派阿列谷立汗全權代表Ali-Soli-Khan Ansary 前來莫斯科。但那時正是 Mustafa-ol Memalek 內閣發生危機的時候，雙方談判並沒有得到完滿的結果，新內閣 Much Bires-Saltan 的政策，仍然是一種搖動的游移不定的政策，在英俄兩國間，左右搖曳着。

這一次混合的無原則的新內閣，和以前的內閣一樣，有兩重力量在那裏爭鬪着，一種是進步的對俄親善的社會成份，有如農民，手工業者，智識份子和小商人，一種是反動的力量，有如波王，貴族，與英國資本甚有關係的大資本家。

但，如果我們不在這裏提及美國資本的在波斯的影响，還不能完全瞭解這一個內容複雜的鬪爭的真相。美資本的代表就是波斯政府的財政顧問米爾斯巴 Mirspo，米氏所執行的職權至大，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間，又獲連任至三年之久。（八月



間，波王曾設法約束過美國財政顧問的職權)。米爾斯巴在李查汗時代，他所處的不僅是顧問的地位，由他慘淡經營的結果，英國所為寢寐不忘的貫越波斯的鐵路的建築權，竟為美國所佔有了。這鐵路沿着Kur-Muza-Kharumbad-Teheran-Bendergaz，使波斯灣與裏海相銜接，牠不僅在經濟上有重大的意義，即在政治上亦有同樣的作用。該路建築計一萬萬五千萬盧布，波斯既無力備此巨款，自不能不求助於美國，美國不僅予以經濟的資助，即建築鐵路的工程師，也是由美國供給的。

這是不難預測的，美國的政治影响將由此鐵道而更深入於波斯，她在一方面向蘇聯進攻，另一方面又向英國進攻，但在這場合之中，英美聯合來剝削波斯與蘇聯，也未始不可能的。

這樣看來，波斯不僅在政治方面成為蘇聯與資本國爭逐之地，即在經濟方面亦何獨不然。這裏，資本主義各國雖具有充分的物質財富，然而她們那種暴戾恣睢的剝奪行爲，自不能不引起波斯

民族解放運動的反抗，同時波斯的民族解放運動，除同情於蘇聯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國家能予以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援助了，因為蘇聯是反對帝國主義尊重波斯民族獨立的唯一的國家呵。須知英帝國主義的鬭爭，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覺醒，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爆發，此時已進展到最嚴重緊急的階段了。

英帝國主義真不愧為識時務之俊傑，她在這時就想利用自由主義者的口號向波斯民族主義的要求表示讓步。英帝國主義的讓步政策，雖不免失之交臂，但她猶不惜效蘇聯之舉，禱收亡羊補牢之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在“近東與印度”報上寫着說：“所貴為蘇聯者，因其取消彼與回回教各國的幾種條約耳，不列顛帝國苟能尊重波斯和埃及的獨立，為歐洲各國之先驅，那她也不至使蘇聯專美於前了。波斯埃及要求取締特權之呼聲，甚置塵上，若謂彼等取締特權之尚非其時，已非正當之答復。須知此種答復，在過去為合時，然而決非千古

不易之真理也。”

這一英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所期望的一切，最主要的，則在牠企圖適應新的環境，在波斯進行着“新的路綫”吧。英國新路綫之能否順利的進行，這是要看波斯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到若何程度爲斷的。

(三)阿富汗——在英國包圍蘇聯的計劃中，加以特別注意的便是阿富汗。英外交在“保障印度不受布爾塞維克影响”的旗幟之下，慫恿阿富汗來反對中亞細亞的蘇維埃共和國，使之成爲反俄同盟的根據地。

對於洛加諾會議以後我們與阿富汗的關係的發展的性質，加以詳細的分析，就可以回答英國能否吸引阿富汗爲反俄根據地的這一個問題。

一九二五年末，即在洛加諾會議時期，在阿富汗與蘇聯相關係的發展中，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變，這事變，在英帝國主義者看來，就認爲是千載一時之際了：當時因 Amu-Dary 河流的變化，就地蘇維埃政府就與阿富汗發生了 Urta-Tugai 島的從

屬問題。阿富汗政府對此事變，因受英外交之煽惑，若不勝其悲憤者。結果，因Tadjisk 蘇維埃共和國與蘇聯中心城市相隔甚遠，故事變延至多日而仍未解決。然而當外部代表一抵 Tadjiskistan 的時候，什麼問題皆已冰釋了。雙方在協議以後，共同發表正式宣言，謂蘇聯與阿富汗仍維持其友善的精神，絲毫不變其昔日的態度。

這一次友善的表示，不久就有蘇聯與阿富汗保障條約簽訂成立了，時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地點在阿富汗王的夏宮——派孟 Pagman。這條約是脩增一九二一年的友誼條約的——較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土俄條約，不論在我們近東政策的路線上，在內容方面，都是相類似的：相互不得侵犯，和平解決糾紛問題，在國內不得有反各關係國的敵視行爲；尤其是在各關係國境內不得運輸不利於他國的軍隊，此外在特定的議定書中，規定雙方不得與其他各國訂立與此條約相背馳的任何協定。

這裏即使我們對於這一類條約的內容加以詳

細的研究，我們就敢肯定說，成立這一類的條約，對於英帝國主義的陰謀，無論如何是不利的。因之，無疑義地，英資產階級的報紙便岌岌然從事於反蘇俄的宣傳，破壞雙方條約，謂“狡猾的布爾塞維克”者把阿富汗政府引入到迷途了。例如，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那一份的“泰晤士”報，為這條約，以專文攻擊阿富汗王，謂條約中關於中立一節，實際伏着不利於英國在阿富汗的政權的危機。該報繼續推論說：“當英俄宣戰的時候，阿富汗態度，根據這條約的條件，傾向於歐洲呢，還是傾向於亞洲？在紙上，很明顯的，阿妣曼拉汗 AmanulleK hon 必然是取中立的態度的。誰知道布爾塞維克者的心理的，誰就看出莫斯科必然要得到阿富汗的援助的。”“如果阿富汗王不予蘇聯以援助”——泰晤士報繼續說——“那布爾塞維克者勢必把他推翻，宣布阿富汗為蘇維埃共和國了。”

這一切只說明英保守黨的反俄計劃，竟不幸因派孟條約的成立而受了空前的打擊，我們亦何怪泰晤士報之因此而老羞成怒了。該報聲明說：

“蘇聯與阿富汗條約，是蘇維埃外交之莫大的勝利，這勝利的將來，必然會影響到倫敦，德爾希 Delhi(印度英國副王的宮邸)與喀布爾 Kabul 的利益的。”

把倫敦與喀布爾的利害混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卑陋下賤的說法。最主要的，這是“泰晤士”報對於派孟條約之偉大的意義的承認，謂這條約是蘇聯對亞洲民族政策之最大的勝利，而不知這種勝利是由於蘇聯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特權及其獨立的民族發展而獲得的哩。

蘇聯與阿富汗除鞏固了雙方政治關係以外，又有經濟上的相互關係。在一九二五年與二六年間蘇聯與阿富汗的貿易量計六百萬盧布，較之一九二四年與二五年間，已增至四百萬盧布。此外，蘇聯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之參加阿富汗經濟建設的工作——這一事實，也是不能輕易放過的。

這樣，我們就看到，我們與阿富汗的相互關係，不論英國怎樣地煽惑，一般看來，仍然是很順利的。固然，在阿富汗新興的資產階級及其當局者

內部，仍有與英帝國主義妥協的傾向，然而英帝國主義之橫行暴斷的行爲，在印度強設軍事工業的情形，及其在印度與阿富汗國境內之軍事的準備，決不至使阿富汗妥協到若何程度。所以，在近東，尤其在阿富汗進行包圍蘇聯政策的，固然是英國，而破壞這政策的也就是英國吓。

## 第八節 遠 東

### (一) 中國——

占四萬萬人口的革命的中國，此時已進展到歷史的十字街頭了。中國革命向着右方發展呢，抑是向着左方發展呢？中國革命將走上資產階級革命的軌道，步凱馬爾土耳其的後塵呢，抑是經過相當的時期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步蘇聯的後塵呢？這是一個中心的有嚴重意義的問題，對這問題的答復是要看國際形勢的發展若何爲標準的。如果是走上第一條的軌道，那在中俄關係的發展中，蘇聯將繼續處在孤立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國將在蘇聯與資本主義列強中間繼續其游

移的政策，世界革命的速度，將因此而遷延起來。如果是走上第二條軌道的話，那我們將保持中俄的緊密的聯合，這一聯合，將包含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幅員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同時，對於全世界各國的勞苦羣衆，對於占三萬萬人口的印度，對於印度支那，波斯，阿富汗，埃及以及一切被壓迫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將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將因此而根本搖動國際帝國主義的基礎，根本打破包圍蘇聯的政策，急劇加速世界革命的發展了。看哪！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何等的重要呀！在她的左右，有偉大的鬥爭積極地進行着哩。

中國革命的發展有可能走上非資本主義的蘇維埃的而有社會主義前途的軌道。中國革命之光榮的勝利，上海罷工工人之英勇的鬥爭，及其對於×××的白色恐怖的奮鬥的精神，都已證明了這一個可能的前途。同時，中國共產黨之捷足的發展，工人羣衆的革命化以及他們對於蘇聯的熱誠，更證明了這一個事實。但中國革命要得到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能在險惡的



環境中(百人中僅有工人一人,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堅決地進行階級鬭爭,並能處在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的條件之下才是可能的。

目前,中國共產黨還在開始爲這目的而奮鬥,目前中國的形勢,可得分之爲三大營壘:半封建的反革命的營壘(張作霖),小資產階級的偽革命的營壘(××),最後是葉挺革命軍所在的小小的根據地。目前,統一中國既不可能,那中俄關係的恢復,必當遠在不可知之數。最近,我們與北京的關係,因張作霖之挑釁,時時發生不幸的糾紛。張作霖從來不曾尊重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條約中關於中東路的一節。盤踞於滿洲的帝國主義列強,目擊中國革命之急劇的發展,更加緊了她們反俄的工作。張作霖顯然得了外來的暗示,才敢在中東路排斥蘇聯,不遺餘力,若是根據中俄條約的規定,該路是應該由雙方共同管理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因張作霖不願償付在中東路上運兵的車資,發生了衝突。該路督辦拒絕載運

不付車資的乘客以後，張作霖即下令逮捕該路督辦伊凡諾夫 Ivanov 同志，對於蘇俄辦事人員，大施虐待。一月二十二日自蘇維埃政府提出抗議，並以哀的美敦書要求釋放伊凡諾夫同志以後，張作霖遂不得已而趨於讓步了。一月二十四日，蘇聯總領事喀拉谷夫茨基 Krakoretsky 同志及張作霖代表在奉天簽訂了協定，釋放伊凡諾夫同志，并恢復中東路現狀。

但這一協定，並沒有使張作霖的暴行，有所斂迹。一九二六年九月。張作霖下令強佔了為中東路所屬有的松花江的商船，同時又解散該路的教育機關。此外，對於職工，文化以及新聞機關，無不加以慘無人道的摧殘，即小如童子軍的機關，亦日遭厄運而莫可奈何。

這一橫暴的反俄政策，更進而引起空前絕後的暴行，這暴行就是對於北京俄使館的侵襲（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同時軍事參贊部慘遭搗毀搜抄之禍，蘇俄工作人員及中國共產黨員亦於同時被捕，搜抄時是無人作證的，這一點足使張作霖政府

及其御用人俄國白黨“專家”有捏造事實的餘地。是的，北京政府不久就發表不少的捏造的“文件，”謂這“文件”確曾在蘇聯使館搜得的。他們又在外交團的警衛部公佈是項“文件，”供社會探訪。如果張作霖搜抄俄使館是得了外交團同意的話，在外交團英公使又處在特殊的優越地位，英政府人員利用張作霖的材料大放厥詞，那英國在這一次爲英倫先驅的北京的搜抄事變中，其作用更可想而知了。英帝國主義者希望蘇聯與張作霖發生武裝的衝突，藉此來實行武裝干涉中國的野心。但結果是失敗了。蘇聯對這暴行的答復，就召回了她本國的代表，離開北京。滿洲的形勢一天一天似地緊張起來了。在中東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新的變化。只有在中國革命得了勝利以後，那在北京及哈爾濱的緊張的空氣才能和緩起來哩。

(二)日本——最近年來，日俄關係的發展，大都是由中國的政治狀況來決定的，因爲日本對於中國是當着經濟侵略的目的地看待的。其中當以日本勢力範圍——滿洲的關係爲最大。

英外交利用日本覬覦中國的心理，使她來武裝干涉革命的中國和蘇聯。如果日本在當初不肯冒此大不韙，那並不是因為日本對於中俄兩國的革命有同情的傾向。日帝國主義者對於滿洲，是死也不肯放棄的。因為滿洲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區域，已足滿足日帝國主義的慾求，投資移民，綽綽有餘了。若是在滿洲以外再為張作霖擴充勢力，對日本是不利的。第一，因為日本實行武裝干涉足以引起全體中國人民的反抗；第二，因為張作霖勢力過大以後，恐不易再受日本的節制了；第三因為日本過於誅求，又不免引起蘇聯與美國的反抗了。

所以，日帝國主義的政策，目前只限於：一方面利用張作霖來反對蘇聯，另一方面，則與莫斯科，廣東繼續發生相當的關係。日本之於蘇聯，重在經濟的關係，有如庫頁島之煤油租借地，海岸之林地是。煤油區確為日本所租有了；對於廣東，日人自居為華人之友，以大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口號相號召。

最近年來，日本之所以不與英帝國主義反華政策表示一致而反以自由主義相標榜者，其原因就在這裏。

自中國革命捷足發展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漸形猖獗了，要求日政府“與中國布爾塞維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一八二七年四月，田中內閣之當權，便是這一類軍國主義者獲得勝利的象徵。田中這一個名字，與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深有關係的。現在他是一個首相，過去是一個軍務大臣，他在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中，曾發生過重大的作用。田中是政友會的首領，比較此次下台的民政黨還要右傾。這一次新任首相所發表的宣言，便是田中決定的新政策的現身說法。

田中說：“日本關於在中國布爾塞維克的活動問題，是不能漠然而不之顧的，因為日本認為在東方有保障和平的必要，同時，日本的地理形勢亦將受此活動而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日本在這問題上，是預備與列強一致行動的。日本對這問題的特殊關係加以探討以後，自應採取相當的步驟以

資應付的。”

這樣，日本對中國布爾塞維克活動問題將與列強一致行動，這一句話若是從外交的術語翻譯到普通的言語，那就等於說，日本將欲參加列強對華的武裝干涉，可是田中對於他自己的宣言，又有以下的聲明，說：“我相信，我們目前所取的態度決不至爲我們友善的鄰國——俄國所曲解的。”

很難說，對這宣言，此外還有比這還“好”的解釋。事實告訴了一切。自此宣言發表以後的事變——日軍在上海，漢口與天津一帶的添駐，陸戰隊之進駐於山東，日人在滿洲之跋扈——這一切不能不使我們感覺到日俄的關係將日趨於惡化了。

## 第九節 美 國

美國態度之若何對於張伯倫反俄政策之能否勝利的關係至大。英保守黨對這一點，是看得異常清楚的。當英俄絕交之際，保守黨人報紙之所以竭力號召美國參加反俄同盟者，其原因就在這裏。有

名的新聞記者哈爾文 Harvin 所主編的“觀察”報，每一期都有關於這問題的文字登載，向美國資產階級反覆證明說，拯救全人類的責任，只有操英語的列強——英與美聯合來擔負的了。有了此種聯合，才能解決國際的政策問題，即對中俄的政策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英美聯合來消滅中俄兩國的革命。

這裏，哈爾文當然不免言過其實了。欲聯合英美來反對中俄，這並不是一回很簡單的事情。但我們亦不能不承認如果英美同盟真能成功的話，那對於西方，蘇聯以及東方各民族的革命運動，確是一種很大的危機。因之我們在目前對於英美的關係問題，不能不加以深刻的研究的。

英美兩國對於革命的蘇聯的仇視，及其對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的政策，便是使她們聯合的主要的原因。然而她們對於爭執世界牛耳的衝突，却又是使她們分裂的根本的元素。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日內瓦召集的國際聯盟會議中，張伯倫曾有形成反俄聯合戰綫的企圖，可是

這會議的經過，並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英美的關係。英國對於柯立芝 Coolidge 關於召集軍縮常會的提議，雖予以正面的答復，但她所提出的條件，實際上就等於破壞了柯立芝的計劃。同時，英國又拒絕美國關於加入國際法庭所提出的條件，其原因亦無非在英國排斥美國在歐洲的勢力，獨執其牛耳罷了。

另一方面，美國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即在拉丁美洲全部之橫暴的政策，及其在加拿大之經濟的侵略，對於英美的“友誼，”當然不會有所增益的地方。若以中國為例，那英美帝國主義者間的關係，仍然衝突得非常利害。美國企圖排斥英國在“她勢力範圍”以內的影響，以經濟的力量來支配全中國。一九二七年初，美國曾有一次調軍至滬，然而柯立芝反美其名，謂這是同情於中國民衆的友誼的表示。可是我們又不能忘記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美國海軍上將威廉士 Williams 始終表示不願與英兵合作，在軍艦上的美兵，從未調動過一次。當時最可注意的，又有美國會所通過的波爾德



爾 Porter 的決議案，決定單獨地與中國談判關於滿期的條約——實際上，這決議案完全是為攻擊英國而發的。

但自中國革命深入以後，美帝國主義深恐中俄有形成革命聯盟的前途，遂開始進行橫暴獨行的政策，與英人作局部的協作。美艦之轟擊南京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駐華美兵之進增，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我們曾經目擊過美國政府代表之向蘇聯的進攻，為的是他們深恐中國革命與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受着俄國革命的影響。

美國資產階級報紙對於英俄絕交的態度，更顯露出了美帝國主義對於蘇聯的仇視。一部份想利用絕交的機會來擴張俄美商業的進步黨和實業界的呼聲，反被敵黨攻擊的聲浪沉壓下去了。即反英的報紙“Chicago Tribune”，此時亦為英國聲援，謂保守黨人過於優柔寡斷，遠不及英國過去外交的尊嚴了。反動報紙當然是很同意於美政府否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的。在野民主黨的機關報“世

界”“The World”有一時對於蘇俄的態度，遠不若共和黨那樣的仇視，可是現在也主張擁護英帝國來反對專事搗亂的蘇聯了（見五月二十六日的社論）。

同時，美報盛載駐英美使霍頓 Hawton 將在華盛頓向政府報告，謂美政府有設法反對“反美的布爾塞維克宣傳”的必要，在阿戈斯所搜獲的“文件”，便認為是一種牢不可破的鐵證。當英俄絕交的時候，美國政府人員公開演說，反對共產國際的“破壞的”行動。不久又有柯立芝的攻訐。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歐戰死亡兵士紀念墓地（在阿爾林頓）的演辭中說：“如果我們為秩序，為法律，為安寧，又為和平而奮鬥，那我們就應該為這原則而犧牲。如果我們的國家為搗亂份子所蹂躪，他們用暴力來反對愛好勞動的國家和現有的秩序，那我們為自衛起見，為限制妄用自由起見，我們必須改訂我們憲法的基礎。”

這一演篇詞，是用不着什麼註釋的，美國報紙遽然把這篇演詞和阿戈斯的襲擊事件以及英俄絕

交變故相並提出來了。巴黎美使海利克 Herik 也利用這一個紀念日向俄政府進攻，他的演詞，比較柯立芝還要尖銳萬分哩。

他說：“俄國是一個喪廉失恥的最可憐的國家(1)……當新社會的人們聲明他們是代表了偉大的民族而說話的，那他們誰也欺騙不了的……當瘋人在警士看守的街巷中橫衝直闖的時候，我們必須要首先注意怎樣把這瘋人安置到安全的場所，把他診治起來。說他自己是一個病人，是沒有用的，因為他還是可以自由地奔走，仍有可能噬人的。”

海利克企圖把蘇維埃政府與“自稱優秀的民族”分離起來，謂俄國是“無理智的，比耐龍 Neron 還要壞”的國家，美國“對於貽毒於我國（美國的）人民的暴徒，是不肯絲毫與以優容的。”海利克雖則聲明美國絕對不想干涉俄國本身的秩序，謂俄國在她國內所做的事情，應由她自己來負責，但是實際上，他的演說，是完全帶着武裝干涉的口吻的。

美帝國主義反對布爾塞維克主義之所以若是其甚者，其原因在拉丁美洲之反抗美國向尼加拉瓜與墨西哥進攻的緣故。美帝國主義爲使社會不易瞭解拉丁美洲之反美運動的真相起見，故意用“布爾塞維克陰謀”的口號，來掩塞社會的耳目，並以戰爭向蘇聯恫嚇。例如，反動的“Washington Post”報，處處予人以暗示，一若蘇維埃政府將與西歐作戰，並在遠東鼓吹暴動起來，該報寫着說：“我們敢向你們下一警告，如果共產主義的活動波及到拉丁美洲（美帝國主義已自認拉丁美洲爲自己的殖民地了）和合衆國，那我們再不能抱持中立的態度了。”這樣還有一件可恥的設想，就是美國上將克推爾 Kittler 氏根據北京俄使館所搜獲的“文件”竟謂俄國間諜向馬尼刺 Manilla（在菲列濱島）職工會提議作炸毀軍工廠的暴動（!）。

這一切都很明顯地證明美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影響之下，自不能不加緊前者對於蘇聯的仇視，英美兩國間的衝突雖日在發展，然而她們在共同的敵人面前，此時

亦不無一致行動的可能了。

美國仇視蘇聯的根本原因，可分述之如下：

(一)美帝國主義明知美國與蘇聯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國家。美國是集中的“健全的”國際資本主義。蘇聯是集中的“破壞的”國際布爾塞維克主義。美國企圖掌握世界的牛耳。美國如欲達到此目的，其所取的步驟如下：在西半球使歐洲趨於道威斯化，在東半球使中國處在美國資本的鐵蹄之下，這樣，東西兩半球自不難受美帝國主義的支配了。但在西歐與中國之間有一偉大的蘇聯在焉，她將聯合中國，殖民地及其他半殖民的勞苦羣衆與美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這一革命的怪物存在一日，那美國亦必無一日能爲世界的盟主了。

美帝國主義仇視蘇聯的根本原因，就在這裏，若謂在經濟過渡時期，英俄有經濟協作的可能，並以和平政策對付美國者，可謂失策已極了。美帝國主義在“布爾塞維克的危機”面前，已無心自肥其身，赤色危機之蔓延於全球，是其大患耳。

(二)是關於美國要求賠償損失的問題（克倫

斯基政府的債務計一萬萬八千七百萬元財產收爲國有後，爲美國人民所受的損失)。對這問題，蘇維埃政府曾屢次聲明過和平的解決，如果美政府不在“原則上”來觀察這問題，那這問題亦不至有礙於俄美關係的調停的。美政府的問題，不重在爭點的具體性，而斤斤然謂蘇維埃政府破壞了私有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當柯立芝向俄國遞呈文書的時候，齊采林同志就致電於美政府，謂蘇聯“預備與貴政府討論柯立芝文書所提及的一切的問題”（即美國的要求），那時休士對這一愛好和平者的提議，竭力加以反對。他的問題是以“原則”爲先提的——而法國則反是——他只要求蘇維埃政府讓步，不需要任何種的談判；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上議院聲明說：“如果蘇維埃政府對於償還已被沒收的美國人民財產，或是給以相當的賠償，表示同意，那她就這樣地去做吧。如果蘇維埃政府預備取消否認俄國債務的命令的話，那她也就照這樣去做吧。這裏不需要什麼會議，更不需要什麼談判的。”

“實事求是”的華盛頓政府之所以若其固執者，非無因也。她知道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布爾塞維克的俄國，是勢不兩立的兩大營壘，她既有這樣的觀察，自不能不有這樣的結論的。

(三)一九二二年來美國工業的發展，自無需於俄國的市場，同時，美國對外貿易在戰前遠不及英德那樣的重要——這一點也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因為除蘇聯外，美國投資之地——拉丁美洲，中國，歐洲——正多哩。

(四)同時，美國農業的恐慌更不予俄美邦交有改善的可能，因為美國在世界市場久已見到俄國麵包競爭之為患了。

(五)此外還有一個非常不幸的事實，這事實就是美國工人階級之在政治關係上的落後。

西歐改良主義者雖不滿於布爾塞維克主義，但他們還是主張承認蘇維埃政府的，想不到美國的情形有若是的奇突——就是美國勞工同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竟會反對那主張與蘇聯復交的比較進步的遠見的實業界份子！——一九

二六年十月間在台脫洛特召集的美國勞工同盟代表大會，在開姆倍爾領導之下，通過了否認蘇維埃政府的決議。當英俄絕交的時候，該同盟的領袖之一——馬太·華爾竟向張伯倫，約翰遜，雪克斯表示同情，要求把蘇俄的商業機關由美國放逐出去。

由此可知美國所有的條件可以說是很特殊的，如果美國金元階級有意武裝干涉蘇聯的話，那他們所遭的反抗，比歐戰還要少了。當美國資產階級驅使人民參加大戰的時候，她必然會提出“保護祖國”的口號，但美國的敵人必不至於越海而來犯的。當然，為的是爭取拉丁美洲的商業而作戰，為霸佔太平洋諸島而奮鬥。但這一點，對民衆是很難說得出口的：民衆亦決不肯為這而犧牲的，況且在美國亡命的德國人，愛爾蘭人，由俄皇牢獄脫逃出去的各民族的亡命之徒，他們對於協約各國的關係仍然是很密切的。可是美國資產階級政黨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言論機關，和無節操的學者，牧師們做牠的後盾，牠在“保障世界民主主義”的口號之下，儘有可能使人民作戰的。



是的，欲使資產階級黨育之下的人民，參加對於蘇聯的武裝干涉，確不是一回什麼了不得的事。在美國資產階級中的窮兵黷武的份子看來，對這一點，確是十分有把握的。

這一切都是破壞俄美邦交的根本的要素。但在另一方面，亦不無有利於俄美邦交的因素，例如美國對於擴張對外貿易的傾向，和投資地的探求。Harriman 之取得租借地，Sinkler 對於租借地的要求，福特 Ford 願意取消經常的貿易特權，予蘇聯以借貸，各銀行（有如國家銀行）對於俄美貿易的投資——這些當然都是主要的因素吧。

減少美帝國主義危險的，還有這樣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投在歐洲的資本計三萬萬元之多，她當然不願因武裝干涉蘇俄而引起歐洲的紛亂。但，如果英帝國主義能把美國放在現實的事實面前，那美國資產階級中的反俄份子也是必然趨之若鶩的。

根據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布哈林同志在執監聯帝會議的報告而作成的決議案中說：“北美合衆

國不願意歐洲有任何的危機，因為這對美國所投的偌大的資本是極其危險的。然而他們一經衝突的爆發（與蘇俄的衝突），將不顧因最近英國海軍擴張問題而引起的鬭爭而積極援助英帝國主義了。”

關於武裝干涉的危險的問題，大抵已盡於是。至於俄美關係之最近的形勢，那他們近幾年來已因俄美衝突的緊張（例如在日內瓦七月間三國海軍軍縮會議的破裂，因爭取蘇俄煤油而引起的衝突），而稍行加善了。我們的和平政策，和絕誠的退讓，更能促進俄美親善的關係哩。

但是在絕對不同的原則中間，在資本主義美國和蘇聯的衝突中間，究有若何的前途呢，換句話說，誰能戰勝誰呢？

對這問題之歷史的答復，須看向兩方面進行的事變的發展：一方面是對內的，就是對蘇聯的內部，另一方面是對外的，就是對蘇聯以外的關係（這兩方面的中間，當然仍有很密切的關係的）。我們十年來在和平中和戰爭中所得的經驗，我們儘

有根據可以推論到我們國家建設的前途；在過去，我們受盡歐戰內亂以及武裝干涉，經濟封鎖摧殘的工業和農村經濟，僅在六年的短期間內，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線了。

這對新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種莫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這在經濟戰線方面是一種最可靠的獲勝於將來的保證。誠然，經過經濟恢復時代以後，橫在我們面前的，尚有蓄積社會主義的基本“資金”的種種困難。但過去所得的勝利，生產習性的訓練，共產黨員在工業中的幹部人材的養成，一般經濟的向上——這一切都告訴我們在將來也是可以完成這一切的任務的。或須我們在新的經濟階段中，比現在所期望的還要進步得快，也未可知（有時我們對於將來的豫測過於細心了）。

如果在最近十年二十年當中，或須在二十年以上，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沒有像美國那麼的迅捷，那這並不能說，資本主義美國就有征服我們的可能了。我們已經在遠在美國水平線底下的經濟狀態中過了十年，謂將來美國有征服我們的

可能，可謂無稽之極。此外我們還有一個例外——經濟先進國和落後國之比隣相居，已數十年於茲，可是前者從沒有把後者征服過！美帝國主義不論她怎樣地誅求，欲消滅蘇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現在且講一講對外關係的因素，美帝國主義欲很順利地發展，恐非易易，因為她會遇見到客觀的障害，有如“黃金脂肪之過多”，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之利害的衝突。這對我們估計俄美關係的前途時有重大的意義。美帝國主義非不知她自己的前途的崩潰。不過問題並沒有像這般的簡單——不是僅僅說這是有利於蘇聯這是不利於美國的就完了。

除了這般經濟的因素以外，還得研究一下關於軍事方面的問題。軍事方面的問題究竟是怎樣的呢？很難說，美國有直接向我們宣戰的決心。但美國利用我們的鄰國來進行對俄的武力干涉，這是可能的。我們鑒於一般經濟的和軍事的力量增大，和過去武裝干涉的經驗，我們儘有根據可以

說我們在這鬭爭中不難成爲一個戰勝的國家，況且在敵國內部充滿着社會的火藥，這火藥在武裝衝突時期，隨時可以爆發的。這樣，美帝國主義不論她怎樣地仇視我們，對於這一點也是不能不有所戒懼的。

這裏尚有一件應加以注意的事情，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發展，是由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代價而後可能的。例如美帝國主義的強盛，必然會影響到英帝國主義的衰弱——這是有利於我們的國際地位的唯一條件。英帝國主義的衰弱，在她本身，勢必引起歐洲各國的社會鬭爭和革命力量的集中。這一過程在英國必至於不可收拾；在法國，她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危機（退出魯爾，監視德國的鬆懈，及其在殖民地的勢力的減弱）足使工人羣衆中的社會愛國主義的觀念，隨之消滅，國內的階級鬭爭隨之加緊了。一般看來，美國對於歐洲資產階級的壓力愈重，那美帝國主義的地位亦愈動搖了。同時，歐洲資產階級對於太平洋彼岸的高利借貸者，須負納費之重責，那她勢非加緊歐洲無產階級

的剝削不可，歐洲無產階級的剝削愈甚，那革命的解放運動，必愈促進了。

同樣，歐洲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地位愈形減弱，那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解放運動愈有發展的條件，但這條件對於強有力的美國帝國主義，也便是一種滅亡的預兆吧。

最後，當我們觀察每一種事變的歷史前途的時候，時常忘記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美帝國主義的發展愈速，資本愈集中，勢必引起農業經濟的恐慌和工業的循環的危機，結果，帝國主義本性所賦有的不可調解的矛盾——生產力與占有形式的矛盾——勢必迅速地成熟，美帝國主義走盡了歷史的絕點，那繼而起之者，除了蘇聯，還有誰哩！\*

# 第十章

## 結論及其前途的推測

過去的教訓和新的武裝干涉的威脅迄今已十年於茲了……這是何等緊張的英勇鬪爭的十年，是革命的生死關頭的十年，是偉大的勝利和失敗的十年，是喜怒哀樂，破壞建設的十年！

蘇俄十年來歷史的開卷的第一聲，是資本主義世界對於第一個工人國家的武裝干涉，蘇俄十年來歷史之最後的徵兆，也便是資本主義國對於

蘇聯的新的武裝干涉。我們對於過去的回顧，對於將來的展望，很自然地會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在過去得到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在將來的鐵血鬪爭中，保障我們得到勝利的因素又是什麼？當然，把過去的經驗很機械地應用到將來，是一種莫大的錯誤，因為一切都是在流動，一切都是在變化的，有了新的歷史，就有新的環境呵！但，研究一九一七年至二〇年武裝干涉失敗的原因，來解釋將來歷史的前途也是不無小補的。

所謂過去武裝干涉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革命本身的內在的力量——俄國無產階級不論她怎樣地幼稚，然而在十月革命時期，她已具有了豐富的與俄皇爭鬪的經驗，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的領導之下武裝了的，這政策在她與俄皇的數十年的鬪爭中，培養出了優秀的幹部人材，不論他們的數量怎樣的微弱，但他們在向所未聞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機關中，已表現出了他們的能力了，這幹部人物中的具有天材的領導者就是列寧。布爾塞維克黨，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最高



的機關，在她與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鬭爭中，已表現出了她的克己力，團結力，革命勇斷力了。

(二)無產階級之猛力的推動已征服了農民的游移的態度，後者在幾十次的統治階級的交替中(如烏克蘭)，得了充分的經驗，到了最後，他除了擁護無產階級以外，其道末由了。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深深感覺到在偉大的政治暴變中，再沒有可能處在民主主義的中立地位了。同時也深深認識了協約國援助之真正的意義，所以結果，他們也只有站在蘇維埃政權方面活動了。

(三)民族問題對於武裝干涉的失敗也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在武裝干涉與內亂的發展的過程中，反革命隊伍中的中間份子，必被排斥於一側，處在領導地位的，必然是資本家和地主，他們的口號便是“大俄羅斯萬歲，”但這時，在反革命隊伍中，勢必產生民族性的矛盾(例如烏克蘭執政部，高加索民族，中亞民族集團等對於哥爾却克與但尼金的反抗)。同時，處在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與那在大戰

羅斯復辟的威脅之下的民族的小資產階級發生了衝突，例如喬治亞孟雪維克者，達雪麥克，回回教民族之關於領土的爭奪。這一問題，是與一方面，哥爾却克，但尼金，猶頓涅希，另一方面，波蘭，芬蘭，愛沙尼亞等國家的鬭爭，有有機體的關係的。（我們前已看過這一種光怪陸離的鬭爭。猶頓涅希之在愛沙尼亞，原來是處在賓主的地位的，可是他又在進行反對愛沙尼亞獨立的計劃；哥爾却克內閣人員拒絕芬蘭獨裁孟耐漢的援助，不願承認芬蘭的獨立）。我們革命的民族政策，正與此相反，牠在蘇維埃政權左右吸引了俄皇帝國時代的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並予東方民族以莫大的影響，使之與壓迫者作戰（例如一九一九年阿富汗之驅逐英人，一九二一年二月間波斯之反英政變，事實上打消了以英國為波斯保護國的條約，一九一九年——二一年印度民族運動之抬頭，中國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維埃政府拒絕俄皇特權的宣言的影響而發生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復興，及其他在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時期的東方的事變）。

(四)設無西方無產階級的援助，俄國無產階級便沒得到勝利的可能。但仍有許多人忽視這一元素的重要，以為西方無產階級既無力對付本國的資產階級，那裏再有力量來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呢。

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固然不若俄國無產階級所期望的那樣發展，但，若是俄國革命得不到各國無產階級的援助——不問牠是怎樣殘缺的——也是得不到勝利的。

德國革命，不論牠怎樣地不徹底終於幫助了我們取消屈辱的白萊斯特和約了；英國工人逼使英帝國主義者退出了阿爾漢格爾的軍隊，撤去了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了；駐在敖得薩的法國水兵的暴動，使法國資產階級和英國同樣讓步起來；西方因一九二〇年波俄戰爭而引起的革命變故使舊日協約國資產階級不能利用我們瓦薩一役的戰敗的機會來向蘇俄追擊；當一九二三年五月九日，英國提出哀的美敦書時期，英無產階級的牽制，使寇仁無法與蘇俄絕交或與蘇俄宣戰。

這裏儘有許多的實例，不遑枚舉。但事實不僅在無產階級之具體的表示。國際資產階級之對於無產階級的戒懼，即使他們有機會向蘇聯突擊，也是受多方的牽制而無法進行了。

我們又須注意到，廣大羣衆之不滿於武裝干涉，不僅由於他們對蘇聯的革命的同情，而亦由於他們對戰爭表示厭倦所致，因為他們所期望的是早日終止戰爭，恢復到和平的生活。

(五)國際資產階級內部的鬭爭，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初時有德國與協約國的戰爭，而後有協約國因內部糾紛而發生的破裂。關於這一因素的影響，我們在敘述武裝干涉，尤其是在西伯利亞的武裝干涉的事實中，加以說明了，因為在西伯利亞，日美和英法的衝突，是表現得非常明顯的。

大不列顛與俄帝國之歷來的仇恨，以為俄帝國的復興將不利於英國——這一種歷史的仇恨的繼續，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勝利，也有不少的作用。英國資產階級因這一點減少了不少戰鬪的能

力，最明顯的，就是俄帝國復辟運動者——俄國白黨與英國保護者間的惰性的關係。

(六)在武裝干涉的末期，經濟的因素，也曾發生過重大的作用——協約國實業界希望恢復為歐戰所破壞的經濟，不能不吸引蘇俄及其富有的自然財富到國際的經濟交易場所，以為——這是路合喬治的理論——這樣，就可以“蜕化”布爾塞維克主義了。

綜之，我們的自然財富(和我們廣大的幅員)是我們與敵人戰爭中之最優越的條件，這一點，我們再無伸述的必要了。

我們獲得勝利的原因，大致已盡於是。我們用同樣的程序來看一看這些原因在新的環境中所能發生的作用，站在我們的利益上，再來看——看歷史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新的元素是什麼，不論牠是有利的或是不利的：

(一)俄國無產階級在經濟和文化的建設中得到充分的經驗，更加增了他的革命的鍛鍊。蘇俄無產階級在政治和教育關係方面，正在掘足地發

展、

(二)對於農民問題，自不免有一種莫大的缺憾，因為農民得到土地以後已不需要無產階級作他的同盟者了。但我們敢肯定說，農民在新的武裝干涉時期，必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重新擁護他的祖國來反對外國的掠奪者和俄國，烏克蘭的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雇用者。

(三)蘇聯各民族在正確的列寧的民族政策之下，必更有可能獨立地發展，較之一九一七年與二〇年間，當初次宣布他們的自由權的時候，必更覺親密萬分了，他們在新的武裝干涉時期，必將盡力保障現實的民族革命運動的勝利和蘇維埃國家，這一個蘇維埃國家，就文字的全部意義而講，也就是他們的祖國了。

在蘇聯境外的民族革命運動，這時已起了急劇的分化。在中國，土耳其，波斯，本地資產階級與西歐資本已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但，當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的時候，我們不敢說，他們是有可能吸引這一類資產階級來參加反俄的冒險行動的。反之，

我們與土耳其，阿富汗所已訂的條約。與波斯將訂立成功的商業條約，都告訴給我們，說這些國家，是願意和我們和平共居的（見“近東”那一節）。在中國，目前還是在革命與反革命互相角逐的時期，還不易得到一個結論。但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即使產生一種最不利於革命的局面，西歐帝國主義仍難免不與中國發生無限的糾紛，這種糾紛，將使中國復能傾向於蘇聯亦未可知。

（四）至於無產階級的援助，那不消說，在新的武裝干涉時期，他們的援助，將更較一九一七年與二〇年為實際的了，雖則他們革命的實力已被反革命摧殘得體無完膚了。例如維也納無產階級之在七月間的暴動，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處決薩奇Cakko與凡士蒂 Vanzetti 的運動，都證明無產階級積極活動的結果已集中了偉大的革命的力量，牠在新的武裝干涉時期，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了。同時也不要忽視這樣的一個事實，就是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〇年間，共產國際與職工國際，還是在草創伊始，粗具規模的時代，可是現在她們已經成了

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着各國的整千整萬的工人羣衆捷足前進了。

(五——六)國際資產階級的隊伍內部的鬭爭更較前爲緊張了。但重使他們聯合向蘇聯進攻的新的因素，還是在我們的經濟和軍事的捷足的發展。這一因素的影響，甚至敢把我們的偉大的市場都願犧牲了(特別是英國)。新的武裝干涉的根源也就在這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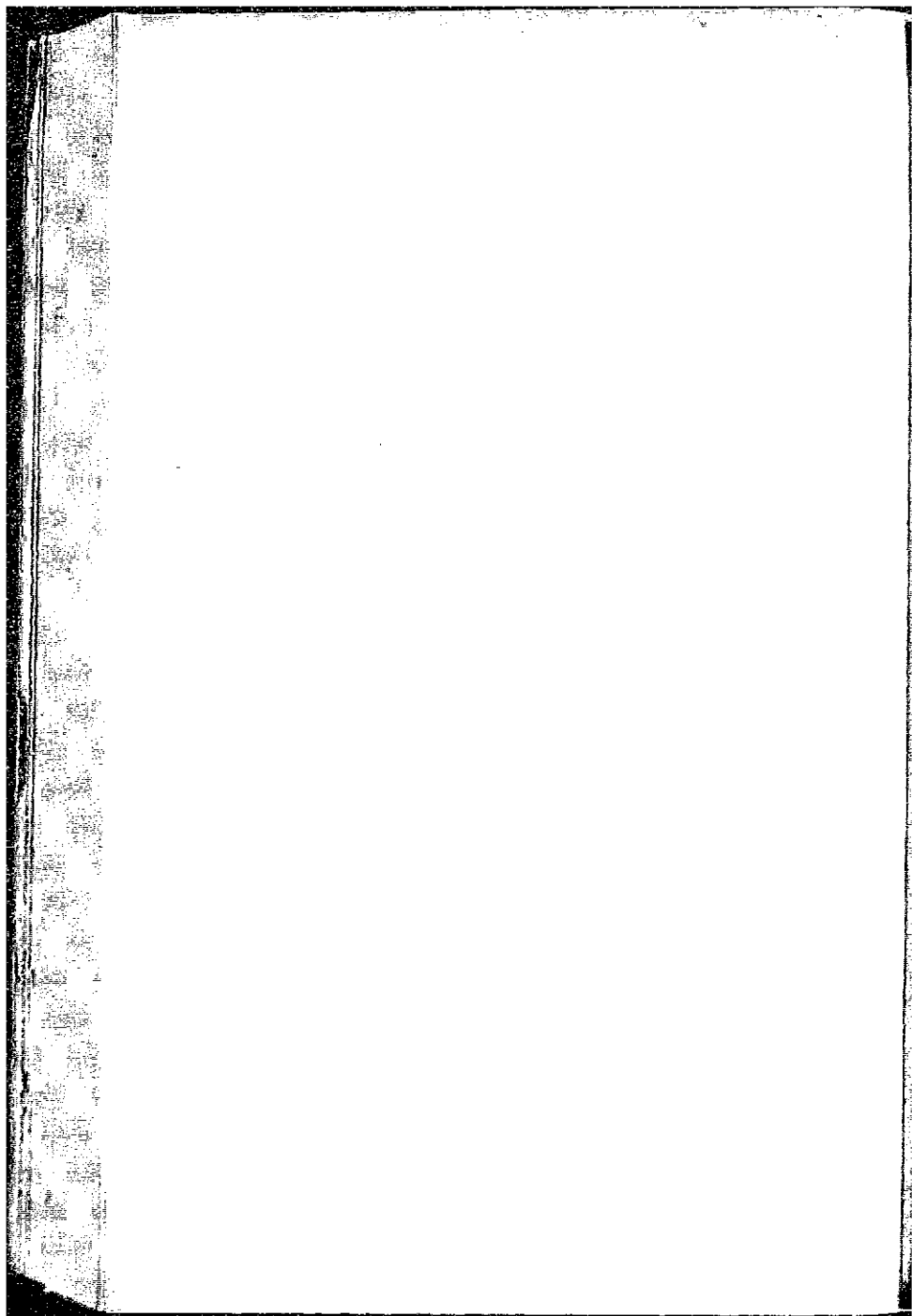
所以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十週紀念時，紅軍，水兵，成年工人與少年共產黨員，不論在城市的或是在鄉村的，必須緊緊地握着鎗炮來保護社會主義的紅色的旗幟呀！

危險是有的。但我們對於各國的形勢實際加以研究以後(見“英國的包圍政策及其他各國”那一章)，我們就看出我們敵人所遭遇的對外和對內的困難是何等的重大！我們的物質狀況和國際政治地位對於革命的保障的可能性，又是何等的偉大呵；我們回顧一下在過去十年所經過的路程，再來看一看我們歷史的新篇幅，我們固然不敢袖手



旁觀危險的到來，但儘有可能平心靜氣地說：

“時間在那裏爲我們推動。我們在世界革命的旗幟之下得到了勝利，我們又將在偉大的鬪爭中，在勝利的旗幟之下得到勝利！”



# 附 錄

## 世界十年來大事紀

一九一七年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者在彼得格勒奪取了政權）。

十一月八日——蘇維埃政府向全世界人民及全世界各國政府發表宣言并附有關於和平，不割讓，不賠償的提議。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外交委員長托洛茨基向

協約國公使發表宣言并附有關於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進行協商與和平的提議。

十一月三十日——協約國參贊經過蘇維埃政府的頭顱向總司令杜和甯 Dukhonin 將軍發表聯名的宣言，反對蘇維埃政府關於和平的提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向中立國公使建議，由他們來担負和平中間人的責任。

十一月二十七日——德軍在東方戰線方面的總司令與奧地利外相秋爾甯 Chernin 同意於和平的談判。人民代表蘇維埃向前期同盟國發表宣言，提議十二月十四日進行和平的談判。

十二月五日——在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簽訂關於十二月七日起至十七日止停止軍事行動的協定。談判休期至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五日——成立蘇俄與四同盟國的媾和協定。

十二月二十二日——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議開幕。蘇俄代表團發表關於世界和平基礎的

宣言。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代表蘇維埃通過關於承認芬蘭獨立的決議。

一九一八年

一月七日——蘇俄和議代表團齊抵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托洛茨基,越飛,加米涅夫,伯克羅夫斯基 Pokrovsky, 皮采科 Bitsenko, 加萊林 Karelin 和加拉罕等同志均為代表團份子。

一月九日——恢復白萊斯特和議工作。

一月十四日——謀刺列寧,不果。

一月十七日——二十日——維也納大罷工

一月十八日——國民立憲會議開幕。

一月十八日——紅軍總司令摩拉維夫 Muraviev 佔領巴爾達伐 Poltava。

一月十九日——解散國民立憲會議。

一月二十五日——烏克蘭國民會議宣佈烏克蘭為獨立國。

一月二十八日——人民代表蘇維埃下令組織義勇工農赤衛軍。

一月二十八日——下令取消俄皇政府及臨時政府所締結的國債。

一月二十九日——芬蘭成立臨時革命政府，開始孟耐漢 Mannerheim 將軍的國內戰爭。

二月八日——摩拉維夫軍佔取基輔。

二月九日——烏克蘭國民會議與四同盟國訂立單獨的和平條約。

二月十日——蘇維埃和議代表團在白萊斯特拒絕簽訂以割據為實質的和平條約，聲明休戰，解兵。

二月十八日——德國開始進攻。狄文斯克被佔於德軍。

二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通電接受德國的和約條件。

二月二十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訂約并遣派代表團前赴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決議。

三月三日——簽訂白萊斯特的和約。

三月四日——德奧對於和約之重大的表示。

- 三月六日八日——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
- 三月十日——德國陸戰隊進駐阿巴，該隊是由推翻了斯文霍特 Svinkhud 資產階級政府招致而來的。
- 三月十四日——敖得薩 Odessa 被佔於奧軍。
- 三月十六日——德軍進佔基輔。
- 四月三日——德國陸戰隊進駐於干炭 Ganges，目的在鎮服芬蘭的暴動。
- 四月五日——日本陸戰隊進駐於海參崴。
- 四月七日——德軍佔哈科佛 Kharkov。
- 四月十三日——德軍佔海爾森福斯 Helsingfors。
- 四月十三日——德軍佔敖得薩 Odessa。
- 四月二十日——德軍開始進佔克里米亞。
- 四月二十二日——基佛里斯國會宣布為高加索獨立共和國。
- 四月二十八日——德人遣散中央國民會議。
- 四月二十九日——佛巴爾 Viborg 經三日之激戰，被佔於白軍，芬蘭內戰告終，白色恐怖開始。
- 比薩拉比亞國會被逼於德國，通過了比薩拉

比亞隸屬於羅馬尼亞的決議。

宣布斯谷路伯特斯基 Skoropadsky 爲全烏克蘭首領。

五月三日——泰干洛葛 Taganrog 被佔於德軍。

五月二十三日——與烏克蘭開始進行和議於基輔。

五月二十五日——與捷克斯拉夫人第一次發生衝突及捷克斯拉夫人之佔有諾伏尼古拉也夫斯克 Novo-Nikolaevsk, 沃木斯克 Omsk 及契賴平斯克 Cheliabinsk。

五月二十九日——莫斯科白黨陰謀之破獲；薩文谷夫祕密機關“保護祖國與自由同盟”被抄。

五月三十日——捷克斯拉夫軍佔奔薩 Penza 與西士朗 Suzran

六月八日——捷克斯拉夫軍佔薩馬拉

六月十四日——蘇俄與烏克蘭之脩好。

六月十七日——塔姆巴夫 Tambov 之反革命的暴變(消滅於六月十九日)



六月十八日——烏克蘭發生反德人及反斯谷路伯特斯基的暴動。

六月二十日——伏洛達爾斯基 Vo'odarsky同志被刺於彼得格勒。

六月二十日——匈牙利大罷工

六月二十九日——海參崴被佔於捷克斯拉夫軍，白軍及日軍。

七月一日——英法聯合陸戰隊進駐於摩爾孟斯克 Murmansk。

六月五日——捷克斯拉夫軍佔烏發 Ufa。

六月六日——德使米爾伯煦被刺於勃留根 Blukin

莫斯科社會革命黨舉行武裝大暴動。

白黨謀變於耶羅斯拉夫耳。

七月七日——捷克斯拉夫軍佔佛爾赫烏拉斯克 Verkhneuralsk。

七月八日——英法聯軍佔有開姆 Kem 及摩爾孟斯克鐵路之北部。

摩龍 Murom 羅斯多弗 Rostov 里本斯克 R-

ibinsk 及阿爾石麥斯 Alzansel 發生白黨大暴動。

七月十六日——尼哥拉，羅曼諾夫 Nikolai Romanov 鎗決於愛喀爾林堡 Ekaterinburg。

七月十七日——協約軍攻潰西部戰線之德軍。

七月十八日——烏克蘭開始鐵路工人大罷工。

七月二十二日——捷克斯拉夫軍佔森姆皮爾斯克 Simbirsk。

七月二十四日——前任協約國大使自伏羅格達移至阿爾漢格爾斯克 Arkhangelsk。

七月二十五日——捷克斯拉夫軍佔愛喀特爾林堡。

七月二十九日——總司令愛依赫科爾涅被德軍擊傷於烏克蘭。

七月三十一日——英軍佔奧涅格 Onega。

八月二日——英法第二次陸戰隊進駐於阿爾漢格爾斯克。城內發生白黨暴變，組織社會革命黨的“北方政府”。

八月六日——捷克斯拉夫佔喀山。

- 八月九日——烏克蘭發生農民暴動及工人罷工。
- 八月十三日——基輔省之斯克佛爾縣發生暴動者三萬人與德軍血戰。
- 八月十五日——土耳其軍占巴古 B. ku  
紅軍佔紅色谷爾喀 Gorka, 尼哥拉夫斯克 Nikolaevsk 與諾甫斯拜斯克 Novospasek,
- 八月二十四日——莫斯科破獲白黨陰謀。
- 八月二十七日——簽訂補增的德俄協定。
- 八月三十日——烏利茨基 Uritsky 同志被刺於彼得格勒。
- 八月三十日——社會革命黨女黨員謀刺列寧。
- 九月二日——破獲由英法外交人員洛克哈特 Lackart 格萊奈爾 Granere 所組織的反蘇維埃政權的密謀。
- 九月二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舉行全國武裝。
- 九月五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實行紅色恐怖。
- 九月八日——李特維諾夫同志被捕於英倫。

九月十日——紅軍佔喀山。在捷克斯拉夫軍的戰線，軍事形勢漸呈順利。

九月二十日——二十六巴古黨代表被英人及社會革命黨人鎗決。

十月三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組織三百萬赤衛軍隊並募集糧食基金援助德國革命。

十月三十日——奧地利革命

十一月九日——德國革命。威廉第二去皇位。宣布德國為共和國。

十一月十一日——德國與協約國媾和。

十一月十二日——蘇俄代表倍爾仁 Berzin 被逐於瑞士。

十一月十三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決議取消白萊斯特和約。

十一月十八日——沃木斯克發生哥爾却克政變。執行部被逮於哥爾却克。哥爾却克宣布為最高執政者。

十二月十四日——斯谷路伯特斯基下台。彼得留

爾 Petlur 佔基輔。

十二月十七日——立陶宛成立蘇維埃政權。

十二月十三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承認愛沙尼亞，立陶宛，萊多尼亞為蘇維埃共和國。

### 一九一九年

一月二日——白俄羅斯 White Russia 宣布為蘇維埃共和國。

一月三日——紅軍佔哈科佛與里加。

一月六日 - 十三日 —— 柏林發生斯巴達克司暴動。

一月十五日——李卜克內西 Libknecht 與盧森堡 Luxemburg 慘死。

一月十八日——愛沙尼亞赤衛軍退出那洛伐。

一月二十三日——協約國致牒於俄政府，邀請蘇俄派員參加普林基波 Prinkipo 島的和議。

一月二十六日——七個共產黨及左派社會黨宣言組織共產國際。

二月六日——赤衛軍佔基輔。

二月十一日——波蘭對蘇俄開始軍事行動。波蘭軍佔白萊斯特—立陶夫斯克。

二月二十日——敖得薩法軍內部騷動。

三月二日—六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

三月十八日——萊多尼亞軍隊退出米達伐。

三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

三月二十一日——匈牙利組織蘇維埃共和國。

四月六日——俄軍佔敖得薩。

四月七日——巴威略組織蘇維埃共和國。

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東方戰綫上激鬪，哥爾却克軍在普若羅克—普哥羅朗覆滅。

五月四日——但尼金 D:nikin 進攻南部。但尼金軍佔爾干斯基。

五月五日——巴威略蘇維埃政權顛覆。

五月二十一日——猶頓涅希 Hudenitch 軍逼近喀特清僅二十里。

五月二十二日——萊多尼亞軍退出里加。

- 五月二十七日——猶頓涅希進攻彼得格勒，被阻。
- 六月九日——紅軍佔烏發。
- 六月十六日——平服紅色谷爾克之暴動。
- 六月二十八日——德國簽訂凡爾賽條約。
- 七月十四日——紅軍佔愛喀特林堡。
- 七月二十二——人民代表蘇維埃致牒於中國人民  
及其政府，提議在取消一切特權及其不平等  
條約的基礎上開始進行談判。
- 七月二十四日——紅軍佔契賴平斯克。
- 八月一日——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傾覆。
- 八月八日——波蘭軍進攻。明斯克被佔。
- 八月十日——孟諾托夫將軍的馬隊衝破南部戰  
綫。
- 八月二十七——英軍退出阿爾漢克爾斯克。
- 九月十日——奧地利簽訂聖-日爾曼條約。
- 九月二十一日——但尼金軍佔古爾斯克。
- 九月二十二日——消滅莫斯科的反革命團體“國  
家中心”
- 十月十一日——猶頓涅希第二次進攻彼得格勒——

耶姆被佔

- 十月十三日——但尼金軍佔沃萊爾
- 然月十六日——猶頓涅希進佔紅村
- 十月十七日——但尼金軍佔諾伏西爾 Novosil 與  
杜爾 Tull 省(莫斯科的門戶)
- 十月十九日——紅軍在南方轉機。普屯馬隊破滅  
孟諾托夫的馬隊。
- 十一月十四日——猶頓涅希軍失敗。紅軍佔耶姆  
堡 Yamburg
- 十一月十四日——紅軍佔沃木斯克。
-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特維諾夫同志前赴哥本辛  
根 Copenhagen, 與英代表格萊琪 Grady 談判  
交換俘虜問題。
- 十一月二十七日——保加利亞簽訂和約於耐依。
- 十二月十一日——紅軍佔哈科佛。
- 十二月十六日——紅軍佔基輔。
- 十二月二十七日——哥爾却克被捕
- 十二月三十一日——蘇俄與愛沙尼亞媾和於猶萊  
夫 Yur'eff



## 一九二〇年

- 一月八日——消滅東區敵軍。佔有喀拉斯諾耶爾斯克 Krasnoyarsk，計俘哥却克軍士六萬人。
- 一月十六日——最高理事會決議取消封鎖蘇俄政策，與蘇俄合作社機關恢復商業關係。
- 二月一日——希伐 Khiva 發生革命政變。
- 二月二日——簽訂蘇俄與愛沙尼亞和約。
- 二月十二日——李特維諾夫同志與英代表格萊琪成立交換俘擄條約。
- 二月十九日——暴動工人佔有阿爾漢克爾斯克。
- 三月十三—十九日——德國發生羣衆暴變。
- 三月十四日——美國元老院拒絕凡爾賽條約。
- 三月二十七日——紅軍佔有但尼金之最後根據地諾甫羅斯克。但尼金亡命至海外。
- 三月二十九日——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閉幕於四月四日。
- 四月十一日——寇仁第一次致牒於蘇維埃政府，提議與佛蘭格爾媾和。
- 四月二十日——蒙古宣布獨立。

四月二十五日——波蘭開始向烏克蘭進攻。

四月二十八日——阿遜爾巴埃強宣布爲蘇維埃共和國。

五月六日——波蘭軍佔基輔。

五月十二日——英國職工會第一次代表團來俄。

五月十八日——在賴斯科爾尼谷夫同志統率下的陸戰隊進駐奧賽耳，英軍由該地引退。

五月二十七日——以克拉辛同志爲主席的商業代表團前赴英倫。

六月八日——普屯馬隊衝破烏克蘭之波蘭戰綫。

六月十二日——紅軍佔基輔。

七月四日——紅軍大舉進攻波蘭陣綫。英政府向蘇維埃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提議英國願在波蘭，佛蘭格爾與蘇維埃共和國間作爲媾和的媒介者。

七月十二日——簽訂蘇俄與立陶宛條約。

七月十七日——人民外交委員會答復英政府，拒絕英人作媒介。

七月十九日—八月六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

大會。

八月四日 —— 路合喬治向加米涅夫聲明，如果紅軍不中止向瓦薩推進，英艦行將向蘇俄開火。

八月十日 —— 法國宣布承認佛蘭格爾政府。

八月十四日 —— 英倫工人團體召集緊急會議，決議要求承認蘇維埃共和國，阻止協約國對於波蘭及佛蘭格爾的援助。

八月十四日 — 十七日 —— 在波蘭戰地激戰，紅軍後退。

八月二十九日 — 九月二十日 —— 意大利發生革命騷動。工人佔有工廠及工場。

九月二日 —— 布哈爾發生革命政變。

九月二日 — 七日 —— 東方民族代表大會開幕於巴古。

九月六日 —— 消滅佛蘭格爾陸戰隊於高加索。

九月十一日 —— 加米涅夫因英政府之要求，離去英國。

九月十三日 —— 與阿富汗訂約於喀布爾。

- 九月二十一日——恢復蘇俄與波蘭條約於里加。
- 十月九日——波蘭齊里谷夫斯基將軍佔佛爾那。
- 十月十二日——與波蘭訂和約。
- 十月十四日——佛蘭格爾軍覆滅於喀霍夫克 Kakhovsk 與尼喀波耳 Nikopol。
- 十月十四日——與芬蘭訂和約。
- 十月二十日——謝米諾夫 Semenov 覆滅。紅軍佔赤塔。
- 十月二十六日——紅軍大舉進攻佛蘭格爾。
- 十月三日——哈定 Harding 被選為美總統。
- 十月七日——彼得留爾軍進攻烏克蘭。
- 十月九日——紅軍佔有強固的戰壕。佛蘭格爾冒險行爲之末日。
- 十二月二日——愛里凡 Erivan 被佔於革命軍，亞美尼亞成立蘇維埃政權。
- 十二月十七日——蘇俄代表馬爾坦斯 Martense 同志被逐於美國。

一九二一年

- 二月二十四日——簽訂蘇俄與波斯條約。
- 二月二十六日——革命軍佔基佛利斯。喬治亞成立蘇維埃政權。
- 二月二十八日——簽訂蘇俄與阿富汗和約。
- 三月二日——喀朗斯塔得 Kronstadt 暴動。
- 三月八日——協約軍佔杜尼斯堡 Dunisburg 與杜賽耳獨爾夫 Dusseldorf 作為德國償還賠款的要求。
- 三月八日—十六日——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以糧食稅代替強徵稅的決議。
- 三月十六日——英俄簽訂商務協定於英倫。
- 三月十七日——平服喀朗斯塔得的叛變。
- 三月十八日——蘇俄與波蘭簽訂和約於里加。
- 三月二十日——西來細亞 Silesia 上流舉行全民投票(百分之六十同情於德國)。
- 四月二十九日——英倫舉行賠償會議。向德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五月五日)。斐爾涅拔赫—希蒙 Fernbach-Simon 內閣因哀的美敦書而下台。

五月八日——簽訂德俄條約，調停雙方外交及經濟關係。

五月十日——德國組織內閣，以佛爾特為首，接受五月五日協約國之哀的美敦書。

六月二十一日—八月五日——英帝國會議。英日同盟延續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二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八月五日——簽訂捷克與南斯拉夫聯盟條約。

八月二十六日——簽訂德美與奧美和約。

八月二十七日——德相愛爾茨倍爾海爾被反動者刺斃於葛里斯漢——工人舉行示威運動，反對反動勢力的進逼。

九月七日——匈牙利軍進佔普爾漢蘭特 Burhenland(奧地利——協約國向匈牙利提出哀的美敦書。十月三日，匈牙利軍引退。

十月六日——德法簽訂關於德國自然物償債的協定於佛斯白亭 Visbaden。

十月二十日——根據國際聯盟決議解決西來細亞

上流的問題。

十一月五日——簽訂俄蒙條約，承認蒙古為獨立國。

十一月二十日——列強華盛頓會議，解決軍備問題及太平洋問題（閉幕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波斯國會以煤油區租給美孚油公司，以十年為期。

十二月七日——英與愛爾蘭訂立協定，承認愛爾蘭在不列顛帝國範圍內有自主權。

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路合喬治與白里安談判於英倫，討論對於德俄的關係問題（即康耐會議之準備）。

### 一九二二年

一月六日—十三日——康耐會議。提出關於召集國際會議（日內瓦）的決議。

一月十二日——白里安被逼於右派而去職。

一月十三日——組織普恩資內閣。

二月五日——中日條約，日本退出山東（華盛頓會

議的結果)。

二月三十五日——路合喬治與普恩齊會見於普郎  
涅 Bulony, 決議召集日內瓦會議。

三月十三日—十七日——波羅的海各國代表會議  
召集於瓦薩(波蘭, 愛沙尼亞, 萊多尼亞, 蘭)。

三月十六日——宣佈埃及 爲“獨立國”。

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列強會議召集於巴  
黎, 討論東方問題。

三月二十三日——賠款委員會向德政府提出最後  
通牒。協約國要求德國一九二二年償債七萬  
萬二千萬金馬克, 以自然物代替十四萬萬五  
千萬馬克, 同時德國財政無形中亦受其管束。

三月二十七日——俄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  
會。四月四日閉幕。

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蘇聯, 波蘭, 愛沙尼亞  
及萊多尼亞召集會議, 討論與最近日內瓦會  
議有關係的種種問題, 各邊境國須負責提出  
承認蘇維埃政府的要求。

四月十日——日內瓦會議(五月十九日閉幕)。



- 四月十六日——訂德俄條約於賴拜羅。
- 五月十五日——德國與波蘭簽訂關於西來細亞上流問題的條約。
- 五月二十三日—六日十日——財政專家會議，討論賠償問題，參加者有摩爾根氏。摩爾根拒絕借債於德國。
- 四月二十九日——德國通牒，承認在借債給德的條件之下接受協約國在三月二十三日所提出的要求。
- 五月三十一日——賠償委員會對於德國通牒，認為滿足，並同意賠償延期至一九二二年末。
- 五月三十一日——美國拒絕參加海牙會議（有蘇俄參加）。
- 六月五日——華盛頓政府拒絕繼續承認克倫斯基的代表。
- 六月十日——發表關於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之軍事會議的消息。
- 六月十五日——海牙會議開幕（閉幕於七月十九日）。

六月十六日——發表關於法與羅馬尼亞之軍事聯盟的消息。

八月二日——法政府拒絕德國關於延期賠款的請求，並以高壓手段相恫嚇。

八月二日——貝爾福發表關於債務的通牒（美國向協約國要求她們所應付於美國的數目）。

八月三十一日——簽訂捷克與南斯拉夫的聯盟條約。

九月五日——希臘自與土耳其戰爭失敗以後，開始由小亞細亞引退。

九月十五日——英國以軍事手段阻止土耳其軍隊之進攻於海口防線。

九月二十日——寇仁，普恩登與斯福爾茨 Sforts 會見，討論遠東問題。討議召集會議問題（嗣後召集於洛桑）。

十月三日——蘇維埃政府抗議反對協約國對於多尼普河 Dnieper 的封鎖。

十月十一日——土耳其與希臘媾和於摩達尼 Mudania, 有列強參加。

- 十月十四日——芬蘭，萊多尼亞，愛沙尼亞及波蘭  
召集聯席會議。決議在莫斯科召集裁減軍備  
會議。
- 十月十九日——保守黨拒絕聯合組閣。路合喬治  
去職，成立波那勞 Bonar Law 內閣。
- 十月二十五日——遠東共和國國民革命軍佔海參  
崴。
- 十月三十日——法西斯蒂在羅馬操權，墨沙里尼  
為狄克推多。
- 十月三十日——邀請蘇聯參加洛桑會議工作。
- 十月三十一日——日本被逼於華盛頓會議的決  
議，退出青島。
- 十一月五日—十二月十二日——共產國際第四次  
代表大會。
- 十一月十五日——英國舉行國會選舉（英守黨得  
三百四十六席，自由黨五十七席，工黨一百四  
十二席）。
- 十一月二十日——洛桑會議開幕（一九二四年七  
月二十四日閉幕）。德國組織哥諾 Kuno 內

關。

十二月二日—十三日——在莫斯科召集蘇聯及波羅的海各國聯席縮減軍備會議。

十二月十六日——波蘭總統那魯托佛企 Narutowich 被刺。

### 一九二三年

一月十一日——法比兩軍強佔魯爾區。

三月十五日——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反對對於暗地解決東加里西亞 Galisia 問題的決議。

三月三十日——取締一九一七年的日美協定。

四月三日——蘇維埃政府反對英與波蘭對於波蘭間諜普特開佛企 Butkevich 主教處置的干涉。

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俄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四月十八日——廣東反革命軍反攻，孫中山軍敗績。

四月三十日——土耳其政府與美國契夏爾團 Cheslie Group 簽訂關於租借地的協約。

- 五月七日——捷克與羅馬尼亞條約延期至三年。
- 五月九日——寇仁向蘇維埃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
- 五月十一日——伏洛夫斯基同志被刺於洛桑，兇手為白黨康拉治。
- 五月十六日——魯爾區發生罷工暴動。
- 五月二十二日——鮑爾溫組織內閣。
- 六月九日——保加利亞發生反動政變。推翻斯達姆巴里斯基 Stambusky 政府。昌科夫 Zankov 為獨裁。白色恐怖。
- 六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致牒於英政府，謂所有關於寇仁哀的美敦書的來往的外交條件為合法的文件。
- 七月六日——批准蘇聯憲法。
- 七月二十四日——簽訂洛桑和約（土耳其，英，法，意大利，羅馬尼亞；蘇聯於八月十四日始與訂約）。
- 七月二十七日——賽那依 Sinai 召集小協國會議，討論對俄關係問題。

八月三十一日——意大利因希臘意公使被刺，乃炮擊哥夫，並佔有之。

九月一日——日本大地震。

九月十二日——保加利亞共產黨員大批被捕。開始工農暴動反對南谷夫 Nankor 獨裁。

九月十五日——西班牙發生李拉夫 Primo de Rivera 的法西斯蒂政變。

九月二十六日——德政府拒絕對於魯爾區之消極抵抗的政策。

十月二日——不列顛帝國會議開幕（十一月八日閉幕）。

十月八日——英法西三國爲坦及爾 Tangier 問題訂立臨時協定。

十月二十三日——漢堡 Hamburg 發生共產黨暴動。旋被鎮服。德國革命高潮低落。

十月二十五日——英國提議召集專家會議，討論賠款問題（道威斯計劃之開端）。

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九日——阿富汗因英國使暴動，與英國衝突。

## 一九二四年

- 一月二十一日——列寧死。
- 一月二十四——巴黎成立德國與捷克聯盟條約。
- 二月一日——英國正式承認蘇聯。
- 二月六日——意大利正式承認蘇聯，成立意俄條約。
- 二月十五日——挪威正式承認蘇聯。
- 二月十六日—十八日——在瓦薩召集波羅的海各國會議。
- 二月十五日——奧地利正式承認蘇聯。
- 二月二十六日——羅馬裁軍會議閉幕，無絲毫結果。
- 三月八日——希臘正式承認蘇聯。
- 三月十日——齊采林通牒反對對於梅美爾 Memel 問題的的背地的解決。
- 三月十二日——德國批准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羅馬尼亞割據比薩拉比亞的條約。
- 三月十四日——中俄訂約於北京，中政府被制於帝國主義列強，旋即拒絕簽訂。

## 瑞典正式承認蘇聯

三月十七日——蘇維埃政府通牒法政府，反對比薩拉比亞草約之批准。

三月二十六日——蘇俄與羅馬尼亞召集會議於維也納。

四月二日——蘇俄及羅馬尼亞會議破裂。

四月十四日——英俄集議於英倫，討論債務，要求賠償損失等問題。

五月三日——柏林搜抄蘇俄商務代辦處。

五月十九日——英土集議於君士坦丁堡，討論摩蘇耳 Mosul 問題。

五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五月三十一日——中國正式承認蘇聯。成立中俄協定。

六月十七日—七月八日——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

六月十八日——丹麥正式承認蘇聯。

六月二十九日——里夫與法西兩軍血戰於摩洛哥



哥。

七月一日——調停蘇俄與芬蘭蘇維埃公使被刺而引起的糾紛。

七月十六日——倫敦召集討論道威斯計劃會議。  
參加者有美國國務卿開洛 Kellog，非正式的有休士 Hughes 及梅龍 Mellon。通過道威斯計劃。閉幕於八月十六日。

七月二十九日——調停因五月三日柏林搜抄商務代表而引起的糾紛。

七月三十一日——墨西哥正式承認蘇聯。

八月八日——簽訂英俄條約（後被保守黨政府打消）。

八月十一日——英軍與蘇丹本地軍衝突。

八月二十八日——喬治亞孟雪維克者之反革命的暴變。

九月一日——英國霍爾 Hull 舉行職工會大會，熱烈歡迎托姆斯基同志。

九月二十九日——德國發出同意於參加國際聯盟的通知書。

- 十月二日——國際聯盟接受“日內瓦的議定書”。
- 十月二十五日——英政府通牒蘇維埃政府，反對所謂“季諾維埃夫的信函”。
- 十月二十八日——法國正式承認蘇聯。
- 十一月四日——麥克唐納爾下台。包爾溫組內閣。
- 十一月十九日——埃及英國總督史推克少將被刺於開羅 Cairo。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國提出最後通牒，附有無數種的要求。
- 十一月二十一日——英政府通牒於蘇維埃政府，說明打消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的英俄條約。通牒再三提及關於“季諾維埃夫的信函。”
- 十二月一日——勒佛爾發生共產黨暴動。

### 一九二五年

- 一月十一日——美國外長休士去職，開洛繼任之。
- 一月二十一日——日本正式承認蘇聯。成立中日條約。
- 三月九日——日內瓦國際聯盟第三十三次會議開幕；英國拒絕接受該會議的議定書。
- 三月二十六日——萊多尼亞，愛沙尼亞與波蘭各

代表談判於里加。非正式參加者有芬蘭及羅馬尼亞代表。這一次談判是含有反蘇維埃的性質的。

四月六日—八日——英俄職工會代表在英倫召集會議。成立英俄委員會。

四月十日——赫里歐內閣解體。

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巡捕鎗殺示威工人。全國開始大規模的羣衆運動。

七月四日——德國第一次工人代表來俄。

八月二十五日——杜賽爾獨爾夫 Dusseldorf 及冬斯堡 Dunsburg 的法軍引退。魯爾法軍此時亦已全部撤去。

八月二十七日——成立英法臨時協定，決定法債延期至六十二年。

九月七日—十二日——英國職工會召集第五十七次代表大會於斯卡爾普羅 Skarboro，決定採取左傾政策。

九月二十八日——齊采林同志與波蘭政府代表談判於瓦薩(關於洛卡諾會議問題)。

九月二十九日——工黨代表事議召集於利物浦  
Liverpool, 通過反共產黨的決議。

九月三十日——齊采林同志首途赴柏林。

十月五日—十六日——洛加諾會議。十月十六日  
正式草定洛加諾條約。

十月十二日——德俄商務條約簽訂於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敘利亞達馬斯克 Damaskus 暴  
動被法軍殲滅。

十一月二日——波斯卡齊達爾皇朝滅亡。奉李查  
汗 Reza-Khan 爲國王。

十一月二十七日——馮玉祥軍隊逼近北京。

十二月一日——簽訂洛加諾條約于倫敦。協約軍  
退出科朗 Cologne。

十二月十五日——國際聯盟理事會解決摩蘇耳  
Mosul 問題, 這問題的解決頗不利於土耳其。

十二月十七日——成立土俄保障條約。

十二月十八日—三十一日——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  
代表大會。

十二月十九日——墨沙里尼與張伯倫會見於拉拜

爾。英意兩國對於首要國際政治問題成立祕密協定。

### 一九二六年

一月二十日——中東路局長伊凡諾夫同志及其他工作人員被捕於張作霖。

一月二十五日——張作霖與蘇俄大使成立奉俄協定於奉天。

一月二十七日——美國上議院經長期的政治鬥爭以後，始接受加入國際聯盟的國際法庭的建議（美國政策在歐洲活動之開始）。

二月五日——蘇俄外交郵差耐特同志被刺於里加車中。

二月十日——德國聲明加入國際聯盟。

二月二十五日——巴黎召集法俄會議，討論債務及賠償損失問題。

三月八日——國際聯盟會議開幕，延期接受德國加入的請求（延至三月十六日）。

三月八日——列強通牒反對馮軍對於北戴河的射擊。

三月二十七日——恢復羅馬尼亞與波蘭的反蘇俄的軍事條約。

四月十七日——張作霖軍隊入京。

四月十九日——華盛頓政府拒絕國際聯盟關於召集會議討論美國加入國際法庭所提出的條件的提議（實際上即不願有此加入）。

四月二十二日——在德黑蘭 Teheran 簽訂波斯與土耳其的保障條約。

四月二十四日——在柏林簽訂德俄關於中立問題的條約。

四月二十九日——成立法美債款臨時協定。

五月一日——英國開始礦工罷工，罷工者將近百餘萬人。

五月四日——英職工會總幹事部決議同盟罷工。

五月六日——芬蘭，萊多尼亞與愛沙尼亞對於蘇聯保障條約的提議，予以含糊的答復。

五月八日—十日——在立陶宛國會選舉中左派在野黨得了勝利。

五月十二日——英職工會總幹事部開始決議中止

總罷工。

五月十二日——瓦薩發生比爾梭斯基政變。在德  
墨蘭發表波斯與阿富汗保障條約。

六月六日——英土簽訂關於摩蘇爾的協定。

六月十二日——英政府致牒蘇維埃政府，反對蘇  
聯對於罷工礦工的援助。

六月三十日——德國進行關於沒收德皇房產問題  
的總選舉。反對者一四,八八九,〇〇〇票。贊  
成者五四二,〇〇〇票。

六月三日——北京關稅會議延期。

六月十四日——在國際聯盟，立陶宛，愛沙尼亞與  
芬蘭之非正式會議開幕，討論的是關於波羅  
的海各國與蘇聯訂立保障條約問題。

六月二十一日——赫里歐內閣總辭職。

六月二十三日——普恩賽組內閣（白里安為外  
長）。

八月十九日——張作霖與吳佩孚軍佔張家口，國  
民軍退離。

八月二十日——芬蘭，萊多尼亞與愛沙尼亞單獨

聲明願與蘇聯訂立保障條約，惟同時須保有與各關係國的聯繫。

八月二十四日——蘇維埃政府向波蘭政府提出不相侵犯的條約草案。

八月二十五日——西班牙政府向英法意各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劃入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勢力範圍以內。

八月三十一日——在拍孟，蘇俄與阿富汗訂立關於中立與不相侵犯問題的條約。

蘇維埃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反對張作霖對於中東路商船的扣留。

九月四日——英國軍艦進逼廣東。

九月五日——英國炮艦轟擊揚子江萬縣。死傷者數百人。

九月七日——北伐軍佔武漢。

九月六日——英職工會代表大會舉行於伯爾納摩特 Barnemort；托姆斯基同志參加被拒。

九月十一日——西班牙正式聲明退出國際聯盟。

九月十六日——意大利與羅馬尼亞條約訂立於普



哈萊斯特。

九月十七日——史特萊斯曼與白里安接見（德法接近之企圖）。

九月十八日——在日內瓦訂立波蘭與南斯拉夫的友誼條約。

九月二十八日——蘇聯與立陶宛訂立友誼條約。

九月二十九日——立陶宛通牒各列強，謂波蘭有向立陶宛國境侵襲的準備。

九月三十日——墨沙里尼與張伯倫接見於利伏爾諾 Livorno，討論目前國際政策問題（英意同盟之進一步的發展）。

十月五日——蘇聯駐在巴黎與羅馬的全權代表向各關係國政府提出關於法羅（羅馬尼亞）與意羅條約成立後之比薩拉比亞問題。

十月十一日——英工黨代表會議舉行於馬爾干的 Margent。通過反共產黨的決議案。

十月十九日——不列顛帝國會議開幕（十一月二十三日閉幕）。

十一月二十三日——波蘭政府通牒反對一九二六

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蘇聯與立陶宛條約中之關於佛爾那的問題。

十一月十二日——齊采林同志與土耳其外長接見於敖得薩。

十一月十二日——爪哇開始土人反荷蘭的廣大的暴動。

十一月十九日——礦工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與礦業主人談判，以各區的協定為根據。（罷工終止）。

十二月十三日——芬蘭成立社會民主黨坦耐爾 Tanner 內閣。

十二月十七日——萊多尼亞成立社會民主黨斯哥涅克 Skueenek 內閣。

立宛陶發生法西斯蒂政變。斯略齊佛曲司政府下台，成立伏爾台麥拉斯 Voldemaras 政府，

一九二七年

一月二日——蘇門答臘 Sumatra (荷屬)土人開始暴動。

一月四日—七日——中國漢口工人舉行大示威運

動的結果，英兵被逼退出租界，北伐軍於一月七日收回自辦。

一月六日——美國海軍進駐馬那加（尼加拉瓜 Nicaragua）。美國武裝干涉之開始。

一月十二日——美國外長開始在上議院外交委員會會議上演說，謂美與墨西哥關係之緊張，以及尼加拉瓜之紛擾，皆係布爾塞維克之罪惡。

一月十七日——李特維諾夫同志在對於美國新聞記者的問題答復中，竭力駁斥開洛所發的言論。

一月十四日——佛爾那對於白俄國會議員——Tarashkevich Voloshin, Rak-Mikhailovsky 大施搜捕。

一月十五日——英財相邱吉爾會見墨沙里尼於羅馬。據報載，此次接見目的在實行反蘇聯的計劃。

一月二十一日——萊多尼亞發生法西斯蒂政變的企圖。

- 一月十八日——駐華英使藍浦森通告北京政府，謂英國同意放棄在華治外法權
- 二月二日——意大利政府聲明準備在華援英。
- 二月七日——駐京(北京)六國公使聯名反對遞增關稅，及免安格聯總辦職。
- 二月九日——巴黎召集法與西班牙聯合會議，討論關於坦及爾問題。
- 二月十日——不魯塞耳 Brussel 召集反帝國主義大會，發動者為被壓迫民族大同盟。
- 二月十八日——在莫斯科，蘇聯政府與日本“北庫夏島煤油股份公司”簽訂補增協定，在北庫夏島東部一千里之煤油區承租於日本。
- 二月十九日——上海開始總罷工，反對英軍上岸。
- 二月二十一日——美國議院代表通過決議，同意與中國關於重新審查不平等條約的單獨談判。
- 二月二十三日——英政府致牒蘇維埃政府，謂後者有反英的宣傳。
- 三月九日——在里加草定蘇聯與萊多尼亞的保障

條約。

三月十日——意大利國會議員批准比薩拉比亞議定書。

三月十一日——在昂哥拉簽訂俄土商務條約。

三月十六日——奧地利全國總理事會通過保障奧地利企業機關貸款與蘇聯的保障法令。

三月十七日——駐意俄使加米涅同志向意政府提出抗議，反對意政府對於比薩拉比亞議定書的批准。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罷工工人驅逐奉軍出境。國民革命軍進駐上海。

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進駐南京以後，英美軍艦借保護外僑爲名，轟擊南京城。

四月二日——蘇俄政府與日本林業公司訂約，以韃靼海口岸地一千一百萬公畝林地租與該公司。

四月四日——匈牙利首相倍特連 Betlen 與墨沙里尼會見於羅馬。

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抄俄使館之軍事參贊部。

蘇聯工作人員及中國共產黨員均有被捕。

四月六日——上海租界巡捕與俄國白黨圍攻駐滬俄領事館。

四月七日——中國警士搜抄法界遠東銀行。

四月九日——李特維諾夫同志通牒北京政府，要求釋放四月六日被捕之工作人員。

在凱涅斯堡，法西斯蒂狙擊蘇聯領事凱托爾同志。

四月十一日——列強代表通牒陳友仁，要求賠償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變的損失。

在上海，白崇禧軍隊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並逮捕大批職工會活動份子。

四月十四——蘇俄駐德大使克拉金斯基 Krastinsky 同志與瑞士公使魯芬那特 Rufenacht 簽訂議定書，調停因伏洛夫斯基同志被刺而引起的俄瑞兩國的糾紛。

四月十五日——廣東李濟深封禁職工會，捕殺大批共產黨員。

四月十八日——南京成立國民黨右派政府。

四月二十日——日本田中組內閣。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絞殺李大釗同志及其他共產黨員共十九人。

五月四日—二十三日——日內瓦召集國際經濟會議。蘇聯參加。

五月十二日——倫敦警士搜抄商務代辦處與阿戈斯 Arcos。

五月十六日——法總統杜美爾赴英倫，據報載，此行是恢復英法親善之先聲。

五月二十日——漢口召集太平洋勞動會議，蘇聯參加。

五月二十一日——長沙馬日事變。

五月二十六日——武漢軍大舉進攻奉軍。

五月二十六日——英俄邦交破裂。

五月三十日——英政府向埃及政府抗議，謂後者不應解除埃及國軍中之英國總司令的職守，并以軍艦作後盾。

六月一日——田中組閣，青島日軍愈形跋扈，并有新到日軍進駐於該地。

六月二日——訂立蘇聯與萊多尼亞商務條約。

六月七日——瓦薩駐波俄使伏依谷夫同志被刺於白黨卡佛爾特。

六月十三日——日內瓦召集國際聯盟第四十五次會議，據報載，列強代表在張伯倫領導之下曾有一度會議，討論反“布爾塞維克宣傳”的鬥爭問題。

六月十七日——愛沙尼亞借得英債一百五十萬金鎊（英國在愛沙尼亞勢力之增大）。

六月十八日——芬蘭政府關於槍決間諜愛爾凡格蘭事，通牒於蘇俄政府，謂愛氏是芬蘭的公民。

六月二十日——日內瓦召集三國（美，英，日）縮減海軍會議。八月四日閉幕，無結果。

六月二十五日——馮玉祥與蔣介石聯名通電表示一致行動。

六月二十七日——賴可夫同志答復蘭斯倍利 Lensbery 梅克斯頓 Mexton 與勃洛克佛 Blockwy 解釋槍決二十反革命份子的理由。

七月十五日——維也納暴動，

八月四日——報載英國煤油公司致書“紐約煤油



公司'洛克佛拉爾,反對後者之購買蘇維埃煤油。

六月十二日——蔣介石下野。

八月二十三日——薩苛 Sakko 與凡士蒂 Vanzetti 處決於波士頓。全世界工人羣起抗議。

九月一日——國際聯盟會議開幕。恢復日內瓦議定書及法波(波蘭)關於“東洛加諾”問題的草案之企圖。結果仍是失敗。

九月二日——白黨脫賴依谷佛企 Traikovich 謀刺瓦薩俄使,脫氏被捕於衛兵哥賽夫,格斃之。

九月三日——法政府公載與蘇俄關於聯共反對派賴可夫斯基署名的反軍國主義的宣言問題的來往文件。

九月五日—九日——英職工會大會開幕於愛丁堡 Edinburg。英俄委員會破裂。“工業和平”。

九月十九日——巴黎舉行接迎美軍紀念日。法共產黨大示威,表示反對紀念。

九月二十三日——中國革命軍佔汕頭。十月一日棄城。

九月二十四日——報載蘇聯政府關於債款的提議  
(年繳六千萬佛郎，六十一年為期，以法國借  
債給蘇俄為條件)。

十月一日——莫斯科簽訂蘇俄與波斯保障條約。  
報載德國內閣決議要求召回賴可夫斯基同  
志。

十月三日——英工黨大會開會於勃萊克波爾 Bla  
ckpool，採行左傾政策。

## 英文人地名索引

A.	
Adalia 阿達利亞 311	拉汗 184, 268, 415
Adler 埃特拉爾 71	Amur 黑龍江 107
Alexanderianople 亞力山大亞堡 189, 190	Angora 昂哥拉 188, 189
Alexeiev 亞力克謝夫 50, 100	Auri de Juvenal 裘凡耐爾 401
Aligoli Khan Ansary 阿列谷汗 410	Arcos House 阿戈斯房屋 324, 327, 329, 365, 374, 497
Alphan 阿爾芳 221	Ardahan 阿爾坦漢 30
Amanulla Khan 阿曼奴夫 67	Argunov 阿爾貢諾夫 67

Arhangel 阿爾漢格爾	410, 461, 462, 469
54, 57, 60, 88, 97	Baldwin 包爾溫 283,
Arhangelsk 阿爾漢格爾	286, 288, 294, 302,
斯克 109, 122, 135,	325, 330, 331, 345,
445, 460, 465, 467	350, 352, 353, 479,
Armenia 阿美尼亞 4,	484
60, 180, 188, 189,	Balfour 貝爾福 45, 51,
191, 192, 470	115, 323, 476
Averesky 阿弗爾斯基	Baltic Sea 波羅的海 64,
95,	77, 82, 137, 139,
Avgur 阿夫哥爾 368,	241, 293, 311, 312,
369	322, 357, 378, 387,
Avksentiev 阿夫克山基	389, 390, 393, 396,
夫 67, 90, 102	398, 474, 478, 481,
Б.	489
Badenn 普屯 134, 167,	Barto, Erwin 柏爾特 72,
168, 466, 468	75
Baku 巴古 60, 86, 179,	Barty 白爾特 207, 209,
220, 242, 407, 409,	211

Batun 巴統 30, 86, 189, 236	Berzin 倍爾仁 83, 462
Bavaria 巴威略 82, 464	Bessarabia 比薩拉比亞 94, 95, 258, 322,
Belgrade 貝爾格勒 338	379, 457, 481, 482,
Belostok 倍洛斯托克 173	491, 495
Benice, Edward 俾尼斯 302	Bichkharov 比且哈羅 夫 87
Ben-Terner 班·戴爾納 爾 345, 351	Birk 皮爾克 393
Berdichev 倍爾捷曲夫 167	Birkenhead 白根海 152, 293, 305, 308, 316
Berg, Arvid 倍爾 391	Bitsenko 皮采科 455
Bermont - Avalov 倍爾 蒙特·阿凡洛夫 739	Blukhar 勃留赫留 64
Bernhardt 倍恩哈爾特 337	Blukin 勃留根 33, 53, 459
Bertelo 倍爾推洛 40, 41	Boldirev 普爾狄萊夫 102
Berty 倍爾得 109, 110	Bonar Law 波那勞 231, 477
	Boris 蒲利斯 53

- |  |   |
|--|---|
| Borodin 鮑羅廷 310,<br>311  | Buckenen, J. 蒲克耐 6,<br>43                 |
| Botvin 巴特文 384   | Budbery 普倍爾 131                           |
| Bremen 勃萊曼 365   | Bukhar 布哈爾 87, 184,<br>185, 191, 242, 469 |
| Breshkovskaya 別萊西<br>科夫斯卡耶 67  | Bukharin 布哈林 20,<br>313, 435              |
| Brest - Litovsk 白萊斯<br>特·立陶夫斯克 8,<br>13, 15, 16, 17, 25,<br>29, 30, 32, 47, 72,<br>73, 123, 124, 445,<br>454, 455, 456 | Bukharsky 布哈爾斯基<br>184                    |
| Briand 白里安 205, 207,<br>299, 302, 337, 338,<br>370, 371, 372, 473,<br>489, 491   | Bukler 普克拉爾 120                           |
| Bruce 勃羅斯 322  | Bulak - Balakhovich 布<br>拉克·白拉霍佛企<br>383  |
| Brusilov 普羅西洛夫<br>165  | Bullit, William 普列特<br>126, 127           |
|  | Butkevich 普特開佛企<br>478                    |
|  | <b>C.</b>                                 |
|  | Cannae 康耐 205, 206,                       |

207, 209, 473	339, 340, 343, 349,
Caspian Sea 裏海 86,	352, 354, 364, 366,
87, 157	368, 369, 370, 371,
Caucasus 高加索 84, 85,	372, 376, 380, 389,
86, 109, 129, 157,	401, 424, 425, 434,
190, 191, 222, 242,	486, 491
404, 443	張作霖 292, 323, 328,
Chardge 却爾 87	419, 420, 421, 422
Chaikov 却依谷夫 88	蔣介石 323, 418
Chaikovsky 却依谷夫	Chekhov. ky 契訶夫斯
斯基 97	基 93
Chamberlain 張伯倫	Chernin 秋爾寧 8, 16,
283, 289, 290, 294,	17, 18, 454
296, 299, 300, 302,	Chernov 秋爾諾夫 23
304, 309, 311, 312,	Cherutt 屈羅特 375
313, 314, 315, 316,	Chicherin 齊采林 75,
319, 320, 324, 325,	127, 162, 209, 210,
326, 328, 329, 332,	232, 233, 237, 245,
333, 336, 337, 338,	257, 312, 313, 318,

366, 372, 377, 390,	Cossack 哥薩克 67
402, 432, 481, 485,	Courland 哥爾蘭 14
486, 492	Crinse 喀賴因斯 320,
Churchill 邱吉爾 88,	334, 346, 347, 348
139, 156, 287, 300,	Crimea 克里米亞 31,
305, 306, 308, 311,	86, 134, 142, 154,
316, 321, 493	157, 158, 159, 175,
Clemenceau 克萊蒙梭	222
74, 84, 118, 121,	Curzon 寇仁 158, 159,
122, 132, 151	174, 231, 233, 237,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	238, 240, 241, 242,
丁堡 4, 176, 234,	244, 245, 246, 247,
235, 241, 481	248, 252, 254, 256,
Cook 柯克 305, 352	257, 266, 267, 268,
Coolidge 柯立芝 286,	282, 291, 380, 445,
426, 428, 429, 432	467, 476, 479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Cuzran 西士蘭 59
(丹麥京城) 148,	Czek-Slavs 捷克斯拉
466	夫 56, 57, 58, 59,



63, 64, 65, 70, 97, 112, 118, 132, 144, 226, 360	De-Rabek 代·拉皮克 157
<b>D.</b>	Drental 台蘭達爾 55
Dago 達谷 394	Diamond 達孟達 95
D'Anselm 唐賽爾姆 93	Dittmann 狄特曼 72
Danzig 丹齊格 369	Dokhonin 杜和寧 6, 40, 454
Dawes Plan 道威斯計劃 248, 286, 369, 370, 431, 480, 483	Don 頓河 85, 89, 134
Denikin 但尼金 60, 68, 77, 87, 88, 89, 90, 91, 112, 118, 133, 134, 137, 140, 142, 147, 151, 154, 155, 161, 162, 163, 179, 192, 222, 236, 305, 443, 444, 464, 465, 466, 467	Donbass 唐伯斯 156
	Dosser 杜賽爾 293
	Dümenil 杜曼尼爾 193
	Dumerg 杜美爾 337, 370, 371, 497
	Dvin 狄文 136
	Dvinsk 狄文斯克 29, 456
	<b>E.</b>
	Ebert, Frederick 愛倍爾 72, 75

Ekaterinosav 葉卡特林 斯拉夫 134	Finland 芬蘭 27, 29, 31, 96, 109, 129, 130, 140, 203, 338, 394, 395, 496, 399, 444, 455, 456, 457, 470, 477, 483, 485, 488, 489, 492
Engel 安格爾 384	Foch 福煦 10, 52
Espora 愛斯貝萊 89	Ford 福特 435
Esthonia 愛沙尼亞 14, 18, 25, 27, 29, 30, 77, 109, 129, 135, 137, 138, 140, 149, 150, 151, 227, 392, 393, 394, 398, 399, 444, 463, 466, 467, 474, 477, 484, 488, 489, 498	Franchi 佛蘭謝 89
Evins 依文斯 316	Francis 佛蘭雪斯 49
F.	Freidenberg 弗蘭登堡 93
Fact 法克特 208	Fuka 福開 89, 90
Fang Kaplan 芳娜·卡 碧蘭 60	G.
Fauss 福斯 97	Galicia 加利西亞 82, 172, 478
	Ganetsky 格尼茨基 190

Gatchina 格特清奈 142	180, 204, 205, 209,
Gdov 格杜夫 142	211, 217, 218, 229,
Gelferiche 格爾佛烈煦 61	230, 231, 275, 342, 343, 344, 345, 447,
Geneva 日內瓦 207, 208, 209, 217, 218, 219,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9, 230, 265, 299, 304, 311, 321, 323, 363, 364, 366, 367, 425, 436, 473, 474, 484, 497, 499	469, 473, 474, 477 Georgia 喬治亞 68, 180, 191, 192, 193, 234, 444, 471, 483 Getsch 喀錫 364 Glazen-Kampf 格拉森· 剛樸夫 141, 142 Goluvich 高羅佛企 15 Goluvko 高羅夫谷 378 Grady 格萊琪 148, 466, 467 Grenare 格萊奈爾 54, 461 Grigoriev 格里谷利夫 144
George, Lloyd 路合喬 治 74, 84, 88, 116, 117, 118, 119, 126, 127, 128, 132, 151, 156, 157, 160, 169, 170, 171, 178, 179,	

Gregory 格萊哥利 277, 282	457
Grimm, Louis 格列姆 219, 221	Henderson 漢德森 345, 348, 349, 351, 352, 353
Guide 格合特 132 H.	Herrick 海利克 429
Hague 海牙 218, 221, 222, 223, 224, 226, 265, 475	Herriot, Edward 赫利 歐 225, 250, 256, 258, 296, 483, 489
Harvin 哈爾文 204, 230, 425	Helling 海特林 25
Hasse, Hugo 哈司 72, 74, 75, 76	Hicks, George 雪克斯 345, 350, 352
Hause 霍士 126, 127	Hindenburg 興登堡 10
Hawton 霍頓 428	Hoff 霍夫 139
Hefoerliche 海爾佛利熙 34	Hoffmann 霍夫曼 9, 16, 18, 20, 76
Heisingfors 海爾森福 斯 33, 199, 246,	Hoover 胡佛 201
	Horr, Omski 358
	Hughes 休士 432, 483, 484

I.	325, 329, 330, 331,
Ignatov 依格那獨夫 75	334, 343, 434
Iraq 伊拉克 407	Jordansky 朱爾頓斯基
Irkutsk 伊爾庫次克	238
104, 130, 159	Judenitch 猶頓涅希 80,
Ironside 埃朗塞埃特	129, 135, 137, 138,
135, 136, 222	139, 140, 147, 151,
Ivanoff 伊凡諾夫 420,	161, 222, 444, 464,
487	465, 466
J.	K.
Janer 甲南 144, 222	Kalmakov 加爾密谷夫
Jassy 賈西 84	102, 106
Jiligovsky 齊里谷夫斯	Kamenev 加米涅夫 8,
基 173	44, 169, 171, 455,
Jitomir 齊托米爾 167	469, 495
Joffé 越飛 8, 9, 26, 71,	Kamtchatka 喀姆却的
149, 207, 455	加 101
Johnson-Hicks 約翰生	Karakhan 加拉罕 8, 29,
雪克斯 308, 324,	195, 260, 261, 263,

455	Kheizali 凱查爾 405, 406
Karelia 加萊里亞 396	
Kars 喀斯 30, 189, 19)	Khogin 霍近 238, 239, 240
Kazan 喀山 60, 133, 460, 461	Khorezin 霍萊士姆 191
Kellog 開洛 483, 484, 493	Khorn, Robert 霍爾涅 181
Kemal 凱馬爾 188, 417	Khorval 何爾伐特 131
Kembell 開姆培爾 279, 434	Kibartach 克巴爾達 389
Kerensky 克倫斯基 2, 4, 431, 457	Kiev 基輔 33, 142, 159, 164, 169, 173, 457, 458, 461, 463, 466, 468
Kerr, Phillip 開爾 126, 127	King 金氏 45
Kharkov 哈科佛 134, 142, 457, 463, 466	Kingisapp 肯葛賽坡 227
Kherson 海爾遜 85, 144, 236	Klecando 克萊山杜 55, 56

Kulevsky 克涅特埃斯基 384	Kovna 科佛那 311, 388
Knox 諾克斯 106, 111, 112	Krakovtsky 喀拉谷夫斯基
Kokerel 谷開萊爾 86	Kramarge 克拉馬爾奇 56
Kolchak 哥爾却克 80, 90, 98, 99, 104, 105, 106, 107, 111, 112, 113, 114, 11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7, 144, 147, 151, 161, 162, 222, 443, 444, 462, 464, 466, 467	Krasin 克拉辛 149, 151, 159, 180, 207, 225, 243, 468
Kornilov 科尼格夫 222	Krasnov 克拉斯諾夫 66, 89, 90, 91, 112
Kostrom 加斯特隆 54	Krasnovotsk 喀拉斯諾伏茨克 87
Koverda 科佛爾達 380, 381, 384	Krilenko 克利連科 41
	Kubon 哥彭 68, 85, 157
	Külman, von 哥爾曼 10, 12, 14, 16, 17, 18, 20, 25, 76
	Kushk 哥雪克 87
	Kursk 古爾斯克 31,

- |                     |                     |
|---------------------|---------------------|
| 134, 142, 465       | Lenin 列寧 2, 18, 20, |
| L.                  | 24, 26, 27, 28, 33, |
| Lafollett 賴福萊特 287  | 34, 39, 44, 51, 60, |
| Lamberg 蘭姆堡 167     | 61, 69, 70, 71, 81, |
| Lampson (英外部次官)     | 82, 123, 127, 206,  |
| 藍普森 316             | 207, 443, 448, 455, |
| Lampson (英駐華公使)     | 461, 481            |
| 藍浦森 394             | Lensbery 蘭斯倍利 269,  |
| Landsbery, Otto 蘭斯堡 | 351, 498            |
| 72, 75              | Lianozav 梁諾若夫 138   |
| Lansing 藍辛 115, 126 | Liebknrecht 李卜克內西   |
| Latnia 萊多尼亞 61,     | 71, 82, 463         |
| 129, 389, 390, 391, | Lithuanian 立陶宛 14,  |
| 392, 393, 399, 463, | 18, 77, 129, 139,   |
| 464, 474, 476, 477, | 140, 161, 227, 293, |
| 484, 487, 489, 492, | 322, 378, 379, 387, |
| 493, 494, 497       | 388, 389, 463, 468, |
| Lavern 拉佛爾涅 40, 54  | 488, 491, 492       |
| Lebedev 萊倍德夫 132    | Litvinov 李特維諾夫      |



45, 120, 148, 149,	61, 461
152, 207, 219, 220,	Loussane 洛桑 224, 229,
221, 226, 278, 314,	231, 232, 236, 237,
315, 316, 331, 332,	238, 476, 477, 479
333, 334, 382, 462,	Luther 路得 358
466, 467, 493, 496	Luxemburg, von 羅森
Livonia 里伏尼亞 14,	堡 30
25, 27, 29, 30, 149,	Luxemburg, Rosa 盧森
151	堡 82, 463
Liven 里文 139, 140	M.
Locarno 洛加諾 285,	MacDonald 麥克唐納爾
292, 293, 295, 296,	45, 241, 248, 250,
299, 300, 302, 303,	251, 252, 253, 266,
311, 325, 328, 335,	267, 268, 270, 275,
357, 358, 359, 360,	276, 280, 281, 283,
363, 377, 389, 395,	288, 289, 294, 320,
400, 401, 402, 413,	345, 352, 353, 354,
485, 486	355, 484
Lockhart 洛克哈特 43,	MacKanna 麥克·凱奈

361	498
Makho 麥赫諾 133	Memel 梅美爾 379, 481
Malesal 馬萊薩爾 87	Meav 梅爾佛 87
Manila 馬尼刺 430	Mikyan 米科揚 340,
Mannerheim 孟耐漢 31,	375
396, 444, 456	Milukov 米留可夫 2,
Manotov 孟諾托夫 134,	32
465	Miller 米勒爾 112, 222
Martense 馬爾坦斯 470	Mirspo 米爾斯巴 410
Marty 馬爾德 143	Mjil 恩齊爾 101
Marx (德總理) 馬克斯	Morgan 摩爾根 475
363	Morris 莫利斯 103
Masaryk 馬沙列克 53,	Morshansk 摩爾向斯克
56, 58, 65	58
Matkovsky 麥特谷夫斯	Moskow 莫斯科 32, 50,
基 131	54, 59, 60, 74, 99,
Mczensk 姆鎮斯克 58	140, 358, 363, 366,
Meerovits 米路維茲 293	368, 372, 387, 410,
Mekston 梅克斯頓 346,	415, 422, 477, 478,

486, 494	Nankov 南谷夫 479,
Mosul 摩蘇耳 401, 407,	480
482, 486, 489	Nansen 南森 200, 201
Murav'ev 摩拉維夫 60,	Narutovich 那魯托佛企
455, 456	478
Murbache 米爾伯煦 33,	Nette 耐特 390, 487
60, 459	Nikolaev 尼哥拉夫 85
Murmansk 摩爾孟斯克	Novosil 諾伏西爾 142,
57, 59, 60, 96, 97,	466
159, 176, 222, 459	Novorussia 諾伏俄羅斯
Murom 摩隆 54, 55	85
Mussolini, Benito 墨沙	Nulanse 拿蘭斯 42, 53,
里尼 253, 299, 322,	55, 68, 88, 96, 97,
374, 375, 376, 401,	200.
477, 486, 491, 493,	O.
495	Odessa 敖得薩 85, 95,
N.	143, 144, 402, 445,
Nabokov 奈巴谷夫 45	457, 464, 492
Nakasim 那卡西姆 101	Omsk 沃木斯克 66, 102,

112, 129, 131, 132,	Perm 彼爾姆 109
144, 458, 462, 466	Peterzavosk 彼得若伏
Onega 奧涅格 61, 460,	斯克 97
Orel 沃萊爾 134, 466	Petlur 彼得留爾 91,
Orenburg 奧蘭堡 67	155, 163, 172, 174,
Osel 奧賽耳 179, 180,	202, 222, 462, 470
186, 468	Petrograd 彼得格勒 24,
Ozel 奧遂耳 394	29, 43, 45, 59, 60,
<b>P.</b>	128, 130, 133, 135,
Paikes 派依開斯 194	140, 141, 142, 454,
Paltev 伯爾答夫 142	459, 464.
Patek 伯退克 162, 381,	Pilsudsky 比爾梭斯基
382	163, 164, 167, 168,
Pelle 彼萊 156	169, 171, 174, 203,
Penza 奔薩 59, 458	222, 379, 378, 385,
Perel 沛爾賽耳 269,	386, 387, 389, 489
295, 296, 345, 353	Poincaré 普恩寶 122,
Perkharov 沛爾荷羅夫	205, 207, 211, 225,
53	256, 257, 258, 372,

- |   |   |
|---|---|
| <p>373, 473, 474, 476,<br/>489<br/>Pokrovsky 伯克羅夫斯<br/>基 8, 455<br/>Poland 波蘭 13, 83, 85,<br/>109, 155, 159, 160,<br/>161, 162, 164, 165,<br/>166, 167, 168, 169,<br/>170, 171, 172, 173,<br/>174, 202, 203, 226,<br/>288, 312, 328, 360,<br/>364, 268, 369, 374,<br/>377, 378, 379, 380,<br/>381, 382, 383, 384,<br/>385, 386, 387, 388,<br/>389, 392, 396, 397,<br/>398, 399, 400, 464,<br/>468, 469, 470, 471,<br/>474, 477, 484, 488,</p> | <p>490, 491<br/>Pollit 波列特 351<br/>Ponsonsby 彭遜璧 331<br/>P ol 波爾 97<br/>Povoldge 巴伏爾齊 199<br/>Prague 巴拉加 (捷克京<br/>城) 338<br/>Prinkipo Island 普林基<br/>波島 122, 125<br/>Poskov 普斯谷夫 35<br/>R.<br/>Radek 拉狄克 76, 149<br/>Radzivil 拉齊佛爾 379<br/>Rakovsky 賴可夫斯基<br/>75, 92, 95, 207,<br/>244, 245, 270, 273,<br/>277, 278, 289, 290,<br/>291, 499, 500<br/>Rappola 拉伯洛 216,</p> |
|---|---|

217	Rivera, Primo de 李夫
Raskolnikov 賴斯科爾	— 拉 480,
尼谷夫 179, 180,	Robbins, Sir Raymond
238, 239, 242	羅平斯 50
Reval 勒佛爾 138, 144,	Rockfellow 洛克佛勒
227, 311, 484	197
Reza Khan 李查汗 187,	Romenoff (皇朝) 羅曼
405, 406, 409, 411,	諾夫 344
486	Romanoff, Nikolai 羅
Riazani 利亞尙尼 134	曼諾夫 460
Ribinsk 里本斯克 54,	Rostov 羅斯多弗 81,
55, 460	459
Riff 里夫 (摩洛哥民族)	Rozanov 羅柴諾夫 131
330, 482	Rozengolts 羅仁谷爾茨
Riga 里加 77, 151, 172,	324, 327, 331, 332,
199, 226, 311, 378,	348, 349
390, 391, 463, 464,	Rtischevo 爾基謝伏 58
470, 471, 485, 487,	Rumania 羅馬尼亞 82,
494	94, 95, 202, 338

- |                     |                      |
|---------------------|----------------------|
| 379, 399, 458, 475, | 66, 67, 458          |
| 476, 479, 481, 482, | Savinkov 薩文谷夫 53,    |
| 485, 488, 491       | 55, 56, 58, 59, 68,  |
| Rushe Bey 魯施倍 401,  | 88, 125, 172, 202,   |
| 402                 | 458                  |
| Rutkovsky 魯特谷夫斯     | Scheidemann, Philipp |
| 基 384               | 謝特曼 72, 75, 76       |
| Rykov 賴可夫 313,      | Schumiatsky 須米亞茨     |
| 330, 498            | 基 238, 239, 242      |
| S.                  | Sea of Marmora 馬爾    |
| Sablin 薩別林 328      | 莫拉海 122, 234,        |
| Sadoul, Captain 薩杜爾 | 235                  |
| 42                  | Selsberry, Lord 賽爾斯  |
| Sakhalin 庫頁島 199,   | 倍萊 321               |
| 422, 494            | Semenov 謝米諾夫 102,    |
| Sakko 薩苛 449, 499   | 131, 470             |
| Saklatval 薩克拉特伐     | Sevastopol 賽佛斯托波     |
| 耳 351               | 爾 143, 236           |
| Samara 薩馬拉 58, 59,  | Sheloy 謝洛耶 302       |

Shinchuk 興曲克 324, 344	Skucenet 斯哥埃耐特 390, 391
Siberia 西伯利亞 43, 44, 46, 51, 52, 53, 57, 67, 84,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8, 110, 111, 112, 113, 114, 121, 144, 152, 193, 196, 222, 423, 446	Slashchev 斯克曲夫 94, 155, 156
Sidorin 西陀林 155	Sliajevichus 斯略齊佛 曲司 378
Silesia 西來細亞 471, 472, 475	Smeton 斯梅頓 380, 389
Sitrin 西得林 350, 351	Smirnov 史密爾諾夫 143
Skoropadsky 斯谷路伯 特斯基 31, 91, 458, 459, 462	Smith 史密斯 (英礦工 領袖) 505
Skshinsky 斯克興斯基 302	Sokolnikov 索谷爾尼 可夫 29, 30
	Spartacus 斯巴達克司 76, 463
	Steck, Sir Lee 史台克 少將 291, 484
	Stepanov 史得班諾夫



100, 103, 105, 110	T.
Stephanik 斯蒂方納克 113	T'mbov 塔姆巴夫 134, 458
Stephen 史蒂芬 104	Tanner 坦耐爾 395, 492
Stockholm 斯特哥爾姆 8, 120, 246, 288	Tartar 鞑靼 86, 192
Stresmann 史特萊斯曼 299, 302, 358, 363, 366, 367, 491	Tashkent 塔什干 87
Sukin 沙金 130	Thomas 湯麥司 345, 352, 354
孫中山 259, 478	Thomson 湯姆生 86
Suritz 蘇利茨 83	Tikhoretsk 基荷萊茨克 60
Suroviev 沙洛維夫 149	Tobol 托波兒河 133
Suvorov 梭伏洛夫 138	Tomsky 托姆斯基 (蘇 聯職工會主席) 269, 294, 463, 490
Suzran 西士朗 133, 458	Trotsky 托洛茨基 7, 9, 11, 12, 20, 30, 42, 453, 454, 455
Syria 敘利亞 401	
Szeliabinsk 捷略本斯 克 58	

- |                     |                     |
|---------------------|---------------------|
| Tsarutsin 察里鎮 134   | 91, 92, 93, 109,    |
| Tul 杜爾省 142, 466    | 156, 164, 166, 172, |
| Turkey 土耳其 30, 157, | 202, 234, 244, 386, |
| 188, 231, 232, 233, | 443, 448, 455, 456, |
| 234, 235, 322, 338, | 458, 459, 460, 461, |
| 400, 401, 402, 403, | 468, 470, 478       |
| 404, 417, 448, 449, | Ulianov 烏列揚諾夫       |
| 476, 478, 479, 482, | 383                 |
| 486, 488            | Ungarn 翁格爾涅 193     |
| Turkhiston 土耳其斯坦    | Ural 烏拉爾 64, 195    |
| 85, 86              | Uritsky 烏利茨基 61,    |
| Tutukov 杜多谷夫        | 461                 |
| Tvid 脫維特 311        | Urkart 烏爾喀爾特 225    |
| <b>U.</b>           | Ustruhov 烏斯特羅谷      |
| Ufa 烏發 64, 90, 109, | 夫 111               |
| 459, 464            | <b>V.</b>           |
| Ukraine 烏克蘭 15, 18, | Vanderverde 凡德佛爾    |
| 20, 23, 29, 30, 31, | 特 302               |
| 56, 57, 64, 84, 85, | Vanzetti 凡士蒂 449,   |

499	Volodarsky 伏洛達爾斯基 59, 459
Veigand 佛依干特 169	Vologada 伏羅格達 54, 97, 460
Vestarp 佛斯達爾普 365	Voloshilov 伏洛西羅夫 313
Vienna 維也納 19, 77, 287, 449, 482, 498	Von-de-Goltse 望·台爾·谷爾志 139
Vilna 佛爾那 161, 172, 379, 380, 492	Voon 伏涅 311, 379, 380
Vinichenko 文尼欽科 91, 93	Vorovsky 伏洛夫斯基 83, 182, 236, 237, 380, 381, 479, 496
Vladivostok 海參崴 51, 57, 59, 101, 107, 228, 457, 477	Voznesensk - Tiraspol 伏士尼森斯克·基拉斯堡爾 85
Voikov 伏依谷夫 380, 285, 400, 498	W.
Volconsky 伏爾剛斯基 149	Wallhead 華爾海特 269, 351
Volga 伏爾加 54, 64	
Volkov 伏爾克夫 130	

Ward 華爾特 101, 102, 105, 106, 107, 108, 129	116, 119, 120, 121, 127, 128, 132, 151
Warsaw 瓦薩 167, 169, 171, 173, 199, 203, 288, 379, 381, 382, 386, 400, 445, 469, 485, 489, 498	Winning 聞納 76
Washington Conference 華盛頓會議 198, 473, 477	Wrangel 佛蘭格爾 154, 155, 156, 158, 174, 175, 192, 203, 222, 236, 467, 468, 469, 470, 305
White Russia 白俄羅斯 386, 463	Y. Yaroslavl 耶羅斯拉夫 爾 54, 55, 60, 97, 459
Williams, Robert 威廉 士 351	Yeniseisk 葉尼塞斯克 131, 132
Williams II 威廉第二 462	Z. Zabaikal 薩拜喀勒 106, 131
Wilson, Woodrow 46, 47, 48, 49, 50, 74,	Zalaisky 柴萊斯基 381
	Zelense 采蘭斯 389, 391

Zinoviev 季諾維埃夫

275, 277, 278, 280,

281, 282, 289, 291,

314, 315, 332,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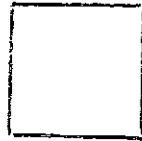
484

1929, 11, 30。付印

1930, 3, 15。出版

精 1——500

平 1——1500



版權所有

精裝每冊實價二元五角

平裝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